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下册）

上海京剧院艺术创作部编

这20个剧目从总体上说，反映了上海京剧院近20多年来的跋涉历程，发扬了改革开放、革新创造的精神，体现了优秀的海派风格，也谨守着古典京剧的规范和严肃态度。它是一个剧院20多年的辛劳成果，也称得上是整个京剧的收获。

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 7-80646-792-0
9 787806 467923 >
定价：60.00 元
（上下两册）

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下册）

上海京剧院艺术创作部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上海京剧院艺术创作部编.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
ISBN 7-80646-792-0

Ⅰ.新… Ⅱ.上… Ⅲ.京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I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7182 号

责任编辑　李国强
装帧设计　周艳梅

书　　名	**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　　编	200020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　　址	www.sl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华业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33.75
插　　页	4
字　　数	746,00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21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80646-792-0/I·476
定　　价	60.00 元　(上、下两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3812710


目
录

人 物 表

潘月樵　四十余岁，京剧演员，新舞台台柱。

花凤仙　二十岁，名妓。

陈英士　三十余岁，新闻记者，中部同盟会负责人。

大奶奶　三十三岁，潘月樵妻。

老贵叔　六十余岁，新舞台后台总管，潘月樵表叔。

夏月珊　近四十岁，京剧演员。

夏月润　三十余岁，京剧演员，夏月珊弟。

小强子　十四岁，孤儿，后为潘月樵义子。

艺友甲　二十余岁，京剧演员。

艺友乙　二十余岁，京剧演员。

陈师傅　四十余岁，新舞台检场。

王师傅　近五十岁，新舞台管箱的。

领家婆　四十余岁，莲香书寓领班。

梁　凯　二十余岁，照相师。

侍　女　十六、七岁，花凤仙的侍女。

艺友若干、妓女若干。

刘燕翼　五十多岁，上海道台。

张楚宝　四十余岁，上海江南制造局总办。

张老财　六十四岁，张楚宝父。

邵洪奎　三十余岁，巡警局局长。

徐三元　二十余岁，巡警局队官。

四丫环　张府丫环。

巡警若干。

巴洛克　三十多岁，法国人，谨昌洋行财务总管。

法警若干。

第一场　舞台风波

〔一九一一年十月，一天夜晚。

〔上海，南京九亩地新舞台。

〔幕前：刘燕翼、花凤仙、张楚宝、邵洪奎上，互道寒暄，进两边包厢落座。

〔幕启：舞台上挂着门帘大帐，旁有一木制水牌，上写"特烦老生泰斗潘月樵献演《大名府》"。检场人陈师傅守在上场门台帘旁。

〔一阵紧锣密鼓，夏月珊扮演的梁中书在幕后"搭架子"。

夏月珊　（内）嗯，刽子手！

众　（内）有。

夏月珊　（内）将人犯卢俊义押上刑场！

众　（内）啊！

潘月樵　（内唱）

天苍苍地茫茫满目昏暗！

〔四艺友扮刽子手执刀上，两望。潘月樵扮卢俊义在二艺友扮的刽子手押扶下上场，亮相。

潘月樵　（接唱）

我一生，心地善，仗义疏财急人难，到如今身披着绳索，足踏着铁链，押赴刑场去问斩，这世道还有何公理可言！

众　走！

〔刽子手推搡卢俊义，亮相。

潘月樵　（接唱）

悔不该收李固养痈成患，

为谋财他告我私通梁山。

早知道清白身无端遭陷，

想当初就应当归顺水泊插旗造反杀尽贪官！

众　走！

潘月樵　（接唱）

穷途末路后悔晚！

〔夏月润扮燕青从下场门上。

夏月润　卢员外！

〔突然，小强子从后台窜出，躲在夏月润身后，台下观众大哗。

夏月润　啊，哪里来的小娃娃！强子，快给我下去！

潘月樵　不要管他。你既然前来祭奠于我，你倒是祭呀！

夏月润　哎，员外呀！

徐三元　（内）抓住他！

〔徐三元率四巡警冲上舞台，在夏月润身后的小强子勒紧弹弓，一弹打去，正打在徐三元的腮上。

徐三元　（捂腮，痛不可支）哎哟！给我打！

〔徐三元率众巡警冲过去，尽管小强子左躲右闪，最后还是被他们抓住，徐三元等用鞭子毒打小强子。

潘月樵　（怒不可遏）住手！

〔徐三元等惊呆。

〔老贵叔从后台走出。

老贵叔　诸位，诸位，这是戏台，我们这儿唱戏哪！

徐三元　什么戏台，到台上来是为了追捕凶犯。

老贵叔　您说的凶犯，就是这个孩子吗？

徐三元　不错，就是他。弟兄们，带着走！

众巡警　啊！

〔众巡警抓住小强子就要带走。

潘月樵　慢！

〔众巡警住手。

徐三元　怎么着，潘老板，您有什么话要说？

潘月樵　这小小孩童身犯何罪？

徐三元　他大闹鸦片烟馆，用弹弓打伤烟馆老板孙大头。

潘月樵　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何要大闹烟馆？

徐三元　您这话问得对，可是别问我，要问得问这孩子！

潘月樵　（招呼小强子）……

〔小强子挣扎着走向潘月樵。

潘月樵　孩子，这位徐队官说你大闹烟馆，究竟是为什么呢？

小强子　（满面泪痕，打着哑语）……

众　（惊异）啊，他是个哑巴！

徐三元　问吧，问到天亮也问不出个名堂来！

众巡警　哈哈哈！

〔夏月珊挺身而出。

夏月珊　不！这孩子我认识。

众　月珊，你快说。

夏月珊　他叫小强子，他爸爸是丹桂茶园跑龙套的赵长胜。赵长胜自从染上了鸦片烟瘾，把个穷家当尽卖绝，在昨晚瘾死街头。强子的妈在万般愁苦之中也悬梁自尽。这孩子一气之下，赶到烟馆，打伤了老板孙大头。这就是事实真相，请大家公断吧！

〔小强子对台下跪倒。

小强子　（痛哭不已）……

〔潘月樵无限深情地抚摸小强子的头。

潘月樵　苦命的孩子！（转而面对观众，激愤地）同胞们！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这孩子父母双亡，只因痛恨鸦片烟毒，才冒险打伤老板孙大头。这本来情有可原。但是负有安定一方之责的巡警们，不去追究鸦片祸根，反而把这双亲死于非命，无依无靠的苦命孩子打得遍体鳞伤，并且还要拘捕问罪，这天理何在？公道何存？

〔传来观众的激愤声："说得好！""不准行凶打人！"

徐三元　好哇，潘月樵，妖言惑众，煽动滋事，可是犯王法的！走，跟我到

衙门走一趟！

〔徐三元过去欲抓潘月樵，被老贵叔拦住。

老贵叔　别动他，我是总管事，有什么话跟我说吧！

徐三元　去你的吧！

〔徐三元击打老贵叔，众艺友摩拳擦掌。

老贵叔　你怎么打人？

徐三元　把潘月樵带走！

〔众巡警蜂拥而上，众艺友护住潘月樵，众巡警步步紧逼，徐三元伸手欲抓潘月樵，反被潘月樵抓住。

潘月樵　徐三元！

（唱）你欺老凌幼人人见，

反欲带我到当官。

我从艺本为抑恶与扬善，

若遇不平也挥拳。

今教尔试一试爷的好手段！（甩开徐三元）

徐三元　打！

〔徐三元率巡警冲去，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与众艺友迎上，双方展开一场格斗。乱中老贵叔把小强子带下。最后潘月樵等把徐三元打倒，台下观众有人喊“好”。

〔邵洪奎急冲冲地走上舞台。

邵洪奎　反了！反了！

〔徐三元急忙立起，过去对邵洪奎行礼。

徐三元　局长！

邵洪奎　潘月樵，你殴打官差，目无王法。徐三元，把他带局严办！

徐三元　带走！

〔徐三元过去欲抓潘月樵。

刘燕翼　慢着！

〔徐三元住手。刘燕翼、张楚宝走上舞台。

徐三元　道台大人。

邵洪奎　二位大人,刚才的情景……

刘燕翼　我都看见了。

邵洪奎　我的部下……

刘燕翼　邵局长,你的部下是群废物!一个小孩子都抓不住,反被一群唱戏的打得人仰马翻!

潘月樵　(趋前)刘大人!

刘燕翼　哦,月樵哇,今儿的戏可真算别开生面,一出《大名府》,后边改成《嘉兴府》了!看不出哇。你还真有两下子。

潘月樵　月樵自幼练功、学戏,略知一些防身武艺,今天是万不得已呀!

刘燕翼　邵局长,可巧就让你的部下赶上了。

邵洪奎　潘月樵殴打官差胆大妄为!

潘月樵　巡警们势炎熏天,欺人太甚!

刘燕翼　那你也不能动手哇!众目睽睽之下,你看,把巡警打得一个一个的……瞧这德行!下次不可!

〔潘月樵忍气无言,老贵叔见状急忙从人群中走出。

老贵叔　是是是。道台大人真是宽洪大量。明天我们一定到局认错。

刘燕翼　好吧。张大人,我看这事就这么了了吧。

张楚宝　刘大人,目前时局动荡,革命党人到处滋事,潘月樵等在此时公然对官差行凶不法,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呀!

邵洪奎　对。必须严办为首之人。

刘燕翼　你们的意思是法办潘月樵?

张楚宝　刘兄明鉴。

花凤仙　刘大人!

〔花凤仙走上舞台。

刘燕翼　凤仙哪,有事吗?

花凤仙　大人,潘老板是名震上海的好角儿,您要是为了这么点事把他抓起来,难免遭受众人非议呀!

刘燕翼　嗯，凤仙姑娘说得对极了，我们不必小题大做。

张楚宝　可是，不给新舞台一点处罚，他们巡警局往后就难办事啦。

刘燕翼　怎么处罚？

张楚宝　停演半月，以观后效。

刘燕翼　半月多点，就停演十天吧。

张楚宝　刘大人定夺。

刘燕翼　好。邵局长，执行。

邵洪奎　是。徐三元，勒令新舞台停演十天，以观后效。

徐三元　嗻。

〔刘燕翼、张楚宝、邵洪奎下。花凤仙缓步退下。

徐三元　（对众）呔！你们听着，道台大人有令：新舞台停演十天，以观后效！

〔徐三元率众巡警下。

〔众艺友默默无言。

潘月樵　孩子？孩子呢？

〔夏月珊背小强子上。

夏月珊　在这儿哪。

潘月樵　（一把抱住小强子，抚摸着）可怜的孩子……

老贵叔　这孩子爹妈都死了，往后可怎么办！

夏月润　他聪明伶俐，就在咱们班里混口饭吃吧。

夏月珊　不行啊，强子虽然聪明伶俐，可是听得见，说不出，不能干咱这一行儿。

众　（议论）哎哟，祖师爷不赏饭哪！这可怎么办？

潘月樵　老贵叔，您侄媳妇也没生养，我想把强子收做义子，您看怎么样？

老贵叔　太好了，就这么办。

潘月樵　（对小强子）孩子，从今后我就是你的爹，你就是我的儿子！

夏月润　小强子，快给你爹磕头哇！

夏月珊　强子，我就是你叔叔，快磕头吧。

〔小强子磕头。

潘月樵　月珊兄弟,劳您驾,把孩子背回去交给你嫂子,给孩子养伤。

夏月珊　嗳。

〔夏月珊背小强子下。

潘月樵　大伙儿先卸装吧。

老贵叔　这一停演,全班几十口子的生活可是够呛啊!

潘月樵　先让我一个人想想吧!

〔老贵叔挥手,众人散去。

〔潘月樵独坐沉思,花凤仙轻步走上。

花凤仙　潘老板!

潘月樵　哦,姑娘,你还没走?

花凤仙　潘老板,在台上您是艺领群雄,在台下也是侠义可风,真不愧是梨园表率呀!

潘月樵　姑娘,夸奖了。

花凤仙　停演十天,全班生计一定艰难。(取出用香罗帕包着的首饰)这包东西,是我一点心意,请您收下吧!

潘月樵　(接过)这……

花凤仙　潘老板请不必客气,虽说是杯水车薪,但也可一救燃眉呀!

潘月樵　好。就请姑娘留个姓名。

花凤仙　我叫花凤仙。

潘月樵　花凤仙?哦,你就是报上常提的海上名……

花凤仙　名什么?

潘月樵　名……

花凤仙　“海上名妓”对不对?那就是我!

潘月樵　那么这些金银首饰……

花凤仙　您怕不干净是不是?

潘月樵　哦,不,不!

花凤仙　潘老板,请不要介意,您就容我这风尘女子为您尽一份心吧!

〔花凤仙下。

〔潘月樵望她远去，呆坐沉思。

〔幕闭。

第二场　义结金兰

〔翌日清晨。

〔潘月樵家。

〔幕启：一座石库门房子。一楼一底。底层为客堂间，明窗净儿，红木家俱揩拭得锃光瓦亮。丈八条案中间供着关圣帝君塑像。两旁有帽筒、掸瓶等摆设。前有八仙桌，旁有几把座椅。

〔大奶奶提着药包、菜篮上。

大奶奶　（唱）新舞台被迫停演我毫无埋怨，

收义子却使人喜上眉头笑在心间。

虽然他是哑童顶多将来不吃开口饭，

也强似那口巧舌能的忤逆男。

清早起去买药为儿医伤患，

一路上诅咒巡警泯灭天良丧心肝。

〔大奶奶刚欲进门，陈英士上。

陈英士　太太，请问这是潘月樵潘老板的府上吗？

大奶奶　是呀。

陈英士　太太，当局勒令新舞台停演十天，我是特地赶来拜访他。

大奶奶　他昨晚一宿没合眼，这会儿兴许睡着了。请问您在哪儿发财呀？

陈英士　我是《民立报》的记者。

大奶奶　哦，记者？

陈英士　对。

大奶奶　不见！

〔潘月樵暗上，在屋内谛听。

陈英士　哎，太太，这是为什么呀？

大奶奶　记者我可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会在报上无事生非，有好处就捧场，没好处就拆台。前天有份小报，还骂我们月樵是“无师自通，左道旁门”呢！你们这种人不好交，请吧！

陈英士　哎，太太，记者跟记者不同，您不能概而论之呀！

大奶奶　都一个样，狗食盆子里头挑不出一块坛子肉！

〔潘月樵急忙出门制止大奶奶。

潘月樵　这算什么话！何必得罪人呢！

陈英士　哦，潘老板。

潘月樵　贱内出言不逊，我赔罪了。

陈英士　不敢，不敢。

潘月樵　先生，请坐。

〔潘月樵把陈英士让进屋中落座。

大奶奶　哼！我出言不逊？哼！

〔大奶奶欲进内室。

潘月樵　嗳，今天的报买了吗？

大奶奶　刚出来就卖光了，我没买着。

潘月樵　你看，你！

大奶奶　嗐，现在的报纸有什么看头，告诉你，我倒给你带来了一样你最喜欢的东西。

潘月樵　什么？

〔大奶奶从菜篮中取出一小巧的牛角盒。

大奶奶　你看。

〔潘月樵接过一看，盒内黄蛉鸣叫。

潘月樵　黄蛉！

大奶奶　真正的无锡产，给你解解闷儿。

潘月樵　好，多谢娘子。（一躬到地）

〔潘月樵把牛角盒揣到怀里。

大奶奶　我给孩子煎药去了，还有一大盆衣裳等着我洗呢，有话快说，都挺忙的啊！

〔大奶奶进里屋，下。

陈英士　看样子，尊夫人对我此来是颇不欢迎啊！

潘月樵　她就是这么个人。请别介意，还没请教先生贵姓高名。

陈英士　敝人陈英士。

潘月樵　哦，原来是陈先生。早闻大名，可算神交已久啰！

陈英士　彼此一样。这是今天的《民立报》，请潘老板指教。

潘月樵　不敢。（接过报细看，读出声来）："巡警逞凶闹戏院，艺员大义救哑童。潘月樵慷慨陈词痛击时弊，巡警局勒令停演民众怫然……"陈先生，昨晚的事，这么快就见报了？

陈英士　昨晚我也在看戏。潘老板惩凶救弱之义举，使我无比钦佩。回到报馆，立即命笔为文，当晚就发稿了。

潘月樵　好哇，《民立报》真是为民立言哪！

陈英士　非只《民立报》，我连夜向上海各报沟通消息，今天的《民生报》、《民权报》、《中华民报》和《申报》也都发了通讯，声援新舞台。

潘月樵　（无限激动）好哇！以前我与报界素有芥蒂，所以对记者敬鬼神而远之。今天使我豁然开朗，这报界还是为我们唱戏的说话的。

陈英士　报界和梨园界血肉相连，应该携起手来，为公理而战！

潘月樵　陈先生，只是当今这个世道，黑白颠倒，容不得公理和正义呀！

陈英士　莫非潘老板已经看破红尘？

潘月樵　唉，陈先生！

（唱）自幼儿父母双亡南北奔走，

也算得久经沧海一孤舟。

效前贤借演戏咏桑寓柳，

发思古之幽情教化人从善如流。

实指望恪守清白挺胸昂首，

但则是心愿未酬已碰头。

昨夜晚一场风波使人参透，

空怀着鸿鹄志到头来自取祸尤。

陈英士　月樵兄！

（唱）兄昨晚惩凶扶弱名声大奏，

似明灯悬中天映浊烛幽。

当权者色厉内荏当场出丑，

一个个在人前颜面尽丢。

停演令一发出更显得捉襟见肘，

到今朝舆论哗然不胫而走一发不可收。

逆境中望兄台打起精神重抖擞，

我料定不出今朝当局必低头。

潘月樵　陈先生有这个把握？

陈英士　我相信公理在咱们一方，更相信舆论的力量。

〔老贵叔手执大红请帖兴冲冲上。

老贵叔　（唱）道台府撤消停演令，

下红帖请堂会挽回名声。

（笑）哈哈……月樵，月樵！

潘月樵　老贵叔，您这么高兴，莫非凤仙姑娘的首饰卖到了好价钱了吗？

老贵叔　这首饰不用卖了。

潘月樵　怎么？

老贵叔　道台府撤消了停演令，让咱们明天开锣。

潘月樵　哦？

陈英士　月樵兄，这就是舆论的力量。

潘月樵　嗯。（精神振奋地）好哇！

老贵叔　这位是……

潘月樵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陈英士先生。

陈英士　老先生，您好！

老贵叔　陈先生，久仰，久仰。月樵，刘道台让咱们去唱堂会，为江南制造

局张总办的父亲接风，还指名要你唱一出拿手戏。

潘月樵　老贵叔，我从来不唱堂会戏，您不是不知道。

老贵叔　月樵，刘道台向来对你另眼看待，这次也是为咱们新舞台打圆场嘛！你可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好意呀。

潘月樵　陈先生，您看呢？

陈英士　我看可以去唱堂会。别把事情弄得太僵，先渡过眼前难关，来日方长嘛！

潘月樵　好，就照您说的办。

老贵叔　出什么戏码？

潘月樵　（略一思索）《黑籍冤魂》行头轻便，就唱这出吧。

老贵叔　好。我赶紧去跟月珊、月润他们说一声。陈先生，恕我不陪了。

陈英士　您请。

〔老贵叔下。

潘月樵　陈先生，真叫您给料到了，我佩服您，您真是我的好老师。

陈英士　不敢，不敢。

潘月樵　那么，您是我的好兄长。

陈英士　您的年龄比我大，应该您做兄长。

潘月樵　不敢，不敢。

陈英士　难道您不愿收我这个兄弟吗？

潘月樵　嗐，我跟您一见如故，哪有不愿之理。贤弟稍候，我去预备香烛、庚帖，咱们金兰结义。

陈英士　大哥，咱们换的是心不是贴，面对关老爷一拜，不就行了？

潘月樵　好，一切从简，八拜为交。

〔潘月樵、陈英士对关帝像同跪拜。

〔大奶奶手拎香罗帕上。

大奶奶　（看）哟，这是怎么啦？

〔潘月樵、陈英士站起。

潘月樵　嗨，我跟英士贤弟拜了把子，从今以后我就是他的哥哥，你就是

他嫂子了。

陈英士　嫂子，兄弟有礼了。

大奶奶　哟，不敢当。兄弟，刚才嫂子我冷言冷语，你可别挂在心上。

陈英士　哪儿的话，嫂子直心快语，言不为过。记者中确有宵小之徒，可兄弟我……。

大奶奶　你是我的好兄弟，你坐，你坐。（对潘月樵）嗨，你给我过来！

潘月樵　什么事？

大奶奶　昨天你除了戏园子，还到哪儿去过？

潘月樵　别的地方我没去过。

大奶奶　没遇见过相好什么的？

潘月樵　哎哟，我的大奶奶，我除了跟你相好，别的哪儿还有什么相好的！

大奶奶　别来这套！我问你，大褂儿兜里的这块香罗帕是哪个娘们给你的？

潘月樵　（忍俊不禁）噗，哈哈哈哈！

大奶奶　你别想嘻嘻哈哈打马虎眼。我告诉你，今儿个不说出所以然来。可别怪我当众叫你下不来台！

潘月樵　哎，贤弟，昨天晚上的事你都看见了，你跟你嫂子说吧。

陈英士　您不会说吗？

潘月樵　我说她能信吗？

陈英士　好吧。嫂子，区区一块香罗帕，一丁点的小事，您就别管了吧。

大奶奶　什么？小事？一个家就好比一个国，在家里出了这种事，比那八国联军打北京还重要！

陈英士　您一定要管？好，那我就告诉您吧！送香罗帕的这个人，哎，可比您年轻。

大奶奶　那还用说！

陈英士　长得也是天仙一般。

大奶奶　哼！我就知道么！

陈英士　这姑娘在上海滩还有点名气。

大奶奶　快说，她叫什么？

陈英士　她就是名妓花凤仙！

大奶奶　啊！原来是个妓女！好哇，你这个老不正经的！

陈英士　大嫂，这个妓女可跟别的妓女不同。昨晚停演令发出，花凤仙同情大家的遭遇，就用这香罗帕包着金银首饰送给月樵兄，为全班渡过难关呢！

大奶奶　（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姑娘心眼儿还真不错。

潘月樵　这下你放心了吧？

大奶奶　不，我放了一半，那一半全靠你了。你是个大角儿，三教九流都得应酬应酬。这没说的。可是你别过了杠儿，要不然，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潘月樵　家有河东狮吼，我敢吗！

陈英士　（大笑）哈哈哈哈！

大奶奶　别胡说了。兄弟，今天咱们初次见面，我给你预备点好菜，这儿还有一瓶好酒，叫你们哥俩喝两盅。

〔大奶奶在橱中取出一个瓶子，陈英士接过一看。

陈英士　嫂子，这是酒吗？这是醋！

大奶奶　啊！哎哟——

潘月樵　（笑）哈哈哈哈！

〔黄蛉鸣叫。

〔幕闭。

第三场　堂会遇忌

〔晚间。

〔张府，门外。

〔幕外。陈师傅、王师傅抬着戏箱上，夏月润、老贵叔随上；徐三元率巡警数人迎面上。

徐三元　站住！

〔陈师傅、王师傅放下戏箱。

〔夏月润欲上前答话，被老贵叔止住。

老贵叔　哟，徐队官，我们是来唱堂会。

徐三元　我知道你们是唱戏的！

夏月润　唱戏的又怎么样？

徐三元　你别那么横眉立目的，昨天晚上的事，还没跟你算账哪！

老贵叔　嗳，别价！

夏月润　你要算什么账？告诉你，我们是道台刘大人下的红帖子请来的。

徐三元　哼！我也告诉你，今天我们负责守卫张府。要进去也行，可总得有点表示呀！

老贵叔　好说，好说。

〔老贵叔欲掏钱。

夏月润　（拦住）老贵叔，别给他们，我看谁敢不让进！

徐三元　喝，好哇！（对众警）把好了门，看谁能进得去！

老贵叔　哎，月润，列位呀！

（唱）劝大家息怒莫争斗，

好汉从不记前仇。

我唱戏你当差各自奔走，

大家皆为稻粱谋。

既在江湖内，

都是苦朋友。

彼此相揖让，

万事皆罢休。

送一点门包钱各位去打酒，

改日我摆筵席请到申江状元楼。

〔老贵叔递钱，徐三元接过。

徐三元　嗯，这还差不多。进去吧。

〔陈师傅、王师傅抬戏箱下，夏月润负气地呆立不动。

老贵叔　嗐，月润走吧！

〔老贵叔拉夏月润下。

〔徐三元含笑掂银。众下。

〔幕启：前厅灯火辉煌，左边是临时搭起的戏台，右边条案后置数把椅子，正中放太师椅一张。

〔陈师傅在戏台上摆设桌椅，众丫环端果盘上，摆于条案。

内　刘大人到！

〔张楚宝迎出。

〔刘燕翼、花凤仙、邵洪奎上。

张楚宝　刘大人。

刘燕翼　张大人。

花凤仙　张大人！

张楚宝　哦，凤仙姑娘也来了？

花凤仙　怎么，不欢迎吗？

张楚宝　哪里，哪里，家父突然抵沪，幸蒙刘大人举办堂会接风，又劳凤仙姑娘玉体亲临，真使寒舍蓬荜生辉了。

花凤仙　哎哟，您可不能这么抬举我呀！

张楚宝　哦，不，不。谁不知您是海上第一名花，刘大人的红粉知己呀！

花凤仙　哟，您这可是话里有话。那好办，打今儿起，我跟您也亲近亲近。

张楚宝　姑娘这么一说，我可有点儿受宠若惊。不过，刘大人舍得吗？

刘燕翼　（张口结舌）哦，哦！

邵洪奎　是呀，君子不夺人之美吗。

众　（笑）哈哈哈哈！

〔众坐。

刘燕翼　张大人，你要的那笔枪款上边拨下来了。

张楚宝　哦，多少？

刘燕翼　二十万两。

张楚宝　好，有了钱我就能按时造枪交货。

刘燕翼　对，有了枪我就能有效地对付革命党。

花凤仙　嗳哟，二位大人，今天我是来听潘月樵的，可不是来听你们谈公事的！

刘燕翼　瞧，凤仙等得不耐烦了。

花凤仙　本来嘛！

张楚宝　刘大人，今天让潘月樵来唱堂会，您是另有用意吧？

刘燕翼　老弟，今天各报上的舆论哗然，我看是个信号，陈英士这些革命党在背后捣鬼哪！别被人家利用了！

花凤仙　咳，管它什么陈英士，革命党，我只要有戏看就行。

众　(大笑)哈哈哈哈！

〔四丫环搀张老财上。

张老财　小宝，小宝。

张楚宝　爹！

张老财　你这个小子，吃完饭叫人给我送来一杯亮里透明凉巴叽叽的，那叫什么？

张楚宝　(对丫环)你们送的什么？

一丫环　薄荷水。

张老财　薄荷水是干吗的？

一丫环　给老太爷漱口用的。

张老财　漱口水呀？

一丫环　啊。

张老财　坏了，我全把它喝下去了。

众　(哄笑)……

刘燕翼　老年伯。

张老财　哟，老刘哇，你好呀！我初到上海，有你给我接风，我这里谢谢啦。(下跪)

花凤仙　哎哟，老太爷，您可别价，刘大人跟您的儿子张大人都在一处为

官，他为您接风，也是应当的！

张老财　（看花凤仙）吔！这个妞儿长得也好看，说话也好听，你是谁呀？

花凤仙　我叫花凤仙。

张老财　好，名字也好。（对张楚宝）她是咱府里的什么人呢？

张楚宝　爹，她不是府里的，她是陪刘大人来的。

张老财　老刘哇，你真有福气呀！

花凤仙　老太爷，刘大人再有福气，也比不上您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张老财　好，这个小妞儿说话就是顺耳呀！你别陪老刘啦，来，坐我旁边。

花凤仙　嗳，我就喜欢陪着老年人看戏。

张老财　嗯，好。花姑娘今天找的什么班子唱戏呀？

花凤仙　今天唱的是京腔大戏，主角是潘月樵。

张老财　潘月樵？我没听说过，他唱得怎么样啊？

花凤仙　老太爷。

（唱）潘月樵演老生堪称泰斗，

精唱功擅做派举世无俦。

演文戏能演得玲珑剔透，

演武戏能演得沧海横流。

《铁莲花》感动了男女老幼，

《庆顶珠》激励人不朝强暴来低头，

尤其是唱新戏特别拿手，

可算得艺惊四座、满台生辉、正气照千秋。

刘燕翼　凤仙姑娘说得对呀！他的戏就是好看。

〔老贵叔暗上。

邵洪奎　潘月樵在台上的玩艺儿不错，就是人性不大好。张大人，您说是不是呀？

张楚宝　是的，是的。

张老财　看的就是台上嘛，管他什么人性好不好。今天唱什么戏呀？

老贵叔　回老太爷，今天伺候您《黑籍冤魂》。

张老财　吗？什么“冤魂”？

老贵叔　《黑籍冤魂》，说的是抽大烟的事。

张老财　好。我就喜欢抽大烟。开戏！

老贵叔　是。（对后台）开了！

老贵叔　〔老贵叔下。

〔戏台上。潘月樵扮张得旺上，花凤仙带头叫好：“好。”随着一阵掌声。

张老财　姑娘，上来个干巴老头子你就叫好呀？

花凤仙　老太爷，这就是潘月樵。

张老财　他就是潘月樵？嗯，看看！

潘月樵　（念“干板”）

算盘一拨响连环，响连环，

七个珠儿妙无边。

左也算，右也算，

一年四季算不完。

春算种地有千顷，

夏算几何长工下庄田。

秋算收成数万石，

冬算完粮之后还剩多少钱。

只算得家道殷实有万贯，

全靠这金镶玉嵌的铁算盘。

〔潘月樵抛算盘接住“亮相”。

刘燕翼　（怪叫一声）好！

〔张老财被吓得跌坐于地。

张老财　又来了一个捧场的！

〔张老财被花凤仙搀起，落座。

〔潘月樵转身入座。

潘月樵　老汉，张得旺。

张老财　吔，跟我是当家子。

潘月樵　河南人氏。……

张老财　还是同乡呢！老乡，你好哇！

潘月樵　世代务农，家业兴旺，只因我善于理财，故此嘿，人送绰号铁算盘……

张老财　好，老乡！我还有个外号呢，我叫张刮皮。

潘月樵　膝下只有一子，年方二十七岁，怎奈他终日在外冶游，不务正业……

张老财　他的儿子就不如我的儿子咧，（转对张楚宝）对不对，小子？

张楚宝　是，是。

潘月樵　他每日要花去三十块大洋钱，这一年三百六十天，（打算盘）三六一十八，三三见九，一年之间，就要花去我一万八百元大洋钱！老汉纵有金山银山，也被他花尽了！

张老财　老乡，你要想个办法呀！

潘月樵　实指望与他娶上一房妻室，将他那冶游之心拴在家中……

张老财　这顶个屁用！

潘月樵　怎奈他积习已久，不出半月依然故态复萌，有心打上一条锁链，将他那好动之身锁在家中，又恐父子结怨，反而不美……

张老财　这就对咧。

潘月樵　闻听人言，鸦片烟乃是神奇之物，一旦吸食成瘾，他便尘念全无，不赌不嫖，我这万贯家财岂不稳如泰山……

张老财　对，老乡，你说到点子上咧！

潘月樵　（怫然）老太爷，我说一句，您顶一句，我这戏没法唱啦！

〔众人呆住。

张老财　嗯，他是冲谁讲话呢？

花凤仙　（打圆场）老太爷，他说的是戏词儿。

潘月樵　不！（指着张老财）我是对你说的！

〔张楚宝、邵洪奎立起。

张楚宝　（气咻咻地）嗯！

邵洪奎　你敢！

刘燕翼　众位，老太爷正在兴头上，大家安静听戏吧。

花凤仙　就是呀。

张老财　老刘说得对，他是冲我的，我还没火呢，你们这是干什么？正唱到节骨眼上，全叫你们打断咧！老乡，别生气，你接着唱，我不说话咧。

〔潘月樵归位。

潘月樵　不免将我儿唤出，令他吸食鸦片。大宝，我儿，快来呀！

夏月珊　（内）啊哈！

〔夏月珊扮张大宝上。

夏月珊　（念）吃喝赌又嫖，

终日乐逍遥。

爸爸见礼啦！

潘月樵　哼！你终日在外冶游，我死之后，你怎生得了！

夏月珊　你不让我出去玩，那叫我干什么？

潘月樵　守在家中，陪伴为父。

夏月珊　你想得倒美，我多大岁数，你多大岁数，咱俩能说到一块去吗？我现在不玩，到了你这个岁数想玩也玩不动啦！

张老财　你说得对！（忽有所悟）怎么我又来了！

潘月樵　你若守在家中，自然有神奇之物供你消受。

夏月珊　爸爸，什么神奇之物，你倒是快说呀。

潘月樵　儿呀！

（唱）鸦片烟神奇有妙用，

一杆枪一盏灯吞云吐雾乐无穷。

吸一口通体舒泰筋骨松动，

吸两口飘然欲仙犹如驾云向长空。

第三口吸下去更臻佳境，

自然有千万种乐趣在其中。

并非是为父的将儿欺哄，

试一试方可知这福寿灵丹具神功。

张老财　（大喜）好！

夏月珊　既然鸦片烟这么好，从今往后我就不出去吃喝玩乐了。

潘月樵　这就好了，随我来呀！

〔潘月樵、夏月珊下。

张老财　这戏还真不错咧！老刘哇，我得谢谢你呀！

〔台上，艺友乙、夏月珊扮乞丐上。

夏月珊　破产要了饭。

艺友乙　全为抽大烟。

夏月珊　兄弟，咱们这万贯家财全进了大烟枪那个小窟窿眼里去了，只落得沿街乞讨，哎哟，我烟瘾又犯了，这可怎么办呢？

艺友乙　嗳，你不是有一个漂亮的媳妇吗？干脆把她卖了。

夏月珊　卖媳妇抽大烟？

艺友乙　不卖，你拿什么抽！

夏月珊　嗐！全是抽大烟害的。

〔张老财听得不耐烦。

张老财　别唱啦！弄些叫花子上来胡说八道，谁听啊？都下去，叫潘月樵上来！

〔夏月珊、艺友乙下。潘月樵气愤地上场，老贵叔将其拉住。

老贵叔　（轻声地）月樵，别价。

潘月樵　（挣脱）老贵叔，您别管！

〔老贵叔下。

潘月樵　（对张老财）我上来了，干什么？

张老财　谁听他们胡说八道，我叫你给我唱。

潘月樵　我唱可以，可是唱得到不到的，你可别多心。

张老财　你只管大胆地唱！我要是多心，我是这个（手示乌龟状）。

潘月樵　哎，我真不是人哪！（对场面）起导板！

（唱）我本是河南土老财！

〔众木然。

张老财　他说谁咧？

潘月樵　嗳，老太爷，我这可是戏词儿，您多心了吧？得了，我不唱了！

张老财　好，我不多心，你接着唱。

潘月樵　那我就接着来。

（接唱）

行事乖张好痴呆。

为守财教儿去学坏，

整日里口含烟枪对灯台。

只抽得万贯家财全衰败，

只抽得一身枯槁瘦如柴。

只抽得如花似玉的妻子把身卖，为抽烟他坑蒙拐骗、男盗女娼任何坏事都做得出来。

少年抽大烟转眼成老态，

老年抽大烟立时成为老无才。

你看他人形兽语多毒歹，

到日后尸横荒野无处葬埋。

张老财　你好大胆！

（唱）潘月樵你竟敢指着秃子骂和尚，

含沙射影耍花腔。

早知道来上海听你胡乱唱，

还不如在家乡看我们的河南梆。

潘月樵　（接唱）

普天下百艺相通全是一个样，

张老财　（接唱）

小旦李、大面张唱得就是比你强。

花凤仙 （接唱）

老太爷请压下怒火万千丈，

他唱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悦耳动听教人学善良。

张楚宝 （接唱）

花凤仙切莫要为他把话讲，

潘月樵心怀鬼胎胡吹乱唱，语中带刺句句有文章。

潘月樵 （接唱）

既听出有文章我绝不赖账，

演戏人随机应变方显得本领强。

刘燕翼 （接唱）

在今天办堂会为你打圆场，

你心不明眼不亮在人前乱顶撞，惹是生非、一味倔强辜负我一片好心肠。

老贵叔 （接唱）

他年纪轻火气壮少年气盛做事孟浪，望大人多多原谅，

潘月樵 （接唱）

他不该在台下指手画脚乱张扬。

邵洪奎 （接唱）

潘月樵分明是以小犯上，

张楚宝 （接唱）

气坏了我的父叫你把命偿。

张老财 （接唱）

闲言碎语不要讲，

快把他带到衙门里边去过堂。

潘月樵 （接唱）

若打官司我要告你的状，

张老财 （接唱）

你告我告的哪一桩？

潘月樵　（接唱）

　　我告你以势凌人专横跋扈搅戏场！

张老财　哎哟，气死我咧！

（接唱）

　　不办那潘月樵我立时一命亡！

〔张老财昏厥。

张楚宝　来人哪！

（接唱）

　　叫人来把潘月樵快快上绑！

邵洪奎　啊！

〔徐三元急上。

徐三元　二位大人，大事不好啦！

刘燕翼
张楚宝　何事惊慌？

徐三元　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制台瑞瀓仓皇逃遁，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

刘燕翼
张楚宝　啊！

〔静场有顷。

潘月樵　兄弟，听见什么啦？

夏月珊
夏月润　千真万确，武昌起义啦！

潘月樵　哼哼！

（接唱）到头来看你们无有好下场！

〔一巡警急上。

一巡警　报！启禀二位大人，两江总督已经来到上海，令诸位大人行辕议事！

张楚宝　把潘月樵先给我抓起来！

〔张楚宝、刘燕翼、邵洪奎匆匆下。徐三元等随下。

〔众巡警冲上抓潘月樵，众艺友护住潘月樵，花凤仙拉潘月樵冲出，下。

张老财　抓潘月樵！

〔众巡警将艺友推开，抓住一人。

夏月珊　是我！

张老财　哎唷，气死我咧！

〔幕闭。

第四场　留宿烟花

〔当晚

〔莲香书寓门口。

〔幕外。领家婆上。

领家婆　（苏白）王先生，倷慢走！

〔徐三元率众巡警上，领家婆迎上去。

领家婆　哟，徐队官，您来啦？（向内）阿三呀，赶紧泡上几杯上好的龙井茶！

徐三元　哎，老板娘，没工夫喝茶了，我们是奉了道台之命，叫条子来啦。

领家婆　哟，那敢情好，请问您哪，点哪个姑娘啊？

徐三元　花凤仙！

领家婆　哦，道台大人要叫我们凤仙姑娘啊？

徐三元　是呀。

领家婆　不行。

徐三元　怎么？

领家婆　她屋里有客！

徐三元　嗐，老板娘，我告诉您，时局不稳，道台大人刚在两江总督那儿议事回来，心烦意乱，也不愿回府了，就在外边开了一个房间，请凤

仙姑娘过去陪他开开心。

领家婆　哎呀，干吗在外边开房间哪？道台大人要来，那就请他来吧！

徐三元　哎，老板娘，您怎么那么不开窍呀！堂堂的上海道台往您这长三堂子里蹓跶，这要嚷嚷出去，他还怎么当这个官儿啊！

领家婆　话倒也对。可是凤仙屋里有客，她抽不出身子呀。

徐三元　那哪儿行啊！道台叫她，哪个客人也得让！

领家婆　这个客人可不同一般哪！

〔陈英士暗上。

徐三元　他是谁？

〔陈英士走过来。

陈英士　是我。

徐三元　你是干什么的？

领家婆　这位先生也是你们门里人哪！

徐三元　哦，你也有门坎儿？

陈英士　不敢，全靠祖爷的灵光。

徐三元　你在哪帮有缘？

陈英士　天上飞彩凤，地下开青龙。

徐三元　哦，请问老大，烧的是几路香？

陈英士　头顶三路香，脚踏五路香，手捧四路香。

徐三元　三路香是哪个？

陈英士　东方木及土。

徐三元　五路香是谁？

陈英士　二马并飞扬。

徐三元　那么这四路香？

陈英士　耳东列两旁。

徐三元　哟，小老大，您恕我有眼无珠。

〔徐三元向陈英士行礼。

陈英士　免礼，徐队官，听说上半夜张府堂会上出了点麻烦？

徐三元　对对对，这都是潘月樵惹的事，巡警局已经发下对潘月樵的拘捕令。

陈英士　抓到没有？

徐三元　哪儿那么容易！他家住在法租界，我们无权越界抓人，也只有在新舞台四周撒网，给他个老虎吃鹿——死等。

陈英士　哦。徐队官，回去告诉道台，凤仙姑娘无暇拜会，改天再约吧。

徐三元　是。

领家婆　徐队官，您多包涵了。

徐三元　小老大发话，我敢不听吗！（对众）弟兄们，撤！

众　嗻。

〔徐三元率众巡警下。

领家婆　陈先生，多亏您赶到，把他们打发走啦！

陈英士　潘老板呢？

领家婆　在凤仙屋里哪，兴许这会儿睡了。

陈英士　好，先别惊动他。

领家婆　嗳，陈先生，咱们到屋里搓麻将去。

陈英士　好哇，走！

〔陈英士、领家婆下。

〔幕启：花凤仙卧房。陈设华丽雅致，中间偏左的圆桌上摆着荔枝、香蕉等珍稀果品；稍后的西洋床榻上铺设红枕缎被，凉帐半撩半放；花窗的帘栊紧闭。

〔万籁俱静，时钟敲打一下。

〔潘月樵在房中坐立不安。

〔侍女端酒菜上。

侍　女　潘老板，请用宵夜。

潘月樵　谢谢。

侍　女　这可是凤仙姑娘亲自吩咐的，她说，请您用完宵夜，就早点安睡吧！

〔侍女下。

〔潘月樵陷入沉思。

潘月樵　(唱)夤夜避祸莲香院，

忧思如潮百虑煎。

何人与我共肝胆?

且将醇醪慰愁烦。

〔潘月樵坐，自斟自饮。

〔花凤仙上，进屋。

花凤仙　潘老板，您还没安睡?

潘月樵　哦，凤仙姑娘。

花凤仙　这酒您喝着还可以吧?

潘月樵　酒是好酒，可惜月樵心中有事，食不甘味呀。

花凤仙　潘老板，虽说您遇上了一点不顺心的事儿，可吉人自有天相，您不必担忧。

潘月樵　多谢姑娘吉言，只是前途未卜，教我如何不忧呢!

花凤仙　人生在世，吉凶祸福，都是命中注定的，要是您乐意，我倒愿为您看一看手相，卜一卜未来。

潘月樵　哦，姑娘还会看手相?

花凤仙　不敢，只是略窥门径。请坐。

〔潘月樵伸出右掌。

花凤仙　哎，您伸错了，男左女右。

〔潘月樵改伸左掌。

花凤仙　(端详潘月樵左掌)哟，潘老板手掌丰厚，纹理清晰，真是福相啊!

潘月樵　(失笑)噢，是吗?(饮酒)

花凤仙　您看，这第一道掌纹主康健，您无病无恙，福寿绵长。

潘月樵　月樵身子还算结实，可多年来忧患重重，气恼频生，还说什么长寿呢!(饮酒)

花凤仙　这第二道掌纹主事业，您功成名就，兴旺通达。

潘月樵　月樵自幼闯荡江湖，献艺四方，虽然有些虚名，可到头来却落得个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众艺友又为我所累，生机断绝，天下之大，竟无我等立足生存之地，哪有什么兴旺通达呀！唉！（饮酒）

花凤仙　您别急，好的在后头呢！这第三道掌纹主婚姻——

潘月樵　哦？

花凤仙　您命中有女子相扶。

潘月樵　唷！这一下姑娘倒说准了。

花凤仙　哦？

潘月樵　不瞒姑娘说，月樵得以成名，确实有赖女子全力相助！（举杯欲饮）

花凤仙　有几位多情女子对您鼎力相助？

潘月樵　就只贱内一人。

花凤仙　这就不对了。

潘月樵　怎么不对？

花凤仙　按这手相看，还有一位女子跟您有缘。

潘月樵　那是谁呢？

花凤仙　您不妨猜猜看。

潘月樵　猜……？世人万千，漫无边际。

花凤仙　您往近处看——

潘月樵　除去你我，别无他人。

〔潘月樵欲站起，花凤仙手扶潘月樵双肩，重新将他按在座上。

花凤仙　嗳，你呀！

（唱）青楼上玉食锦衣我不爱，

最喜观剧新舞台。

“潘月樵”三个字我迷恋有三载，

可算得废寝忘餐仰艺才。

那一日赠钗环非止慷慨，
更为着互通款曲舒雅怀。
昨夜晚救你到此事出意外，
却也是天赐良机命运安排。
我虽然身卑贱，并非是狐媚作态，
只愿求真情爱，夫唱妇随永和谐，你佯作痴呆该是不该。

潘月樵　（被花凤仙真情感动）呀！

（唱）花凤仙语诚意恳把衷肠表白，
三年来倾心月樵情种深埋。
面对这娉婷绰约风流态，
泥塑木雕也要动心怀。
这深情比酒浓，顿使人意难守志难耐，我心旌摇摆——

（正欲亲近花凤仙，怀里传出黄蛉鸣叫声，转念）哎呀！

（接唱）
我怎能移情别恋把结发贤妻弃尘埃。
若相拒只恐把凤仙的心伤害，
好教人进退两难踟蹰徘徊。

〔潘月樵双眉紧皱，踱步不语。

潘月樵　凤仙姑娘！

（唱）多蒙你如花女将我错爱，
这也是前生缘命里安排？
休怪我太薄幸拒你于千里外，
我怎能图新忘旧亏负了结发荆钗。
况且这世道险恶举步维艰多障碍，
神州陆沉国运衰。
怎忍看亿万同胞任割宰，
潘月樵报国无计常衔哀。
姑娘啊，

难中相遇大恩德永世感戴，
哪怕是地老天荒也难忘怀。
虽然是鸳盟难订情义在，
愿与你认作兄妹尽情往来。

花凤仙　（唱）久闻他操守刚正重节概，
一颗心透如莹晶无可猜。
这番话掷地有声使得我备加珍爱，
潘兄！（斟满两杯酒）
（接唱）
借杯酒祝潘兄劫波度尽否极泰来。
〔潘月樵、花凤仙同饮。
〔陈英士拥四妓女上，进屋。

陈英士　哈……好哇，你们演的是《游龙戏凤》，还是“凤戏游龙”啊？

潘月樵　（意外）贤弟……

花凤仙　陈先生，人家可不像您，潘兄是爱情专一，您可是人尽可妻呀！
〔众妓女大笑，陈英士赶走众妓女。

陈英士　大哥，凤仙都叫您潘兄了，您还有什么话说？

花凤仙　您扯哪儿去了！刚才我和潘老板义结兄妹，我该不该称他潘兄？

陈英士　该该该，可是得当心我那位嫂子哟！哈哈哈哈……
〔花凤仙收拾酒壶、酒杯进里屋。

潘月樵　贤弟，你过来。

陈英士　什么事，大哥？

潘月樵　你是个文墨人，怎么能往这长三堂子里跑呢？

陈英士　大哥，不瞒你说，这莲香书寓是我们同盟会在上海的联络点。

潘月樵　哦，你是革命党？

陈英士　对，中部同盟会的总干事。

潘月樵　（激动万分）贤弟，上海什么时候也能像武昌一样：摧枯拉朽，弃旧图新？

陈英士　武昌首义，举国振动，各地纷纷响应。中山先生命令我等尽快在上海组织起义，给清廷以致命打击！

潘月樵　好，你说该怎么动手？

陈英士　欲光复上海，必先攻取江南制造局，那里是制造枪炮的大本营。打下了制造局，既可切断了敌人弹药供应，又可支援武昌起义。目前各行各业的商会都组织了敢死队，一旦时机成熟，立即起义。

〔花凤仙从内室出。

潘月樵　我们梨园界的武戏哥们，都有些武艺，如果需要，月樵不惜肝脑涂地！

陈英士　好！大哥，可以组织一支梨园敢死队尽快筹款买枪，严加训练。

花凤仙　院里姐妹都有点金银首饰……我来劝募。

陈英士　小丫头，那点儿首饰能值几何呀？

花凤仙　呵，那怎么办呢？

陈英士　事关重大，还需多方设法呀！

〔领家婆上。

领家婆　凤仙姑娘！

花凤仙　娘，什么事？

领家婆　道台大人派人来请过你几次，这会儿又派人来了。

花凤仙　娘，我心烦意乱，一点兴致也没有。

领家婆　你一点面子不给他，这不是得罪人吗！

花凤仙　没办法，我今天就得罪他了！

领家婆　嗐！（欲走）

陈英士　慢！

领家婆　陈先生？

陈英士　凤仙，你要给他面子。

领家婆　陈先生说得对呀！

花凤仙　叫我去？

陈英士　叫他来！

花凤仙　怎么？

陈英士　（对领家婆）你传话来人，就说凤仙有病在身，请道台到莲香书寓相会。

领家婆　是，是。

〔领家婆下。

花凤仙　陈先生……？

〔陈英士招呼花凤仙、潘月樵紧急商量。

〔花凤仙装病躺在床上，潘月樵、陈英士下。

〔刘燕翼便装上。

刘燕翼　（唱）闻凤仙身有恙心中不快！（进门）

凤仙哪！（接唱）

　　莫不是风寒侵入美人胎？

　　快命人请医生治病号脉！

花凤仙　不用了，你这一来，我不是就好了吗？

刘燕翼　嗯，我一来看你，你的病就好了？

花凤仙　是呀。

刘燕翼　哎呀，早知道这样，昨儿晚上我就来了！

花凤仙　去你的，马后炮。

刘燕翼　嗯，不，我要是说话亏心，就不是人！

花凤仙　别起誓了，快点扶我起来。

刘燕翼　嗯，来了！来了！

〔刘燕翼过去扶起花凤仙。

〔陈英士带梁凯上，梁凯暗暗支起相机，对准刘燕翼扶花凤仙的一刹那，镁光一闪，照相成功，吓得刘燕翼魂不附体。

刘燕翼　啊！

〔陈英士趁刘燕翼尚未清醒，轻步过去，向他伸出手来。

陈英士　刘大人，您好。

〔刘燕翼赶忙和陈英士握手，镁光又闪，照相成功。刘燕翼赶忙松手。

刘燕翼　（接唱）

　　这一亮吓得我死去活来！

　　哎呀，这弄的是什么玩意儿？

陈英士　给你照相。

刘燕翼　照相干什么？

陈英士　自有大用。

刘燕翼　你是什么人？

陈英士　我是《民立报》记者陈英士。

刘燕翼　（惊）啊，革命党！

陈英士　对。

刘燕翼　好哇！你经常在报上蛊惑人心，煽动谋反，朝廷早有拿你之意，今天遇见我刘燕翼，你还不知罪吗？

陈英士　罪不在我，而在你！

刘燕翼　在我？

陈英士　刚才这两张照片，就是干证。

刘燕翼　这两张照片是什么干证？

陈英士　刘大人！

　　（唱）你本是四品上海道，

　　　　岂不知朝廷有律条？

　　　　寻花问柳罪不小，

　　　　可算得江南第一嫖。

　　　　第二张，你与我殷勤握手面带笑，

　　　　一瞬间记下你私通革命党的形迹昭昭。

　　　　在明早两张小照登在《民立报》，

　　　　管叫你丢官、罢职、充军、发配罪难逃。

刘燕翼　陈先生啊！我到莲香书寓，只为探望凤仙姑娘之病，并非嫖妓宿

娼，方才与先生握手，乃是一时懵懂，岂有私通革命党之意，先生，你就网开一面吧！

陈英士　事到如今，你还要强词夺理，我是岂能饶你！

刘燕翼　陈先生，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给你跪下了！

〔刘燕翼跪地。

〔潘月樵上，搀起刘燕翼。

潘月樵　（见状大笑）哈哈哈哈！刘大人，半日不见，你怎么矮了半截了？

刘燕翼　哎呀，月樵！陈先生难为我，念在平日对你不薄，你给讲讲情吧！

潘月樵　好，陈先生，你就饶了他吧。

陈英士　饶他不难，必须依我三件大事。

刘燕翼　只要饶我，三百件我都依从。这一？

陈英士　撤销追捕潘月樵的命令。

刘燕翼　行，我跟月樵素无嫌隙，我答应撤销。这二？

陈英士　从今往后不准限制革命党的活动。

刘燕翼　我根本限制不了，这条我答应。那么第三条呢？

陈英士　献出点银子，作为革命党的活动经费。

刘燕翼　为官以来，两袖清风，哪来的银子！

陈英士　这条不答应，我就决不能饶你！

刘燕翼　哎哟，这怎么办！

花凤仙　刘大人，昨天你不是跟张楚宝说，朝廷拨下二十万两银子的枪款嘛，你就送给陈先生得了！

刘燕翼　哎哟，你是不知道，这二十万两银子的枪款，我已存在法租界谨昌洋行，划在张楚宝的名下了，只有他才能取用。

陈英士　你要说瞎话，我可决不与你善罢甘休。

刘燕翼　不敢，不敢。

陈英士　好，把你答应的写出来，具结！

刘燕翼　是是是。

〔花凤仙递纸笔，刘燕翼写好，递给陈英士。

陈英士　（看）嗯！请刘大人回衙吧，不可露出声色。

刘燕翼　是，是，是！

潘月樵　刘大人您慢走。

〔刘燕翼仓皇下。

潘月樵　贤弟，银子有了。

陈英士　二十万两库银？

潘月樵　对。

陈英士　不是说只有张楚宝才能取回？

潘月樵　我们戏班有句行话，叫作“装龙像龙，装虎像虎”。

陈英士　假扮张楚宝！冒名取银？

花凤仙　好主意！

陈英士　大哥，明天这戏就由您领着唱了！哈哈哈……

〔大奶奶手持棒槌掀帘而入，领家婆、众妓女追上。

领家婆　嗳！你怎么往里头闯啊？

大奶奶　姓潘的，我可认识你了！

陈英士　嫂子，别这样，有话好说。

大奶奶　你也不是好东西！

花凤仙　太太，您听我说……

大奶奶　我还听你说呐，没你还不至于这么乱哪！

领家婆　太太，想开点，哪有猫儿不吃腥的？也没像你这样的，管汉子管到妓院来了。

大奶奶　我就是要管。

领家婆　你管天管地，管不着汉子嫖妓！

大奶奶　放你妈的屁！（举槌打去）

〔大奶奶追打潘月樵，众帮助潘月樵跳窗逃走；大奶奶上窗欲跳又止，冲出门去，追下。

花凤仙　（咋舌）唔哟，潘大奶奶原来是个雌老虎！

众　哈哈哈……

陈英士　坏了，大哥这一跑，把明天的正事儿给搅了！

花凤仙　对啦，主角儿不在，明天这戏怎么唱啊？

〔潘月樵突然出现在窗口。

潘月樵　别急，主角儿在这儿哪！

〔众大笑。

〔幕闭。

第五场　赚取库银

〔傍晚。

〔法租界，谨昌洋行。

〔幕启：法式楼房赫然矗立，四周围墙筑有防盗铁蒺藜，黑漆铁门紧闭。

〔二法警荷枪在门外值岗。

〔四艺友扮差役肩扛"肃静"、"回避"的红底黑字木牌上，潘月樵扮师爷手执长杆烟袋随后上，众相视而笑。

潘月樵　哈哈哈！

（唱）众艺友活灵活现好做派，

巧改扮赚取库银来。

一路上怒目横眉大摇大摆，

其势汹汹何人能不恨官差。

怨声载道我们心畅快，

谁能料这伙公人来自新舞台。

一差役　启禀老夫子，来到谨昌洋行。

潘月樵　好。关照后面，住轿。

一差役　是。（向后）住轿。

潘月樵　我来和他们打交道。

〔潘月樵走近洋行大门。

一法警　站住！

潘月樵　唔唷，凶得来！

一法警　干什么的？

潘月樵　我是江南制造局的，要见洋行总管巴洛克先生。

一法警　请等一下。（向内）有请巴洛克先生。

〔巴洛克从大门走上。

巴洛克　什么事情？

潘月樵　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大人前来提取库银。

巴洛克　张总办在哪里？

潘月樵　后面轿子里。

巴洛克　请。

潘月樵　（向后）请总办下轿，巴洛克先生有请。

〔夏月珊扮张楚宝上。

夏月珊　（唱）八抬大轿好风光，

众衙役，列两旁。

出色当行装得像，

赚取库银买洋枪。

潘月樵　回禀总办，巴洛克先生出迎。

〔巴洛克快步上前。

巴洛克　啊，总办先生，你好！

夏月珊　呃，巴洛克先生你好！

〔巴洛克和夏月珊握手。

巴洛克　总办来到敝行，有何见教？

夏月珊　提取所存库银。

巴洛克　好吧。

〔巴洛克从皮包里取出账簿，查阅。

巴洛克　总办先生，请签字。

〔夏月珊在账簿上签字。

巴洛克　好，随我进库提银。

〔巴洛克、夏月珊、潘月樵、四艺友进门，下。

〔四差役肩扛“肃静”、“回避”的红底黑字木牌上。

张楚宝随后上。

张楚宝　（唱）目前时局不稳当，

恨革党，闹武昌。

上海也要紧提防，

提取库银快造枪。

〔张楚宝向大门走去。

一法警　站住！干什么的？

张楚宝　我是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前来提取库银。

一法警　怎么，又来了一个张楚宝！不好，有情况！（向内）有请巴洛克先生！

〔巴洛克从大门走上。

巴洛克　什么事情？

一法警　又来了一个张楚宝！

巴洛克　先生，你脑子里有毛病。

张楚宝　巴洛克先生，你好哇？

〔张楚宝与巴洛克握手。

巴洛克　你是？

张楚宝　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前来提取库银。

〔巴洛克赶忙松手。

巴洛克　啊！（向内）停止装银！

〔四艺友、潘月樵、夏月珊从大门走上。

巴洛克　来来来，二位先生，你们来认识一下。

〔张楚宝一见夏月珊，大惊。

张楚宝　（背供）见鬼了！

夏月珊　（背供）砸了！（转念）呔，你是什么人？

张楚宝　你是什么人?

夏月珊　哼,说出来吓破尔的苦胆!

张楚宝　讲!

夏月珊　听着!我是大清朝钦封四品正印、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你呢?

张楚宝　听着!

夏月珊　讲!

张楚宝　我也是大清朝钦封四品正印,江南制造局总办张楚宝。

巴洛克　哈哈哈!你们都是张楚宝,必有一真一假。

夏月珊　我是真的。

张楚宝　我是真的。

夏月珊　我是真的。

张楚宝　我是真的。

巴洛克　你们都是真的,难道我是假的!银子暂且封存,谁也不得提取。

〔夏月珊等焦急地看潘月樵。

潘月樵　不对!不对!

巴洛克　怎么?

潘月樵　先生既知他二人当中必有一真一假,就应当辨别真假之后,将假的送官问罪,对真的发放库银。如若不然,这谨昌洋行的信用何在?声誉何存?今后谁还敢将巨款存入你们谨昌洋行?

巴洛克　话是有道理,不过怎样才能分辨真假?

潘月樵　不难,不难,他们谁能把家谱说得一清二楚,便是真的,否则必假无疑。

巴洛克　对,叫他们讲。

潘月樵　是呀,你们讲啊!

张楚宝　哼,大胆,我乃堂堂朝廷命官,岂能与你们这些宵小之徒讲述家谱,我不讲!

巴洛克　那么你讲。

夏月珊　（僵持少顷）他不讲，我还不讲呢！我乃堂堂总办，怎能与这个骗子比较真假！

潘月樵　哦，不对，不对。总办，他不讲，我们要讲。巴洛克先生！

（唱）张总办祖居河南张家洼，

世代务农种庄稼。

先祖爷谋财本领大，

时来运转陡然而富顿时发了家。

李鸿章有小妹待字闺中未出嫁，

看中了张家豪富邀媒来作伐。

名门女出阁后未过一年怀六甲，

十月后胎儿降生是男娃。

这男儿就是张总办，

长成后投奔安徽舅父家。

李中堂官高爵显势力大，

派他出洋去考察。

回国后殿试应对成绩斐然惊圣驾，

封他为四品总办破格来提拔。

这是他仕途经历一片话，

句句是真并无有虚假一字也不差。

巴洛克　（对夏月珊）他说得对吗？

夏月珊　对极了，这都是我以前告诉我师爷的。

巴洛克　（对张楚宝）你说呢？

张楚宝　（惊讶）他讲得不差。

潘月樵　唔唷！我讲完了，你说我讲得不差，方才你为何不讲？明明是讲它不出嘛！巴洛克先生，哪个真哪个假不是一清二楚了嘛！

巴洛克　（点头）嗯。

张楚宝　不，我是真的！

夏月珊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

张楚宝　（大怒拔枪）无赖！我枪毙了你！

〔潘月樵示意夏月珊也发作。

夏月珊　（发怒拔枪）骗子！我枪毙了你！

巴洛克　住手！我提醒你们，这里是法租界！（背供）上帝呀！可怎么办呢？

〔内："上海道台刘燕翼到！"

巴洛克　好，解决难题的人到了！有请！

〔刘燕翼快步上。

刘燕翼　（唱）坐卧不宁忙赶到，

担心库银生蹊跷。

问声先生你可好？

巴洛克　我好，嗯，不好！

刘燕翼　怎么？

巴洛克　此处混乱不堪，你们中国人的事难办得很。来了一个张楚宝，又来了一个张楚宝，两者难分，真假莫辨，把我的头都弄大了！

刘燕翼　（大惊）啊！

（接唱）

说头大，我的头早就大了。

巴洛克先生，咱们再见！

巴洛克　哦，不不不，刘大人来得巧极啦，请你分辨真假。

刘燕翼　叫我分辨真假？

巴洛克　对。

刘燕翼　我……我……

〔张楚宝走过来。

张楚宝　噢，刘大人！

刘燕翼　（拱手）哦，张总办！

巴洛克　刘大人他是……？

刘燕翼　他是张总办。

巴洛克　哦,他是张总办?!

〔夏月珊大惊,潘月樵眼色示意。

夏月珊　(走过去)刘大人,那么我呢?

刘燕翼　(瞠目结舌)你……你……

巴洛克　他是谁?

刘燕翼　他也是张总办!

巴洛克　荒唐!哪里会有两个张总办!你是胡说八道。

张楚宝
夏月珊　(一同走到刘燕翼身旁)刘大人!

〔刘燕翼左顾右盼,不知所措。

刘燕翼　哎呀!

(唱)今朝真是出了鬼,

怪事都往我头上推。

张楚宝竟然出了真伪!

张楚宝
夏月珊　刘大人,你要仔细分辨哪!

刘燕翼　(接唱)

面貌相同我分不清谁和谁,

猛想起张楚宝脸上有标记,

红痣一颗生在左眉,

走上前来细查对!

〔刘燕翼查看夏月珊,又查看张楚宝,有所发现,潘月樵迎上前来。

潘月樵　嗳,刘大人,你连我家张大人也认不出啦,这可不够朋友了。不要忘记,昨天我们同你在莲香书寓吃过老酒,还拍了两张小照,大概你一定记得吧!(轻声)左真右假,不准胡说!

〔潘月樵暗地摘下墨镜,望着刘燕翼。

刘燕翼　(大惊失声)哎哟!

（接唱）

他一言吓得我魂魄齐飞。

罢罢罢，只得把良心昧，

指鹿为马乱施为。

若不搅浑一缸水，

怎能脱身把衙门回。

巴洛克　刘大人，分辨了许久，他们两个倒底谁是真的？

张楚宝　刘大人，咱们熟不拘礼，不会难以辨别吧！

刘燕翼　（言不由衷地）我，我对不起你了！

潘月樵　（厉声地）快讲！

刘燕翼　（一指夏月珊）他是真的！

夏月珊　（坦然一笑）好，刘大人，够朋友。

刘燕翼　（一指张楚宝）他是假的！

张楚宝　（气极）好哇，刘燕翼，我要打本进京，参你个附逆之罪！

巴洛克　混蛋，把这个骗子抓起来！

〔二法警抓住张楚宝。

巴洛克　（对夏月珊等）请！请！

〔四艺友进库扛银箱出，与潘月樵、夏月珊同下。

〔幕闭。

第六场　释疑脱险

〔数日后。

〔巡警局——制造局——道署。

〔幕外。

〔邵洪奎上，拎起电话。

邵洪奎　（念）快接制造局，

寻找张大人。

〔张楚宝上，接电话。

张楚宝　（念）是谁来电话？

邵洪奎　（念）卑职洪奎报信音。

张楚宝　所报何事？

邵洪奎　（念）方才暗探报密信，

潘月樵乔装改扮诈库银。

张楚宝　（念）快接道台府。

〔刘燕翼上，接电话。

刘燕翼　喂！

张楚宝　（念）你可是道台刘大人？

刘燕翼　是我……您是哪位？

张楚宝　我是张楚宝。

刘燕翼　我的妈呀！

张楚宝　（念）你资敌附逆乱指认，

真作假来假作真。

丢失枪款二十万哪，

朝廷问罪你担承。

刘燕翼　（念）哎呀，你们长相一个样，

别说我啦，就是那，

穆罕默德、观世音、

基督、耶稣、老寿星，

他们也分不清！

张楚宝　（念）告诉你，诈银之人已查到。

刘燕翼　是谁？

张楚宝　（念）潘月樵和一班唱戏的人。

刘燕翼　嗳。

（念）一般戏子哪能做出这种事？

张楚宝　（念）你不要徇私袒护鬼迷心。

邵局长报告岂有假?

邵洪奎　报告二位大人,

(念)情报确切都是真。

潘月樵伙同陈英士,

密谋叛乱反朝廷!

刘燕翼　这可怎么办哪!

张楚宝　邵局长,

(念)限三天捉拿首犯潘月樵!

邵洪奎　要是抓不着呢?

张楚宝　(接念)

抓他的全家追赃银!

邵洪奎　喳!

〔众下。

〔潘月樵家。

〔幕启:房中景象依旧。

〔大奶奶在房中抽烟。

大奶奶　(感伤地)嗐!

(唱)自那日烟花寻夫闹翻天,

恨月樵三夜不归丧心肝。

我二次再到莲香院,

冤家不露面,也未见花凤仙。

他们一个是海上红伶声名远,

一个是风月场中女状元。

这一对野鹞孤鹰同飞去,

密处苟合暗偷欢。

想到此恩爱无存皆成怨,

气得我五味不分满嘴都是酸。

在今朝定和他一刀两断,

有强子相依为命心也甜。

强子，强子！

〔小强子上。

大奶奶　小强子，你爸爸三天没回家了，他不要咱们娘儿俩了，走，咱们回常熟到姥姥家去。你要听妈的话，往后那个没良心的要是回来，你不准叫他"爸爸"，我跟他散伙了！

小强子　（急忙摇头，哑语）……

大奶奶　什么，你说你爸爸好！好哇，你这个小东西，我管不了他，还管不了你吗？你跟我走。

〔大奶奶追打小强子，小强子开门欲逃；老贵叔上，急拦、进门。

老贵叔　嗳，嗳！侄媳妇，这是怎么啦！拿孩子出气！

大奶奶　哎哟，老贵叔哇！姓潘的嫖妓宿娼，迷上了花凤仙，一连三天没回家，这日子可叫我怎么过呀！

老贵叔　哎，你净瞎叨咕！

大奶奶　什么，我瞎叨咕？

老贵叔　他那不是逛妓院。

大奶奶　怎么不是？那天在莲香院我给他来了个硬堵门！

老贵叔　他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

大奶奶　那是从前。

老贵叔　他要是真逛妓院，那就好了！

大奶奶　（背供）嘿，这个老东西！姓潘的逛妓院他还说是"好了"。
（对老贵叔）好哇！原来都是你给惯的！

老贵叔　（怒斥）你胡扯什么！你哪儿知道哇！
（唱）月樵他到娼院躲祸避难，
陈英士鼓动他反抗当权。
闯洋行诈取库银二十万，
买枪炮聚众谋反要大闹上海滩。
当局张榜拿反叛，

他伙同艺友隐藏市井间。

杀身大祸终不免，

躲过今天难躲明天。

我六神无主方寸乱，

擦掌摩拳难救援！

大奶奶　（大惊）啊！

〔徐三元率众巡警乔装上，冲进门去。

徐三元　好哇！都在这儿呢！

老贵叔　（镇定地）哟，徐队官，瞧您这身打扮，西装革履的，真跟那洋行大买办不相上下呀！

徐三元　老帮子！别跟我洒花露水！告诉你，我们办案来了！

老贵叔　您办什么案呢？

徐三元　真会装糊涂哇！潘月樵犯了大罪啦！

老贵叔　潘月樵犯罪，你找潘月樵去！

徐三元　老滑头！我们现在抓不着潘月樵，先抓你跟他老婆！

老贵叔　嚯嚯，徐队官，您太高抬我们爷儿俩啦，抓我们有什么用啊？

徐三元　别跟我装洋蒜！潘月樵在哪儿，老管事能不知道吗？抓你是为了找他。抓他老婆，作为人质，绑在新舞台门口，限那潘月樵三天之内投案，否则将她万剐凌迟！

老贵叔　这可是法租界，许可越界抓人吗？

徐三元　喝！懂得的还真不少。告诉你，租界的洋衙门跟我们巡警局都勾着哪！

〔花凤仙盛装上。在门外谛听。

徐三元　弟兄们，把他们两人给我抓起来！

众巡警　喳！

〔众巡警一拥而上，抓住老贵叔和大奶奶。

花凤仙　（急中生智）慢着！

〔花凤仙进门，众巡警住手。

徐三元　（慌忙施礼）呦，花小姐！

花凤仙　哟，这不是徐队官吗！

徐三元　不敢当。您就叫我徐三元吧。

花凤仙　剑拔弩张的，可够热闹的。

徐三元　谁说不是呢。

花凤仙　看样子，你们有公事吧？

徐三元　小姐，没您那么圣明的，我们是来拘捕人犯。

花凤仙　哦，要抓谁呀？

徐三元　潘月樵的老婆，还有这个老头子。

花凤仙　他们身犯何罪？

徐三元　只因潘月樵诈取库银二十万，图谋不轨。

花凤仙　潘老板什么时候诈取的库银？

徐三元　在这三天之内。

花凤仙　有什么凭证？

徐三元　根据我们暗探的报告。

花凤仙　这就不对了。

徐三元　怎么呢？

花凤仙　自从我跟潘老板交好以来，在这四天当中，他没有离开过莲香院！

大奶奶　（顿生妒意）啊！？

徐三元　花小姐，潘月樵诡计多端，这四天您还能总看着他！

花凤仙　我简直地告诉你吧！在这四天当中，我跟潘老板如胶似漆，寸步不离，白天说不尽知心话，到晚来……

大奶奶　（急问）怎么着？

花凤仙　耳鬓厮磨语声低！

大奶奶　（跌坐）老贵叔，您听听……

〔老贵叔制止大奶奶。

徐三元　呵……呵，嘻嘻！您这么一说，我还真得信。

花凤仙　不信，问你们道台大人去。前天他还跟我们在莲香院饮酒猜拳，闹腾了大半夜呢。告诉你，你们那个暗探消息不灵，抓错了人，可要担责任的！

徐三元　对对对！谢小姐您提醒儿，那么您这回来……

花凤仙　我倒是真有事来找他们。

徐三元　您能告诉我什么事吗？

花凤仙　今天早晨起来，潘老板就跟我说：凤仙哪，月樵留连勾栏，万事遂心，只是心中思念一人。我就问他了：是不是思念我那嫂夫人呢？

大奶奶　他说什么？

老贵叔　是我侄媳妇吗？

花凤仙　他说：嗳，我有你陪伴，谁还想那黄脸婆！

大奶奶　（气极）呸！他长得好，跟电线杆子似的！

花凤仙　我又问他了：你既不想我那贤德嫂夫人，又想谁哪？

大奶奶　这话问得对！

花凤仙　他说：我只想小强子。你去把他接来，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小强子兴奋地过去抱住花凤仙。

大奶奶　回来！又是一个小没良心的，听风就是雨。

强　子　（哑语）……

大奶奶　过来吧，你！

〔大奶奶拉过小强子。

徐三元　这是你们家务事，我们管不着。潘老板既然还在莲香书寓，我就放心了。今天纯粹是误会，花小姐，我们冒犯了！潘夫人，我们得罪了！老总管，我们不恭了！弟兄们，撤！

〔徐三元心怀鬼胎地率众出门，隐蔽，下。

花凤仙　嫂子！

大奶奶　闭嘴！你是什么人，也配叫我嫂子！

花凤仙　嗐！事情紧急，没工夫跟您细说了，赶紧跟我走！

大奶奶　上哪儿？

花凤仙　目前嫂子您处境危险，我是特地赶来送您回常熟。

大奶奶　哦，把我送回常熟，好给你们腾地方呀！你们想得倒美！我不走了！

花凤仙　哎，嫂子，您多疑了！

大奶奶　刚才不是你自个儿说的吗？

花凤仙　嫂子！

（唱）未吐实情先告罪，

劝夫人息怒且舒眉。

方才虚言骗鼠辈，

为救嫂嫂脱困危。

老贵叔　你瞧，人家姑娘是好意救咱，才用假话骗走了这帮巡警。

大奶奶　可她那么说，我受得了吗？

老贵叔　叫我说你什么！

大奶奶　姑娘，是谁叫你来的？

花凤仙　（接唱）

此来本是潘君委，

传送口信表心扉。

一不是背妻留恋胭粉队，

二非是负心不回归。

只因当局太昏聩，

中华遍地起惊雷。

他弃艺从戎风云会，

效革命志坚不可摧。

老贵叔　你听听，人家月樵不唱戏啦，要闹革命啦！

大奶奶　嗐，唱戏受气，闹革命他愿意，宁愿他愿意，也别去受气，这我倒没什么。（轻声对花凤仙）哎，姑娘，你跟月樵两人真没什么？

老贵叔　嗐，都到了什么时候了，你还问她这些！

花凤仙　嫂子！

（接唱）

他艺才超群品德更高贵，
我二人绝无有逾矩行为。
有这样好夫君你理应欣慰，
切不可疑神疑鬼无事生非。
速速登车常熟去，
到日后同聚首百年相随。

大奶奶　好，我全放心了。咱们走！

〔夏月珊急上，进门。

夏月珊　嫂子！

大奶奶　月珊来了。

夏月珊　老贵叔！

老贵叔　月樵叫你来的？

夏月珊　对，凤仙姑娘，目前情况有变，陈先生跟月樵哥合计要提前起义。陈先生带各界商团攻打江南制造局，月樵哥带梨园敢死队攻取道台衙门。为了争取兵不血刃，叫你送完嫂子之后，速去道台衙门劝降。

花凤仙　我知道了。咱们快走！

〔大奶奶开门，正欲携小强子出门，徐三元率众蜂拥而上，进门。

徐三元　哼！我全听见了，都是乱党，弟兄们，全都带走！

〔徐三元率众上前，夏月珊等和他们展开一场搏斗。

花凤仙　有强盗，快来人哪！

〔警笛声响，二法警急上，进门。

二法警　打架斗殴！

〔花凤仙上前。

花凤仙　（说法语）二位警官，你们好。

二法警　小姐您好。

花凤仙　（说法语）这些人都是亡命歹徒，到这儿抢劫民宅。

二法警　多谢小姐举报。抓强盗！

徐三元　我们不是强盗……

〔二法警不容分说，抓住徐三元等。

〔幕闭。

第七场　智勇克敌

〔紧接前场。

〔上海道署。

〔幕外。

〔刘燕翼乔装抱着官印上，远处枪声骤起。

刘燕翼　（念）枪声震破天，

腿软心胆寒。

道署成孤岛，

眼看活命难。

不如巧改扮，

逃往租界保安全！

〔花凤仙上。

花凤仙　刘大人！

刘燕翼　（惊，一看）哦，凤仙，只有你在此时此刻才来看我。

花凤仙　大人，您这身打扮，这是上哪儿呀？

刘燕翼　革命军起义，道台衙门不保，我没法子，只有逃到租界做寓公啰！跟我一块走吧。

花凤仙　大人，革命军把衙门团团围住啦，您出不去呀。

刘燕翼　衙门被围住了，你是怎么进来的？

花凤仙　领头的是我的熟人，他放我进来的。

刘燕翼　他是谁？

花凤仙　潘月樵！

刘燕翼　啊！放你进来干什么？

花凤仙　叫我劝降啊。

刘燕翼　凤仙，你别糊涂，革命党不过是逞一时之勇，成不了气候，我要是降了，万一朝廷派绿营兵前来，我能活得了吗！

花凤仙　大人，我可是为你好哇！

刘燕翼　你还为我好哪！上回莲香书寓的事儿，不就是你把我卖了的！这回再听你的，我脑袋还不搬家呀！

花凤仙　这么说，你不降喽？

刘燕翼　不能降。

花凤仙　（向外喊）嗨，弟兄们，大人说了，他不投降！

〔众艺友、夏月润上。高喊“快投降”。

刘燕翼　我投降，我投降！

夏月润　命令巡警，停止抵抗，交出印信，听候发落。

刘燕翼　是。

〔艺友乙上。

艺友乙　报告队副，总指挥陈英士攻打制造局，不幸被擒。潘队长命你马上回去商量对策！

夏月润　是。

〔幕闭。

〔幕启：江南制造局总办办公处前的庭院里，宽敞的洋房，圆形拱门的门顶上悬挂黄龙旗，石阶前有丹桂树。

〔张楚宝在房中拜佛祭刀，然后满脸杀气地走下石阶。

张楚宝　带陈英士。

〔众军警押陈英士上。

张楚宝　（狞笑）哼哼哼哼！

（唱）大清基业先皇创，

　　岂能在我辈手中亡。

制造局防范得铁桶一样，

陈英士呀，陈英士！

（接唱）

反朝廷终难逃天网高张。

陈英士 （冷笑）哼哼！

（唱）

区区一身为国殇，

成仁取义也荣光。

废帝制建共和人心所向！

张楚宝 哼！

（接唱）

今日里要刺穿你叛逆的心肠！

〔张楚宝举刀欲杀陈英士。

〔刘燕翼急上。

刘燕翼 张大人，慢动手！

张楚宝 啊，刘燕翼！你不在道台衙门坚守，跑到制造局来干什么？

刘燕翼 张大人，我这次前来是将功补过的。

张楚宝 哼，你前账未了，还有什么功劳可建？

刘燕翼 非也！革党起事，我道台衙门首当其冲，那潘月樵率军如潮水一般攻来，眼看就要被他们杀得大败，也是大清国运未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绿营兵及时赶到，活捉了首犯潘月樵，还追回了库银二十万两！

张楚宝 此话当真？

刘燕翼 嗐，我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张楚宝 人犯、库银今在何处？

刘燕翼 已由绿营兵解进制造局，听候总办发落。

张楚宝 好，将人犯、库银押上来！

众 （内）啊！

潘月樵　（内唱）

　　诈开了制造局层层哨岗！

〔夏月珊、夏月润与艺友们扮绿营兵押潘月樵上，陈师傅、王师傅和二艺友扮绿营兵抬一木箱随后上。

潘月樵　（接唱）

　　此一仗关系到成败存亡。

　　那一旁英士贤弟遭捆绑，

　　张楚宝手执钢刀好凶狂。

　　强忍着怒火中烧万千丈，

　　凭智勇方能够以弱胜强。

刘燕翼　张大人，潘月樵和库银押到。

张楚宝　好，潘月樵！上次你在谨昌洋行冒名提取库银，今天人赃俱获，少时就要将你和陈英士一齐开刀，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讲？

潘月樵　（冷笑）嘿嘿嘿嘿！张楚宝哇，张楚宝！可笑你精明一世，最终还是愚蠢无比！

张楚宝　啊？

潘月樵　冒你姓名提取库银的不是我！

张楚宝　是谁？

夏月珊　是我！

张楚宝　啊！

夏月珊　你看，我跟你长得像不像？

张楚宝　（对刘燕翼）啊！他们不是绿营兵吗？

刘燕翼　这回，我又对不起你了。

夏月珊　哈哈哈哈！我们是梨园敢死队！

〔夏月珊、夏日润和艺友们立时改变装束，并解开潘月樵的绑绳，双方对峙。

潘月樵　张楚宝！如今敢死队已进入制造局腹地，四处都是我们的人，劝你速速释放陈英士，否则将你这制造局踏为齑粉！

张楚宝　哼！要放陈英士不难，你们必须撤出制造局。

潘月樵　哼！既然诈开制造局，岂能轻易撤出。目前湖北、湖南两江、两广纷纷起事；清廷覆灭在早晚之间，现在不是我撤兵，而是你投降！

张楚宝　哼！要我投降？妄想！那松江的绿营救兵就要开来，那时节叫你们这些革命党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潘月樵　（大笑）松江绿营兵业已倒戈，归附革命，你们已是孤立无援，败局已定了。

张楚宝　纵然我孤立无援，可陈英士现在我手，我叫他先我而死！

潘月樵　张楚宝，你可知敦厚里十四号？

张楚宝　那是我张家公馆！

潘月樵　里面住的何人？

张楚宝　家父与我妻室儿女。

潘月樵　你身为人子，可知人子之道？

张楚宝　人子之道，以孝为先。

潘月樵　既知以孝为先，不听父言可为孝道？

张楚宝　我父并未在此，何以为言？

潘月樵　你来看！

〔众艺友打开木箱，从里边跳出张老财。

张老财　可闷坏我咧！

张楚宝　（大惊）啊！

张老财　小子，你快投降吧！

张楚宝　潘月樵！我宁为忠良鬼，不做叛逆臣！今日我父子情愿为大清尽忠，也不能降贼！

张老财　放你娘的屁，我还没活够咧！

张楚宝　啊！父亲大人，恕儿子不能忠孝两全了！

〔张楚宝举刀欲杀陈英士，小强子忽然奔上，拉起弹弓，飞射一石，把张楚宝钢刀打落。

〔喊声大作。火光冲天。众义军冲上。夏月珊救陈英士下，艺友押张老财下，刘燕翼逃下。

〔双方激战。

〔夏月润与邵洪奎打，邵洪奎毙命。夏月润下。

〔老贵叔与徐三元打，不敌，大奶奶、小强子上，擒住徐三元下。

〔刘燕翼上，欲逃，花凤仙上。

刘燕翼　凤仙！

花凤仙　不准逃跑！

刘燕翼　好，我听你的！

〔花凤仙、刘燕翼下。

〔潘月樵、夏月珊与张楚宝打，张楚宝逃，被潘月樵击毙。

〔夏月润执五色旗上，跃上房顶，拔下黄龙旗，插上五色旗，翻下。

〔众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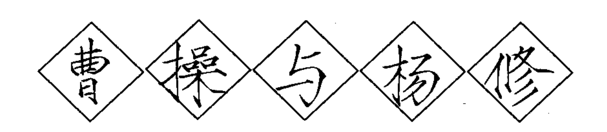
〔灯火大亮。陈英士、四随从上，向潘月樵等授勋，潘等婉转不受，众亮相。

〔幕闭。

剧终



新编历史京剧



陈亚先

1995年



时间：后汉建安年间

地点：洛阳、斜谷等地

人物：曹　操　杨　修　倩　娘　鹿鸣女　孔闻岱　蒋　干　公孙涵
僮　儿　胡马商　蜀米商　江南米商　曹　洪　夏侯敦　许　褚
张　辽　李　典　乐　进　徐　晃　张　郃　融　军　士
丫环　刽子手　敌军兵将等　招贤者（此人首次出场时翩翩少年，随剧情发展，渐见其老，至剧终时，竟自垂垂老矣。）

第　一　场

〔音乐悲壮。

〔招贤者上。他正值年少，黑发无须。

招贤者　招贤喽！汉相曹操，兵败赤壁，招贤纳士，重图大业。（自语）唉！咱们八十三万人马，败在东吴三万兵将之手！仗打得这么窝囊，咱们比人家少点什么？不就少了周瑜、诸葛亮那么几个人才，所以……（光灭，隐去）

〔二道幕启。皓月当空，松林郁郁，郭嘉墓前。曹操、鹿鸣女、曹洪、夏侯敦、许褚、张辽、李典、乐进、徐晃、张郃、蒋干、公孙涵等正筹备祭仪。

曹　操　大汉丞相曹操，率领都护将军曹子廉，陈济太守夏侯敦、中郎将许褚、晋阳侯张辽、李典、乐进、徐晃、张郃等，中秋月明之夜，祭扫故参军郭嘉墓庐。

〔音乐起，曹操慷慨赋诗。

（念）明月之夜兮，短松之岗；

悲歌慷慨兮，悼我郭郎；

天丧奉孝兮，摧我栋梁；

鹿鸣女　（接念）从此天下兮，难觅贤良；

曹　操　（接念）哀哉奉孝兮，伏惟尚飨！

你若不死，我焉有赤壁之败呀……（哭）

众　丞相保重！

鹿鸣女　父相保重！

公孙涵　丞相如此礼贤下士，天下贤才，必然闻风来投哇。

蒋　干　丞相你要节哀保重！

公孙涵　鹿鸣小姐即兴续诗，与你老人家的气韵意境，真是天衣无缝，中原才女果然名不虚传。

曹　操　鹿鸣女儿，虽非亲生，胜似亲生，她的才思，不在蔡文姬之下。当

年老夫欲将她许配郭嘉，只恨苍天不佑，郭郎弃我而去了……

招贤者 （上）丞相，果不出您所料，他来了。

杨　修 （内唱）半壶酒一囊书飘零四方，

〔曹示意，与众隐入松林，下。

〔杨修与书僮上。

杨　修 （唱）冷眼观孙曹刘三霸争强。

欲振国无明主心中惆怅，

僮　儿 相公，到了郭嘉先生的墓台了。

杨　修 （接唱）因此上我也来祭奠郭郎。

僮　儿 相公，郭嘉先生的墓台已有人祭扫过了。

杨　修 哦！

僮　儿 香炉还是热的呐。

杨　修 年年今日，只有我杨修前来祭扫这冷落的坟台，今年为何这样的热闹起来了？

〔僮儿发现曹操所书题款。

僮　儿 相公，这祭扫人的名字叫曹操。

杨　修 曹孟德！

（唱）曹孟德他也曾南征北剿，

得荆襄灭刘表意气自豪。

赤壁之败如山倒，

十万战船被火烧。

残兵逃至在华容道，

幸遇当年的旧故交，

悲悲切切苦哀告，

才得保下了命一条。

他若想力挽狂澜于既倒，

就看他求贤的谋略高不高。

曹　操 （微服上）哈哈哈……说得好，说得好！既知曹操求贤纳士，先

生何不投在他的麾下，以展济世之才？

杨　修　老先生，你晓得我是何人？就叫我去投曹操？

曹　操　先生乃当今奇才杨德祖，那曹操正愁寻你不着。

僮　儿　你怎么知道我们相公的名讳呀？

曹　操　方才先生说过，“年年只有我杨修祭扫这冷落的坟台”。

僮　儿　哈哈哈……

杨　修　老先生，你当真要我投奔曹操？

曹　操　正是。

杨　修　但不知曹操能封我个什么官儿？

曹　操　以先生之才，少不得封你个长史之职。

杨　修　长史之职？忒小了吧。

曹　操　哦，大才小用了。封你为兵马大都督！

杨　修　荒唐！

曹　操　怎说是荒唐？

杨　修　杨修岂是披坚执锐之人？

曹　操　但不知怎样的官儿，才称先生的心意？

杨　修　我要做他的仓曹主簿官。

曹　操　怎么，先生愿为曹操掌管军粮战马？

杨　修　掌管军粮战马有何不可？

曹　操　先生，你不嫌弃这仓曹主簿，官卑职小么？

杨　修　哈哈哈……不要小看了这仓曹主簿，如今曹操军中缺战马，仓中少米粮，他的当务之急，就是这国库空虚！

曹　操　（大喜）哎呀呀，先生确有富国之策，来来来，老朽洗耳恭听。

杨　修　怎么，说与你听？

曹　操　不错。

杨　修　对牛弹琴，对牛弹琴。

曹　操　实不相瞒，老朽便是曹操。

杨　修　哈哈哈，丞相你到底自报家门了。

曹　操　怎么,先生早知曹操到此?

杨　修　丞相求贤一片诚,今晚焉能无此行?

曹　操　这……

杨　修　这……

曹　操　啊?哈哈哈……

杨　修　啊!(二人同笑)丞相,幸会,幸会!

〔公孙涵上。

公孙涵　呔!曹丞相在此,还不大礼参拜!

曹　操　休得胡言,快来见过杨德祖先生。

公孙涵　中原公孙涵见过德祖先生。

杨　修　原来是公孙先生,请问……

公孙涵　(打断杨修)请丞相上马回府。

曹　操　……今宵月色正好,我要与德祖先生安步当车,列公先行一步。

〔公孙涵挥手,众下。

〔曹操与杨修登高远眺,驰目骋怀。

杨　修　(吟诵曹操的旧诗作)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曹　操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杨　修　白骨露于野,

曹　操　千里无鸡鸣……

杨　修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　操　老夫二十年前所作的小诗,德祖先生你竟还记得一字不差。

杨　修　杨修岂止是爱其诗文,我更敬其人忧国忧民的襟怀如斯也。

曹　操　你我相见恨晚呐!

杨　修　我生也晚呐。(二人同笑)

曹　操　明日就请先生上任理事如何?

杨　修　杨修敢立下军令状,担保丞相在半年之内,军粮满仓,战马充厩!

曹　操　怎么,先生敢立军令状,在半年之内军粮满仓,战马充厩?

杨　修　正是。

曹　操　真乃天下之福也!

杨　修　只是还须一人相助,方能建功立业。

曹　操　先生举荐何人,你快快讲来。

杨　修　就是那北海孔闻岱。

曹　操　怎么,孔闻岱……?

杨　修　正是。

曹　操　他与我有杀父之仇!

杨　修　这个……

〔灯暗。玉箫声起。

第　二　场

〔二幕前,鹿鸣女吹玉箫,倩娘手执女红,丫环在煎药。

倩　娘　(唱)杨修进京兮,已然半载。

军粮战马兮,何曾筹来?

夙夜徘徊兮,孟德颜改。

百转柔肠兮,难解愁怀!

〔丫环捧药待命。

倩　娘　儿啊,快侍候你父相用药吧。

鹿鸣女　是。

〔公孙涵上。

公孙涵　公孙涵有要事求见丞相。

鹿鸣女　我父相身子不爽。

倩　娘　若无大事,改日再见。

公孙涵　卑职觅得三十年陈酿杜康名酒,与丞相解忧。

倩　娘　嗯!这岂是你谋士幕僚份所当为?

公孙涵　卑职告退。

曹　操　（内）转来。

〔二幕启，曹操上。

曹　操　（唱）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将碗中药汤泼去，斟酒。

公孙涵　丞相……卑职有要事禀报。

〔曹操示意，倩娘、鹿鸣女退下。

公孙涵　丞相，有人通敌！

曹　操　哪一个通敌？

公孙涵　就是杨修举荐来的那个孔闻岱！

曹　操　嗯？尔敢诬陷贤良？

公孙涵　（取出袖折）丞相不信请看，我这里记载得一清二楚，去年腊月初七，他西出龙门，北转雁门，进入匈奴地界半月有余。

曹　操　匈奴？半月！

公孙涵　今年正月初八，他过长江下洞庭，辗转东吴七十余天！

曹　操　东吴？七十余天！

公孙涵　三月二十九，杨修与他执手相送。那孔闻岱绕汉中，走栈道到了刘备的成都，如今方才回到洛阳。

曹　操　（震怒）杨修、孔闻岱今在哪里？

公孙涵　孔闻岱正要去见杨修，被我略施小计，诓到辕门，请丞相定夺！

曹　操　先将孔闻岱拿来见我！

公孙涵　遵命！

曹　操　（一想）慢！不要惊动杨修，孔闻岱书房叙话。

公孙涵　是！（下）

曹　操　（唱）当初杀了孔北海，

孔闻岱到今日耿耿于怀！

举贤良不避仇酿成祸害，

孔门中多反骨他是孽障投胎！

七年前杀孔融旧景犹在……

〔灯光凝聚，回响曹操当年的声音："将孔融推出帐去，斩！"

〔刽子手架孔融出现，由饰孔闻岱的演员兼饰孔融。

孔　融　曹操哇，奸贼！

（接唱）

阿瞒竖子似狼豺！

孔融一死有何碍，

汉祚岂容你安排，

自有我的后来人——

〔刽子手大斧落下。从孔融尸体中蜕出孔闻岱。

孔闻岱　（接唱）孔闻岱！

〔杨修幻影出现。

杨　修　（唱）杨修举荐此贤才。（指孔闻岱）

报子甲
报子乙　（内喊）报！（上）启禀丞相，大事不好。

曹　操　何事惊慌？

报子甲　匈奴骑兵，夺关南下！

报子乙　刘备五虎上将，东出祁山！

曹　操　啊！

报子丙　报！（上）东吴周郎逆江而上。

曹　操　不、不、不、不好了！

（念）孔闻岱北联匈奴阴山道，

西川暗把刘备交。

江南勾结东吴贼，

三面夹攻欲灭曹。

〔杀声震天，匈奴铁骑突然而至。

〔五虎将出现。

〔吴"水师"杀来。

〔曹操三面受敌，孔闻岱手举曹操杀孔融的大斧，追杀曹操众人，刀斧齐举，向曹操头上劈来。

曹　操　啊！（灯暗）

〔倩娘、鹿鸣女举灯奔上。

倩　娘　相爷、相爷……

鹿鸣女　父相，父相你怎么样了？

曹　操　唔……（回到现实中来）老夫么，安然无事。

公孙涵　孔闻岱告进。

曹　操　传！

〔曹操挥手示意，鹿鸣女、倩娘下，

孔闻岱　（内唱）踏遍了阴山外蜀地吴邦，

〔曹操拔出宝剑。入座。

孔闻岱　（上，唱）

为粮马孔闻岱四海奔忙。

苦匆匆，马乏人又伤，

餐风宿露褴褛了身上的衣裳回洛阳。

拼着我七尺之躯报效丞相，

巧周旋赚来了战马与军粮。

〔公孙涵提示孔闻岱解下腰间剑，孔感激地把剑交公孙涵，而后，近前行参拜礼。

孔闻岱　仓曹主簿从事孔闻岱参见丞相。

曹　操　孔闻岱……

孔闻岱　在。

曹　操　我来问你，尔去过匈奴？

孔闻岱　去过。

曹　操　去过西蜀？

孔闻岱　去过西蜀。

曹　操　也去过东吴？

孔闻岱　也去过东吴。

曹　操　是哪一个派你去的?

孔闻岱　杨主薄与我计议行事。

公孙涵　杨修跟你计议的是什么? 意欲何为?

〔孔闻岱甚感意外,一时回答不出。

曹　操　自然是筹措军粮、战马,你道是也不是?

孔闻岱　正是。

曹　操　哼哼……尔劳苦功高,老夫赐你美酒一瓯。

孔闻岱　谢丞相!(接酒喝)

〔曹操挥剑刺孔,孔倒地。

招贤者　〔幕内喊:招贤喽!

〔幕落。

第　三　场

〔二幕前。

招贤者　(上)大汉丞相,明察秋毫,奖功罚罪,胜似舜尧。招贤喽!

〔东吴米商上。

东吴米商　哎呀,大老倌,请问你一声讯,孔闻岱孔先生住在啥场合?

招贤者　你说什么?

东吴米商　孔闻岱孔先生住在啥场合?

招贤者　请讲普通话。

〔东吴米商说"普通话"……

招贤者　你找孔闻岱干什么?

东吴米商　上一次他到东吴来和我说好了大米生意呀!

招贤者　怎么? 孔闻岱到你们那里,是去做生意?

东吴米商　是呀,是呀,我带来了江南大米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担。

招贤者　好好好,你别找孔闻岱了,我领你去找一个人,管保买下你的

大米。

东吴米商　好格，好格。（二人下）

〔二幕启，仓曹主薄府后花园。

〔杨修正在操持公务，小炉上煎着药。

杨　修　（唱）青天外白云闲风清日朗，

洛阳红绕回栏一阵阵飘香。

处乱世遇明主欣喜过望，

酬知己哪顾得昼夜奔忙。

坐花间药当酒无事一样，

怎知我的胸臆间是沸水扬汤。

当初我立下了那军令状，

到如今恰正是半载时光。

孔贤弟无消息令人悬望，

为什么无有那战马军粮就来到洛阳？

难道说稳操的胜券成虚妄？

僮　儿　（内喊）老爷——！（急上）老爷，大喜啦！

杨　修　（唱）莫不是城外边已到了战马军粮？

僮　儿　一点儿也不错，数不清的胡马，一群一群地从北边来，千船米粮顺着汉水黄河从西南两路，都快到京城了。

〔内声："有客商求见！"

杨　修　送粮送马的人儿来了，快快有请。

僮　儿　知道了。

杨　修　（转而一想）转来，不见，一概不见。

僮　儿　怎么不见？

〔杨修向僮儿示意。

僮　儿　（一笑）明白了。

〔三位客商上。

僮　儿　主薄老爷酒醉，今儿不见客。

西蜀米商　啥哉？不见！我们有大事相商，不见不得行！

东吴米商　做生意总要碰碰头，哪好勿见面呢。

匈奴马商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西蜀米商　（对马商）说汉语，说汉语。（对僮儿）他是匈奴人呐。

匈奴马商　我们是做买卖的，不能不见。（甩马鞭）

杨　修　唔，何人在此喧哗？

西蜀米商　听你之言，敢莫就是主簿，杨大人？

杨　修　正是！三位到此何事？

东吴米商　我伲三个人，全是孔闻岱的好朋友。

杨　修　怎么？你们是孔闻岱的好朋友？哎呀呀，失敬了，失敬了！

三商人　好说，好说。

西蜀米商　我们是诚心诚意来做生意的。

匈奴马商　我带来良马十万匹。

东吴米商　我带来江南大米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担。

西蜀米商　老子带来天府之国上等大米五千船，顺长江绕汉水辗转到了洛阳。

杨　修　哎呀，你们来迟了。

三商人　什么，来迟了？

〔三商人乱作一团。

杨　修　三位呀，

（唱）做买卖靠的是眼明手快，

你三人为什么姗姗迟来？

半年前，我也曾散尽千金把粮马收买，

到眼下库银短缺愧对三兄台，

匈奴马商　不像话！

杨　修　买卖不成仁义还在呀，大家吃上一杯，来来来。

匈奴马商　朋友，酒我们不要喝，马你买不买？

杨　修　马匹已充足了。

东吴米商　这许多大米，你也勿要哉？

杨　修　不是不要，怎奈库银短缺了。

西蜀米商　个老子，好一个巧舌如簧的孔闻岱呀，

（唱川调）

欺瞒好友太不该，你太不该。

东吴米商　（唱评弹调）

说什么马到洛阳重金买，

说什么米贵如珠是京街。

匈奴马商　（唱西北调）

却原来，尽都是胡言一派，

你们汉人骗人不应该！不应该！

杨　修　好了，好了，看在孔贤弟的份上，我就筹些个银两，买了战马米粮也就是了。

西蜀米商　大人功德无量。

匈奴马商　好！讲义气。

东吴米商　谢谢，谢谢！

杨　修　只是这价钱……

三商人　价钱好商量。

杨　修　（故作沉思状）这样吧，石米半两银，匹马二钱金。

西蜀米商　啥子？一石米半两银？

匈奴马商　马一匹，金子二钱？

东吴米商　哦哟大老倌，你比苏州人煞半价还要结棍嘛！

西蜀米商　这个生意做不得！

匈奴马商　不卖了，运回去！

东吴米商　勿卖哉！

〔三人下，僮儿追赶。

僮　儿　哎，你们别走。别走呀！老爷，你怎么让他们走了？

杨　修　嘿嘿，他们还是要回来的。

(唱)速准备屯粮圈马莫迟顿,

〔幕内:"丞相驾到!"

僮　儿　丞相驾到。

杨　修　他的消息来得好快呀,僮儿更换官袍。(下)

〔卫士上,巡视毕。

众卫士　请丞相。

〔曹操上。

曹　操　(唱)冲冠一怒杀了人。

千思万虑难安枕,

历历往事好惊心。

在赤壁我错杀过蔡瑁、张允……

〔杨修上。

杨　修　啊,丞相你这不速之客,敢莫是拿我这仓曹主簿官的弊病来了?

曹　操　啊,这个……

杨　修　哈哈哈……

曹　操　哈哈哈(接唱)

问声主簿可安宁。

杨　修　你看我,坐花间饮美酒,我是何其而不乐呀。

曹　操　说什么花间饮酒,杨主簿终日操劳,以药当酒,难道老夫不知?

杨　修　怎么?杨修终日以药当酒,丞相尽知?

曹　操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德祖啊,实实地难为你了。

杨　修　丞相,你的仓曹主簿实实地难当啊!我们已然到了家无隔宿粮的地步了,不过今日啊……

〔僮儿边喊边上。

僮　儿　老爷,老爷,那三个外国人又回来了。

〔曹操一怔。

杨　修　请丞相暂避一时。

曹　操　怎么?老夫必须回避?

杨　修　丞相，这巧取豪夺的坏名声，只好由我杨修一人承担。就请丞相暂避一时……

曹　操　（狐疑地）哦，哦……（隐入假山石后）

〔三商人上。

西蜀米商　杨大人。

杨　修　三位怎么又回来了？

西蜀米商　左思右想实无奈，且把檀香当烂柴。

匈奴马商　我情愿十万良马当驴子卖。

东吴米商　唉！千船米粮也只好当稻草灰。大老倌，您啊好把价钱再……

三商人　抬一抬？

杨　修　方才言过了，石米半两银，匹马二钱金，这样的价钱，我已是倾其所有，价钱抬不得了。

西蜀米商　龟儿子，王八吃秤砣。

东吴米商　铁子心哉。

匈奴马商　不卖了，运回去！

西蜀米商　运回去。

东吴米商　勿卖哉，运回去。

〔三人欲走。

杨　修　运回去？运往哪里去？你的十万战马运往匈奴？你们的千船米粮运往东吴、西蜀？哼！在这大汉京都之地，竟有人将军粮、战马资助敌邦！哎呀呀，这样的话若被曹丞相听见，你们的性命不要了？嘿嘿，运回去……

〔三商人怔住，东吴米商拽过二商人。曹操踱上。

东吴米商　二位朋友，你们可曾见过曹操？

二商人　没有见过。

东吴米商　我伲东吴人在赤壁之战的辰光，全见过伊，曹操格老赤佬生得是青面红发，锯齿獠牙，杀起人来是白相相样。比后面那老赤佬

还要结棍,我看还是保命要紧,便宜卖把伊算哉吧!

西蜀米商　对,好汉不吃眼前亏。

匈奴马商　我们赞助他们了。

东吴米商　(对曹操)大老倌,我伲便宜些卖把你,不过,方才两句不二不三的闲话你勿要告诉曹操。

杨　修　好了,好了,三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僮儿,带他们到有司交割去吧!

匈奴马商　(惊惶地对东吴米商)怎么,他们要绞割?(比划自己的脖子)

东吴米商　这位外国赤佬"洋盘",交割就是结账!

匈奴马商　哦,给钱?不是杀头?

〔三商人随僮儿下。

杨　修　啊,丞相,我用这点银两,办下这战马、军粮,我这个仓曹主簿官,可以交得军令状了吧?

曹　操　杨主簿,我来问你,这些客商怎生到此?

杨　修　丞相容禀:就是那孔闻岱,他在半年前,是这样乔装改扮,单人匹马,西出龙门,北转雁门,踏遍了塞外匈奴。历尽了千辛万苦,而后又从华容道东过长江,下洞庭,绕柴桑,入巴蜀。置生死于度外,谋大事于敌邦,才赚来这十万战马,千船米粮,解了我军国大难,立下这不世之功,丞相你要格外地升赏啊!

曹　操　呀!

(唱)闻言如听惊雷炸,

孟德做事差差差!

仇者快亲者痛,贻笑天下,

怕只怕招贤的大计流水落花。

杨　修　丞相为何背地沉吟?

曹　操　杨主簿,这军粮战马,解了我军国大难,真乃不世之功。老夫升你官阶三级,为丞相主簿。

杨　修　谢丞相!

曹　操　来来来，这件锦袍随我栉风沐雨有年矣，赠与德祖，聊表曹某寸心！（解下锦袍，授与杨）

杨　修　杨修肝脑涂地，当报知遇之恩。丞相，这军粮战马的首功孔闻岱将是如何地升赏？

曹　操　那孔、闻、岱——么——！老夫素有夜梦杀人之疾。昨晚，孔闻岱回到洛阳，相府禀事，老夫正在书房蒙眬困睡之中，不想我这一剑哪……

杨　修　怎样？

曹　操　我将他误杀了！

杨　修　曹丞相，你……

〔杨修惊呆！手中锦袍落地。

〔招贤者画外音："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招贤纳士，一片诚心。"

〔曹拾袍，为杨披上。

〔曹捶胸顿足。

〔招贤者画外音：招贤哪！

〔幕落。

第　四　场

〔二道幕前，招贤者上。

招贤者　大汉丞相曹公，升赏主簿杨修，大设灵堂祭奠孔闻岱！招，招……咳……

〔蒋干捧宝剑上。

招贤者　蒋先生，（指剑）您这是……？

蒋　干　唉，丞相夜梦杀人之时，这把宝剑若不在身边，丞相焉能误杀孔闻岱，都怪这把宝剑不好，理该将它灵堂示众，告慰亡灵。（下）

招贤者　蒋干先生也是好心，可惜……唉……

曹　操　（画外音）

梦中失手，错杀无辜，

痛悔何及，泪落如豆！

〔二道幕启，庄严肃穆的孔闻岱灵堂。

蒋　干　千不怪万不怪，只怪这倚天宝剑罪在不赦啊。

杨　修　（冷笑）嗬，嗬……

（背拱唱）

曹孟德大英雄令人钦敬，

有过错为什么不肯担承？

夜梦杀人谁能信，

万马齐喑实堪惊。

非是我愤世疾俗甚，

我心头悲眼中泪，满腹疑猜，一腔哀愤，我那苦命的孔贤弟呀！

杨修我岂能够忍气吞声。

曹　操　人死不能复生，杨主簿，切莫过于悲伤。

杨　修　曹丞相，你的祭礼是如此丰厚，可叹我只有一样。

曹　操　一样什么？

杨　修　一片真心！

曹　操　如此说来，旁人就无有真心了？

杨　修　他们自己心中明白！

曹　操　……老夫要为闻岱守灵一夜。

杨　修　哦？……少不得由我作陪？

曹　操　正要与先生清夜长谈。

杨　修　不可不可！倘若丞相又要犯那夜梦杀人之疾，那便如何是好哇？

曹　操　嗬嗬嗬嗬，杨主簿，你也知道怕死？

杨　修　杨修一死不紧要，丞相你的大业要紧呐！

曹　操　……好，你安寝去罢，安寝去罢。

杨　修　（略一踌躇，计上心来，旁唱）

后堂我把夫人请，
来将丞相的好梦惊。
我看他犯不犯这夜梦杀人的病，
文过饰非怎服人？

〔更鼓三响，杨修下。

〔曹示意众退下。

蒋　干　转来！丞相彻夜守灵，尔等好生侍卫，不可大意。

众　遵命，参军放心。

〔众下。

曹　操　（唱）寂寞三更人去后，
恰便似雪上覆霜愁更愁。
我谎称在梦中失了手，
杨德祖咄咄逼人不罢休。
求才难哪才难求，
寒夜漠漠万重忧。

〔丫环捧锦袍引倩娘上。

倩　娘　（唱）乱世夫妻多忧患，
祸福相关同悲欢。
餐风宿露常相伴，
偕卧兵车度关山。
千危万难终不散，（为曹披衣，曹睁开眼睛）
春宵风清也觉寒。

曹　操　（唱）戎马倥偬苦征战，
贤妻伴我十余年。
老夫今又遇危难，
连累贤妻夜不安。

倩　娘　（唱）相爷你误杀闻岱非本愿，
白发人彻夜守灵也堪怜。

说甚么今又遇危难，

得道多助心放宽。

曹　操　（唱）误杀了孔闻岱我肝肠悔断，

设大礼祭亡灵为把众人安。

百般担忧只一件……

倩　娘　哪一件？

曹　操　那杨修……唉！

倩　娘　那杨修，为相爷的军国大事昼夜操劳，就是相爷的起居冷暖，他也常挂在心。适才，就是他去至后堂，请我为相爷添衣。

曹　操　（一怔）怎么？是杨修他、他、他……

（唱）他请你为我把衣添！？

倩　娘　正是。

〔曹操看锦袍，赫然发现正是他赠给杨修的那一件，转看宝剑，看倩娘，大惊。

倩　娘　丞相为何如此惊慌？

曹　操　唉！

（唱）马到临崖收缰晚，

进退维谷两为难。

倩　娘　相爷你……

曹　操　（唱）牵玉手，睹芳容，

可怜贤妻懵懂人！

我在灵堂方入梦，

你不该把我的好梦惊。

我在梦中杀了孔闻岱，

文官武将尽知情。

偏有杨修来作梗，

逼我在人前认罪名。

不舍贤妻难服众，

欲舍贤妻我怎能？
事到此间乱方寸，
杨修陷我两难人！

倩　娘　（唱）曹丞相握重兵天下纵横，
难道说保一亲人都不能？

曹　操　（唱）我的贤妻呀！
汉祚衰群凶起狼烟滚滚，
锦江山飘血腥遍野尸横。
只杀得赤地千里鸡犬殆尽，
只杀得众百姓九死一生。
献帝初天下人丁五千万，
杀到今剩下七百万民。
儿郎铠甲生虮虱，
思之断肠复断魂。
曹孟德志在安天下，
赤壁折了百万兵！
求贤纳士重振奋，
误杀了孔闻岱大错铸成！
怕只怕天下贤士心寒透，
我宏图大业化灰尘！（向倩娘跪拜）

倩　娘　（唱）相爷一拜如山重，
拜得倩娘梦魂惊。
为妾一死不要紧，
怎忍心白发人反送了黑发人的身？

曹　操　（唱）流泪眼观流泪眼，

倩　娘　（唱）断肠人对断肠人！

曹　操　贤妻呀！

（同唱）

倩　娘　　相爷呀！

曹　操　（唱）有朝一日狼烟尽，

我为你造一座烈女碑亭。

夫妻到此悲难忍，

英雄泪染透了翠袖红巾。

〔倩娘跪下。

倩　娘　（唱）愿相爷，金戈铁马多保重，

莫为我薄命女暗销魂。

待到海晏河清把功庆，

到坟前奠半碗剩酒残羹。

〔向曹三拜，取剑自刎。

曹　操　（曹操悲痛欲绝。凄厉呼喊）来人哪，来人哪！

〔鹿鸣女、杨修、蒋干、招贤者、丫环、卫士急上，见状大惊。

鹿鸣女　母亲！

杨　修　曹丞相你……你这夜梦杀人之疾，就如此沉重吗?!

曹　操　杨主簿，你看今日之事，怎样处置方好?

杨　修　但凭于你！

曹　操　好！老夫做主，将我鹿鸣女儿许配杨主簿为妻！

杨　修　啊!?

招贤者　丞相千金之女，下嫁主簿杨修，再表求贤之诚，休息十分钟。

〔幕落。

第　五　场

〔二道幕前。招贤者上。

招贤者　招贤喽，招贤喽！

（念）大汉兵精粮足，定雪赤壁之辱；

大军进驻斜谷，指日灭蜀吞吴。

〔蒋干手举一封书信。骑马上。

招贤者　蒋先生,你回来了?

蒋　干　回来了,丞相今在哪里?

招贤者　曹丞相昨晚在中军宝帐商议军机大事,天一亮就带领众将踏雪巡营去了!

蒋　干　(喊)丞相! 丞……待我迎上前去。

〔二道幕启:风雪弥漫,战马齐鸣。中原健儿,金戈铁马,意气昂扬。

蒋　干　啊,丞相,好兴致呀。

曹　操　(踌躇满志地)罡风卷战袍,大雪满弓刀。

〔众马舞歌:

罡风卷战袍,

大雪满弓刀。

看巴山蜀水涌波涛,

指山河魏侯挥鞭笑,

灭蜀吴功成在吾曹,

金戈铁马长啸,

中原豪杰,胆气直上云霄!

〔曹操、杨修、公孙涵、曹洪、夏侯敦、许褚、张辽等众将,策马走来。

蒋　干　哎呀呀,金戈铁马,踏雪巡营,好一幅英雄图画也。

曹　操　看看我军天下无敌的阵势,免得长他人威风,灭自家志气。子翼,战表可曾下达?

蒋　干　诸葛亮收了丞相的战表,不说战,也不说降,回复了小诗一首,刁钻古怪,令人费解。

曹　操　众位将军。

众　丞相。

曹　操　哪一位解得诸葛亮诗中之意,老夫有赏。

众　但不知上面写的甚么?

蒋　干　喏喏喏，

（念）黄花逐水漂，

二人过木桥。

好景无心爱，

须防歹徒刀。

杨　修　喃喃喃，诸葛亮盼的就是我军自以为天下无敌。

蒋　干　哎呀呀，到底是丞相的女婿大官人，聪明过人，想必已然猜出诗中之意了。

曹　操　恐怕未必。列公有何高见？

众　这个……

蒋　干　公孙兄，你可曾猜出来呀？

公孙涵　（与蒋干背白）蒋参军，昨夜在中军宝帐议论军机大事，姓杨的那股狂劲儿又来了，丞相正压着火呢。你小心马屁拍到马脚上……！

蒋　干　哦！

许　褚　什么鸟诗，待我看来！

公孙涵　蒋先生手捧此诗，在马背上猜了十里之遥，尚未猜出，许褚将军你嘛……

许　褚　马行十里，我若猜出，你便怎样？

公孙涵　除非有人暗地里告诉你！

许　褚　你！……

蒋　干　依我看来，你若猜了出来，杨主簿替你牵马坠镫，你若是猜不出来，你与杨主薄牵马坠镫。

〔众大笑。

许　褚　我不猜了，不猜了，丞相你猜。（把诗呈曹操）

〔曹操接过诸葛亮的诗，睨视杨修。

〔杨修微微冷笑。

曹　操　如此说来，马行十里，我若不能猜出这诗中之意，就要与杨主簿牵马坠镫了？

众　啊……不！不！不！（大笑）

曹　操　（背唱）

只为错杀了孔闻岱，

杨德祖到今日不释于怀。

兵出斜谷他再三阻碍，

借此诗他又要卖弄高才。

杨　修　（唱）阿谀声如烈酒把他醉坏，

全不见危机四伏袭人来！

我甘愿犯虎威将他劝诫，

丞相，前面绝壁悬崖，无有路了。

（接唱）

劝丞相谨提防马坠悬崖！

曹　操　待老夫勒转马头。

杨　修　丞相，诸葛亮诗中之意，你已然猜出来了。

曹　操　老夫尚未猜出。

公孙涵　十里未到，十里未到。

众　十里未到。

杨　修　哎！你我从左营来到右营，二十里都过了，就是这胯下的畜牲，它也明白！

曹　操　昨晚吵到今日，你还不罢休么？

杨　修　丞相……

曹　操　杨主簿！你当真要老夫与你牵马坠镫？

曹　洪　丞相带马，哪个敢骑？

杨　修　丞相言而有信，杨修不敢不骑！

曹　洪　我把你这狂傲的……

曹　操　嗯！尔等不必多言，杨主簿，你放开缰绳。

〔曹下马，众皆下马。

〔曹操为杨修带马。

众　（唱）丞相带马世少有，

曹　操　（唱）曹孟德南征北战数十秋，

今日马前把人伺候，

宰相腹内好行舟。

〔马嘶跳，众担心。

众　丞相！

曹　操　不妨事。

〔圆场，曹操踏雪踉跄。

杨　修　（极为关切地）丞相，缓缓而行吧……

曹　操　是，缓缓而行。（牵马下）

蒋　干　（唱）世间只有牛吃草，

公孙涵　（唱）几曾见过草吃牛，

蒋　干　（唱）杨德祖不知天高和地厚，

公孙涵　（唱）他自作自受难回头。

蒋　干　哎呀，公孙兄啊，我实实地走不动了。

公孙涵　我也走不动了。

蒋　干　丞相偌大年纪，焉能经受得起？

公孙涵　你我赶上前去。

蒋　干　赶上前去。

〔二人同上马。

二　人　（同）丞相慢走！

〔曹操牵马上。步履艰难，跌跌撞撞。

〔杨修急下马，欲扶曹，曹冷冷避开。

杨　修　丞相，你早就猜出来了。

曹　操　不错，我早就猜出来了。

蒋　干　丞相，既已猜出，何不早说？

曹　操　我若早说，谁与杨主簿牵马坠镫！？黄花本是一少女，女旁有水，是"汝"字。

公孙涵　木上二人？

曹　操　是“来”字。

公孙涵　无心之爱？

曹　操　是“受”字！

公孙涵　歹徒之刀？

曹　操　是个“死”字。诸葛亮的诗是“汝来受死”四字！

公孙涵　丞相大智大慧，天下无敌！

众　天下无敌！

曹　操　唉！说什么大智大慧天下无敌？老夫之才，不及杨修三十里！

杨　修　哎呀，丞相啊！说什么不及杨修三十里，智者千虑，也有一失……

曹　操　不错！老夫是智者千虑，也有一失，杨主簿你呢？

杨　修　这……

曹　操　兵出斜谷，你再三争论，何以见得错的是我曹操，对的是你杨修？

杨　修　我……

曹　操　杨主簿，老夫替你牵马坠镫，你还不罢休吗？

杨　修　这……哎呀丞相啦！这兵驻斜谷，危机四伏，眼看又是一场赤壁之败呀！

曹　操　住口，兵出斜谷，大计已定，敢再多言，军法不容！

杨　修　丞相……

曹　操　众将各归营垒，待命决战，带马！

〔曹将诸葛亮的“诗”猛掷于地，上马，下。

〔众将分下。

〔杨修怅然独立。

〔二道幕落。

招贤者　许褚、张辽呀，你们跟他是好朋友，劝劝他，再有本事，也别这么讨厌行不行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有这种讨厌的，那就讨厌了！（例行公事地呼喊）讨厌喽……不，不不，招贤喽！

第　六　场

〔二幕启。杨修军帐前，僮儿身披小甲，正在升起帐前红灯笼。

〔杨忧闷而上。

二士兵　口令？（上）

杨　修　杨修回来了。

〔兵士接马鞭下。

僮　儿　老爷，今晚军中的戒严口令是（向杨修耳边，轻声说）鸡肋二字。

杨　修　怎么，丞相传下军中戒严口令，乃是鸡肋二字……？

僮　儿　嘻嘻哈哈，往后，鸡爪子、鸡屁股都快出来了。夫人回来了。

〔向远处指，鹿鸣女抱襁褓，侍女捧容器上。

杨　修　（杨修低声问僮儿）夫人往哪里去了？

僮　儿　夫人去给相爷送鸡汤去的。

杨　修　夫人到中军帐做甚么去了？

鹿鸣女　你在父相面前做的好事。我手捧鸡汤替你去赔笑脸。可怜老父相潸然泪下，言道女儿倒有父女之情，女婿却无有半子之义。

杨　修　你父女议论兵困斜谷之事。丞相举起一块鸡肋，说道鸡肋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言罢就传下军中口令鸡肋二字?！你道是也不是？

鹿鸣女　你料事如神，可惜不懂人情世故……

杨　修　丞相是要退兵了！

〔鹿鸣女制止杨修。

鹿鸣女　（对众人说）尔等歇息去吧。（众下）说甚么父相决计要退兵，依我看来，这鸡肋二字说的是你杨修。

杨　修　不，不不，这鸡肋二字说的不是我杨修，他说的是兵困斜谷，进而无望，退又可惜，这才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料他三思之后，决计要退兵了。

鹿鸣女　若能退兵，乃天下之幸也。

杨　修　不过，父相他，是万万不肯在人前认错的，这退兵二字他已说不

出口，此事只好由我杨修，替他周旋，……带马！

鹿鸣女　且慢！你要往哪里去？

杨　修　我大军一动，诸葛亮必然要趁火打劫，许褚、张辽兵扎险要之地，我要叫他们早做准备。

鹿鸣女　父相未曾传令，你却要擅自调动兵马？

杨　修　调动兵马，挽救三军，有何不可？

鹿鸣女　纵然是挽救三军，也该禀明父相，擅自行事，你也忒胆大妄为了！

杨　修　胆大妄为？

鹿鸣女　依我看来，你还是先禀明父相的好。

杨　修　父相父相，口口声声都是父相，真不愧是你父相的好女儿，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鹿鸣女　你！

（唱）一句话顿叫我心痛碎，

你怎知鹿鸣女千愁万苦何等伤悲。

成婚来盼的是亲如鱼水，

相敬爱相体贴比翼双飞，

谁料想姻缘未解旧怨怼。

翁婿们屡屡反目意相违，

到如今水火不容锋芒对，

生教他牵马坠镫踏雪归。

全不避三军上下众目睽睽，

似这等恃才傲主你不思悔。

竟还要擅调兵将犯军规，

我父纵有沧海量，

沧海也会起风雷。

怕只怕狂澜未挽身先毁，

空抛了少年头悔恨难追。

〔长跪而泣。

杨　修　（心为震撼，唱）

只道是夫妻们同床异梦强聚首，

万不料，中原才女情义厚，

竟把我的祸福安危挂心头。

我的贤夫人哪，（搀扶鹿鸣女）

自从我投奔你父后，

事与愿违壮志难酬。

到如今你年迈的父相，大小三军，

兵困绝境，眼见得赤壁悲歌又重奏，

一场败局无人来收，我岂能随波逐流看水流舟。

纵然他，翁婿之情全无有；

纵然他，一腔怒气冲斗牛；

宏图大业未成就，

料定他断然不敢杀我杨修。

带马！

〔杨修上马，下。鹿鸣女张望杨修去向。帐中小儿啼哭传来，鹿鸣女匆匆下。

〔二军士与僮儿小声议论着下。

〔曹操由二侍卫执灯引上。

曹　操　（念）入川来战局险峻，

果然是蜀道难行。

再不下撤兵将令，

只恐怕溃不成军。

二军士　（上）口令！

二侍卫　鸡，

二军士　肋！过去吧！

军士甲　……这下儿可好了，咱们可以保住脑袋回洛阳过年去了。

军士乙　人家杨主簿早就说过，这仗不能这么打，不能这么打，可咱们丞

相就是不听，这不，临了，还得听人家杨主簿的。

军士甲　还是杨主簿有见识。

军士乙　走，收拾行李，回家探母去喽。

曹　操　转来。

二军士　哎哟，曹丞相在此，小人等罪该万死。（伏跪）

曹　操　我来问你们，是哪一个讲的，老夫要退兵？

二军士　这个……

曹　操　敢有隐瞒军法不贷！

二侍卫　讲！

军士甲　杨主簿刚才在这儿说的。

曹　操　他往哪里去了？

军士甲　他说去到许褚、张辽二位将军的帐中，叫他们早做准备。

曹　操　啊！他竟敢擅传将令！

杨　修　（内）马来。（上）

杨　修　参见丞相。

曹　操　夜静更深，你往哪里去了。

杨　修　军情紧急，整装待命。

曹　操　怎么，你还要上阵厮杀？

杨　修　数十万大军尚不能前进一步，我一介书生，上阵厮杀又有何用？

曹　操　如此说来，老夫只有退兵了?!

杨　修　丞相已有退兵之意了？

曹　操　哼！我尚未传令退兵，是哪一个自作聪明，擅传将令？

杨　修　哎呀丞相啊，杨修只是体察丞相之意行事呀，我、我、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曹　操　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你可知今日三军统帅还不是你！

杨　修　……杨修我为天下大业，一片赤诚。

曹　操　好，你对你的天下大业赤诚去吧。

杨　修　丞相！

〔操欲去，杨扯住他，陈述衷情，操戟指怒骂，杨也怒而反责，鹿鸣女上，推开杨修，跪求父亲，曹甩开女儿，拂袖而去。

〔鹿鸣女回首，又跪求杨修，杨修木然，鹿鸣女抱住杨修大哭！

鹿鸣女　我父相屈杀你了。

杨　修　（唱）休流泪，免悲哀，

百年好也终有一朝分开。
杨修必死难更改，
后事拜托你安排。
我死不必把孝戴，
我死不必灵堂摆，
休将我的死讯传出外，
免得那世人笑我，他们笑我呆。
亲朋问我的人何在，
你就说，说我远游不归来。
尸首运至在皇城外，
你将那酒醍醐与我同埋。
我要借酒将愁解，
做一个忘忧鬼酒醉颜开。
在生落得个声名败，
到阴曹我再去放浪形骸。

〔公孙涵率众上，拔下杨修帐前标旗。

公孙涵　嗯哼！

杨　修　公孙先生，今日为何陡长了八面的威风！

公孙涵　杨主簿，你扰乱军心，理当斩首，丞相命我接替主簿之职。您就交印吧！

杨　修　我这颗小小的主簿印信，你对它竟然是垂涎已久哇。

〔公孙涵伸手接，杨修又把印缩回来。

杨　修　真是可叹哪，这世间有多少大事，就坏在这种东西身上啊。

〔公孙涵抢去大印,挥手令众人动手。

公孙涵　伺候了!

〔杨修佩剑被缴,自己脱下曹操赠他的锦袍,狠狠摔在地上,被上了手铐。

〔鹿鸣女绝望自刎,侍女吃惊瘫倒,襁褓幼儿落地,哭声惨绝。

〔招贤者上,鸣锣。

招贤者　(例行公事,高呼)招贤喽!

〔二幕落,刽子手执手谕牌,挡住招贤者。

刽子手　丞相有令,晓谕三军!

招贤者　(念牌上字)

大汉丞相,
统兵百万,
灭蜀吞吴,
势如破竹,
主簿杨修,
扰乱军心,
斩……

刽子手　念。

招贤者　(念)斩首示众,

以儆效尤。
大小三军,
校场观刑啊!

〔号角声悲,众兵将过场,张辽勒住马缰,与许褚交头接耳,毅然勒转马头,与许褚相反方向下。

第 七 场

〔斜谷,刑场。

〔冷月如盘，宛若当年曹杨初会的地方。夏侯惇等肃立。

众　参见丞相！

曹　操　茫茫风雪兮，天地渺暝，

〔刽子手押杨修上。

曹　操　法无姑宽兮，哀君丧命！

〔报子急上。

报　子　报！中军探马，有十万火急军情密报！

〔曹示意近前，报子与曹耳语，曹大惊。

杨　修　嘿嘿！诸葛亮已然派出奇兵，要断我军粮草，你道是也不是？

曹　操　……

杨　修　不必惊慌，许褚、张辽已然抢先一步了！

〔报子上。

报　子　报！敌军袭劫我军粮草，中了许褚、张辽的埋伏，他们大败而回！

杨　修　（大笑）这就是杨修自作聪明，擅自行事之故耳！

〔三军议论沸然。

曹　操　呀！

（唱）杨修智谋实少有，

料事如神更无俦！

欲留下这运筹帷幄的擎天手，

妙笔为我写春秋。

难将这赦免二字说出口，

列公，

何人能解我心忧？

公孙涵　丞相，斩杀杨修乃大义灭亲，三军无不佩服，丞相莫忧。

蒋　干　啊，丞相！杨修虽犯将令，但已将功折罪，丞相若不杀他，乃是仁者之怀，三军将士无不心悦诚服。

夏侯惇　着哇！若非杨主簿足智多谋，大军危矣，末将夏侯惇愿保杨修不死。（跪）

曹　洪　末将曹洪也愿作保！（跪）

徐　晃　徐晃愿保！（跪）

李　典　李典愿保！（跪）

众　我等愿保！（跪）

曹　操　（大惊）呀！

（唱）平日里一片颂扬对曹某，

却原来众望所归是杨修！

杨　修　列公啊，你们都帮了倒忙了！

曹　操　老夫有话与杨主簿言讲，列公各归队伍。

〔众下。

杨　修　曹丞相，你今日险些儿又失算了吧！

曹　操　杨修哇杨修，你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哇，坐下来，我们谈谈心！

杨　修　我乃是临死之人了，你还怕我高你一头么？

〔曹拾级而上，与杨修同坐。

曹　操　杨主簿，事到如今，你也该听老夫说几句知心的话了。

杨　修　只怕你那真心的话儿，是不敢对人言讲啊。

曹　操　唉！老夫实实再三的不想杀你，

杨　修　你是再三要杀杨修。

曹　操　请问这一？

杨　修　当初，你杀孔闻岱时，就有意要杀我，此乃一也！

曹　操　二呢？

杨　修　你谎称梦中杀人，被我点破，此乃二也！

曹　操　这三！？

杨　修　踏雪巡营，你为我牵马坠镫，此乃三也！

曹　操　杨主簿啊！三次要杀你的是曹操；三次不杀你的，也是曹操，我已费尽了苦心。今日，我也实实再三不想杀你，却又实实不得不杀！

杨　修　敢问丞相，你那心底深处，是为何不得不杀我？

曹　操　……你当初对我发下誓言，肝脑涂地，以报知遇之恩，此心此意，如今安在？

杨　修　当初，大汉天下五千万人，被那群凶混战，杀得只剩下七百余万口，那时丞相“念之断肠”的襟怀，如今还在也不在？

曹　操　初衷不改，天地可鉴！

杨　修　我更是初衷不改，天地可鉴！

曹　操　可惜呀可惜，可惜你，不明白！

杨　修　可惜呀可惜，可惜这不明白的是你呀！

曹　操　啊？

杨　修　啊！

曹　操　哼哼哼哼！

杨　修　嘿嘿嘿嘿！

〔二人由笑变为痛哭失声。

〔招贤者上。

招贤者　他们两边都不明白。可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战鼓声起，下）

〔众将士齐上。

夏侯惇　（上）丞相，诸葛亮大军犹如神兵天降，五虎上将从四面杀来了！

杨　修　丞相快快撤兵，免得全军覆没哇！

众　将　丞相！丞相！丞相！

曹　操　大敌当前，敢有扰乱军心者，以杨修为戒！

众　丞相！

曹　操　斩！

〔刽子手斧落。灯灭。

招贤者　（内声）大汉丞相，斜谷惨败！（追光引招贤者上。他已须发尽白，步履蹒跚）招贤纳士，再图大业——招贤喽！

〔舞台复明。在现代歌曲《让世界充满爱》的欢快旋律中，“曹操”与“杨修”握手，谢幕。

〔剧终。

京　　剧







（根据郑仁鉴蒲仙戏《团圆之后》改编）

黎中城　王祖鸿

1990年



剧中人物

柳　氏　女，状元夫人。
施佾生　男，新科状元。
郑司成　男，施佾生生父。
叶　氏　女，施佾生之母。
杜国忠　男，知府。
洪如海　男，朝廷钦差。
叶庆丁　男，施佾生舅父。

第　一　场

〔明代。

〔施府。

〔幕启:张灯结彩,弦歌阵阵,侧厅时传笑语欢声。

〔婢女、家丁披红挂绿,端酒肴,捧果品,往返穿梭。

〔郑司成在旁一一过目,频频点头,喜形于色。

〔众宾客持酒杯,拥叶庆丁,闹闹嚷嚷上。

宾客甲　(醉态微露)今日乃是新科状元新婚佳期,我等至亲好友,理当敬酒三杯,以表恭贺之意!

众宾客　对,当敬状元公三大杯呀!哈哈哈……

叶庆丁　别别别别,我看,还是由我这个舅老爷代饮一杯吧。

宾客乙　舅老爷是舅老爷,状元公是状元公,今儿是状元公结亲,不是你舅老爷成婚!走走走……

郑司成　(迎上前)啊列位,新人已进洞房,只怕不便打扰。

叶庆丁　嗨!郑贤弟乃是状元公的表叔,又是苦心教导他一十八年的恩师。让他替状元公喝酒,没错!

宾客甲　也不行,也不行!郑先生虽然劳苦功高,毕竟不是施家骨肉,岂能越俎代庖?咱们还找状元公去!

众宾客　对!走!

〔众宾客欲往里闯,叶庆丁左挡右拦,拉扯笑闹,热闹成一团。

众宾客　(唱)施门福泽靠祖荫,

　　美德高风有盛名,

　　喜事频降当同庆……

〔施俏生迎上。

施俏生　(接唱)

　　感荷亲朋一片情。

众宾客　哟,状元公来啦!我等敬君一杯酒!

宾客甲　一贺金榜题名，平步青云！

宾客乙　二贺百年好合，万事称心！

叶庆丁　嗨嗨，我这位外甥生来便是富贵之命。他出世与众不同，舍妹成婚八月，就产下贵子。郑贤弟为他取名“佾生”。隐含八月而生之意，金榜题名，只是开头，往后定是前途无量啊！

众宾客　前途无量！前途无量！

施佾生　列位休要如此夸赞，佾生自幼丧父，全靠寡母一十八载苦心养育，才得今日。佾生没齿难忘母亲恩德，且以此酒祝告天地，庇佑我母玉体安康，福寿绵长！（洒酒）

宾客甲　太夫人全贞守节，堪称女中楷模！

宾客乙　状元公忠孝双全，令人肃然起敬！

众宾客　我等再敬状元公一杯酒！

施佾生　愧领了！（饮酒）

众　（齐声）干！

施佾生　（畅快地）哈哈哈……

众　（欢快地）哈哈哈……

郑司成　（慰藉地）哈哈哈……

〔杜国忠兴冲冲快步上。

杜国忠　状元公！

众　府台大人！

施佾生　杜大人驾到，未及远迎，失礼呀失礼。

杜国忠　下官特意前来恭贺贵府三喜临门！

施佾生　（不解地）三喜临门？

叶庆丁　我外甥金榜题名，新婚燕尔，只是双喜并至，何言三喜临门呢？

杜国忠　尔等听道——

（唱）状元公有寡母贤德慈惠，

十八载全贞节苦守深闺，

抚宁馨成栋梁举世感佩，

此事啊，传至京都，圣上闻奏，龙心大悦，特派钦差前来传旨！（接唱）

　　赐旌表封诰命青史永垂！

众　（惊喜过望）果然是三喜临门！三喜临门呐！哈哈哈……

杜国忠　朝廷钦差已近府门，就请状元公备香案，奏鼓乐，当堂接旨！

施佾生　焚香奏乐，当堂接旨！

〔鼓乐起。

〔众旗牌抬红绸覆盖之匾额，引洪如海捧旨上，

〔洪如海登平台，开读圣旨。众跪听宣读。

洪如海　（读）诏曰："闻奏，新科状元施佾生之母叶氏，二九守寡，苦节坚贞，朕心喜焉。本朝以礼教治天下，叶氏懿德阃范，堪为四方楷模。敕封一品夫人，并赐御书匾额'贞节可风'，晓谕全郡，以振纲常，钦此。"

众　（齐呼）万万岁！

〔众起立。

洪如海　宣诏已毕，就请太夫人出堂，叩谢天恩，并着凤冠霞帔，受众人大礼拜贺！

〔众肃然俯首，按序列队，洪如海下阶，二旗牌挂匾额。"贞节可风"赫然在目。

〔钟声齐奏，肃穆庄重。叶氏戴凤冠着霞帔，由二婢女搀扶，缓缓走上。

〔叶氏抬首望匾，似觉晕眩，忙凝神叩拜，而后登上平台，兀立匾下。

〔洪如海俯首拜贺。

〔杜国忠俯首拜贺。

〔施佾生跪地叩拜。

〔叶庆丁、郑司成跪拜。叶氏目光转向郑司成，双眉微皱，随即克制。

〔众宾客跪拜。

杜国忠　请状元夫人出堂参拜。

〔柳氏由一婢搀扶上,向叶氏跪拜。

洪如海　嫁入施门,何等荣耀,孝姑敬夫,家声永保!

柳　氏　柳氏谨遵不忘。

叶　氏　佾生儿!

施佾生　母亲。

叶　氏　有道是:"饮水不忘掘井人。"你父亲早年亡故,全仗你家舅父与郑表叔……悉心照料,辛勤教读,方有我儿今日之荣耀,还不快去拜谢舅父、表叔一十八载教养之恩!

施佾生　孩儿遵命!(向郑司成、叶庆丁叩拜)

众　(喝彩称赞)好哇!哈哈哈……

〔舞台演区光暗,一束绿光射映"贞节可风"匾额。

〔特写光:郑司成扶施佾生,抬头目视叶氏,叶氏亦凝目相对。四目隐含三分慰藉,七分酸楚。

〔欢声喜乐中,光暗。

第　二　场

〔三日后,深夜。

〔叶氏卧房。

〔幕启:夜阑人静,唯户外虫鸣啾啾;孤灯如豆,令深闺更觉清凄。

〔昏暗中,郑司成跨进门坎,反手掩门站定,与伫立闺中的叶氏,遥遥相视,默默无语,良久。

叶　氏　……你……你来了,叫我好等。

郑司成　(深叹一口气)一连三日,婚筵忙碌,今夜方始得此机会。

叶　氏　(悲伤地)可晓得我……三夜不寐,寸心揉碎!

郑司成　芳卿!

叶　氏　郑郎！

〔二人忘情地扑向对方，紧紧拥抱。

〔叶氏偎依于郑司成怀中，伤心抽泣。

叶　氏　郑郎……我心中害怕得紧……怕你我私情泄漏，更怕多年因缘就此割断哪……（哭）

郑司成　（无言答对，哀伤地凝视着叶氏，以手轻抚其云鬓）芳卿，你……莫要如此。

（唱）几天来喜事桩桩频通报，

府邸中弦歌不绝欢声如潮。

谁不羡母荣子贵门庭显耀？

你何苦自惊自忧自煎熬。

叶　氏　（唱）君莫要强咽悲泪强颜笑，

眼前事怎不叫人胆战心惊五内焦！

我视那门庭显耀如蒿草，

却难忍二十余载绵绵真情一旦抛。

郑司成　芳卿之意，我岂能不晓，只是大势如此，你我回天无力呀！唉，芳卿哪！

（唱）我与你有情有意无缘分，

好似那隔笼的鸳鸯受羁缚。

一个是皇王敕封诰命妇，

一个是为人师表孔孟徒；

一个是懿德阃范贞节女，

一个是义精仁熟博学儒。

皇命昭昭怎敢忤？

无奈何唯有隐忍把旧念逐。

芳卿哪，你莫再将我眷顾，

只当我游魂西归黄泉途。

叶　氏　我好命苦……（悲泣）

郑司成　你不要哭,你不要……哭……(忍不住泪如雨下,抽泣不已)

〔叶氏万分心痛,反过来为郑司成拭泪。

叶　氏　唉!这世道对你我,为何这样的不公啊!

(唱)你与我二十年情意悱悱,

弄青梅骑竹马相依相随。

虽无缘做夫妻合欢鱼水,

结珠胎产宁馨厮守深闺。

怀痴情你不惜功名旷废,

教稚子你宁肯苦度寒微。

如今他题金榜荣耀显贵,

你依旧一介贫儒,孑然一身,无妻无子,无家可归。

盼只盼有朝一日心愿得遂,

夫认妻子认父大地春回。

也不枉二十载煎熬受罪……

又谁知一纸旌表将你我心意尽毁,

夙愿尽摧、热望成灰!

郑司成　(痛苦不已,顿足捶胸)我……我好恨!我好恨哪!

(唱)一可恨你父兄爱攀高墙,

强将你嫁名门棒打鸳鸯。

叶　氏　(掩面痛哭)喂呀……

郑司成　(接唱)

二可恨你公婆自恃尊长,

逼迫你二九年华厮守灵堂。

叶　氏　想我丈夫新婚三月,一病身亡,公婆做主,守寡空房。当今世上,此情此事,比比皆是。恨我公婆,又有何用啊……(泣)

郑司成　(接唱)

三可恨开科选题名金榜,

四可恨封诰命晓谕四方。

叶　氏　唉！这都是你我妄读圣贤书，学步青云路，随波逐流，以至如此。

郑司成　唉！（接唱）

最可恨我自身鸡鼠胆量，

未敢在众人前呼妻认子，一十八载忍气吞声把真情掩藏。

（悲愤交集，激动万分）唉！

（接唱）俏生是我亲生子。

芳卿是我贤妻房。

为父为夫今在此，

众人前挺身相认又何妨？

〔叶氏怔住。

郑司成　芳卿，你我……走！

叶　氏　（惊恐地）哪……哪里去？

郑司成　（不顾一切地）去至前堂，告与众人，你我……是一十八载恩爱夫妻……俏生儿乃是我郑司成之子！

叶　成　（浑身颤栗）你……你不怕众人唾骂，朝廷降罪么？

郑司成　（一个冷颤，但咬紧牙关）纵使千刀万剐，也胜过苦苦地煎熬！

叶　氏　你……你想仔细了？

郑司成　想……想仔细了。

叶　氏　再也不怕了？

郑司成　再也不……不怕了。

叶　氏　走？

郑司成　走。（一把紧攥叶氏手腕）走！（快步冲向门口）

〔叶氏突然挣开。郑司成回首惊视。

叶　氏　（低哑地、颤抖地）如此，岂不要害了你我一十八年辛苦养育的亲生子？！

郑司成　（震惊，呆住）……（半晌，惨呼）天哪！

（唱）欲生不能脱罗网，

欲死难把孽债偿。

叶　氏　（接唱）

悲切切直哭到五更鼓响……

郑司成　（接唱）

愁惨惨万念俱灰离兰房。

我……去矣。

叶　氏　（点头）天色将明，自边门出去吧。

〔二人相互依偎扶持，难分难舍，拖着沉重的步履缓缓走下。

〔暗转。

第　三　场

〔紧接前场。

〔叶氏卧房边门外。

〔柳氏容光焕发，托茶盘上。

柳　氏　（唱）晓来晨风拂画廊，

三朝新妇出兰房。

深庆福祉从天降，

得配状元如意郎。

妆成且掩新婚喜，

拜姑请安到后堂。

〔柳氏穿小径，走画廊，向边门走去。

〔郑司成、叶氏愁容满面，两手相挽，自边门出。郑司成长叹一声，凄楚摇首，迈步离去。

叶　氏　（难舍地）郎君！

〔郑司成回身，上前，与叶氏四手相握，凄惨相望。

郑司成　（哽咽悲呼）妻呀……

〔柳氏惊见，茶盘落地，不知所措，掩面哆嗦。

〔郑司成大惊失色，遮面疾下。

〔叶氏骇极，回身奔入房中，惊喘不止。

叶　氏　(凄厉地)我……我好苦哇！

(旁唱)

苦根苗，结苦果，事与愿，总相左，欲要躲，躲不过，怕再错，偏遭祸，

苍天哪！

你要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婆？

柳　氏　(旁唱)

是梦惑？是看错？是失魂？是落魄？

是迷离？是扑朔？如何妥？怎举措？

进或退，守或躲，我如陷漩涡！

叶　氏　(旁唱)

赐旌表封诰命是苍天罪我，

罢！

(旁唱)

唯有一死免折磨！(急下)

柳　氏　(旁唱)

扶栏杆定惊魂再三忖度，

分明是一汉子掩面惊走疾似梭！

难道说蓦相遇把私情窥破？

为儿媳怎猜疑太姑清浊。

更何况我婆母守节磊落，

赐御书授诰命贞名卓卓。

我还是尽妇道守口缄默，

整罗衫移莲步叩户拜婆。

柳　氏　(叩门)啊，婆婆，媳妇前来拜见婆母！

〔无应声。柳氏试推房门，门虚掩着。

柳　氏　(入室)婆婆……婆婆……(看，骇极)啊呀！(翻身跌倒，复挣扎

起立，踉跄急退出门，疾呼）官人！官人——！（双腿一软，坐倒在地）

〔施佾生急上。

施佾生　（扶起柳氏）夫人，为何这等模样？

柳　氏　婆、婆母她……她悬梁自尽了！

施佾生　（大惊）怎么讲？

柳　氏　她悬梁自尽了！（哭）

施佾生　哦？！（急入屋看，痛呼）啊呀母亲哪——（冲入内，少顷复出）夫人，母亲她因何自尽哪？

柳　氏　（难以启齿）这……（连连摇头，哭）喂呀……

施佾生　（哭）母亲，你死得好不明白呀！

〔叶庆丁闻声上。

叶庆丁　新婚三日，为何啼哭？

施佾生　舅父，母亲她……（哭着，指房内）

叶庆丁　（急进门看，大惊）啊呀贤妹呀！（出门）甥儿，你母亲因何而死？

施佾生　今日三朝，我妻前来拜候母亲，只见……

叶庆丁　（急不可待）柳氏！你见了什么？

柳　氏　我只见……婆母悬梁，气绝身亡！

叶庆丁　哎，我问的是，她因何悬梁？

柳　氏　她……

叶庆丁　怎么样？你为何不说？为何不讲？

柳　氏　我……不知晓。

叶庆丁　如此，待我前去报官！（欲走）

柳　氏　（急拉叶庆丁衣袖）舅父，你不要……

叶庆丁　啊？看你神色慌张，言语支吾，莫非你恶言凌辱，致婆母于死地？

柳　氏　（更慌）决无此事！

叶庆丁　哼！施家门中，喜报频传。若非你忤逆冒犯，婆母怎会去寻短见？

施佾生　舅父息怒，待我仔细盘问。

叶庆丁　你且问去，我报官去了！（急下）

柳　氏　舅父！舅父！（急，哭）官人，我，我……

施佾生　事到如今，有何言语，还不快讲！

柳　氏　（迟疑地）我讲？

施佾生　你讲！

柳　氏　讲？

施佾生　哎呀，你快些讲啊！

柳　氏　（唱）三朝请安后堂上，

　　　　见……

施佾生　见了什么？

柳　氏　（接唱）

　　　　见……

施佾生　哎呀。你快讲啊！

柳　氏　（接唱）

　　　　见一汉子出姑房！

施佾生　（大惊）喔！见……见一汉子？他、他是何人？

柳　氏　（接唱）

　　　　我身为子媳怎敢望？

　　　　他藏头掩面走匆忙。

　　　　为妻急避在画廊上，

　　　　进门来见婆母已自尽身亡！

施佾生　（接唱）

　　　　此话是真是虚妄？

柳　氏　（接唱）

　　　　柳氏不敢恶语中伤。

施佾生　（接唱）

　　　　方才为何不言讲？

柳　氏　（接唱）

只怕施门家丑扬。

施佾生　哎呀！（晕倒）

柳　氏　（急扶）官人醒来！官人醒来……呀……（哭）

施佾生　（苏醒）

（唱）心头卷起惊涛骇浪，

我失魂落魄无主张，

怕只怕隐情泄漏灾祸更降，

家声毁，名节丧，欺君大罪怎担当？

柳　氏　事到如今，如何是好？

施佾生　哎呀夫人哪！此事一旦泄漏出去，施家门风俱丧，佾生前程尽毁，性命难保。这且不说，另有一件却叫我万难承受！

柳　氏　不知哪一件？

施佾生　佾生自幼丧父，全仗母亲养育。如今她含恨而死，我心痛难抑。纵使她有天大过错，我，我……怎忍见她身后受辱，永留骂名？

柳　氏　官人哪！为妻自幼深得父兄教诲，熟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只要官人吩咐，为妻敢不从命？

施佾生　如今之计，一要保施门家风，二要保身家性命，三要保母亲名节，要全此"三保"，夫人万万不可泄漏真情！

柳　氏　（点头，又问）少时官家盘问，为妻当以何言答对？

施佾生　这个……（焦急思索）

〔家人急上。

家　人　启禀状元公，知府杜大人带领三班衙役，登门请见！

施佾生　啊?!　……请他前厅稍待。

家　人　是！（下）

柳　氏　官人哪！为全"三保"，为妻甘愿受苦，但不知怎样的保法，望官人明示！

施佾生　这……（不忍出口）

柳　　氏　官人再不明言，少时官家追问，为妻一不能说，二不能辩，只恐难逃逼死婆母之罪！

施佾生　倘若如此……也只好暂且认罪！

柳　　氏　（意外）啊？！

施佾生　先全“三保”，而后求助杜知府，再设法救你。

柳　　氏　这……

施佾生　（仆然跪倒）母亲黄泉之下，也会感恩不尽！

柳　　氏　（慌乱，急扶）官人不必如此，为全“三保”，为妻死而无怨……（哭）

〔家人急上。

家　　人　杜大人催促请见！

施佾生　说我……出迎。

家　　人　是！（下）

〔施佾生忐忑移步，突又回身，伸三指暗示。柳氏黯然点头，内心异常恐惧。

〔幕急下。

第　四　场

〔两天后。

〔钦差行辕。

〔幕启：叶庆丁怒气冲冲上。

叶庆丁　（唱）杜知府优柔寡断令人愤慨！

〔施佾生追上，拉住叶庆丁。

施佾生　（接唱）

　　为家声且莫要惊动钦差。

舅父！此案有碍我施家门风，不便张扬，若让朝廷钦差知晓，只怕后患无穷！

叶庆丁　哼！柳氏过门三日，逼死婆母，败坏门风，罪莫大焉，倘若听任那杜知府优柔寡断，不加治罪，天理何在？纲常何存？这才是后患无穷！（取鼓槌）

施佾生　（阻拦）望舅父息怒三思……

叶庆丁　你与我闪开了，（推开施佾生，击鼓三响）

〔施佾生惊下。

〔堂威声声，众旗牌、中军急上，分班站立。

〔洪如海急上。归坐。

洪如海　传击鼓人！

中　军　击鼓人上堂！

叶庆丁　（入堂）钦差老爷在上，乡绅叶庆丁叩头。

洪如海　因何击鼓？

叶庆丁　大人！皇王敕封诰命叶氏夫人，被刁妇柳氏逼迫至死！

洪如海　（惊诧）啊?!

叶庆丁　知府杜大人优柔寡断，乃至冤沉海底！

洪如海　（震怒）嗯！

叶庆丁　伏请钦差老爷做主……

洪如海　可恼！

（唱）柳氏女逼死诰命罪非小，

做钦差捍天威我岂能轻饶！

中军！持我令箭，速往知府衙门，将犯妇柳氏提来见我！

中　军　遵命！（接令箭，急下）

〔内，施佾生喊："走哇！"急上。

施佾生　（唱）风波迭起势滔滔，

船漏江心怎收艄？

柳氏受罪我心如绞，

又怕她吐实把供招。

且按下心乱意懊恼，

上堂去观动静，我亡羊补牢。（进大堂）

大人在上，晚生有礼。

洪如海　哦，施状元免礼，请坐。

施佾生　孝服在身，不敢就座。

洪如海　施状元行孝如斯，令人感动。此案自有本官做主，少时定将犯妇柳氏严加惩处，以正国法！

施佾生　这……大人哪！家门不幸，皆是天意。佾生不孝，乃至灾祸迭起，望大人秉仁厚之心、宽恕之道，了断此案。

洪如海　状元秉性忠厚，叫人钦佩，此事本官自有决断。

〔中军急上。

中　军　柳氏带到！

洪如海　押上堂来！

〔堂威连连，施佾生暗暗惊悸。

〔柳氏由衙役押上。

柳　氏　（唱）匆匆提解到行辕，

堂威催命声连连。

锁重，怎比我步履重？

链寒，哪有我心胆寒！

前堂认罪刑未判，

此来生死且由天。

〔柳氏与施佾生照面，百感交集，千言万语，凝噎于喉。施佾生感愧低首，柳氏跪下。

洪如海　嘟！大胆柳氏，入门三日，逼姑悬梁，与我从实招来！

柳　氏　大人容禀。

（唱）庙见之期礼不修，

婆母训教苦为仇。

反唇逼令投环死，

减轻罪戾恕女流。

洪如海　哼！国朝钦定诰律，威逼尊长者致死，当判“不准赎死”之刑，你还想减轻罪名么？

施佾生　（急）大人！若论此事……佾生我自恨……

洪如海　安得不恨！来呀！将柳氏押下，先打四十背花，（掷签）

〔旗牌押柳氏下。施佾生焦急万分。

〔幕内鞭打声，柳氏哭声传来。

施佾生　啊呀！

（旁唱）

鞭嘶鸣，妻呻吟，

嘶鸣呻吟两揪心。

欲求情，怎启禀？

枉为状元难庇荫。

妻若屈死目不瞑；

母遭败辱节坊倾。

瓦全玉碎铸长恨，

母何生佾生？妻何嫁佾生？难煞佾生我怎做人？

〔旗牌拖柳氏上，掷于地。柳氏昏厥中渐苏醒。

柳　氏　（唱）五内焚，彻骨痛，

心乱眼迷见夫君。

他那里面容惨然有愧色，

眉宇紧皱眼失神。

似担忧重刑下我把实情供认……

洪如海　柳氏！受此重刑，你悔也不悔？

〔施佾生惊视柳氏。

柳　氏　我、我……我好悔也！

（接唱）

泼水难收只好认罪伏刑。

〔柳氏无力瘫倒在地，失去知觉。

施俏生　大人，柳氏已知悔过，还望谅情结案。

洪如海　（击案）柳氏虽然知罪，只是罪根未除。中军，速拿柳氏父兄到堂问罪！

中　军　是！（急下）

施俏生　（大出意外，不解地）大人！此案与我岳父无干哪！

洪如海　生女不教，父之罪也。若不严办，何以伸教化，振纲常，折服人心？

施俏生　啊！

〔中军内喊："走！"押柳氏父兄上。

中　军　柳氏父兄带到！

柳　父
柳　兄　拜见钦差大人。

洪如海　嘟！尔等妄称鸿儒，竟然教出如此不贤不孝之女！本官先办尔等一个不教之罪。来！革去前程，重责四十！

柳　父
柳　兄　（同呼）冤枉啊！

洪如海　哼哼……你家女儿逼死婆母，你不喊冤，如今办你不教之罪，你就呼冤叫屈，分明是刁顽之徒，与我扯下去打！

〔旗牌拖柳父、柳兄下。

〔内传鞭打声。

〔施俏生手足无措，焦急痛苦。

〔鞭打声惊醒柳氏，柳氏挣扎起身，惊恐四顾。

〔旗牌拖柳氏父兄上。

柳　氏　（见状，痛极）爹爹！兄长！

柳　父　啊呀女儿啊！你、你平日在家为人恭顺，谨守闺训，怎么，出嫁三日，竟做出这等不贤不孝之事？你……你气死我也！

柳　氏　爹爹！我……（欲辩又止）

柳　兄　妹子，你到底有无此事？

柳　氏　我……

柳　父
柳　兄　有是无有？你要讲个明白！

柳　氏　我……我好苦哇！

（唱）蒙罪株连老严亲；

吐实延祸夫家门。

此刻一言重九鼎，

保夫君？（望施佾生）

柳　父　（同呼）女儿！
柳　兄　　　　　妹子！

柳　氏　（惊回头，接唱）

保父兄？（望柳氏父兄）

施佾生　（晕眩）啊呀……

叶庆丁　（扶施）甥儿！甥儿……

柳　氏　（接唱）

左右为难我怎启唇？

柳　父　（怒）女儿，你为何不说呀？

叶庆丁　分明是无颜答对，再问何用？

洪如海　是非曲直，早已明白。来！将柳氏父兄押入囚牢，半月之后，发配海岛！

柳　父
柳　兄　（同呼）冤枉……

〔旗牌拖柳氏父兄下。

施佾生　（挣脱叶庆丁，大叫）大人！我岳父无罪，不要冤枉了好人哪……

洪如海　（击案）施状元！柳氏一门，昨为你亲，今为你仇，亲仇不分，王法沉沦！

施佾生　这……

洪如海　本官为宣教化，振纲常，戒凶顽，平民愤，定要将犯妇柳氏处以极刑！（批斩牌）

柳　氏　（惊瘫在地）啊呀——

施佾生　（疾呼）大人！未经部文批复，怎能轻易处斩？你……

洪如海　（大笑）哈哈……本钦差奉旨巡察各地，天子特准先斩后奏！这刽子手！

二刽子手　（上）在！

洪如海　将柳氏绑赴法场，待本官亲自监斩！（掷斩牌）

柳　氏
施佾生　（高声哀号/低声哀号）天——哪——

〔灯暗。

〔幕落。

第　五　场

〔接前场。

〔街市。

〔幕启：郑司成病恹恹，踉跄跄，拄竹杖上。

郑司成　（唱）自那日惊惶惶逃离施宅，

昏沉沉气奄奄病卧书斋。

空望着窗外柳枝摇叶摆，

心惦念伊人她怎避凶灾。

强撑持拖病躯移步户外……

〔施府家人穿素服，夸竹篮，急匆匆上。

郑司成　呃，这不是管家翁么？

家　人　（止步）哦。郑先生！这几日你到哪里去了？

郑司成　呃……卧病在床，不能出门……

家　人　哦。怪不得府中出了偌大事情，也不见先生前来。

郑司成　（愕然）府中出了什么大事？

家　人　啊？你还不晓得啊？

郑司成　（急）什么大事？快快讲来！

家　人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呃，这……

郑司成　（忽然发现家人素服，大惊）啊？

（接唱）

你、你……为何孝服在身神色悲哀？

家　人　啊呀，郑先生哪！状元公新婚三期，柳氏夫人到后堂拜见婆母，不知何故，太夫人她……悬梁自尽！

郑司成　（如当头霹雳，目瞪口呆）啊？！

家　人　舅老爷告到官衙，柳氏夫人认下忤逆之罪，钦差判了斩刑，如今已将柳氏夫人押去刑场。状元公要我速备酒饭，刑场一用啊……（哭，下）

郑司成　（面无人色，喃喃地）她死了？（悲恸惨呼）她……死了？！

（痛哭失声，而后狠狠捶胸）这该死的……是我啊！

（唱）欲上情天偏坠孽海，

恨、恨、恨阎君错判了生死牌！

芳卿啊……（瘫软跪地痛哭）

〔杜国忠骑马上，一衙役随上。

杜国忠　（唱）柳氏女问斩刑满城风雨，

施状元暗求助情切心虚，

洪大人判此案短欠依据……

〔郑司成哭泣，惊马，衙役拉辔。

杜国忠　（疑惑地）啊？

（接唱）

郑先生因何故在此悲啼？

郑先生。

郑司成　（沉溺悲痛中，未闻叫唤）……

杜国忠　(大声地)郑司成!

郑司成　(惊醒过来,慌乱地)呃……哦,杜、杜大人。

杜国忠　你为何在此啼哭哇?

郑司成　(不知所措)……

杜国忠　莫非府中出了什么事情了?

郑司成　(慌乱地点头,忽觉不妥,忙摇头否认)呃,不不不……我、我……病痛难熬……

杜国忠　哦?有病不在家中将养,来到长街啼哭则甚?

郑司成　(语塞)这个……

杜国忠　(试探地)敢问先生,叶氏太夫人的葬礼定在何时?

郑司成　(被刺中痛处,抑制不住泪下如雨,语带哭音)我……我患病在床,并……并不知晓……

杜国忠　(故意地)先生所患,莫非心病?

郑司成　(失色,掩饰捂胸)……我心痛难熬……失陪……失陪了……(仓皇离去)

杜国忠　嘿嘿!

(唱)郑司成错乱失态仓皇退避,

分明有隐痛在胸毋庸置疑。

这桩事与命案似有干系,

去法场见钦差再分剖辨析。

〔内传来锣声。

杜国忠　何处鸣锣?

衙　役　(望)钦差大人去往法场监斩!

杜国忠　来得正好!(下马)

〔曲牌,众旗牌、中军引洪如海骑马上。

杜国忠　(趋前参拜)知府杜国忠叩见钦差大人!

洪如海　(下马)杜知府,你来了?柳氏一案,你优柔寡断,迟迟不决,以至节妇冤沉海底,你该当何罪?

杜国忠　卑职正为此案，来见大人，求大人开恩允准，刀下留人！

洪如海　（恼怒）啊？事到如今，你还替那犯妇讲情？难道你就不怕丢去头上的乌纱？

杜国忠　下官幸蒙圣上钦赐乌纱，自当克尽臣职，承宣教化。只是柳氏一案，别有隐情，仓促结案，只怕有误。

洪如海　哼！犯妇已供认不讳，本官何误之有？

杜国忠　大人暂息雷霆，容卑职告禀！

（唱）施状元独占鳌头举世钦，

受诰封御书旌表耀门庭。

柳氏女丝萝有托当庆幸，

因何故三日未逾逼死姑亲？

太夫人素称慈惠性温顺，

又岂能偶因口角了此生？

案发后怪事连连更难置信，

舅父来控告，状元却求情，表叔失常态，

犯妇泪淋淋……

细推敲并非是捕风捉影，

望大人详勘察查明隐情。

洪如海　（困惑地）依你之见，隐情何在？

杜国忠　只恐与施状元八月出生有关。

洪如海　（一怔）好。此案就交与杜知府复审，限你三日之内查个水落石出。

杜国忠　谢大人。

洪如海　且慢，若无隐情，又当如何？

杜国忠　若无隐情，便将柳氏千刀万剐！

洪如海　（冷笑）你阻拦行刑，毁谤节妇，本官也要摘去你头上的乌纱！

杜国忠　是。

洪如海　来！将柳氏押往府衙！

〔杜国忠向洪如海拜谢。

〔幕急下。

第 六 场

〔当日。

〔监狱。

〔幕启:柳氏身负重枷,泫然涕泣。

柳　氏　(唱)冷狱凄凄寒入髓,
　　清泪流干百念灰。
　　只道今生得嘉配,
　　孰料乐极竟成悲。
　　为孝姑嫜自承罪,
　　株连严亲辱门楣。
　　生难得呵死难遂,
　　枉留世间肝肠摧!

〔禁婆引杜国忠上。

杜国忠　(念)诘奸且用反间计,
　　剥茧抽丝看今夕。

禁　婆　柳氏,府台大人看你来啦!(为之开枷)

〔杜国忠挥手,禁婆下。

柳　氏　(挣扎上前,跪见)犯妇柳氏叩见大人。

杜国忠　施夫人少礼。今日若非本府,你早做断头之鬼!

柳　氏　犯妇感恩不尽。

杜国忠　你到底有何冤情,今日当对本府实言。

柳　氏　这……我并无冤情。

杜国忠　夫人不必如此。本府已然查明,你诗礼传家,闺训谨严,深明孝道,岂会过门三日,无端逼死婆母?

柳　氏　（谨慎地）犯妇一时懵懂，悔之莫及。

杜国忠　似你这样，代人受过，只怕劳而无功。如今再不吐露实情，就有“三不保”！

柳　氏　（诧异）哦！怎样“三不保”？

杜国忠　这一不保：是非颠倒，不能保自身！

柳　氏　唉！我愿早瞑双目。

杜国忠　这二不保：父兄受累，不能脱罪名！

柳　氏　（掩面饮泣）此乃犯妇不孝……

杜国忠　这三不保：柳门祖上家风，被你一人所败！

柳　氏　（震动）这……

杜国忠　你一意袒护你那丈夫，一片深情，可敬可感。可惜施状元他全然不念你的恩情，反在一旁袖手旁观，落井下石，实实叫人可恨可恼！

柳　氏　我丈夫他……他是好人。

柳国忠　好人？（冷笑）哼哼哼……若是好人，因何见死不救？

柳　氏　……王法森森，他也无可奈何。

杜国忠　即便如此，那日本府闯入钦差行辕，为你开脱死罪，他也不该横加阻拦！

柳　氏　（震惊）怎么？他……他横加阻拦？!

杜国忠　他言道，夫人咎由自取，早早死去，一了百了！（作诚恳状）夫人，似这样狠心之人，你何苦再袒护他呀？

柳　氏　（绝望）呵……苦哇！（掩脸跌坐凳上，昏昏沉沉）

〔禁婆匆匆上。

禁　婆　大人！

杜国忠　（避开柳氏，轻问）何事？

禁　婆　状元老爷前来探监。

杜国忠　哦？（一想）来得好。容他一见。

〔禁婆下。

杜国忠　（回望柳氏，感叹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此言果然不差！唉！（下）

〔禁婆引施俏生穿便服上。禁婆复下。

施俏生　（惨睹柳氏，颤抖地）贤妻！贤妻！

柳　氏　（惊觉，抬头）官人?!

施俏生　（凄楚地）妻——呀！（扑上前，轻抚伤痕，泪如泉涌）

（唱）眼见娇妻体肤碎，

捶心捣肠泪双垂。

千般悔，万般愧，

愧悔难将事挽回。

柳　氏　（默默不语）……

施俏生　（痛惜地）妻呀，看你皮开肉绽，血染衣衫，待我取些清水，与你擦洗。

柳　氏　（摇首）为妻死在旦夕，还要洗它作甚?

施俏生　（啜泣）都是我害得你如此受苦……我这心中……

柳　氏　你心中之事，我……我如今全都明白了。

施俏生　哦，哦，贤妻明白我心中的苦衷么?

柳　氏　（哀痛，绝望地）我……明白，你如今是非要我的性命不可！

施俏生　这……（木然）

柳　氏　好狠心的施状元哪！

（唱）三天来尝尽苦滋味，

只愿官人解厄危。

我为你长街示众名节毁，

我为你鞭抽棍打几多回；

我为你柳氏满门受牵累，

我为你披铁枷，戴锁链，钢刀架颈，绑赴法场，眼见得命丧黄泉，魄散魂飞！

谁想你全不念夫妻情义，

铁石心肠冷如灰，
一意要我成冤鬼！
你、你、你……扪自问心可亏？

施佾生　啊呀！
(唱)一番话沁透了辛酸血泪，
这世间人情、纲常两相违。
断不能让无辜枉受死罪，
施佾生今日里猛省前非！(无限伤感)
原以为家声母誉不可毁，
为“三保”恳请贤妻暂认罪。
又谁知一子错投满盘输，
害得你满门遭祸实堪悲。
我也曾乞求知府去讲情，
谁料他口蜜腹剑把根追。
到如今进退两难势成骑虎，若要两全……唯有我服毒一死，将先前过错来挽回！

柳　氏　(大惊)怎么？你、你……你要去死?！

施佾生　哎呀贤妻呀！实不相瞒，为丈夫来此之前，已写下一封遗书，言道：是我不孝，逼死母亲，反嫁祸妻子，连累岳父……妻呀，今日一面，就是你我永别之期了！
(唱)维母誉保家声我死无憾悔，
望贤妻宽恕我——(跪地)
——莫再伤悲！

柳　氏　(大恸，凄厉地)夫——啊——！
〔柳氏猛然扑到施佾生怀中。二人紧紧相偎，抱头痛哭，良久无言。

柳　氏　(唱)我不该错把官人来责怪，

施佾生　(唱)我不该害你受尽无妄灾。

柳　氏　（唱）我不该轻信谗谤心旌摆，
施俏生　（唱）我不该罪责妄推女裙钗。
柳　氏　（唱）灾祸天降恨似海，
施俏生　（唱）恨只恨……只恨此生时运乖！
柳　氏　（忍泪劝慰）官人哪！
（唱）官人珍重多自爱，
苦到尽头甘自来。
为妻一死偿孽债，
风波自平愁云开。
——你莫再伤怀。我的夫哇！
鸳鸯两散情犹在，
地久天长永不衰。
芳心常盼君安泰，
芳魂伴君入梦来。
愿君前程放异彩，
功名成就耀门宅。
待到来年清明日，
一陌纸钱奠坟台。
青烟袅袅寓君意，
绵绵深情慰我胸怀。
愿夫君一腔愁绪抛天外，
祸福荣辱重安排。
另聘个贤德的娇妻、温柔的裙钗，互敬互重，相亲相爱，举案齐眉，鱼水和谐，再添个胖胖的婴孩，传宗接代，福泽绵延称心怀，一家大小，安安乐乐，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笑颜常开。
为妻我千重浩劫能忍耐，
万般痴情心底埋。

魂坠幽冥志不改，

远离尘界不徘徊。

唯愿郎君脱苦海，

我自含笑赴泉台。

施佾生　贤妻万万不可！是我家门不幸，理当由我去死！

柳　氏　由我去死！

施佾生　由我去死！

柳　氏　由我去死！

〔柳氏转身碰壁求死。

〔施佾生察觉，紧拽，捶胸顿足，哭泣。

施佾生　妻呀——！

柳　氏　夫哇——！

〔夫妻相抱悲啼。

杜国忠　（暗上）哈哈哈哈……

〔施佾生、柳氏大惊。

杜国忠　如今不问自招矣！

施佾生　你好险毒！

杜国忠　不施小计，怎能揭穿令堂大人的隐私？

施佾生　无干无证，你奈我何？

杜国忠　真相既明，看我破案！

〔施佾生惊倒，柳氏急扶。

〔幕急下。

第　七　场

〔深夜。

〔施府灵堂。

〔幕启：御书匾额“贞节可风”高挂堂上，供桌立着叶氏夫人灵

牌，摆列香烛祭品。

〔郑司成容颜憔悴，神色凄惶，踉跄走上，惊悸四顾，见灵牌止步，仆然跪倒。

郑司成　（撕心裂肺地颤声低呼）芳卿哪——（"跪蹉"扑向灵位）

（唱）天哪，天！

这景象是真况？是梦魇？是流影？是虚幻？

我欲信心犹疑，欲疑情更惨，愁断了寸寸柔肠，痛碎了心肝！

（伏案恸哭，半晌，挣扎起身焚香祭奠，深深叩拜）芳卿哪，芳卿！这世道对你我，为何这样的不公啊？

（唱）为什么世间事总违人愿？

为什么缺月儿不能重圆？

为什么活生生鸳鸯拆散？

为什么爱和恨错杂牵缠？

为什么荣与辱颠倒覆反？

为什么情和理永难两全？

错错错，错读了半生孔孟典，

错信了半生名教言，

错守了半生礼义诫，

到头来作茧自缚，清浊莫辨，魂断贞节坊，身坠万丈渊！

芳卿啊——

你今一去不复返，

我何独自留人间？

但求芳魂暂等候，

夫妻相会冥途边。（抱灵哀泣）

〔施佾生持酒具，神色失常，踉跄走上。

施佾生　（念）银壶存毒酒，

一死万事休。

郑司成　（托灵悲啼）芳卿，我妻……

〔施佾生闻声震惊，窃听。

郑司成　……为丈夫不日当随贤妻同行！

施佾生　（倒吸一口冷气，万仇千恨顿时复萌，旁白）原来是他?!

（直步趋前，切齿地）表叔！

郑司成　（急拭泪惊视）哦！表……侄，你也来了？

施佾生　不想竟与表叔在此处会面！

郑司成　我……怕你母亲灵前灯烛吹灭，故而顺路到此看望。

施佾生　顺路看望？……小侄感恩……不尽！表叔你因何不坐啊？

郑司成　呃，好，好，表侄同坐。

〔二人坐下，相互窥视。

郑司成　（旁唱）

面对着亲生子愁思翻卷……

施佾生　（旁唱）

面对着奸宄徒怒火翻卷……

郑司成
施佾生　（同旁唱）

<table><tr><td rowspan="2">千重</td><td>爱</td><td rowspan="2">万般</td><td>情萦系</td><td rowspan="2">心间。</td></tr><tr><td>恨</td><td>仇涌上</td></tr></table>

郑司成　（旁唱）

他骤然失慈母可悲可叹。

施佾生　（旁唱）

他恬然坐灵堂可鄙可耻。

郑司成　（旁唱）

忍酸泪诉肺腑一席深谈。

施佾生　（旁唱）

忍恚忿敬樽酒一报仇冤！

〔一阵寒风吹过，烛火摇曳，郑司成惊护蜡炬，施佾生急护酒壶，

二人相顾又即掩饰自己的神态。

郑司成　啊表侄，夜深人静，你我在此，正好彻夜倾谈。

施佾生　哦？彻夜倾谈？（冷笑点头）好，好！小侄正好备有热酒一壶，表叔边饮边谈。

郑司成　这……（无兴饮酒，摇手）不用了。

施佾生　唉！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待小侄与你把盏！（斟酒，递与郑司成）请！

郑司成　（不想饮酒，但不得不接过酒樽）啊表侄……

施　生　（催促地）夜深风寒，先饮一杯再讲不迟，

郑司成　（点头）哦，哦……（举杯欲饮，忽又停下）表侄，你呢？

施　生　呃，这……哦！表叔乃是长辈，理当表叔先饮，而后小侄再来奉陪。

郑司成　难得表侄一片殷勤。（举杯唇边，重又放下，长叹一声）怎奈愚叔心乱如麻，实实无兴饮酒。今晚，有那满腹的心事，要与表侄叙谈……

施　生　（以手阻止，逼迫地）纵有千言万语，先饮了此杯，再来叙谈！

郑司成　（诧异）这……

施　生　（步步相逼）你与我请！你与我请！你与我请哪！

郑司成　啊？

（旁唱）

佾生儿频劝酒脸色阴暗，

愁容中含杀机是何因缘？

（察看施佾生，又看手中酒杯，蓦然醒悟）哦！

莫非这酒盏中隐匿祸患？

施佾生　（逼迫地）表叔请！请！请！

郑司成　（缓缓点头，喃喃地）是当去矣。

（接唱）

借酒力赴幽冥夫妻团圆！

（举杯一饮而尽，而后转向施佾生，无限深情地）

佾生，我儿——！

施佾生　（霍然惊起）啊?！你讲些什么？莫非疯了？

郑司成　唉！你哪里晓得，我乃是你生身之父，一十八年不敢相认，如今就要随你母而去，再不能对你隐瞒真情了！（哭泣）

施佾生　住口！你这衣冠禽兽，害我母亲，累我妻儿，毁我全家，还要胡言乱语，曲意诽谤，我恨不得食尔之肉，剜尔之心，以怨报怨，以仇报仇！

郑司成　（心如刀割）佾生！此乃二十年前种下的恶果，当怨何人？当怨何人？……唉，儿啊！

（唱）我与你母情眷恋，

青梅竹马立誓言：

生要同衾死同穴，

一片贞心对苍天。

谁料她父贪无厌，

为攀豪门毁良缘。

鸳鸯拆散情难变，

暗结珠胎未嫁前。

过门八月生下你，

取名佾生意惓惓。

儿方问世母守寡，

离散鸳鸯又结缘。

一十八载相依伴，

扶养吾儿度华年。

堪怨谁？谁堪怨？

唯怨薄命唯怨天。

天公瞢然瞽双眼，

令天下真情泯灭，人道沦丧，是非、曲直、善恶、爱憎全

倒颠！

施佾生 （如雷轰顶，跌坐椅上）啊呀——！

〔郑司成惨痛已极，扑向酒壶，斟酒再饮。

施佾生 （急夺酒杯酒壶，惊惶地）这……是毒酒哇！

郑司成 （点头）为父早已知晓……今日不死，还待何时？（腹痛）儿啊，儿啊！为父一十八年不敢认你，临终之前只望听儿呼唤一声爹……爹……

施佾生 （仆然跪倒，大呼）爹——爹——！

郑司成 （缓缓伸出颤抖的双手，紧紧抱住施佾生，热泪纵横）我亲生的儿哪！

（唱）今日得遂平生愿，

含笑瞑目赴阴间。

（腹部剧痛）啊……呀……（倒）

施佾生 （捶胸顿足，抱尸痛哭）爹爹呀！

（唱）爹爹何罪儿何辜？

儿毒父死世间无。

幽冥见母难饶恕……

（拿起酒壶）罢！

赎罪还赖酒一壶。（举壶，一饮而尽）

〔洪如海、杜国忠急上，二衙役自里屋闪出，叩见洪如海等。

衙　役 启禀二位大人，奸夫果然被状元毒死！

杜国忠 真相大白，下官复命。

洪如海 （惊愕）速将状元夫人释放。

衙　役 遵命！（急下）

杜国忠 大人，此事须火速禀报朝廷，撤去诰封，收回旌表，以保皇王之威权，礼法之森严。

洪如海 欲保皇王之威权、礼法之森严，岂能轻率撤回旌表诰封？此事本官自有安排。只是施状元，包庇母罪，诬害妻子，毒死奸夫，杀人

灭口，当奏明圣上，严加惩处！

施佾生　住口！我母无辜，怎说有罪？他乃我父，怎说是奸夫？（腹部剧痛）……可恨哪可恨，这世间之事，俱被世间之人自己葬送了！

〔柳氏急奔上。

柳　氏　官人——（扑向施佾生，将摇摇欲倒的施佾生抱住）

施佾生　夫人哪！

（唱）生既不能莫若死，

去见阎罗再陈辞。

我乃堂堂郑家子，（指父尸）

墓碑切勿刻姓施！（死）

柳　氏　（惨呼）官人……

〔光骤暗，大筛锣沉重的声音，如捶打人心。

〔洪如海宣诏的声音："……已故状元施佾生之妻柳氏，贤德孝惠，堪称懿范。本朝以礼教治天下，即封柳氏为一品夫人，并赐御书'贞节可风'，晓谕全郡，以振纲常。钦此！"

〔光复明。洪如海立于平台宣读圣旨。阶下杜国忠、叶庆丁、众宾客跪听。

洪如海　……谢恩！

众　万万岁！

洪如海　请柳氏夫人出堂，叩谢天恩，受众人大礼拜贺！

〔钟磬齐鸣，肃穆庄重，柳氏凤冠霞帔，由二婢女搀扶，缓缓而上，她如痴如呆，木然登台。

〔众人拜贺，伏地。

〔演区光渐暗。一束耀眼的白光直射柳氏。

柳　氏　天哪！天哪……

（唱）苍天何日开慧眼，

重识人间愚和贤。

凄凉惨剧莫再演，

我以我血了孽缘！

〔柳氏抽利剪猛刺咽喉……

〔众失声惊呼，伸手欲救。造型。

〔剪刀落地。柳氏缓缓倒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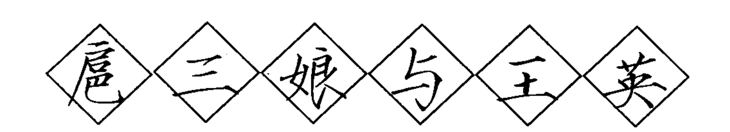
〔惨淡的绿光映照"贞节可风"御匾，显得格外阴森。

〔幕徐降。

〔剧终。



传奇京剧



黎中城　王涌石　刘梦德

1993年



剧中人物

扈三娘　女,18 岁,扈太公之女,人称“一丈青”。
王　英　男,20 岁,梁山头领,人称“矮脚虎”。
祝　彪　男,20 岁,祝家庄三公子。
扈　成　男,23 岁,扈太公之子,扈三娘之兄。
扈太公　男,65 岁,扈家庄庄主。
慧　嫂　女,22 岁,扈成之妻。
宋　江　男,40 岁,梁山大头领,人称“呼保义”。
燕　顺　男,25 岁,梁山头领,人称“锦毛虎”。
安道全　男,52 岁,梁山头领,人称“赛华佗”。
林　冲　男,32 岁,梁山头领,人称“豹子头”。
鲁智深　男,34 岁,梁山头领,人称“花和尚”。
吴　用　男,33 岁,梁山头领,人称“智多星”。
公孙胜　男,35 岁,梁山头领,人称“入云龙”。
花　荣　男,25 岁,梁山头领,人称“小李广”。
孙　立　男,35 岁,梁山头领,人称“病尉迟”。
顾大嫂　女,30 岁,梁山头领,人称“母大虫”。
孙　新　男,31 岁,梁山头领,人称“小尉迟”。
祝　龙　男,30 岁,祝家庄大公子。
祝　虎　男,25 岁,祝家庄二公子。
二混子　男,21 岁,祝家庄管家。

第 一 场

〔北宋。

〔山东梁山泊附近，扈家庄。

〔鼓乐喧天。

扈　成　（内唱）扈家庄头开校场——

〔幕启。春光明媚，校场开阔。“比武招亲”大旗高高飘扬。

〔扈成亲率四名腰圆膀粗的家兵，兴高采烈地擂动大鼓，敲响大锣、大钹，声震云霄。众家兵及众丫环欢笑跳跃，穿梭过场，忙碌地布置装点校场。

扈　成　（接唱）张榜比武选东床。

我胞妹扈三娘幼习刀枪与拳棒，

到如今二九芳龄英姿飒爽，

“一丈青”威名传四方。

比武招亲无欺谎，

立分高下与弱强。

胆小者莫把校场闯，

胆大的一个一个各逞其能，

只管向前试锋芒。

今日交手不相让，

明朝箫管结鸾凰。

〔内喊：“老太公到！”慧嫂、丫环甲扶扈太公上。

扈　成　（迎上前）爹爹！

扈太公　（满嘴山东口音）唷，来了这么多人！

扈　成　他们都是来与三娘妹子比武的。

扈太公　俺就一个闺女，要不了那么多女婿。

慧　嫂　啊爹爹，来的人多，正可百里挑一呀！

扈太公　（点头称是）嗯，俺儿媳妇说话就是在理。俺倒要瞧瞧，都来了

些什么人。

扈　成　爹爹请看。

扈太公　（从怀里摸出“千里眼”，向台下观望）哟嗬！白胡子老头岁数比俺还大！

扈　成　（指另一边）那旁俱是年轻的，爹爹请看。

扈太公　（望另一边，不满地）年轻倒是年轻的，可都是发育不全，营养不良。

丫环甲　太公，那边不是有几个强壮的吗？

扈太公　（又望）这哪儿是强壮？这叫肥胖！唉！这可要耽误了俺闺女的终身大事了！

慧　嫂　爹爹不必着急，三娘妹子乃是有福之人，自会得遇如意郎君。

二混子　（内喊）闲人闪开！

〔响起一阵不协调的吹打乐声。

〔众惊讶观望。

〔二混子双手捧着彩礼漆盘，踩着机械的节拍走来。他身后跟着一顶由祝家庄丁抬着的大红花轿。祝龙、祝虎随轿同上。

〔二混子向扈太公纳头跪拜。

扈太公　咦？没过年磕什么头呀？（对扈成）他们这是……

扈　成　（对丫环甲）快去问来。

丫环甲　是啦！（上前，向二混子喝问）哎哎哎，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二混子　听着！奉了公子命，花轿迎新人，立刻抬起扈三娘，祝家庄上去成亲！

丫环甲　公子？哪个公子？（指祝龙、祝虎）是他，还是他？

二混子　此二位是我们祝家庄的大公子祝龙，二公子祝虎，今儿要娶扈小姐的，可是三公子祝彪！

丫环甲　（口气强硬地）不管是竹镖、铜镖，还是铁镖，想招亲就得自个儿前来比武。

祝　龙　我家三弟武艺高强，必胜无疑！

祝　虎　就是梁山贼寇，也屡屡败在他的手下！

丫环甲　我看那个叫祝彪的，八成是个酒囊饭袋，不敢跟我家小姐比武，所以才派你们来诈婚是不是？

祝　龙　哼，小小丫头，竟敢出口伤人！

〔二混子向丫环甲扑去，却扑了个空，摔个狗吃屎。

祝　虎　大胆，着打！

〔众丫环将祝龙、祝虎、二混子等推倒在地，扈家庄人大笑，祝龙、祝虎大惭。

祝　彪　（内喝）呔！休得猖狂，俺祝彪来也！

〔祝彪疾步上，英气逼人，三拳两脚便将丫环们打得七零八落。

祝　彪　（唱）小丫环出狂言不知进退，

　　　　唤小姐快出马领略俺的神威！

众丫环　小姐快出来吧！

〔丫环乙腾跃上，对祝彪作哑语手势，祝彪气恼地将她掀翻在地。

〔扈三娘步履轻盈矫健地上，金盔银甲，修长婀娜，粉面桃腮，光可鉴人。祝彪顿觉眼前一亮。

扈三娘　（唱）春风桃李吐香蕊。

　　　　凤甲戎装出深闺。

　　　　受命比武择佳配，

　　　　丝萝相托能有谁？

　　　　飞步来到校场内，

　　　　抖抖威风战几回。

〔扈三娘、祝彪同时提枪上马。

扈太公　（叫喊）女儿，把他打下马，给老爹争口气！

〔扈三娘挺枪直取祝彪。二人一场快速的搏击，如两股旋风，时分时合，一时竟难分高下。二人惊异，瞩目对方，不禁喜上眉梢，情不自已。扈三娘忽然抛开手中银枪。

扈太公　（干着急）打呀！干吗把枪扔下了？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哇？

〔扈三娘与祝彪换用双枪,继续交锋,相互打量,欣喜难抑。不多几合,扈三娘故意露出破绽,让祝彪打下马来。

二混子　赢了!赢了!

〔祝彪急下马,扶起扈三娘。

祝　彪　(向扈三娘深深施礼)请小姐上轿!

〔扈三娘娇羞掩脸,而后不由自主地走向花轿。

扈太公　(突然大叫)慢!

〔扈三娘吃惊止步。众惊视扈太公。

扈太公　这又不是自选商场,买了东西就带走。哈哈……也得选个黄道吉日,过门拜堂啊!

祝　彪　那要等到何日?

扈　成　黄道吉日,请公子三日后前来迎娶。

扈太公　中,中!

祝　彪　(向扈太公跪拜)多谢岳父大人!

扈三娘　爹………

〔扈三娘娇羞地扑向扈太公怀中。

〔灯暗。幕闭。

第　二　场

〔幕启。

〔扈家庄后堂,悬红挂彩。

〔慧嫂伫立等候。

慧　嫂　(唱)昨夜灯花结双蕊,

今朝三娘喜于归。

阖家齐把妆奁备,

鲜艳的嫁衣送进闺闱。

〔丫环们围拥身穿新嫁衣的扈三娘上。丫环乙嬉笑打趣。扈三

娘被拉到凳前坐下。众丫环下。慧嫂在扈三娘耳畔低语几句。扈三娘羞涩地拂袖扭身,慧嫂含笑下。

〔扈三娘掀起红头盖,对镜自赏,欣喜不已。

扈三娘　(唱)此时恍惚心儿醉,

女儿家二九芳华第一回。

难忘他倜傥风流貌英伟,

气宇轩昂闪清辉。

似神似仙,堪与神仙相媲美,

扈三娘一见钟情笑展双眉。

惊喜交织难描绘……

急盼花轿到门楣。(归座)

扈　成　(内喊)爹爹——爹爹——

〔扈成急匆匆上。

〔慧嫂扶扈太公上。

慧　嫂　官人,花轿可曾到来?

扈　成　(顿脚)唉!还提什么花轿,新郎都丢啦!

公、嫂　(意外地)啊?!

〔扈三娘猛地掀掉盖头,急趋前。

扈三娘　哥哥,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扈　成　啊呀小妹啊!只因祝家庄与梁山素有仇恨,前日又在集市之上械斗起来。祝家弟兄杀了他梁山几个喽啰。今日梁山派来人马,报仇雪恨,正与祝家迎亲人等在路口相遇。三公子祝彪不听劝阻,迎战梁山人马,怎奈寡不敌众,祝三公子他……竟被生擒活捉了!

〔扈三娘惊呆。

扈太公　(连连跺脚)这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

慧　嫂　官人,快拿个主意呀!

扈　成　待我带领家兵前去救援!

扈三娘　慢！让我去！

扈太公　啊！你是新娘，去不得，去不得！

扈三娘　爹爹呀！（唱）

　　梁山草寇太狂妄，

　　坏我喜庆事一桩。

　　三娘我武艺精熟胆更壮，

　　岂忍看郎君平白遭祸殃。

　　此去定扫贼兵将，

　　回庄再做新嫁娘！

〔扈三娘卸嫁衣，回身向扈太公拱手告辞，急下。

扈太公　唉！（跌坐）

〔灯暗。幕闭。

第　三　场

〔幕启。桃花岗，谷口山道，红桃满坡，山路盘桓。

王　英　（内唱“南锣”）

　　矮脚虎，好气派！

〔四梁山军士抬花轿上，王英坐在轿中，颤颤悠悠，得意非凡。

王　英　（接唱）

　　红顶轿，四人抬，

　　今天我王英没白来。

　　押祝彪，回山寨，

　　得意洋洋我真痛快，

　　众人面前我有光彩。

　　哈哈哈……

〔梁山军士停轿。

王　英　（催促）弟兄们，怎么不走啦？

军士甲　别催啦！燕顺大哥都掉到后头啦！

王　英　哦？（下轿眺望）喂！燕顺哥！快押着祝彪赶上来呀！

燕　顺　（内）祝彪！你倒是快走哇！

〔燕顺与梁山军士押祝彪急上。

祝　彪　（唱）新郎竟做阶下囚。

王　英　小子！你们祝家三兄弟，平日称王称霸，屡屡与我梁山作对，今儿个落到太爷王英之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燕　顺　嗨嗨，少时把你押回山寨，砧板上剁，油锅里炸，叫你知道咱王英贤弟的厉害！

祝　彪　呸！（接唱）

缧绁缠身满面羞。

一腔恶气难忍受，

不雪此恨怎罢休！

〔祝彪奋力挣脱，被王英、燕顺等强压住。

〔扈三娘率众女兵冲上，与王英等对峙。

扈三娘　梁山草寇听了，放了公子，饶尔等不死！

祝　彪　哈哈！

王　英　（对祝彪）人家跟我说话，要你打什么哈哈？（命令梁山军士）将他押过一旁！

燕　顺　（推开祝彪）你躲一边去！

〔王英、燕顺扫视众女兵。

王　英　哟！我当是什么人哪，原来叽叽喳喳，是一群小姑娘！

燕　顺　什么小姑娘，是一群小娘们！

王　英　小丫头片子！

燕　顺　啊？

王　英　啊？

王、燕　哈哈哈……

扈三娘　草寇休得放肆，要想活命，赶快放了公子！

燕　顺　什么?

王　英　口气不小啊!

燕　顺　瞧我的!(挥刀欲上前)

王　英　(拦住)慢着,要是杀了她,也不知她叫什么呀!

燕　顺　对,你去问问她。

王　英　(转向扈三娘)呔!来将通名受死!

扈三娘　一丈青——扈三娘!

〔王英、燕顺端好架子,等着对方发问,半晌,不见动静。

王　英　把咱们哥俩干搁在这儿啦?

燕　顺　这是拿灶王爷不当神仙哪!

王　英　自报家门!

燕　顺　对,自报家门!(上前高嚷)呀呔!我乃梁山好汉锦毛虎燕顺!

王　英　我乃水泊梁山宋大哥麾下大头目王英,人称矮脚虎!(矮步亮相)

扈三娘　(颇感好笑)嗬,我当梁山草寇乃三头六臂的凶神,八面威风的恶煞,原来是这么个小毛贼呀!

众女兵　(齐笑)嘻嘻……

王　英　(亦笑)哈哈哈……

燕　顺　(招呼王英)贤弟,过来,过来!

〔王英走向燕顺。

燕　顺　人家笑你,你笑什么?

王　英　你懂什么!八成是人家看我看顺了眼了。

燕　顺　什么,人家看你顺了眼啦?

王　英　(自信地)啊!

燕　顺　对对对,有这么点儿意思。嗳,贤弟,人家长得什么样儿啊?

王　英　什么样儿啊?

燕　顺　问你哪!

王　英　没瞧见哪!

燕　顺　嗨,人家瞧了你了,你也该瞧瞧她呀!

王　英　对,不能让她们白瞧了。

燕　顺　不能让她们白瞧了。

王　英　瞧我的。

〔王英放下兵器,整冠理衣,走到扈三娘身边。

王　英　(拍拍扈三娘枪杆,用小生腔)啊,啊——

扈三娘　小毛贼!

〔王英细看扈三娘,猛地愣住,连连倒退,站立不稳。

燕　顺　(忙扶住)贤弟,贤弟,怎么啦?

王　英　她身上有电,我看了她浑身发木,舌头发麻呀!

燕　顺　哟!她长得怎么样?

王　英　(兴奋地)嘿!一丈青,一丈青,(哼起小调)我的眼前亮晶晶。

燕　顺　他怎么唱起来了?

王　英　好似那月里嫦娥眼前走。(嬉皮笑脸地走到扈三娘面前)今儿晚上失眠得一宿!

〔扈三娘被激怒,猛抽王英一记耳光。

王　英　(捂脸)还真舍得打呀!

〔扈三娘银枪频刺,王英、燕顺招架不住,败下。

〔扈三娘救出祝彪。

扈三娘　公子,一起上马!

〔扈三娘与祝彪共骑一马,左冲右突,未能突围。

祝　彪　三娘!

扈三娘　公子,你先走!

〔扈三娘将马鞭递与祝彪,自己跳下马来。

祝　彪　三娘!

扈三娘　(坚决地)快走!

〔扈三娘奋勇抵挡从四面围拢来的梁山军士,掩护祝彪逃走。

〔林冲、花荣率梁山军士赶来,擒获扈三娘。

〔王英、燕顺上。

林　冲　押回山寨！

燕　顺　（拽扈三娘）走！

〔扈三娘扭头不动。

燕　顺　她不走哇！

王　英　大哥，现成的花轿，咱们把她抬回去！

燕　顺　对，抬回去！

〔梁山军士抬来花轿，王英、燕顺将扈三娘塞进花轿，众亮相。

〔暗转。幕闭。

第　四　场

〔粗犷豪放的音乐，伴着一片笑闹、劝酒声。

〔幕启。梁山聚义厅，正举行着庆功酒宴。宋江、吴用、公孙胜、鲁智深、安道全、林冲、花荣、王英、燕顺等频举酒盏，正是酒酣面热时。

宋　江　众位贤弟！

众　大哥！

宋　江　今日拿住扈三娘，当如何发落呢？

鲁智深　大哥！扈家庄与祝家庄相互勾连，与俺梁山为敌，如今拿住扈三娘……

燕　顺　（插嘴）那还用说？咔嚓一刀，干净利落脆！

鲁智深　（点头）嘿，让他抢先说了。

王　英　（拽燕顺臂）哎？就这么干脆？

燕　顺　给咱哥俩出出气嘛！

林、花　（点头）将她斩首，免生后患！

吴　用　慢来，慢来！

众　军师有何见教？

吴　用　扈家庄与祝家庄不同,扈三娘与俺梁山交战,不过是自保疆域。我看此人武艺超群,若能劝其归降,于俺山寨大为有利。

鲁智深　话是这么说,可人家是大户千金,岂肯轻易入伙呢?

燕　顺　她敢说个不字儿,我就咔嚓一刀……

〔王英暗拧燕顺一把。

燕　顺　哎哟!

王　英　你给我一边呆着吧!

宋　江　王英贤弟有何高见?

王　英　列位兄长!(念配乐数板)

扈三娘,生来俏,

练就了一身武艺赛虎豹。

若将她咔嚓一刀切两半儿,

从此后人间少了一个希世奇才美多娇!

林、花　嘻,言过其实!

鲁智深　(对王英)你呀,野草也当花!

众　哈哈哈……

安道全　难道说,放了她不成?

王　英　(接念)倘若是稀里糊涂把她放掉,

也难免落下话把儿让人笑。

笑咱们软弱窝囊怕女流,

笑咱们是一群呆头笨脑,傻里呱叽的大草包!(手指鲁智深)

〔鲁智深举拳欲打王英,安道全从中拦开。

安道全　(接念)

左不好,右不好,

你葫芦里边到底卖的是什么……

什么……卖的是什么药?

鲁智深　(接念)

干干脆脆往外倒,

你何必这样吞吞吐吐、磨磨蹭蹭……

燕　顺　（插嘴，接念）叫人好心焦！

王　英　（唱）欲劝降，还要靠妙语生花唇舌巧，

柔能克刚手段高。

聚义厅上摆酒宴，

以礼相待旧怨消。

杯觥交错频劝导，

管叫她心悦诚服来折腰！

众　　喝酒？

宋　江　好，请扈小姐厅堂一聚！

王　英　是！（向外）有请扈小姐！

〔幕后众军士传唤："有请扈小姐！"

〔扈三娘心情忐忑地走上。

扈三娘　（唱）惶惶不安失群雁，

折翅落到碧浪间。

是沉是浮难逆料，

不顾吉凶且向前！

〔扈三娘进入厅堂，昂首而立，等待发落。

王　英　扈小姐到！众位头领出迎！

〔众位头领迎出，细观扈三娘，又惊又喜。

宋　江　（唱）眼前蓦然光焕灿，

疑是仙姬降凡间。

鲁智深　（接唱）恰好似观音大士身旁的龙女变，

安道全　（接唱）

又好似从军的木兰、浣纱的西施来到我们面前。

众　　（接唱）这样的奇女子咱们梁山何曾见？

王　英　（接唱）

请大哥开金口启玉齿，鼓其三寸如簧舌，

规劝她投靠报效咱们梁山！

众　（接唱）投靠报效咱们梁山！

宋　江　酒筵摆下！

〔军士们设座摆筵。

众　（欠身拱手）请扈小姐上座！

扈三娘　（大感意外，转身环视，不无感动地）呀！（唱）

只说是身陷虎穴祸难免，

只说是命系苍崖一线悬。

只说是梁山草莽个个杀人不眨眼，

谁料想一个一个殷勤待客，

恭谨和蔼礼仪在先。

我欲信犹疑真伪难辨……

王　英　请小姐上座！

众　请小姐上座！

〔众头领热情让座，王英为之掸去椅上灰尘。

王　英　扈小姐，请这边坐！

〔扈三娘不由自主入座，王英为之斟酒。宋江等举杯。

众　扈小姐，请！

〔扈三娘持杯，欲饮，忽又止住，凝视酒杯，面露疑色。王英与之交换酒杯，一仰脖子，饮下肚去。扈三娘疑虑方消，脸呈笑容。

扈三娘　（接唱）看起来是真心并未藏奸。

众　扈小姐，请！

扈三娘　请！（一饮而尽）

宋　江　（亦一饮而尽）干！哈………

王　英　（斟酒）哎，大伙儿快来敬酒啊！

众　我来，我来……（持杯向前）

王　英　慢着，慢着，排好了队，一个一个来！

〔吴用、公孙胜同持酒杯，走向扈三娘。

吴、公　（同唱）

宋头领敬过了醇醪一盏，

第二杯喜迎贵客惠临梁山。

扈三娘　三娘酒量甚浅，不能多饮。

王　英　哎，小姐，这两位俺梁山的军师，您总得给点儿面子吧！

扈三娘　（难以推辞）好，干！（与众头领同饮）

王　英　嘿，好酒量，好酒量啊！（对林冲、花荣）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呀！

林、花　（持酒杯上前，接唱）

第三杯为小姐压惊道歉。

〔扈三娘推辞。林冲、花荣先将酒饮干。三娘仍迟疑。

安道全　只此一杯，我等奉陪！

众　对，我等奉陪！（皆举杯饮干）干！

〔扈三娘亦举杯饮尽，已见几分醉意。

王　英　好！海量，海量啊！（又为扈三娘添酒）

鲁智深　扈小姐，洒家敬你一杯！（举杯向前）

〔王英拦住鲁智深，表示自己要先敬酒。

王　英　（微醺地）我说……小姐，他们刚才敬的酒都……不算数！瞧我和燕顺大哥，正经八百地敬小姐一大杯！

燕　顺　对！正经八百！

王　英　（接唱）

第四杯愿小姐高高兴兴留在山上.

与俺们共图大业，共享快活，共坐江山！

众　（接唱）与俺们共图大业，共享快活，共坐江山！

扈三娘　（强打精神，抬起醉眼，唱）

酒过三巡双目眩，

蒙胧若闻万马喧。

昏沉沉又见杯中满……

王　英　小姐，咱们干哪！

扈三娘　干哪！

王　英　哎，干！（爽快地把酒喝干）

〔扈三娘把酒杯端到嘴边，旋又放下。

王、燕　哎……

扈三娘　刚才你们说……这杯酒是为了什么来着？

王　英　为了让你留在山上。

扈三娘　（不解地）留在山上？

燕　顺　共坐江山！

扈三娘　共坐……江山？

王、燕　对，对！

扈三娘　（连连摆手，接唱）

我岂能落草为寇坠深渊！

王　英　小姐，你这是答应了？

扈三娘　什么答应了！这酒，你自个儿喝吧！（一抬手，将酒泼到王英脸上，而后一阵晕眩，醉倒椅上）

王　英　（满脸是酒，呆若木鸡）……

鲁智深　（上前奚落）哈哈，王英贤弟，这才叫瞎子点灯白费蜡，自找没趣白生气呀！

众　（哄笑）哈……

王　英　（拿鲁智深撒气）得了吧你！人家酒泼在我脸上，话骂到我身上，我承受得了，要你一个胖和尚多管什么闲事？

鲁智深　啊？胖和尚又怎么啦？胖和尚又怎么啦……

〔鲁智深与王英比粗，众头领相劝。

安道全　（醉步踉跄，插身鲁智深和王英之间，笑吟吟地打着酒嗝）列位，列位……呃！

王、鲁　（生气地扭转身去）哼！

安道全　我看你们哪，都没有酒量，也少了那么点儿肚量。才喝几杯黄

汤,就稀里糊涂、瞎争乱闹起来了。其实呢,大哥之意是要留住人才,可留住人才也不能生拉硬拽呀！书上说:“引进人才还得创造必要的氛围条件。”

王、鲁　(不解)啊？这是哪个朝代的言语？

燕　顺　我也听不懂啊！

安道全　我说下去,你们就懂了。人家扈小姐,堂上有老父,堂前有兄嫂,平白无故,干吗要丢掉那个家呢？

宋　江　将她家眷接上山来,同享快乐,也就是了。

众　对呀！

安道全　光接她父兄上山,也不行啊。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姑娘家最要紧的,就是得找到合适的婆家。一旦她找到合适的婆家,也就舍得离开现在的那个家了！

众　你的意思是……

安道全　呃！对,只要她能在山上成亲安家,也就不会闹着要走啦！

燕　顺　哎,安大夫,怎么样才能让她在山上成亲安家呢？

安道全　自然是要在山上给她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啰！

众　咦？哈哈哈哈……我等不信！

安道全　不信？咱们可以当场验证啊！

众　当场验证！瞧你的！

安道全　(走到扈三娘跟前)扈小姐,扈小姐！

〔扈三娘昏睡不醒。

燕　顺　嘿,人都不理你！

安道全　(提高声音,操山东口音)三娘,三娘。

扈三娘　(醉眼蒙胧,脸露笑容)……爹！

安道全　嘿！她叫我呢！

众　讨了便宜了！

安道全　小姐！(为扈三娘斟酒,唱)

　　这杯酒祝小姐称心如愿,

嫁一个可意的人儿，翩翩少年。

扈三娘 （勉强支起身，却眼花缭乱，只觉得一片混沌，唱）

耳旁的话一句句顺人心愿，

三娘我何曾忘怀那可意的少年！

（接过安道全手中酒杯）

接金樽饮美酒暗吐衷肠一片……

〔扈三娘向安道全招手，安道全走到扈三娘身旁。

扈三娘 （凑近安道全耳边，接唱）

原本该今日里喜结良缘。

（把酒一饮而尽，又醉倒伏案）

安道全 （转身对众，得意地）怎么样？ 怎么样？

众 先生大才！ 大才呀！ 哈哈哈哈……

宋　江 好虽好，只是哪里去找她的如意郎君呢？

安道全 有！ 有哇！ （唱）

梁山上俱都是人见人爱的英雄汉！

宋　江 好，安大夫，你的大媒。

安道全 好，都交给我了！

〔众头领相互打量，寻找合意之人。

〔安道全四顾搜寻，王英迎上前去，安道全却绕过王英，走到吴用面前。

吴　用 （对安道全）可惜你我都有家眷了。

王　英 对！ 千万不能犯重婚罪！

〔林冲、花荣拉出鲁智深。

鲁智深 干什么！ 洒家乃是个和尚！

燕　顺 和尚娶媳妇——下辈子见吧！ 哈哈哈……

安道全 （一把抓住燕顺）对，就是你！

燕　顺 （急忙摇手）别胡闹！ 别胡闹！ 安大夫，你瞧人家三娘长得天仙一般，你再瞧我，就跟巧克力似的，不般配，不般配！

王　英　（忍耐不住，故意打喷嚏）啊——嚏！

〔众人惊回首，齐望王英。

安道全　（接唱）忘却了还有个独身儿男！

燕　顺　王英贤弟早就有这个念头啦！（对王英）贤弟，你说对不对呀？

安道全　你说呀！

王　英　（欣喜而尴尬地傻笑）嘿嘿，嘿嘿嘿……（突然打了个饱嗝）呃！

安道全　哟，我这毛病怎么传给他啦？

宋　江　安大夫，不知三娘意下如何？

安道全　我得问问她去。

〔鲁智深等用手势向安道全示意：扈三娘与王英身材不相配。安道全犹豫。王英焦急地向安道全连连作揖，安道全示意王英且放宽心。

安道全　（转身向扈三娘）扈小姐，您瞧咱这位王英贤弟，为人忠厚，武艺也十分高强，称得上一条好汉。虽然他的个头矮了点儿，做衣裳不也省材料吗？小姐若愿与他结为百年之好，今天便可拜堂成亲！

扈三娘　（迷迷糊糊，酒言醉语）成亲……花轿……花轿在哪儿啊？

安道全　（对王英）瞧，她比你还急啊！

王　英　她答应啦？

安道全　她……呃……我问问她去！

王　英　你大喘气呀！

安道全　（又走到扈三娘面前）扈小姐，你答应了吗？

〔扈三娘伸脖子打酒嗝，使安道全误以为她是点头允婚。

安道全　（兴奋地）她答应啦！

鲁智深　果真是女中豪杰！

燕　顺　这才叫干净利落呢！

宋　江　真乃天作之合！

众　　美满姻缘！（向王英）恭喜贤弟，贺喜贤弟！

王　英　（手足无措）呃……大家同喜，大家同喜……（激动过度，晕眩欲

倒）

燕　顺　哎，贤弟，贤弟……

〔燕顺、鲁智深、吕方、郭盛将王英抬起。

燕　顺　做新郎去了！

〔燕顺等抬王英下。

〔喜娘上，搀扈三娘下。

〔军士甲持箭书上。

军士甲　启禀头领，巡山之时拾得箭书一封。头领请看。

〔宋江接过箭书，拆阅。

宋　江　原来是扈家庄扈成投书，只要我梁山保全扈三娘性命，愿与我梁山修好。

吴　用　大哥何不亲笔修书，差人送往扈家庄，一来报喜，二来将扈三娘父兄等接上山来，共享安乐。

宋　江　此计甚好！（唱）

扈家庄与梁山喜结姻缘，
正可使祝家庄势孤力单。
且将这劝降宴改作婚宴，
搀新人行婚礼敬地拜天。

〔众布置喜堂。

〔燕顺、鲁智深、林冲、花荣抬花轿上。

安道全　奏乐，搀新人！

〔乐队奏出具有浓郁山东风味的喜庆乐曲。众满意地点头。

〔身穿大红吉服的王英，兴冲冲上。新娘装束的扈三娘，摇摇晃晃自另一边上。

安道全　（高唱礼赞）一拜天地！二拜兄长！夫妻交拜！送入洞房！

〔安道全用红彩带分别挽住王英、扈三娘。王英扶扈三娘上轿。众吆喝、笑闹着向洞房而去。

〔幕闭。

第 五 场

〔幕启。

〔洞房内，红烛高烧，柔和的红光既使人感到温馨，又使人觉得梦幻般的神秘。帐幔边悬挂宝剑。

〔扈三娘醉倚床边昏睡不醒。王英在门口挥手送走送亲的人们，进门，偷窥三娘，窃喜。

王　英　妙哇！（唱）

适才厅堂劝女将，

转眼女将成新娘。

红鸾吉星照头上，

鹊桥渡我做新郎。

（前施礼）啊，小姐……小姐！（见无反应，蹑手蹑脚，走近扈三娘，伸臂欲抱）

〔燕顺蹑足走上。

燕　顺　（低声叫唤）贤弟，贤弟……

王　英　（停住，走出，老大不高兴地）这个关键时刻，你来干什么？

燕　顺　贤弟，你这不是头一回做新郎吗？哥哥我放心不下，来看看有什么事要我帮忙？

王　英　帮忙？帮谁的忙？

燕　顺　帮你的忙啊！

王　英　帮我的忙？（一想）过来吧！

燕　顺　怎么啦？

王　英　谢谢你——用不着——出去吧！（推燕顺走）

〔燕顺嘟囔着离去。

王　英　（刚欲闭户，目光落到扈三娘身上，复又转过身来）哎，哥哥，回来，回来！

燕　顺　（回身）别急，我还没走呢！

王　英　有件事，你帮我琢磨琢磨。

燕　顺　没错，你说！

王　英　三娘醉得不省人事，我该怎么办？

燕　顺　好办哪，我给她做人工呼吸！

王　英　去你的吧！（对观众）他倒会占便宜。

燕　顺　这可是安大夫教我的。

王　英　哎！咱们找安大夫去！

燕　顺　对，到安大夫房里要一剂醒酒汤，给三娘这么一灌，不就结了吗？

王　英　好主意！我这就去取。

燕　顺　你快去，我在这儿替你盯着！（说着，径直朝房内走去）

王　英　回来，回来！（拉燕顺出房）用不着！

燕　顺　你对我还不放心？

王　英　万一三娘醒来，看见你这副尊容，那还不吓坏了？

燕　顺　嘿，你还真会疼媳妇！

王　英　学着点儿，以后用得上，走吧！

燕　顺　走，走！

〔王英返身闭户，与燕顺同下。

〔灯光变色，音乐奇幻。一束光照在扈三娘脸上，七彩光环在四周旋转，云岚飘浮，一片空濛……

扈三娘　（唱）飘荡荡，恍如置身云端里……

〔扈三娘渐醒，起身，迷迷糊糊地环视着四周，似在寻找着什么。

扈三娘　（接唱）飘荡荡，荡荡飘，恍如置身云端里……

〔烛光闪烁，引导着身穿吉服、风度翩翩的祝彪，从云雾中缓步走来。

扈三娘　（接唱）猛抬头可意的人儿亭亭玉立笑微微。

〔祝彪走近扈三娘，展臂搀扶，相倚相偎。

扈三娘　（接唱）

谢苍天赐我称心如意好夫婿，

夫妻双双连理比翼，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永无绝期。

〔扈三娘端酒，递向祝彪。此时，祝彪已变作手持醒酒汤的王英。二人对换手中杯盏，旋又交杯而饮。

扈三娘　（双眼蒙胧）官人……

王　英　（喜不自禁）醒了！

〔王英扶扈三娘坐到床上。

王　英　（亲热地）娘子！

扈三娘　（睁眼细辨，一惊）你是谁？

王　英　为丈夫王英在此啊！

扈三娘　（大惑不解）你……你是谁的丈夫？

王　英　我？（喷然）噗！我还能是谁的丈夫啊？自然是你三娘的丈夫啦！（展开双臂，欲抱扈三娘）

扈三娘　（推开，怒火顿生）呸！你这个恶棍，吃饱喝足了，跟姑娘我开这种玩笑！

王　英　嗳，这怎么是开玩笑呢？咱们行过婚礼、拜过天地、喝过交杯酒，又同入洞房，成了名正言顺的合法夫妻，严肃得很哪！

扈三娘　（急了）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和你拜了天地？什么时候喝了交杯酒？什么时候……（环顾四周，惊慌起来，忽然发现自己所穿的吉服，顿时目瞪口呆）这……这是怎么回事啊？（忙脱下吉服，扔掉）

王　英　（顺势接住吉服）就是这么回事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自己也脱下外衣靠坐床头）

扈三娘　我什么时候情愿啦？你说！你说呀！（一把将王英拽下床）

王　英　哎哟！年纪轻轻的，怎么得了健忘症啦？我来提她个醒儿。我说小姐，方才在聚义厅，安道全给咱们俩做媒。那个时候，你呀，是"嗒嗒嗒嗒嗒嗒——衣台"，把我上下这么一打量，美滋滋甜滋滋地那么一乐，说道："成亲……花轿……花轿在哪儿呀？"嘿！这不是答应了吗？

扈三娘　（恍然）哦！

王　英　（高兴地）想起来了！

扈三娘　（直跺脚）哎哟，哎哟！全都弄拧啦！

王　英　钉是钉，铆是铆，没拧啊！哦，我明白了，八成你是想赖婚哪？

扈三娘　王英啊，王英！（念“扑灯蛾”）

你这个小毛贼，丑八怪，

坑蒙拐骗心肠坏。

信口雌黄颠倒黑白，

今儿个叫你尝尝一丈青的厉害！

〔扈三娘追打王英，王英边招架，边退避。

王　英　哟，这就叫打是疼，骂是爱呀？

〔扈三娘怒打王英耳光.

王　英　你真狠心哪！

〔扈三娘拔下挂剑，直指王英。

王　英　（抓住扈三娘手腕，高嚷）谋杀亲夫啦！

扈三娘　住口！

〔扈三娘挥剑连砍。王英左闪右避，最后纵身抓住房梁上的彩球，悬挂半空。

王　英　你杀了我，就不怕当寡妇吗？

扈三娘　呸！

〔王英在房梁上缠绕翻转。扈三娘举剑难及。

王　英　（又得意）喂，小姐，你够不着！

扈三娘　（无奈）哼！这回饶了你，我走啦！（欲出房门）

王　英　哎，等等！（急跳下，追至门口）

扈三娘　（没好气地）怎么？你还想找死吗？

王　英　小姐，要分手……也得办个离婚手续呀！

扈三娘　你……气死我啦！（扔剑大哭）呜呜……

王　英　（不知所措）小姐，你别哭哇！你这一哭，我心里头就发毛，这事

儿纯属误会。得了,咱们俩的事儿,就算到此告一段落。你就别生气啦!

扈三娘　(渐渐平静下来)……

王　英　唉!(对观众)我也在纳闷,人家"一丈青",怎么会看上我这"矮脚虎"呢?看来这全得怪安大夫误传信息,害得我白白地潇洒了半宿。

扈三娘　你们怎么也不问问我许配人家了没有哇?

王　英　啊?!难道说小姐你……已然许配人家啦?

扈三娘　(娇羞地)谁说不是呢?

王　英　哎哟,哎哟,怎么会是这样呢?!(狼狈地团团转,忽然又静下来,向扈三娘)那你的那个他,他是谁?

扈三娘　他呀?(唱)

　　青春年少一十九……

王　英　(忍受不了,向乐队做暂停手势)停!(向扈三娘吼)别唱了!这太刺激我啦……

扈三娘　烦劳禀告众头领,放我下山,感恩不尽!

王　英　你既然不是我王英的媳妇,就是咱梁山的俘虏,宋头领岂能轻易放你走呢?

扈三娘　那我拼着一死,杀下山去!

王　英　梁山上高手如云,你闯得过这关,闯不过那关!

扈三娘　那、那……我只能自刎而死了!(拾剑对颈)

王　英　哎哟,我的妈呀!(急阻止)别忙!让我想想……(眼珠乱转,猛然击掌)嗨,就这么着了!小姐若要下山,必须有一头领亲自引路,送你过关。

扈三娘　可谁愿为我冒这样的风险呢?

王　英　我!

扈三娘　什么,你?

王　英　(诚恳地)我们梁山好汉,虽然莽撞粗鲁,可最讲究的就是一个

义字。我王英尽管不能与小姐成其百年之好，可打心眼里愿小姐福星高照，事事如意。只要小姐答应，从今往后不再与梁山作对，我这就送你下山！

扈三娘　（感动地）好，梁山头领如此仗义，我还要劝说祝家也罢兵休战，永息干戈！

王　英　好，一言为定！

扈三娘　谢头领！（向王英拜谢）

〔王英急扶起扈三娘，刚欲出门，忽闻人声，急止步，改从另一方向下。

〔燕顺、鲁智深、安道全醉步上，蹑手蹑足地在门口偷听。

燕　顺　唔？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鲁智深　（大声地）睡着啦！

安道全　嘘！

〔收光。幕闭。

第　六　场

〔次日清晨。

〔扈家庄头。

〔幕启。

〔四祝家庄丁扮梁山军士，引乔装的祝彪上。

祝　彪　（咬牙切齿）三娘，你做的好事！（唱）

　　扈三娘被擒入罗网，

　　淫威下做了贼寇的新嫁娘。

　　平白里一顶绿巾戴头上，

　　真叫人醋意横生恶气满胸膛！

　　今早起截获密信，方知梁山扈家暗来往，

　　探虚实惩叛逆我乔装改扮到邻庄。

来在庄头我变模样……

〔祝彪回身戴眼罩。

祝　彪　我扮得可好？

四庄丁　扮得好！

祝　彪　扮得可妙？

四庄丁　扮得妙！

祝　彪　（阴笑中杀机微露）哼哼哼……（接唱）

这才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四庄丁　来到扈家庄！

祝　彪　上前叫庄。

庄丁甲　是。（向内叫喊）里面听着，梁山使者前来拜庄啊！

扈　成　（内）打开庄门，请来使厅堂叙话！

〔布景转换成扈家厅堂。

〔祝彪示意庄丁们分散隐下，随即步入厅堂。扈成、扈太公迎上。

祝　彪　二位庄头，俺奉宋头领之命前来拜庄！

扈太公　（打量）咦？俺看你好面熟啊！

祝　彪　啊！（手握剑柄）

扈太公　哦，俺想起来了，活脱像法国电影里的佐罗嘛！

祝　彪　取笑了。哈哈哈……

〔扈太公、扈成同笑。

扈　成　请问头领，可曾收到我发往梁山的箭书？

祝　彪　正是收到箭书，才来拜见庄主。

扈　成　头领啊！我扈家与梁山素无仇恨，我妹三娘为救祝彪，才冒犯虎威。望头领开天高地厚之恩，放回小妹。我扈家庄定以重金答报。

扈太公　中！中！

祝　彪　庄主不必忧虑，宋头领特地命我前来报喜。

扈太公　闺女生死不明，还有什么喜事？别来耍弄俺咧！

祝　彪　庄主听了。(唱)

　　扈小姐阵前被擒遇凶险……

扈太公　这也算喜事?

祝　彪　我还有下文呢。(接唱)

　　谁料想另有福祉在其间。

扈太公　当了俘虏还有福气?

祝　彪　(接唱)

　　梁山上俱都是粗豪放浪的草莽汉,

　　哪见过一丈青这般的美婵娟?

扈太公　这话不假。(接唱)

　　不是俺王婆卖瓜自夸又自赞,

　　俺闺女可算得女中魁元。

　　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蕙心兰质,秀色可餐,

　　倾国倾城,四德俱全……(没完没了)

扈　成　(提醒)爹,先让人往下说呀!

扈太公　哦!(接唱)

　　——你快快给俺往下谈!

祝　彪　(接唱)

　　这一个见了她六神无主直眉瞪眼,

　　那一个见了她浑身酸懒废寝忘餐。

扈太公　俺闺女真有这么厉害?

祝　彪　(接唱)红脸的走过来牵手扼腕,

扈太公　(变色)不是好东西!

祝　彪　(接唱)黑脸的——

扈太公　又怎么啦?

祝　彪　(接唱)——靠近前触动裙衫。

扈太公　这就更差劲啦!

扈　成　我妹乃千金之体，怎受得这般屈辱？

祝　彪　（接唱）男女相戏，她难免春心缭乱，

扈太公　糟了，俺闺女学坏了！

祝　彪　（接唱）允婚事与王英缔结姻缘。

扈　成　我妹子已与祝彪订下姻亲，怎能另嫁他人？

祝　彪　（又气又恨）哼哼哼……

扈太公　怎么他笑得汗毛凛凛的？

祝　彪　（接唱）

　　婚姻事难强求是她自愿，

　　请庄主全家老幼共享富贵同上梁山！

（递信）此有宋头领亲笔信一封，庄主请看。

扈太公　俺看看。

〔扈成抓过书信急看。

扈　成　（跺脚）嗨！三娘如此轻率允婚，我们怎么向祝家交待呀？

扈太公　你放屁！三娘为救祝彪这个龟孙子，才被梁山抓走。那祝彪要是还念一点夫妻之情，姻缘之份，早就该发兵去救援三娘了，有什么好向他交待的？（向祝彪）头领，你说对不对？

祝　彪　（强抑仇恨，试探地）如此说来，庄主愿上梁山？

扈太公　俺闺女到哪里，俺就到哪里。别说是上梁山，就是上喜马拉雅山，俺也不含糊。

〔慧嫂上。

慧　嫂　爹爹。

扈太公　快点儿收拾收拾，俺全家要上梁山了！

祝　彪　庄主，你想仔细了？

扈太公　俺想仔细了。

祝　彪　你不反悔？

扈太公　俺决不反悔！

祝　彪　难道你就不怕祝彪找你算账？

扈太公　头领，不瞒你说，闺女上了梁山，俺要是留在这里，还真怕祝彪那个龟孙子找俺算账呢！

祝　彪　（冷笑）哼哼哼……（突然除去伪装，露出真相）你看我是何人？

扈　成　（大惊）啊，祝彪！

扈太公　（骇极）啊呀！（顿时翻白眼，站立不住）

祝　彪　（狞笑）哈哈哈……

扈　成　爹爹！

〔扈成、慧嫂急扶扈太公坐下，为其抚胸拍背。

祝　彪　（唱）宋江修书将人遣，

被我截杀在半途间。

乔装改扮来试探，

果然你一家通敌投梁山。

扈　成　（接唱）

我妹生死你不管，

按兵坐视不去救援。

用心险恶来行骗，

六亲不认你丧心肝。

祝　彪　（接唱）

扈三娘早成了反贼家眷，

我与她丝萝断已无牵连。

保皇家霹雳手段诛灭反叛，

拿你一家——

〔祝彪拔剑逼向扈成、慧嫂，祝家庄丁围上。

祝　彪　（接唱）——拿你一家到当官！

慧　嫂　（接唱）

若非三娘拼死战，

你怎能脱险得生还？

今逢扈家遭急难，

你落井下石手段凶残。

有朝苍天睁慧眼,

定把你埋葬那无底深渊!

祝　彪　呸!(接唱)

祸端皆因妇人起!

〔祝彪挺剑刺死慧嫂。

扈　成　娘子!(扑向慧嫂)娘子……

〔扈太公突然跳起,张开双臂,扑向祝彪。

扈太公　祝彪!你这个龟孙子……

〔祝彪揪住扈太公,举剑以对。

扈太公　(绝望地)哎哟,俺活不成咧……

祝　彪　(接唱)送你成佛上西天!

〔祝彪又一剑刺中扈太公前胸。

扈　成　啊!

〔扈成扑上前,与祝彪拼命,被砍伤臂膀。

〔丫环乙闻声上,抱住祝彪腿,掩护扈成逃走,自己却遭祝彪杀戮。

祝　彪　放火烧庄!

〔祝家庄丁应声,举火焚庄过场。

〔二混子慌张奔上。

二混子　三公子!三公子!大事不好!扈三娘她回来啦!

祝　彪　啊?!(猛然一惊,眼珠飞转,计上心来,挥手示意众人退避)

〔二混子急躲下,祝彪亦隐身回避。

〔扈三娘纵马急驰上,焦急地向前瞻望,至庄前下马,急奔入,见状大惊。

祝　彪　(闪出,语气沉痛地)三娘!可怜你一家老小俱被那梁山贼寇杀害了……(哭)

扈三娘　爹——(扑到扈太公身边,悲痛欲绝)

〔祝彪箭步上前，抽剑，忽又止住，眼皮底下露出一丝得意之色。
〔收光。幕闭。

第 七 场

〔当夜。
〔幕启。山间，丛林。月色朦胧，杂草丛生。
〔扈成倒卧石上，渐渐苏醒。

扈　成　（唱）一阵晕眩一阵醒……（支撑站起）
伤口剧痛汗淋淋。
猛回首塌天惨祸历历在，
亲人喋血记忆犹新。
人道那世间蛇蝎最毒狠，
那祝彪更比蛇蝎狠十分！
奇耻大辱我怎能隐忍？
此仇不报枉为人！
黑夜里孤身往那梁山奔，
寻胞妹杀贼雪恨慰亡魂。
忽觉山道闪人影，
榛莽丛中我暂藏身。

〔扈成躲入树丛。
〔二混子带祝家庄丁持刀提灯追踪上。

二混子　哎，刚才明明看见一个人影，像是扈成，怎么不见啦？再仔细找找！

〔二混子发现地上踪迹，示意庄丁们进丛林搜寻。

二庄丁　（抓住扈成）在这儿呐！

二混子　带过来！

〔二庄丁将扈成押出丛林。

二混子　扈成啊，扈成！今儿叫你死得明白。我们奉了三公子之命，特来追杀你这个私通梁山的大叛逆！

扈　成　（对天长叹）天哪，天！愿苍天睁开慧眼，助那梁山好汉，将这些无恶不作的祝家丑类斩尽杀绝，与我扈家报仇雪恨！

二混子　哼哼哼哼！你还指望梁山贼寇替你报仇？告诉你，这辈子你甭想啦！

扈　成　却是为何？

二混子　你听着！（念）

　　当今皇帝圣旨降，

　　官兵明日到我庄。

　　提辖孙立为统领，

　　踏平梁山捉宋江！

你呀，看刀吧！

〔忽然传来响亮的猛虎咆哮声，吓得二混子和众庄丁丢开扈成，退缩伏地。

众庄丁　（惊叫）老虎！

二混子　（浑身发抖）快打虎！快打虎呀！

众庄丁　不敢打……

二混子　那……扈成怎么办？

众庄丁　让他喂老虎。

二混子　我们呢？

众庄丁　溜吧！

〔众庄丁和二混子急逃下。

〔扈成爬起欲逃，复又跌倒。

〔伪装成老虎的燕顺跃出，继续发出咆哮声。王英紧随上，一把抓下燕顺的虎头面具。

王　英　嗨，都让你吓跑啦。

燕　顺　这玩意儿挺管用的。

王　英　救人要紧！

〔王英、燕顺搀起扈成。

王　英　刚才听那伙人说，你就是扈家庄的大公子扈成？

扈　成　二位可是梁山义士？

燕　顺　没错！我是王英，他是燕顺……

王　英　什么呀？

燕　顺　呃不不，我是燕顺，他是王英。

扈　成　怎么？（对王英）你就是王英？

王　英　啊！

扈　成　王英贤弟！（施礼）

王　英　（忙扶住）哎哟，这是……

燕　顺　你认识他？

扈　成　我……我是他大舅子。

燕　顺　什么？哈哈，大舅子？

王　英　你别提这事儿了！现在不是了。

扈　成　（不解）却是为何？

燕　顺　嘿，他们离婚了。

扈　成　啊？

王　英　扈公子，为何这等模样？

扈　成　唉，一言难尽哪！（唱曲牌）

恨祝彪贼子施毒谋，

害得我一家老小鲜血流。

投梁山搬兵杀贼报冤仇！

〔王英、燕顺越听越激动。

燕　顺　祝彪那小子真歹毒！

王　英　那祝彪跟你们扈家有什么旧怨？

扈　成　岂但无有，他还是小妹三娘未曾拜堂的夫婿！

王　英　（如雷轰顶）什么？

燕　顺　哎哟，三娘怎么会找上这么个东西呢？

王　英　啊呀不好！今早天没亮，扈小姐已被我放回扈家庄去啦！

燕　顺　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

扈　成　待我回庄寻她！（欲行，伤痛跌倒）

王　英　扈公子伤得厉害，你快送他上山医治！

燕　顺　你呢？

王　英　我即刻前往祝扈两庄，打探扈小姐的下落！

燕　顺　啊呀不行啊！你私放了扈三娘，这才罚你放哨巡山。要是你再自作主张，少不得要关禁闭，还得扣年终奖金呐！

王　英　嗨，事到如今，还顾得了那些？你们快快上山禀报大哥。我走啦！

〔扈成将随身携带的一方汗巾交给王英，耳语。

燕　顺　多加小心！

〔燕顺扶扈成下。

王　英　（念）为救三娘脱凶险，

愿闯虎穴与龙潭！

〔王英急速前行，亮相。

〔切光。幕闭。

第　八　场

〔次日，凌晨。

〔扈家庄正厅。

〔悲凉凄婉的乐声中幕启。

〔厅堂高敞，白幔素幡。

〔扈三娘一身孝服，神色惨淡，独立灵前，哀思如潮。

扈三娘　（唱）残夜清凄声寂寂，

独守灵台泪湿衣。

亲人无端遭血洗，
魂兮一去永别离。
爹爹呀，舐犊之恩深无底，
姑嫂亲情长依依。
起死回生恨无计，
锥心绞肠悲更戚。
昨宵噩梦不堪忆，
今日辨清友和敌。
只待跨马奋长戟，
杀贼雪耻在旦夕！

〔四女兵上。

女兵甲　请小姐更换戎装。

〔四女兵引扈三娘下。

〔起哀乐。

〔二混子上。

二混子　祝家公子前来祭奠！

〔祝龙、祝虎、祝彪进厅，向灵台叩拜。

二混子　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将军率部将前来祭奠！

〔顾大嫂、孙新、孙立戎装上，向灵台叩拜。

〔扈三娘素衣白甲上，向众人还礼。众分列两侧。

二混子　吹法号，鸣法鼓，请仙师步罡踏斗，超度亡灵！

〔钟磬齐奏，鼓角声声。一列小道士各持幡、扇、鹤羽、节旌，引白发老道上。众道踩着乐拍，踽步而行。穿梭缭绕，踏蹈旋转。老道白发白须，宝冠加顶，面如枣色，身披霞帔，手持长剑，起舞赞诵，有声有色。

众道士　（唱赞）

步罡踏斗兮，虚无清净兮；
诵经唱赞兮，超度幽魂兮；

挥剑作舞兮，符咒通神兮；

招摄亡灵兮，重返家门兮……

〔道乐声中，老道登上大厅中央平台。

祝　彪　（低声暗问二混子）这道士从何而来？

二混子　老道士是昨儿刚到的云游仙师。听街坊说，灵得很呐！

祝　彪　哦。

〔老道挥剑作法，突然扔剑，跺脚舞袖。

二混子　哎哟，老道通神啦！

〔老道急转身躯，蓦地变出扈太公脸谱，倒卧平台，乱抖乱颤。

〔二混子提心吊胆地上前察看。

老　道　（操山东口音）三娘，俺的宝贝女儿！

扈三娘　爹——（跪倒在地）

二混子　（恐惧地）哟，扈太公显灵啦！

老　道　（唱）扈太公魂附体重游凡尘，

止不住悲号啕老泪纵横。

遭剑刺倒血泊死于非命，

女儿要替父雪耻把冤伸！

孙　立　（接唱）这仙师果真有通神本领。

祝　彪　（接唱）眼前事好叫我坐立不宁。

扈三娘　（接唱）问爹爹杀父的仇人是哪一个？

祝　彪　（接唱）若说出……报仇雪恨我一力担承。

老　道　（接唱）怕只怕说明白你们不肯信。

扈三娘　（接唱）爹爹话儿岂能不信不听。

老　道　（接唱）

那仇人他就在这灵堂厮混，

假惺惺故作态来祭亡魂。

扈三娘　（接唱）请爹爹说清那贼子名姓。

老　道　（接唱）

天机不可露，天机不可露，

你自己挨着个儿去找寻。

〔扈三娘环视众人。众相互打量。

扈三娘　（接唱）

灵堂中一个个与我扈家无仇无恨，

怎能够胡乱猜疑认仇人？

望爹爹再发慈悲把我点醒……

祝　彪　（接唱）此时间吓得我三魂少二魂。

老　道　（接唱）

这仇人仪表堂堂貌英俊，

他偏是包藏着一颗歹毒心。

俺有句话，你要与俺细思忖：

选夫婿切不可以貌取人！

扈三娘　（震惊，接唱）

一句话好似晴天霹雳震！

分明是暗喻祝郎焚庄杀人！

〔扈三娘信疑参半，惊望祝彪。祝彪急转身避开扈三娘的目光。

王　英　（得意）哈哈，无须我把话来说尽，真相大白清浊分！哈哈哈……（忘形之中露出本相）

祝　彪　王英?!

〔祝彪飞步上前，扯去王英面具，将其拽下平台。祝龙、祝虎扭住王英不放。小道士们散去。

祝　彪　好个真相大白，好个亡灵现身。分明是梁山贼寇前来蛊惑军心，借刀杀人！来呀！

二混子　（粗声大喊）有！

祝　彪　将王英剖腹挖心，祭奠亡灵！

二混子　啊！

〔二混子持刀扑向王英。

扈三娘　（高声喝止）慢着！

二混子　（诧异回首，注视扈三娘）嗯？

扈三娘　把他放下。

〔祝龙、祝虎仍不松手。

王　英　听见没有？放开我，放开我！

祝　彪　三娘，纵虎容易缚虎难。你切莫中了他的圈套！

扈三娘　王英他胆敢只身冒险，闯入灵堂，必有奸诈。我要问他个清楚明白，水落石出。

祝　彪　难道你相信他的胡言乱语？

顾大嫂　公子，他孤身一人，落到咱手里。就算是咱官兵擒到的俘虏了。咱怎么着也得审他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呀！

孙　立　是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若能问清梁山内情，于我军攻山有利。

王　英　（趁机叫嚷）你们快放开我！放开我！

〔祝龙、祝虎无奈，只得放开王英。

王　英　我说，小姐……

扈三娘　（厉声发问）王英！你梁山杀我亲人，焚我庄园，如今又来大闹灵堂，难道你不怕死？

王　英　怕死我就不来了！今儿我冒险闯入灵堂，是有一肚子的话要禀告小姐。要是不把话说明白，一来对不起小姐，二来也对不起你那屈死的亲人哪！

扈三娘　讲！

王　英　小姐听了。令尊被害之时，我王英与小姐一样，未能亲眼得见。可事有凑巧，那天我将小姐私放下山，宋大哥罚我巡山一月。是我一路巡山，来到山脚，遇见一条汉子。他浑身是血，肩臂负伤，昏倒在地，奄奄一息。是我将他救醒一问，方知他是扈家庄人！

扈三娘　他是何人？

王　英　他姓扈名成，乃是小姐的同胞兄长！

〔扈三娘、祝彪皆感意外。

王　英　他言道:扈太公是被祝彪宝剑杀害!慧嫂也在祝彪剑下惨死!扈家庄也是祝彪下令焚毁!

祝　彪　胡说!

扈三娘　(逼视王英)所言是实?

王　英　我撒谎干吗?

扈三娘　我凭什么信你?

王　英　一来凭我冒险进庄向小姐报信的赤诚之心,二来凭着扈公子分手前交给我的一件信物。

扈三娘　什么信物?

王　英　(从怀里掏出汗巾)这是扈公子随身所带的一方汗巾,请小姐过目!

扈三娘　(接过细看)果然是我兄长之物!

祝　彪　(冷笑)哼哼哼……王英!分明是你杀害扈成,抢了他的汗巾。今日又来混淆视听,嫁祸于人。看来这汗巾就是你杀人焚庄的凭证!

王　英　(发急)你、你怎么狗急跳墙,蒙头乱咬啊?

〔王英欲向扈三娘解释清楚,一时又找不到恰当的言辞。

扈三娘　(暗暗转念,向祝彪)公子,梁山强人杀害我家兄长,可是你亲眼所见?

祝　彪　并非亲眼所见。

扈三娘　你是怎么知晓?

祝　彪　乃是下人禀报。

扈三娘　哪个下人禀报?

〔祝彪回顾。二混子拍胸示意。

祝　彪　(指二混子)是他禀报!

扈三娘　二混子!可是你禀报公子?

二混子　正是小人禀报公子。

扈三娘　你是怎样禀报?

二混子　我是据实禀报哇!

扈三娘　那我来问你,扈家庄遭难之时,你身在何处?

二混子　我原先在祝家庄喝酒,是三公子命我去往扈家庄。

扈三娘　(紧紧逼问)去扈家庄何事?

二混子　呃……找扈大公子打听小姐下落。

扈三娘　可曾找到?

二混子　没有找到。

扈三娘　却是为何?

二混子　还没进庄,就见庄内烈火冲天!

扈三娘　你可曾进庄察看?

二混子　进庄看啦。

扈三娘　(越逼越紧)看见什么?

二混子　梁山草寇杀人放火!

扈三娘　扈大公子可在庄内?

二混子　他被一伙强人围在院中,只听得咔嚓一响,扈大公子就人头落地了。

扈三娘　那凶手是谁?

二混子　他就是牛鼻子老道鲁智深!

祝　彪　(忙纠正)哎,鲁智深乃是花和尚!

二混子　哦,对对对,这老道刚下海当了和尚……

祝　彪　呸!滚了下去!

〔二混子下。

扈三娘　祝公子。

祝　彪　扈小姐。

扈三娘　二混子语无伦次,漏洞百出,你难道深信不疑?

祝　彪　尽管奴才言语有差,杀人焚庄确是梁山所为。

扈三娘　要真是梁山杀人焚庄,为何不见我兄长尸首?

祝　彪　定是被烈火焚化。

扈三娘　若是被烈火焚化，他这随身汗巾，又怎么会落到王英之手？

祝　彪　这个……

扈三娘　我再来问你：梁山强人不抢金，不抢银，为什么单抢这不值几文的旧汗巾？

祝　彪　这……

扈三娘　你说！

祝　彪　……

扈三娘　你讲！

祝　彪　（强辩）自然是另有险恶用心！

王　英　你才有险恶用心……

祝　彪　你有险恶用心……

〔王英、祝彪争吵不休。

扈三娘　扈家家兵们！

众女兵　（内）有！

〔众女兵冲上。

扈三娘　严守四门，上下人等，不得擅自进出！

众女兵　啊！

祝　龙　祝家庄丁们！

众庄丁　（内）有！

〔众庄丁冲上。

祝　龙　将大厅团团围住，不得有误！

众庄丁　啊！

顾大嫂　嗬！这是较劲比粗啊？我说孙大哥，咱也来个针锋相对！

孙　立　军士们！

众兵士　（内）有！

〔众登州兵士冲上。

孙　立　刀出鞘，弓在手！无有本官的将令，谁敢擅自动手？

众兵士　啊！

扈三娘　孙提辖，我扈三娘一家遭此大难，此仇此恨焉能不报？请您做个见证，主持公道，惩办真凶！

孙　立　三娘请放宽心，拿住凶手，剑下丧命！

扈三娘　（拱手作谢）多谢提辖。（转向灵台）爹呀，爹！（跪）你若泉下有知，请在女儿芳心柔肠之中，增添几分男儿豪气，让女儿辨清真伪，抓住凶手，为您报仇哇！

〔扈三娘站起，目光指向祝彪，欲语又止，犹豫不定。

祝　彪　三娘，三娘，你我是一见钟情的知己，未曾拜堂的夫妻。你爹爹就是我的爹爹，你兄嫂就是我的兄嫂。祝彪虽然无能，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焉能做出这等伤天害理之事？我今日死在小姐刀下，别无所憾，唯念小姐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祝彪死在九泉，也是放心不下呀……（哭）

王　英　（忍无可忍）得了！什么叫口蜜腹剑？什么叫笑里藏奸？什么叫猫哭耗子？（指祝彪）这就是！我王英跟扈小姐虽然拜过花堂，进过洞房，可咱俩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什么也没沾，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因为做人总得有颗良心哪！你呢？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两面三刀，翻云覆雨……心肺肝肠全让狗吃了，只剩下一肚子的坏水！

祝　彪　你……血口喷人！

孙　立　三娘，你来看呐！

〔燕顺扶扈成上。

扈三娘　（惊喜）兄长！

扈　成　三娘！

扈三娘　兄长——（奔向扈成）

扈　成　（怒指祝彪）是他！是他！就是他！

〔众人目光集中射向祝彪。双方对峙。

扈三娘　（唱）霹雳一声魂魄碎——

〔扈三娘等逼向祝彪，蹉步推磨。

扈三娘　（接唱）怒指奸贼竖蛾眉。

你明充贤良暗作鬼，

杀人焚庄是罪魁。

扈三娘钢刀一举热血沸，

祭亡灵雪大恨，把你命来追！

祝　彪　（求救于孙立）孙提辖！……

孙　立　我早已率部投奔梁山了！

众　杀——！

〔梁山兵将冲上。刀光剑影，一场血战……

〔扈三娘追杀祝彪。祝彪左奔右逃，均被梁山兵将堵截。扈、祝二人短兵相接，激烈搏斗。扈三娘手刃祝彪。

〔扈三娘、王英百感交集，对视无语。

〔安道全、燕顺上，示意王英回山。

王　英　（怅惘地）我该走啦……

扈三娘　（轻轻地）官人……

王　英　（环顾四周）她叫谁呀？

燕、安　（齐声）叫你呢！

王　英　（惊看扈三娘）……？

扈三娘　（微笑颔首）……

王　英　（大喜过望）嘿！拨乱反正啦！

扈三娘　咱们一起上梁山！

〔众梁山将抬花轿上。

〔扈三娘、王英同上轿。

〔众围拥花轿上路，亮相。

〔幕闭。

〔剧终。



京　　剧







（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改编）

王　炼　王涌石

1995年



剧中人物

岐　王　岐国国王，名岐羊，八十岁。
雪　婴　岐国三公主。
上官蒙　敖胜侯爵麾下偏将。
夏　婴　岐国二公主。
春　婴　岐国大公主。
弄　人　御前弄臣。人称“傻瓜”。
昆　父　岐国将军。
敖　胜　岐国侯爵，大公主春婴的丈夫。
康　雍　岐国侯爵，二公主夏婴的丈夫。
百里泽　岐国属国百里国国王，后为三公主雪婴的丈夫。
高峡王　岐国属国高峡国国王。
长川王　岐国属国长川国国王。
大臣、将士、御林军士、侍臣、宫女、卫士、管家、家人、侍女、乞丐……

场　序

第一场　分　国　岐国王宫御苑。
第二场　受　挫　大公主春婴府第。
第三场　遭　辱　二公主夏婴府第及马厩。
第四场　孤　愤　暴风雨夜的原野。
第五场　疯　审　岐国与百里国接壤的边境。
第六场　相　残　夏婴府内，后堂。
第七场　梦　毁　岐国王宫。

第一场　分　国

〔古代。

〔歧国王宫，御苑。

〔幕启。御苑中花树繁茂，庆寿台玉砌金饰，洋溢着一派欢乐祥和气氛。背景可见巍峨宫阙。

〔弄人引高峡王、长川王、百里泽上。

弄　人　三位殿下，请稍待。（向内）有请驸马！

〔敖胜、康雍上。

敖　胜　傻瓜，何事？

弄　人　三位邻国的国君殿下到了。

高峡王　在下高峡国君——

长川王　在下长川国君——

百里泽　在下百里国君——

高峡王
长川王　（同）一来拜贺贵国君王八十大寿，二来向雪婴公主求婚。
百里泽

康　雍　怎么，你们都是拜寿带求婚的？

高峡王
长川王　（同）正是。
百里泽

康　雍　一位公主，怎么好与三位国君殿下成亲呢？

弄　人　这就要看咱们三公主的彩球抛给谁了。

敖　胜　雪婴公主的婚姻大事，少不得还要父王做主。

康　雍　可不是嘛。在咱们歧国，都是老爷子一个人说了算。三位与其说是来向三公主求婚，真还不如说……

弄　人　是来向咱们国王老爷子求婚的呢！

高峡王
长川王 （同）取笑了。

百里泽
敖　胜　请三位殿下到百花亭待茶。

高峡王
长川王　（拱手）请。
百里泽

〔高峡王、长川王、百里泽、敖胜、康雍、弄人下。

岐　王　（内）女儿们！

春　婴
夏　婴　（内同）父王。
雪　婴

岐　王　（内）随为父来呀，哈哈哈……

〔春婴、夏婴、雪婴簇拥银髯飘拂、兴致勃勃的岐王上。

岐　王　（唱）日照琼宫呈异彩，

紫气祥云献寿来。

春　婴
夏　婴　（同唱）愿父王永康宁春光长在，

雪　婴　（接唱）

愿岐国永安泰久盛不衰。

岐　王　（接唱）

女儿们心贤孝令人怜爱，

谁知我耄耋之年，巨手回天，要将山河重安排。

〔敖胜、康雍上。

敖　胜　启禀父王，吉时已到。

康　雍　请父王登上庆寿台，受众臣拜贺。

岐　王　好，吩咐奏乐。

敖　胜
康　雍　（同）遵旨。（向外）陛下有旨，奏乐！

〔鼓乐声中，歧王登上庆寿台。卫士持戈，分列两旁。

〔昆父率众臣及上官蒙，与高峡王、长川王、百里泽同上。

众　臣　臣等恭贺陛下千秋万岁，洪福齐天！（同跪拜）

歧　王　众卿平身。赐酒！

〔众人起立。宫女们端盘送酒上。

歧　王　众卿。

众　臣　陛下。

歧　王　当今国泰民安，足见众卿辅助有功，孤王特赐众卿官职晋升一级。

众　臣　（举酒）万岁，万岁，万万岁！

〔歧王举酒剧饮，突然，一阵咳呛，欲吐。

〔上官蒙急趋至歧王前，跪下，张开袍襟，承接歧王所吐之秽物。众惊讶，上官蒙从容退下，整衣后复上。

雪　婴　（关切地）父王怎么样了？

歧　王　不妨事。（想起）方才有一英俊少年跪在孤王面前，他是何人？

春　婴　禀告父王，您说的英俊少年，乃是女儿属下的上官小将。

上官蒙　（上前）末将上官蒙叩见陛下。

歧　王　（赞赏地）孤王朝中有这等年轻忠诚之士，令人可喜。将孤的御酒赏赐与上官小将。

〔春婴将歧王的一壶酒，赐给上官蒙。

上官蒙　（诚惶诚恐地）谢主隆恩。

〔上官捧酒壶下。

敖　胜　启奏父王，前来贺寿的高峡、长川、百里三位国君，要向雪婴公主求婚。

歧　王
高峡王　（对百里泽等）哦，你们想夺走孤王的掌上明珠么？

长川王
百里泽 （同）求陛下赐婚。

岐　王　三位殿下不妨在馆驿多住几天，待孤王替我的三女儿挑选一位如意郎君。

〔雪婴羞涩。

高峡王
长川王　（同）谢陛下。
百里泽

岐　王　众卿。

众　臣　陛下。

岐　王　今当庆典之日，孤王有大事一桩，要昭告天下。

昆　父　请陛下传旨。

岐　王　众卿。（唱）

孤王开国乾坤定，
修文治建武功沥血呕心。
到如今国强盛威名远震，
海晏河清安享太平。
无奈孤王年已迈，
掌国当选继位人。
深思熟虑决策定，
要将这歧国河山三等分。
三位公主各得其一来掌管，
贤能者日后可为歧国之君。
孤王从此卸重任，
安闲清静度余生。

〔众惊呆。

岐　王　众卿。

〔无反应。

歧　王　(大声)众卿!

众　臣　(惊醒)哦,陛下。

歧　王　孤王决策,众卿以为如何?

臣　甲　陛下英明远见,无人可比。

臣　乙　陛下为国为民之心,感天动地。

众　臣　陛下圣明,陛下圣明!

〔昆父紧皱双眉,默然。

歧　王　三位公主。

春　婴
夏　婴　(同)父王。
雪　婴

歧　王　孤在分赐江山之前,要你们当着众位大臣、列位宾客,说一说你们的孝顺之心和治国方略。哪个最有孝心,最有贤德,孤便将最好的国土,分赐与她。

春　婴　父王,我先说。

歧　王　好,你且讲来。

春　婴　父王啊!(唱)

父王的恩高过昆仑顶,
春婴我孝父之情比海深。
儿定要施教化,令百姓焚香叩首长膜拜,
千秋万代赞颂父王盖世功勋。

众　臣　(齐唱)盖世功勋,盖世功勋。

〔歧王得意。

夏　婴　父王,该我说了。

歧　王　好,你说。

夏　婴　父王啊!(唱)

父王的恩儿今生今世报不尽,
夏婴我胸中唯有孝父心。

儿治国桩桩件件，亦步亦趋仿照父王样，

宛如父长生不老永掌龙廷。

众　臣　（齐唱）

永掌龙廷，永掌龙廷。

〔歧王更加得意。

春　婴
夏　婴　（同）父王，这江山该分了吧！

歧　王　嗳，你那三妹还未曾讲呢！雪婴，歧国最秀丽的山河，最珍贵的宝物，就等你一句话了，你准备怎样讲啊？

雪　婴　这……（唱）

老父王要分割国土财产，

怎不知分土裂国要惹祸端？

姐姐们为私利竞把媚词献，

此时我开口闭口两为难。

歧　王　雪婴，你怎么不说话呀？

雪　婴　女儿我……我不知怎样讲才好啊。

弄　人　（旁白）看来好话都叫别人说尽了。

歧　王　这有何难，你心里怎样想，就怎样讲。

雪　婴　哦，怎样想的，就怎样讲么？……如此，父王容禀。（接唱）

父慈爱女孝顺本分天然，

儿理当把养育深恩铭记心间。

歧　王　（眉开眼笑）嗯，往下讲来。

雪　婴　（接唱）

怎奈是……

歧　王　怎奈什么啊？

雪　婴　（接唱）

怎奈是分国之举儿不解，

父做这鲁莽事令人茫然。

儿担心祸起萧墙生变乱，

恐难免姐妹反目，手足相残。

岐　王　（大出意外，怒气顿生）啊？（接唱）

原以为钟爱的雪婴孝且贤，

谁知她竟然当众犯龙颜。

（严厉地）雪婴！（接唱）

你与我字斟句酌重说一遍，

休再要任性胡为吐狂言！

雪　婴　父王啊！（接唱）

话出唇好似那离弦之箭，

即便是再表白我依然如前。

恕雪婴忠言直语少婉转，

耿耿心为的是社稷永固，天下平安。

劝父王悬崖勒马休拒谏，

也免得到将来难挽狂澜。

春　婴　三妹，你怎么能这样顶撞父王呢？

夏　婴　你把话说得这么绝，姐姐想替你打圆场，也没法打呀！

雪　婴　我这是实话实说，问心无愧。

岐　王　（大怒）放肆！大胆奴才竟敢当众诅咒孤王，若不严加惩处，孤还有何脸面，可对百官。（按剑）岐羊对天起誓，从今以后，与雪婴断绝父女之情！

雪　婴　父王……

昆　父　陛下，雪婴公主言之有理，望陛下息怒，三思而行。

岐　王　昆父将军，此乃孤王家事，你不必多言。春婴、夏婴听旨。

春　婴
夏　婴　（同）女儿在。

岐　王　赐予雪婴的一份国土，也由你二人平分。

春　婴
夏　婴　（喜出望外）谢父王。

岐　王　自即日起，国中大事，由你二人分而掌管。孤王我保留国王的尊号和一百名御林军，在你们两家轮流居住，你二人要好生供养。（赐诏书）

春　婴
夏　婴　（同）女儿遵旨。

昆　父　啊呀，陛下呀！仓促分国，终非上策，江山来之不易，切莫毁于一旦啊！

岐　王　（怒不可遏）住口！

（念）孤坐江山数十年，
　　巍巍大业磐石安；
　　从来一言重九鼎，
　　须知君王即是天！

昆　父　陛下……

岐　王　（不容分说）来！

卫　士　有。

岐　王　将昆父褫夺官职，赶出宫门！

卫　士　啊！（对昆父）走！

雪　婴　将军……

昆　父　咳！

〔昆父被卫士押下。

弄　人　（旁白）看来世界上最倒霉的，就数这号人了。

岐　王　三位殿下。

高峡王
长川王　（同）陛下。
百里泽

岐　王　这个不孝的奴才，已然一无所有，你们还要娶她么？

高峡王
长川王　（同）我等撤回求婚之请，就此拜辞。

〔高峡王、长川王下。

岐　王　百里殿下，你也可另选佳偶。

百里泽　启禀陛下，雪婴公主心胸真诚坦荡，品格举世无双，百里泽我初衷不改。（唱）

难得她一颗心晶莹纯净，

远胜过人世间无价宝珍。

百里泽情坚定再次恳请，

与雪婴公主结鸳盟相伴终身。

岐　王　（不悦地）既然如此，悉听尊便！

〔岐王起身，拂袖下。众臣随下。

〔灯骤暗，音乐起。

〔聚光渐明。雪婴欲入，被卫士横戈拦阻。乐声中，无限悲伤的雪婴，在百里泽搀扶下，一步三回头，缓缓离去。春婴、夏婴一侧旁观，脸上浮出一丝得意的神情。

〔幕闭。

第二场　受　挫

〔春婴府第。

〔幕启。

〔上官蒙幽灵般走上。

上官蒙　（阴沉地）自从岐王分了江山，朝臣们纷纷扰扰，一个个竖起耳朵，瞪大眼睛，见风使舵，谋算钻营。就连往日风平浪静的大公主府、二公主府，眼下也不平静了。两个公主心里都在琢磨怎么把对方的江山弄到手，真是贪得无厌，都不是东西！……怎么不是东西？人之常情嘛！上官蒙要是在她们的位置上，也得这么

想，也得这么干。可我现在只不过是她们屋檐底下一个小小的奴才。我……我的才华，我的智谋，还有爹妈给我的这副帝王之相，凭什么我就不能出人头地，称王称霸？歧国的宫殿已经开始摇晃了，我何不乘机推它一把。上官蒙啊，上官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你可要……

春　婴　（内喊）书呆子，书呆子。

〔上官蒙悄然避下。

〔敖胜捧书本上，边走边读。春婴随后追上。

春　婴　我说的话，你想了没有？

〔敖胜自顾自读书。春婴劈手夺过书册，掷于地上。

敖　胜　哎呀呀，亵渎圣贤。（忙将书册拾起）你怎么变成这样厉害哟。

春　婴　你就知道圣贤、圣贤。我来问你，我和你说的那一半江山的事，你怎么也不想一想啊？

敖　胜　公主万万不可有此非分之想，父王将一半江山分与我们，我们应当小心翼翼，好生掌管，方不辜负父王对我们的隆恩哪。

春　婴　住口！这一半江山你就知足了？

敖　胜　知足者，常乐呀！

春　婴　哼！我可不知足，她们那一半哪，我也要弄到手！

敖　胜　若被父王知晓，那还了得？

春　婴　这倒也是啊，这老头子住在我府中，碍手碍脚的，我想干什么都施展不开，是得想个法子，趁早把他撵走！

敖　胜　哎呀，万万使不得。这岂不是恩将仇报么？

春　婴　这些你甭管了，你呀，还是给我回书房读你的圣贤书去吧！你走啊，走啊！（推敖胜）

〔敖胜摇摇头，下。

春　婴　唉，嫁给这么个书呆子，我的大事能成吗！

〔上官蒙暗上。

上官蒙　公主……

春　婴　（不禁开颜）上官蒙！

上官蒙　末将有礼了。

春　婴　（四面看看，娇嗔地）你这个冤家！有几天没来了？

上官蒙　公主呀！（唱）

公主休要来嗔怪，

且听末将表心怀。

为避嫌疏于问候事出无奈，

这府中人多眼杂，我出入频繁只怕要惹人疑猜。

春　婴　看不出你还是有心之人呢。

上官蒙　（接唱）

到夜晚对孤灯我胸中好似翻江倒海，

万缕情丝只得苦苦心底埋。

盼的是与公主朝朝暮暮同欢爱，

地久天长永不分开。

春　婴　上官蒙……

〔春婴拉上官蒙手，欲与亲昵，管家急上，二人忙分开。

管　家　启禀公主，陛下的御林军，为了几句口角，把咱们的门官给打了。

春　婴　我知道了，你先去应付一下。

管　家　是。（欲下）

春　婴　回来，要是老头子问起此事，得一口咬定是他手下人的过错。

管　家　小人明白。

〔管家下。

春　婴　这回我可找到茬了。（对上官蒙）你马上替我修书一封，送与我二妹，说老爷子就要投奔于她了。

上官蒙　遵命。

春　婴　你顺便打探一下我二妹的……

上官蒙　动静。

春　婴　对，你可以和她眉来眼去——

上官蒙　这……

春　婴　不许和她动手动脚！

上官蒙　末将不敢。

〔上官蒙下。

春　婴　（望着上官蒙的背影）上官蒙啊，上官蒙，有了你，何愁我的大事不成呢。

〔管家急上。

管　家　公主，老爷子他回来了。

〔春婴甩袖而下，管家随下。

〔御林军、弄人引威风依旧的歧王上。

歧　王　哈哈哈……（唱）

风尘仆仆狩猎归，

胯下乌骓显神威。

孤王回宫拼一醉，

今宵狂欢莫停杯。

弄　人　哎，老爷子，怎么不见大公主前来接驾？她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呀！

歧　王　嗯？

弄　人　想是她公务繁忙。

御林军甲　（向内）大公主前来接驾！

〔无人应声。

弄　人　大声点。

众御林军　（高声）大公主前来接驾！

〔春婴怒冲冲上，管家随上。

春　婴　父王，适才您那些御林军，竟敢无故殴打我的门官，您为何不加管束？

歧　王　分明是你的门官骄横无理，该当惩治。儿啊，父王我将江山分赐予你们，你们就该好生治理，可你竟然连几个看守门户的奴

才都管教不好，岂能……

春　婴　（打断歧王的话）父王，既然江山分给我了，我自会治理；倒是您对手下人百般纵容，管教无方。为了严明法纪，我要将您的御林军裁减一半。

歧　王　怎么？你，你……你要裁减孤的御林军？

春　婴　是的，我就是要裁减您的御林军。

歧　王　嘿……我来问你，孤是什么人？还是不是歧国的君王？

弄　人　老爷子，你现在只是个君王的影子了。

歧　王　我再来问你，你是不是我的女儿？我还是不是你的父亲？

弄　人　老爷子，她呀，是叫您做一个孝顺的父亲。

歧　王　（指着春婴，一字一顿）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奴才！

春　婴　好啊，你说我忘恩负义，那我也顾不得您的面子了，我要把你的御林军全部裁减，一个不留！

歧　王　奴才，你好大胆！（唱）

胆大放肆翻了天，

以怨报德你全无心肝！

春　婴　（接唱）

谁叫你对下属放纵不管，

明法纪我岂能姑息养奸。

歧　王　（接唱）

休忘了歧国君王还是我，

岂容你为所欲为恣意弄权！

春　婴　（接唱）

奉劝你一言一行多检点，

再啰嗦你就另觅宝地把身安。

〔春婴扭头下，管家随下。

歧　王　（气得说不出话来）你……

弄　人　得，马倒过来让车拉走了。老爷子，如今的事，您得（倒立）这么

看才顺眼呢！

歧　王　反了啊，反了！

弄　人　这怨不着别人。要不是您给她本钱，她敢反吗？

歧　王　她无有孝心。孤还有一个二女儿，她定有孝顺之心，会善待于我。

弄　人　老爷子，那儿跟这儿恐怕是一回事。

歧　王　休得多言，打道二公主府！

弄　人　去了，您就明白了。

〔歧王愤愤下。御林军跟下。

弄　人　哎，老爷子……（急跟上）

〔切光。

〔幕闭。

第三场　遭　辱

〔夏婴府第。

〔幕启。

〔康雍执壶端杯，自斟自饮。夏婴站在一旁，满脸不悦之色。

康　雍　（唱曲）

酒酒酒，滴滴醇香润心头，

哎呀爱妻呀，你为何独自花容愁，独自花容愁？

〔夏婴夺下康雍手中酒杯，泼酒于地。

康　雍　哎哟，这是五粮液呀！

夏　婴　酒鬼，你就知道酒酒酒，我和你说的那一半江山的事，你压根就没往心里去。

康　雍　公主，我们已然有了这一半江山。足够我喝……喝一辈子的，不必再费心机了。

夏　婴　你住口吧，这一半江山你就知足了？告诉你，她那一半我也要弄

到手！

康　雍　哎呀，弄到手，也带不走，何必呢？还是多喝几杯酒……

夏　婴　讨厌！

康　雍　（学夏婴语气）讨厌！

夏　婴　滚！

康　雍　（又学女腔）滚！你夺你的江山，我喝我的美酒。（哼唱）酒酒酒……

〔康雍摇摇晃晃下。

夏　婴　天哪，我怎么就嫁给了这么一个笨蛋。

〔上官蒙上。

上官蒙　参见公主。

夏　婴　（欣喜）哟，这不是上官小将吗？

上官蒙　正是。

夏　婴　你可是难得上我这儿来的呀！

上官蒙　末将公务繁忙，少来问候，还望公主恕罪。（施礼）

夏　婴　呀……将军少礼啦！（唱）

一见小将芳心乱，

梦中情人来到面前。

上官蒙　（接唱）

她那里秋波频频传情意，

意乱神慌心涌波澜。

我何不将她来试探，

趁时机稳稳踏上两条船。

夏　婴　（接唱）

我定要与大姐争个高下与长短，

誓夺这风流俊俏、知疼知爱的美少年。

上官蒙　公主，大公主命我送来书信一封，殿下请看。（呈信）

夏　婴　（阅信）哼，一封信就把老爷子给扔过来了，她倒会甩包袱。

〔上官蒙垂手立于一旁。

夏　婴　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上官蒙　末将不知该讲些什么。

夏　婴　就说说你和我大姐的事吧。

上官蒙　与她么……（四面看看）公主可是要我说真情实话？

夏　婴　我当然要听你的心里话啦。

上官蒙　哎呀，她是公主，我是下人，她要怎样，我怎能违抗啊。

夏　婴　（惊喜）这么说，你对她不是真心的。

上官蒙　她无有公主这样的花容月貌啊！

夏　婴　你觉得我比大姐漂亮？

上官蒙　公主啊，那春天的花儿早已败落，这夏天的花儿正吐露芬芳……

夏　婴　（意醉神迷）哦，那春天的花儿早已败落，这夏天的花儿正吐露芬芳……（对上官蒙）你真的喜欢我吗？

上官蒙　我若口是心非，天诛地灭！（跪）

夏　婴　（急扶）哎呀，你呀！

上官蒙　此番回去，我该怎样回话？

夏　婴　告诉我大姐，老爷子来了，我会好生照应的。

上官蒙　末将遵命。

夏　婴　从今以后，我大姐那边若有风吹草动……

上官蒙　我自会及时禀报。

夏　婴　（依依不舍）将军，何时再来？

上官蒙　后会有期。

〔上官蒙下。

夏　婴　好一个上官蒙！这真是天降奇才为我用，何愁大事不成功啊！

〔家人上。

家　人　公主。

夏　婴　（沉醉之中，以为家人是上官蒙）将军……

家　人　老大王来了。

夏　婴　（惊觉）讨厌！什么，老爷子来了？好快呀！

〔夏婴下。家人随下。

〔御林军引歧王上，弄人随后。

弄　人　老爷子，恐怕天下乌鸦一般黑呀。

〔夏婴、侍女迎上。

夏　婴　（热情过分地）啊，父王！

歧　王　我的女儿啊！

夏　婴　父王，听说您来了，女儿正准备出迎，没想到您老人家已经到了。

歧　王　儿啊，你不嫌为父我来得太早了么？

夏　婴　父王说哪里话来，女儿早也盼，晚也盼，就盼着您老人家早点来呀。

〔御林军退下，侍女置座。

歧　王　（大悦）哈哈……（落座）儿啊，你可好啊？

夏　婴　女儿好，父王您可好啊？

歧　王　（气恼地）唉！

夏　婴　父王，您住在女儿的府中，每天喝喝茶，聊聊天，赏赏花，看看景。要是心里烦了，就听上一曲古琴曲。

歧　王　哈哈……你比你大姐孝顺多了。

夏　婴　女儿从小受尽父王的疼爱，怎能不孝顺父王。女儿知道，父王年纪大了，吃的么……要软一点。

歧　王　这穿的呢？

夏　婴　要轻一点。

歧　王　这睡的呢？

夏　婴　这睡的么……当然是要暖和点啦！

歧　王　哈哈……你真是孤的好女儿。

夏　婴　父王啊，到了女儿这里，您就一百个放心吧，您吃的，穿的，住的，用的，女儿早就给您准备得舒舒服服，整整齐齐的了。

歧　王　（高兴地对弄人）我们快去看看，你家二公主是怎样孝顺我的。

夏　婴　那就请父王来，来，来！

歧　王　傻瓜，我们走哇！

〔侍女退下。夏婴引歧王、弄人圆场。

〔光景变换。舞台一隅现出阴暗破蔽的马厩。

歧　王　（迟疑四顾）儿啊，这是什么地方？

夏　婴　这就是给您老人家睡觉的地方。

歧　王　这就是孤王的下榻之处么？

夏　婴　您就早点安歇吧。

〔歧王谛视四周，夏婴趁机溜下。

弄　人　（闻出异味）老爷子，这是马圈！

歧　王　什么，马圈？马圈，不是人住的地方。

弄　人　不是人住的地方。

歧　王　夏婴，夏婴！

弄　人　老爷子，人家早溜走了。

歧　王　又是一个忤逆不孝的畜牲哪！春婴，夏婴，这江山是孤王分赐与你们的；你们如此不仁不义不忠不孝，孤王我要收回江山！

〔马厩隐去。春婴、夏婴分别出现于舞台两侧。

春　婴　老爷子，晚了，君无戏言。

夏　婴　诏书为证啊。

〔春婴、夏婴同时亮出诏书。

歧　王　（一怔）如此说来，当初你们那些甜言蜜语，原来都是假话？

春　婴　是啊，谁让你爱听假话的呢？

〔一声闷雷。

歧　王　（气极，对春婴）你……（对夏婴）你……（摇头顿足）唉！我要收回江山。快传御林军，与孤夺回江山。孤王的御林军哪里去了？御林军走上啊！

〔御林军从两边分上。

歧　王　（对右边御林军）你们与孤收回江山！

右边御林军　我们忠于春婴公主。

歧　王　（转对左边御林军）你们与孤夺回江山！

左边御林军　我们忠于夏婴公主。

歧　王　你们可都是孤的御林军哪！

弄　人　他们全都改换门庭了！

歧　王　（痛苦而绝望地）看来，这世界之上，已无有我歧羊立足之地了……

〔春婴、夏婴及御林军隐去。

歧　王　（唱）这是我自作自受得恶报，

悔当初未能料到有今朝。

我宁可忍饥寒不求温饱，

我宁可伴虎狼露宿荒郊。

纵落得有家难归孑然无靠，

孤王我决不向他人折腰。

弄　人　我们还是投奔三公主去吧。

歧　王　（狂怒）不，我决不乞求他人！

〔忽然，一道闪电，歧王踉跄而下。

弄　人　老爷子，你上哪儿去？老爷子……

〔弄人追下。

〔一声震耳霹雳。灯光骤暗。

〔幕闭。

第四场　孤　愤

〔荒原。

〔幕启。夜色如墨，原野无垠，电光灼灼，雷声隆隆，狂风呼啸，大雨如注。

歧　王　（内，悲愤难抑）天哪，天！（内唱）

天崩裂地塌陷乾坤倒转！

〔歧王顶风冒雨上。弄人追上。

弄　人　老爷子……

歧　王　（唱）为什么无罪之人遭天谴？

为什么女儿心竟似冰雪寒？

为什么老天爷善恶不辨？

为什么要对我八旬老翁横加摧残？

〔歧王和弄人跋涉奔波。歧王踉跄欲跌，弄人急扶住。

歧　王　（接唱）

一步一滑泥足深陷，

夜色如墨荒原无边。

歧羊今日落了难，

孤零零谁肯来救援？

弄　人　老爷子，到了这步田地，我看只有到百里国，投奔雪婴公主去吧！

歧　王　雪婴？

弄　人　是啊。

歧　王　你……你休再提她！（接唱）

父女情原是我亲手斩断，

百里山去求援羞愧无颜。

〔众乞丐上，在风雨中艰难地前行。

弄　人　你们快过来见驾呀，这就是咱们的国王陛下！

〔众乞丐惊惧疑惑地看着歧王。

弄　人　咦，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快过来见驾呀！

〔又一声响雷，众乞丐惊慌逃窜下。

幕后女声　（合唱）

数十年至尊至贵荣耀显，

一朝失势堕冰渊。

歧　王　我歧羊怀着慈父之心，将江山分赐与两个女儿，谁想这两个畜

生，不思感恩图报，反将孤王百般凌辱，逼走荒原。这歧国中的黎民百姓，受了孤许多的恩泽，如今见孤落难，他们一个个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就连朝朝暮暮受孤香火供奉的上天，一旦孤王失却权势，你便滥用天威，落井下石，雪上加霜，助恶欺善。难道你也生就一颗冷酷的心，难道你也长了一双势利的眼？你，你，你……（接唱）

世间万物皆负我，

孽海汹汹起狂澜。

苍天若还存慧眼，

就该将颠倒的乾坤再倒颠。

狂风啊，霹雳呀，

挟骤雨驾电火把世界击碎，

埋葬那逆伦禽兽大恶巨奸！

山崩海啸天下大乱……

〔风雨大作——"风雨雷电舞"起。

〔歧王狂奔。昆父上，与弄人同追歧王。歧王跌倒，弄人、昆父急将他扶起。

弄　人　（惊喊）老爷子！

昆　父　陛下，陛下！

歧　王　（对昆父）哦，你不是凡人，你是天上的仙君。

弄　人　啊？将军怎么成仙君了？

歧　王　（拱手）列位仙官！

弄　人　哟，老爷子不对头了！

歧　王　（接唱）

离却了肮脏的尘凡，我登临仙班。

（疯笑）哈哈哈哈……

〔雷声大作。切光。

〔幕闭。

第五场 疯 审

〔百里山下，歧国与百里国接壤的边境。

〔幕启。山谷幽静，流泉淙淙。

〔雪婴与百里国兵士上，焦急地四处寻找。

雪 婴 （唱）惊闻老父遭不幸，

雪婴片刻难安宁。

急切下山来寻找……

兵士甲 不见陛下踪影。

兵士乙 不见陛下踪影。

雪 婴 父王啊，父王，你到底在哪里呀？（落泪，接唱）

寻不着父踪影忧心如焚。

〔雪婴示意众人继续寻找，众兵士领命下。雪婴坐在一边石上，以手揉膝。

〔昆父、弄人持挂有兽皮的长矛上。

弄 人 将军，老爷子都快饿坏了。

昆 父 待我与陛下去寻找些食物。

弄 人 那您可得快点回来呀。

昆 父 我去去就来，你在此要好好侍奉陛下。

弄 人 我知道。

〔昆父下。弄人见石上坐着一位妇人，上前。

弄 人 请问，这儿是百里国的边境吗？

〔雪婴回头。

弄 人 （认出，惊喜）三公主，是三公主啊！

雪 婴 （意外）小傻瓜，你因何到此？

弄 人 我是陪老爷子一起来的呀。

雪 婴 （急切地）我父王现在哪里？

弄 人 唉！您见了他，只怕他也不认识您了。

雪　婴　却是为何？

弄　人　他呀，是叫你两个狼心狗肺的姐姐给逼疯了！

歧　王　（内疯笑）哈哈哈哈……

〔歧王衣衫褴褛，满头满身插戴山花野草，腰悬当做宝剑的树枝，疯疯癫癫上。

雪　婴　（见状震惊）父王？

弄　人　老爷子，您瞧，谁来了？

雪　婴　父王啊！

歧　王　（木然）你是哪一个啊？

雪　婴　父王，我是你女儿雪婴啊！

歧　王　（惊慌不已）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女儿了！（匍匐地上）

弄　人　老爷子，这儿没有可怕的女儿。

歧　王　无有？

弄　人　没有。

歧　王　无有就起来。（站起）

雪　婴　父王，我可怜的父王啊……（伤心哭泣）

歧　王　（一番端详）这一妇人因何啼哭？

弄　人　她呀，伤心哪。

歧　王　（一想，似有所悟）我倒明白了，定是你的女儿对你不孝，把你赶出了家门。

弄　人　咳，错了。

歧　王　哦，她是饿了。

弄　人　您这不是满拧嘛！

歧　王　此乃女儿不孝，致使你流落荒郊，忍饥挨饿。妇人，你不必悲伤，老夫执掌生杀大权，专惩那不孝之辈，我要为你做主。

弄　人　谁为您做主啊？

歧　王　来。

〔无反应。

歧　王　来。

弄　人　叫谁哪?

歧　王　(大声)来!

弄　人　来了,来了。

歧　王　升堂……

弄　人　啊? 就在这儿升堂?

歧　王　嗯,快将升堂的鼓乐奏起!

弄　人　(吆喝)击鼓升堂喽! 咚咚咚……(对雪婴)三公主,让他出出气,没准他会缓过来的。

〔升堂的鼓乐声起,歧王神色庄严地整理袍服,端坐石上。

歧　王　把妇人的两个不孝之女带上堂来!

弄　人　她那两个女儿叫什么名字?

歧　王　她的大女儿叫春婴。

弄　人　叫春婴?

歧　王　二女儿叫夏婴。

弄　人　叫夏婴? 那不是她的女儿。

歧　王　(生气)不是她的女儿,难道还是我的女儿? 快快带上堂来!

〔弄人为难。

歧　王　(变色)嗯……

弄　人　(搔首)叫我到哪儿去带呢? ……哎,有了,我给您去带。反正他糊涂着呢,我就给他来个代用品吧。

歧　王　(对雪婴)你坐在一旁,看老夫我断得可公。

〔雪婴无奈点头,坐于旁侧。

〔弄人搬来两块石头,放在歧王面前,又从矛尖上取下狼皮、狐皮各一张,分别覆于石上。

弄　人　回老爷,春婴、夏婴带到。

歧　王　嗯。(对石头)尔等为何忤逆不孝,从实招来!(不见反应)你们为何低头不语?

弄　人　（旁白）石头不会说话，得由傻瓜代替。（学女声）啊，启禀大人，犯妇无罪，还望大人开恩！

歧　王　春婴！

弄　人　（学女声）有。

歧　王　夏婴！

弄　人　（学女声）有。

歧　王　你们忘恩负义，欺凌尊长，罪大恶极，国法难容！

（唱）貌若桃花心丑陋，

口蜜腹剑施毒谋。

万贯家财骗到手，

旦旦信誓脑后丢。

逆伦恶行世少有，

天理国法难容留。

刀斧之下断尔身首，

弃荒山，喂野狗，令你们魂堕地狱永难出头！

（向雪婴）你看老夫断得可公？

雪　婴　断得公。只是念她二人乃是初犯，求大人赦免她们死罪吧！

歧　王　（伤感地）咳，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弄　人　老爷，您要是宽恕了坏人，不就等于坑害了好人吗？

歧　王　（点头）着着着！来呀，与我推出斩了！

弄　人　是。

歧　王　（突然）且慢！

弄　人　怎么，又改主意了？

歧　王　将这两个孽畜开膛破肚，看看她们的心是什么做的。

弄　人　这可是个好主意。（佯作开膛破肚状）噗哧，嚓嚓……啪啦！（掀去兽皮，露出石头）回大人，这两个孽畜的心是石头做的。

歧　王　怪不得，她们是铁石心肠。

弄　人　对，心肠够硬的。

歧　王　（对雪婴）妇人，你心头之恨，可曾消解？

雪　婴　已然消解。

歧　王　你消解了，你消解了，（疯癫拊掌）哈哈哈……

〔雪婴背身，掩面而泣。

弄　人　（劝慰）三公主，您别哭哇。

雪　婴　父王疯成如此模样，怎不令人心酸……

弄　人　可他这会儿，倒是分出好坏来了。

雪　婴　难道我们父女，再也不能团聚了么？

弄　人　您别着急，咱们慢慢想办法。（对歧王）老爷，这案也审了，气也消了，我的大老爷，您也该下班了。

歧　王　嗯，退班！

〔歧王向前走到池边，忽然发现水中倒影。

歧　王　傻瓜，你来看。

弄　人　一池清水。

歧　王　（指倒影）这里面的一个白发老丈，可是那两个逆女的父亲？

弄　人　不错，正是她们的父亲。

歧　王　此人老夫见过，他就是大名鼎鼎、老迈昏庸的歧羊！

弄　人　有门！

歧　王　这两个逆女犯下滔天大罪，皆因在家缺少训教之故。（对着倒影）你竟敢对老夫指手画脚，吹胡子瞪眼！常言道："养不教，父之过。"老歧羊你枉为人父，罪责难逃。哈哈，歧羊啊，歧羊，老匹夫！（唱）

老歧羊你这老糊涂，你这老匹夫，做出的事儿荒唐可笑，实在太荒谬，

到如今还张牙舞爪全然不知羞。

养女不教分明是昏聩透，

害人害己千朝万代骂名留。

天网恢恢从来就是疏而不漏，

祸首罪孽今日一定要深究。

刑戮千般你自挨受，

青锋直取尔项上头！

〔歧王持“剑”，疯狂追杀虚幻的目标。

歧　羊　嘿嘿，他死了！（晕倒）

雪　婴　（不知所措）父王，父王……

〔弄人喂歧王喝水。

弄　人　老爷子，该醒醒了。

歧　王　（迷迷糊糊地）雪婴，儿啊……

弄　人　（欣喜）三公主，老爷子在叫你呢！

雪　婴　父王，女儿在此。

歧　王　（渐渐睁眼，茫然四顾）雪婴儿啊，为父受骗了……我受骗了……（哭）

雪　婴　父王。

歧　王　（全无反应，双手直伸前方）雪婴，你快快回到为父身边来吧……

弄　人　三公主，他还糊涂着呢。

雪　婴　我可怜的父王啊……（唱）

老父王身虽醒心犹未醒，

怎能够化解他胸中寒冰。

掬来清泉洗心镜，

点亮那天伦辉光送温馨。

苦命的爹爹呀，你纵然往事遗忘尽，

这臂上的伤痕你当记得清。

七岁时儿游园不幸遭蛇咬，

奄奄一息危急万分。

老爹爹你闻凶信，

一刻不停飞马扬鞭回宫廷，

抱着儿放悲声，口对着伤处把血吮，

吮一口血，挥两行泪，哪顾得剧毒染自身。

舍死忘生救儿的命，

慈父的爱，慈父的恩，

儿终身铭记这生生死死骨肉情。

万不想庆典日一言惹父冲天怒，

刺伤了爹爹的心，也痛碎了儿的心。

风波骤起骨肉散，

今日重逢如再生。

父王定神细辨认，

膝下跪的……

岐　王　（认出）雪婴……

雪　婴　（接唱）儿就是雪婴。

岐　王　（激动不已）雪婴！儿啊……我不该不纳忠言，我不该分土裂国，我不该对你……（接唱）

泪潸潸声咽咽话难出口，

千般悔万般愧……

（向雪婴下跪）

雪　婴　（亦跪）父王！（接唱）

往事休提共瞻前程。

〔雪婴、弄人扶起岐王。

〔昆父、百里泽及数兵士背食物上。

昆　父　参见陛下。

百里泽　参见父王。

岐　王　（高兴）我们君臣、父女重又团聚，待孤谢天谢地！

〔马蹄声由远而近。

〔上官蒙急步上。

上官蒙　小臣上官蒙参见陛下。

岐　王　你到此何事?

上官蒙　二位公主意欲暗害陛下,请陛下早作防范。

岐　王　哦,有这等事?

上官蒙　二位公主有密令与我,陛下请看。(呈密令)

岐　王　(读密令)"老王不死,国无宁日,着即追杀,切莫延迟!"(气极)她二人真是死有余辜!

昆　父　陛下,上官蒙乃大公主心腹之人,万万不可轻信于他。

上官蒙　末将若非大公主心腹之人,她焉能命我追杀陛下? 如今我将密令献于陛下,末将赤诚之心,天地可鉴。陛下若还不肯相信,末将唯有一死。(拔剑欲自刎)

岐　王　(急制止)慢! 孤王落难之时,上官将军前来投奔,足见忠心无二。

昆　父　陛下……

上官蒙　陛下,如今虽是二位公主执掌大权,朝野人心依然向着陛下。待小臣回转京城,说动各路将士,倒戈反正,共保陛下重登王位。

岐　王　(赞许地点头)上官小将,就命你回京做孤的内应!

上官蒙　遵命。

〔上官蒙下。

昆　父　上官蒙来得蹊跷,陛下还是小心为好。

弄　人　是啊,老爷子,您可别又上当了。

岐　王　你们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孤王此时明白得很啊!

弄　人　(旁白)瞧,老爷子又糊涂了。

岐　王　百里殿下。

百里泽　父王。

岐　王　点动人马,随孤直取岐国都城!

百里泽　遵命。

岐　王　(充满自信)天无绝人之路,看孤重整河山!

〔幕闭。

第六场　相　残

〔夏婴府中。

〔幕启。

〔上官蒙上。

上官蒙　(念)巧用计谋皆如愿，

　　只待时机夺兵权。

〔夏婴手持酒壶，倒退上场，神情恐惧不安。

〔上官蒙见状，急闪一旁，偷窥。

〔夏婴四顾无人，惊魂略定，抚胸喘息。

上官蒙　(悄悄地)公主……

夏　婴　(猛地一惊，跌倒在地，将酒壶扔出，回头一看，松了口气)原来是你呀。

上官蒙　(急扶)公主何事神色慌张？

夏　婴　我用毒酒把这个窝囊废给毒死了。

上官蒙　啊，你将驸马杀死了？

夏　婴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嘛。

上官蒙　末将甘愿为公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夏　婴　你来看。(出示兵符)

上官蒙　兵符！

夏　婴　这兵符由你执掌，府中的兵马由你统帅，等到得了那一半江山，你就是歧国的兵马大元帅了。

上官蒙　(故作惶恐)只恐末将难以担此重任。

夏　婴　咳，你如今是我的人了，还怕什么？你就拿着吧！

〔夏婴将兵符交与上官蒙。

上官蒙　今日之事，万万不可让大公主知晓。

夏　婴　她知道了，又怎么样呢？

上官蒙　她若知晓，定会借机发难，兴师问罪。那时，非但另一半江山难

得，就是你我的性命也难保啊！

夏　婴　那……那怎么办？

上官蒙　依我之见……（四面看看，向夏婴耳语，并以酒壶示意毒死春婴）

夏　婴　（大惊）啊？杀了她？这……（犹豫）

上官蒙　（阴鸷地）有道是：先下手为强……

夏　婴　后下手遭殃！

〔上官蒙紧逼夏婴。

夏　婴　（终于下了决心）好，听你的。

〔内喊："大公主到！"

上官蒙　她来得正好。

夏　婴　说我出迎。

〔夏婴强作镇静，下。

上官蒙　这才是：欺神瞒鬼弄是非，定教鲜血溅宫闱！嘿嘿嘿……

〔上官蒙得意地下。

夏　婴　（内）姐姐请！

春　婴　（内）妹妹请！

〔侍女前导，春婴、夏婴携手上。

夏　婴　（唱）姐妹同行共携手，

春　婴　（接唱）

且将妒火压在心头。

夏　婴　（接唱）

吩咐侍女忙摆酒，

〔夏婴指使侍女置酒，命侍女退下。

春　婴　（暗出袖中刀，唱）

见机而行报此仇。

（复将刀入袖）

夏　婴　姐姐请坐。

春　婴　二妹请。你太客气了。

〔春婴、夏婴分坐桌旁。

夏　婴　（满脸堆笑）小妹我正想请大姐过府，咱们姐妹俩喝喝酒，聊聊天，没想到你……

春　婴　我不请自来了，是不是啊？

夏　婴　姐姐，你的那个心上人——上官小将怎么不跟你一起来呀？

春　婴　妹妹！

（唱）为姐我早已是残花败柳，

与上官美少年怎匹良俦？

夏　婴　（接唱）

大姐姐出此言定系借口，

谁不知你二人早已是两心相投。

春　婴　（接唱）

怎奈是一厢情愿难长久，

他与我虚与周旋，心儿内另有所求。

夏　婴　（接唱）

姐妹们肺腑言已然谈透，

有句话说出来你定然无忧。

今日饮下同心酒，

从此我斩断情丝，让大姐占尽风流。

春　婴　妹妹，冲你这句话，咱们喝酒！

夏　婴　大姐请。

春　婴　（端杯又止）二妹呀，你这小嘴能说会道，死的能说成活的，你是不是在骗我呀？

夏　婴　哟，大姐，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姐儿俩从小一块儿长大，谁不知道谁呀？我就是骗得了别人，还能骗得了姐姐你吗？

春　婴　谅你也不敢！

夏　婴　谁敢哪？再说，咱们是骨肉同胞……

春　婴　姐妹情深嘛！

夏　婴　（举酒）请，干！

春　婴　干！（端杯，一饮而尽）

〔夏婴注视着春婴，心中暗喜。

春　婴　我说二妹呀，酒也喝过了，话也说明了，把上官小将交给我吧！

夏　婴　哦，大姐原来是为上官小将而来的呀！

春　婴　如此说来，他果然是在你的府中了？

夏　婴　没有哇。

春　婴　没有？告诉你，我早就派人把他盯上了。

夏　婴　（沉下脸来）他在我这儿怎么样，他不在我这儿又怎么样呢？

春　婴　你……（察看夏婴的神色）

夏　婴　（含笑不语）……

春　婴　（忽感头晕）这酒好厉害呀……

夏　婴　那你就……

春　婴　（又感腹痛如绞，突然醒悟，怒目而视）你……你好狠心哪！

（念）口蜜腹剑坏女人，坏女人，

投毒杀我好狠心！

夏　婴　（接念）

这毒酒是上官蒙授意让你饮，

春　婴　（接念）

我不信，嫁祸于人你要遭报应！

〔春婴出袖中刀，刺夏婴，不中；夏婴夺过刀，刺倒春婴。

〔上官蒙引敖胜急上，见状，敖胜急取上官蒙腰中剑，刺中夏婴。

夏　婴　啊……（倒地）

敖　胜　（扑到春婴身旁）春婴啊，万万没有想到，你的亲妹妹会下此毒手。

春　婴　（奄奄一息）你……你是怎么来的？

敖　胜　是上官将军叫我来的。

夏　婴　（惊起，狠狠地指着上官蒙）原来是你叫他……

春　婴　（挣扎，也指上官蒙）原来是你叫她……

夏　婴　(爬向春婴)姐……姐……

春　婴　妹……妹……

〔春婴、夏婴相拥而亡。

敖　胜　(抚春婴哭)天哪,为何这般残忍哪!(怒指上官蒙)上官蒙,你这个骗子!

上官蒙　驸马理应随公主而去。

敖　胜　我与你拼了!(持剑欲刺上官蒙)

〔上官蒙拧敖胜臂膀,反将敖胜刺死。

上官蒙　哈哈哈………(唱)

看她们相残杀我从中得惠,

又布下罗网擒歧羊,叫他插翅难飞。

连环妙计夺王位,

执掌这歧国江山舍我其谁?

〔金戈铁马的乐声,变幻不定的灯光,上官兴奋而焦灼,不能自已。

〔卫士甲急奔上。

卫士甲　启禀将军,歧羊、雪婴果然中计被擒!

上官蒙　那昆父与百里泽呢?

卫士甲　死在乱刀之下!

上官蒙　好!真乃天助我成功也!

〔幕闭。

第七场　梦　毁

〔歧国王宫。

〔幕启。夜幕笼罩,殿堂凄冷。

〔内喊:"陛下驾到!"

〔众卫士执火炬,引国君装束的上官蒙上,众臣、弄人随后。

上官蒙　傻瓜,你可知孤王叫你来做什么?

弄　人　我要是知道，也不叫“傻瓜”了。您说呢？

上官蒙　要你用伺候老贼的殷勤伺候孤王，你可愿意否？

弄　人　您问我的心，它准说不愿意。您要是问我的脑袋，它准说愿意。

上官蒙　这是为何？

弄　人　要是脑袋说不愿意，您可就要叫它搬家了。

上官蒙　（揪住弄人耳朵）你既知利害，就要尽心从事。

弄　人　那我就专挑您爱听的话说。

上官蒙　你倒乖巧得很哪！（松手）

〔弄人揉着耳朵下。

上官蒙　众卿。

众　臣　陛下。

上官蒙　今晚，孤王要在宫中大宴群臣。开宴之前，孤王有一件宝贝要与众卿一同观赏。

众　臣　谢陛下。但不知是何宝贝？

上官蒙　你们且往阶下看去。（手指阶下）

〔众臣朝上官蒙所指方向望去。

众　臣　（发现是歧王）啊？陛下！

上官蒙　嗯？

众　臣　（急改口）哦，歧羊老贼！

上官蒙　众卿，歧羊老贼该当何罪？

臣　甲　陛下，依臣之见，放他一条生路……（察看上官蒙脸色）哦，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啊！

上官蒙　（向臣乙）依你之见呢？

臣　乙　陛下之见，就是老臣之见。

上官蒙　哼，老滑头！

臣　丙　陛下，依臣之见，老贼该杀。

臣　丁　对，对，我早就这么想的，就是没有说出来罢了。老贼该杀！

上官蒙　好，就依众卿。待饮宴之后，再来发落老贼。众卿随孤来呀，哈哈

哈哈……

〔上官蒙、众臣、卫士下。

〔夜色更浓，月光凄清。殿堂上，粗大的铁链微微晃动，爝火摇摇欲灭。虫声唧唧，阴影幢幢。

〔歧王身披锁链，步履沉重地上，望着空荡荡的大殿，感慨万分。

歧　王　（唱）月明星稀天未晓，

凄凄切切苦度残宵。

最不堪今日阶下，银铛锁镣，

难忘却山呼万岁，冕旒冠带临早朝……

自以为人间至理已悟到，

怎敌得胜利当前，有人奉迎，投你所好；说你是功勋昭昭，一代英豪；说得你目眩神迷，心旌摇摇。

悔莫及，悔莫及故辙重蹈，

难挽回，难挽回，

只落得泱泱国土，巍巍王朝，一生业绩，

千古英名全浪抛。

雪　婴　（内，喊声远远传来）父王——

歧　王　（半信半疑）雪婴？

雪　婴　（内，喊声渐近）父王——

歧　王　（激动）雪婴！

〔卫士押身着素衣的雪婴上。

雪　婴　父王！

歧　王　雪婴！

〔雪婴扑到歧王怀中，卫士退下。

雪　婴　（唱）见父王白发苍苍锁链紧铐，

我，我……我心痛裂，悲难禁，泪滔滔……（哭）

歧　王　（接唱）

从今后父女皆是笼中鸟，

相依为命共受那岁月煎熬。

雪　婴　（接唱）

儿天天跪膝前为父吟唱，为父祝告；

歧　王　（接唱）

我为儿讲述那古老的故事，代代朝朝。

雪　婴　（接唱）

将那些卑劣小人尽情嘲笑，

冷眼看众廷臣浮沉宦海，随风折腰。

歧　王　（接唱）

说一说人处顺境易狂傲，

讲一讲常纳忠言方能够免矜骄。

叹一回人生如梦醒时晓，

书一卷《歧王梦》留于后世传抄。

歧　王
雪　婴　（同唱）书一卷《歧王梦》留于后世传抄。

〔内喊："陛下驾到！"

〔卫士、众臣引上官蒙上。弄人从另一边上。

上官蒙　歧羊，事到如今，你还有何话可说？

歧　王　王宫之内虎叫狼嚎，孤早将生死置于度外了。

上官蒙　列位大臣众口一词，要孤王将你处死。孤念你开创了歧国的基业，如今又将它送与孤王，孤是焉能杀你。来！

卫　士　有。

上官蒙　将女囚犯白绫处死！

卫　士　啊！（展开白绫）

歧　王　（如被雷击）啊！雪婴无辜，你你你……你为何要杀她？

上官蒙　她引来百里国人马，犯有叛国之罪！

歧　王　不！百里国借兵乃歧羊所为，与雪婴无关。

雪　婴　百里国借兵乃雪婴所为，与爹爹无关！

上官蒙　好一个孝道的女儿，孤王就成全了你。赦免歧羊，处死雪婴！

歧　王　且慢！（转为沉痛地）陛下呀！歧羊罪该万死，死有余辜，要杀就杀我吧！

上官蒙　（断然地）孤王圣裁，岂容更改！

歧　王　陛下！（屈膝下跪）歧羊别无他求，但求你为雪婴留一条生路吧！

上官蒙　却是为何？

歧　王　（声调沉郁，慷慨陈词）我歧羊在位数十年，为君无道，治国无方，遂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尔虞我诈，假面堂皇。贪财者见利忘义，谋私者以怨报德。父不慈，子不孝，情不真，心不良。教人哀痛，令人悲怆。唯有我儿雪婴，洁白无瑕，纯真坦荡，留她在世，也好让世人知晓，在这可悲、可叹、可怜、可恨的世界之上，纵有千丑万恶，也还有明媚春光，还有那人人企盼的真诚善良！

上官蒙　（冷笑）嘿嘿嘿嘿……在这不清不白的世界之上，岂能容她真诚善良？你休要痴心妄想！

〔歧王绝望。雪婴深情地向歧王诀别，歧王五内俱焚。

〔上官蒙挥手，卫士架雪婴下，行刑。

弄　人　（哭喊）三公主！……（转对歧王）老爷子……（扑在歧王怀里伤心抽泣）

歧　王　（悲哀地抚摸弄人的头，强抑悲痛，回身，冷冷地）上官蒙，如今你该称心满意了吧？

上官蒙　（极为得意）嘿嘿，从今以后，我为君王，你是囚犯，我们各得其所。

歧　王　你当真生就天子之命么？

上官蒙　我已然是歧国的君王。

歧　王　你却少了一样紧要的东西。

上官蒙　什么？

歧　王　传国玉玺！

上官蒙　（惊）大印？（对歧王）今在何处？

歧　王　须要问我。

上官蒙　你若交出玉玺,我即刻放你出宫。

歧　王　呃……(示意上官蒙屏退左右)

〔上官蒙挥手,众臣、卫士及弄人下。

歧　王　(向上官蒙招手)你近前来,你近前来……

〔上官蒙警惕地掌剑走近,歧王猛然用锁链缠绕其颈。〔上官蒙挣扎良久,终被绞死,倒地。

歧　王　嘿嘿,嘿嘿嘿……他死了。(念)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人生因何多痴梦?

仰天长笑……

(狂笑)哈哈哈哈……

梦皆空。

(心病猝发,摇摇欲倒)

〔灯渐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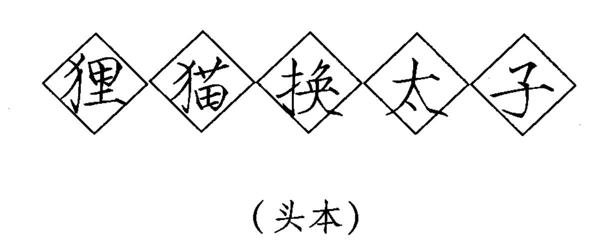
〔幕闭。

〔剧终。

1995年9月27日



新编京剧连台本戏



（头本）

刘梦德　董绍瑜　程惟湘

1993年



剧中人物

陈　琳　男,三宫都总管。

寇　珠　女,宫女,昭阳宫承御。

李　妃　女,玉宸宫皇妃。

刘　妃　女,昭阳宫皇妃,后封皇后。

赵德芳　男,八贤王。

赵　祯　男,守缺太子。

郭　槐　男,昭阳宫总管。

宁总管　男,南清宫总管。

秦　凤　男,冷宫总管。

郭　安　男,昭阳宫太监。

第一场

〔北宋,景德年间。

〔皇宫正殿前,西宫与东宫。

旁　白　北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乏嗣无后,盼子心切,得知东宫李妃、西宫刘妃俱怀身孕,便传下一道荒唐的圣旨,立即牵动两宫,发生了一桩旷世奇闻。

太　监　(内)圣旨下,东、西二宫接旨!

〔幕启:皇宫正殿前。

〔众御林军、众太监、众宫女上。李妃、刘妃两边分上。

〔二太监伴陈琳奉旨上。

陈　琳　(念)金阙传丹诏,

春光满玉堂。(登上高处)

圣旨下,李、刘二妃跪听宣读。

李　妃
刘　妃　(同跪)万岁!

陈　琳　诏曰:朕春秋已高,尚乏子嗣,且喜东宫李妃、西宫刘妃俱怀六甲,今赐诏尔等,哪宫先生龙儿,即立为皇后。旨意读罢,望诏谢恩。

李　妃
刘　妃　万万岁!

陈　琳　二位娘娘啊!

(唱)万岁爷年将知天命,

乏嗣尚未立储君。

为此事龙体欠安怀郁闷,

终日里食不甘味睡不宁。

愿两宫早日传喜讯,

降下龙麟慰圣心。

李　妃　(接唱)

盼的是降下龙儿接宋后，

刘　妃　（接唱）

急的是东宫比我早临盆。

陈　琳　（接唱）

金口玉言重九鼎，

怕的是后宫从此不太平。

〔暗转，西宫。刘妃焦灼不安。

旁　白　谁先生男，立为皇后。（反复）

刘　妃　（自语）我可不能听天由命！

（唱）万里桐花凤凰栖，

久望攀上最高枝。

无奈难测苍天意，

急待寇珠报消息。

宫　女　（上）禀娘娘，寇珠回宫啦！

刘　妃　快宣她进宫！

宫　女　寇珠进宫啊！

寇　珠　领旨。（上）

（唱）豆蔻年华入宫闱，

朝忙暮碌懒画眉。

行色匆匆还嫌慢，

犹恐玉堂念奴归。

参见娘娘。

刘　妃　平身。

寇　珠　谢娘娘。

刘　妃　寇珠，李娘娘那儿怎么样啦？

寇　珠　李娘娘收到娘娘送去的点心，十分地欢喜，她还命奴婢我带来您爱吃的盒子酥、千层糕，以表李娘娘对您的感激之情。

刘　妃　谢谢她了。太医的脉案你问了吗？

寇　珠　奴婢问过太医，说李娘娘怀的是男胎龙种，还说在这一二天就要临盆大喜了。

刘　妃　男胎龙种！这可是喜讯呀。寇珠，你下去歇息吧。

寇　珠　是，奴婢告退。（下）

刘　妃　（嫉恨地）李妃果然怀的是男胎呀！

小五子　（内）郭都堂到！

〔郭槐上。

郭　槐　（念）天意难测，

事在人为。

刘　妃　郭槐，李妃果然怀的是男胎！

郭　槐　奴婢正为此事而来，娘娘您就作个决断吧。

刘　妃　如此说来，你我定下的偷梁换柱之计，这下该用上了。

郭　槐　对。您把狸猫交付与我，我将它剥去皮尾，放入妆盒，送进东宫，只待李妃临盆，咱们就……（作交换手势）

刘　妃　可怎么能将它送进东宫呢？

郭　槐　娘娘不是已呈递奏折，请求万岁让您全权料理东宫产房事宜吗？

刘　妃　可我的奏折，万岁至今未批呀。这真是龙心难测呀！

郭　槐　哈哈哈哈！（突然取出奏折）刘妃接旨！

刘　妃　万岁！（跪）

郭　槐　诏曰：东宫李妃临产在即，恩准西宫刘妃全权料理产房收生事宜。

刘　妃　谢万岁！

〔郭槐示意，小五子提狸猫上，郭槐示意动手，小五子下。

刘　妃　（唱）谋后位不怕违天意，

速将狸猫剥尾皮。

无毒焉能成大器，

柔弱善良被人欺。

吩咐摆驾东宫去……

〔小五子抱盒上。

郭　槐　娘娘，狸猫已然剥去皮尾。

刘　妃　禁声。（接唱）

此行谨防败露天机。

〔寇珠、宫女上。

〔郭槐、小五子引宫女下。

〔寇珠伴刘妃下。

〔暗转，东宫。

〔李妃斜卧榻上，众宫女环侍四周。

李　妃　（唱）如意锦绫亲手裁，

小小衣衫寄情怀。

绣团龙，金丝银线着意安排，

盼龙儿，平安降生，遐龄永泰，无祸无灾。

〔一太监上。

太　监　启娘娘，刘娘娘到。

李　妃　快快有请。

太　监　有请刘娘娘！（下）

〔刘妃上，李妃迎接。小太监下。

刘　妃　皇姐在哪呢？皇姐呀！

李　妃　御妹！

刘　妃　皇姐，您是重身子，怎么还敢让您迎接我呀！来来来，这儿坐着，歇着吧，哎呀，皇姐呀。

李　妃　御妹前来东宫照料于我，为姐真是过意不去。

刘　妃　咳！您这话可就说远了，万岁降旨，咱们姐俩谁先生龙就立谁为后，但愿您降生一龙，这皇后之位就是您的了，我是偏妃，总应当伺候皇后哇。

李　妃　御妹，你我情同骨肉，日后若蒙恩宠正了皇后之位。也要与你共掌昭阳。

刘　妃　皇姐，我的皇后姐姐呀！

李　妃　啊御妹，不可如此。

〔刘妃深施一礼，李妃急去搀扶。动作过重，震动胎儿。

〔刘妃示意，四宫女搀李妃进内室。

〔郭槐、小五子、稳婆上，稳婆入内宫。

〔郭槐观察动静，四宫女从内室出。

郭　槐　你们宫外伺候。

四宫女　是。（下）

〔一阵婴儿哭声，稳婆从内室急上。打开妆盒。

稳　婆　启奏娘娘，李娘娘果然生了一男孩儿！

〔郭槐递赏银，稳婆欲接，郭槐向小五子示意，小五子刺死稳婆，拖下。小五子复上，

〔婴啼。刘妃惊慌。郭槐令小五子扼死婴儿，小五子动手，雷声大作。

刘　妃　郭槐，你速去禀报万岁，就说李妃产生妖孽。

郭　槐　是。（下）

刘　妃　寇珠快来！

寇　珠　（上）娘娘，您怎么了？

刘　妃　寇珠，李娘娘产生妖孽，宫中定有妖气弥漫，我也身怀有孕，恐遭不祥，这妆盒之中装有污秽之物，命你将它丢入御河，为后宫驱邪除祟。

寇　珠　遵命。

郭　槐　（内）圣旨下！

〔二太监、郭槐捧旨急上，奔内室，下。

郭　槐　（内）万岁有旨，将李妃贬入冷宫。终老百年！

李　妃　（内）天哪！

刘　妃　寇珠，这妆盒之物，一避三光照，二忌有人瞧，一路之上不准开启，不准停留。如若不然，定要大祸临头，殃及后宫，事不宜迟，你快去吧。

寇　珠　遵命！

〔灯暗。刘妃隐下。

第　二　场

〔御花园，金水桥畔。

寇　珠　（唱）领懿旨接妆盒急出宫外！

穿小径踏藓苔，敛迹潜踪行步快，为娘娘驱邪除灾。

〔寇珠瞻前顾后，疾速行走，来到河边，举盒欲丢。忽然，婴孩啼哭，寇珠大惊。

寇　珠　不对呀，刘娘娘明明告诉我盒中盛的是污秽之物，怎么会……（欲开盒）不行！刘娘娘再三嘱咐不准开盒，我岂可违背懿旨？

〔盒中婴儿不停啼哭。寇珠犹豫再三，终于忍耐不住，打开盒盖。

寇　珠　（大惊，接唱）

开妆盒惊魂飞天外！

原来是嗷嗷待哺的小婴孩。

只见他污血凝身尚未剪脐带，

却生成眉清目秀朱唇粉腮。

泪眼盈盈凄凉态，

似盼着寇珠救他脱祸灾。

我怎能忍心将他害？

违抗懿旨也不该！

神慌意乱心急坏……

〔寇珠左右为难，焦急万状，忽有所见。

寇　珠　（接唱）

突然见桥那边有人赶来！

〔寇珠急收妆盒，躲到假山石后。

〔陈琳提妆盒匆匆上。

陈　琳　（唱）闻啼声寻踪御水河边，

　　四顾茫茫人迹杳然。

　　假山石后身影闪……

谁？

〔寇珠自石后走出，禁不住瑟瑟发抖。

陈　琳　（接唱）

　　小寇珠她为何神色不安？

寇珠，大清早的你来这儿干什么？

寇　珠　您，您呢？

陈　琳　奉了万岁旨意，采撷鲜桃给八贤爷上寿。

寇　珠　我，我……我给娘娘采花来了。

陈　琳　方才你可曾听见什么？

寇　珠　没听见什么。

陈　琳　没听见什么？（又闻啼声）啊，哪里来的婴儿哭声？

寇　珠　没有哇……

〔婴啼不止，陈琳放下妆盒，循声走到桥边，发现寇珠藏起的妆盒。婴啼，急打开盒盖，发现婴孩。

陈　琳　寇珠！

（唱）怪不得你方才惊慌万状，

　　却原来妆盒里面有埋藏。

　　莫非你不守宫规把祸来闯？

寇　珠　公公，寇珠决不会做出这样非礼之事！

陈　琳　这婴孩从何而来？

寇　珠　我不知道！

陈　琳　他是何人所养？

寇　珠　我什么也不知道！

陈　琳　哼哼！（接唱）

　　她言语支吾必有文章。

这婴孩的来历你要一一细讲，
倘若是留半句我要启奏娘娘！

寇　珠　（惊慌）公公，您千万不能上奏哇！

陈　琳　那你说！

寇　珠　我不能说！

陈　琳　你讲！

寇　珠　我不敢讲！公公，您，您……您就饶了我吧！（跪地）

陈　琳　（思索，有所察觉）难道此事与两宫有关？寇珠！想这宫廷之中明争暗斗历来有之，风风雨雨险恶异常！你我为奴婢者忠心奉主理所应当，可是也要分清善恶，明辨是非，千万不可泯灭女儿天性，助恶欺良！寇珠，是我把你领进宫来，知你素来诚实，从不说谎。今日，你言语支吾，神色慌张，定有隐情难以明讲。可事到如今，再不说出原委，定然一错再错，闯下大祸一场！只要你讲出实情，纵然是天塌地陷，千难万险，有我陈琳替你承当！

寇　珠　陈公公！这只妆盒乃是刘娘娘交付于我，她命我丢入御河之中。

陈　琳　寇珠，刘娘娘何时将妆盒交付于你？

寇　珠　李娘娘产生妖魔之后。

陈　琳　她说盒中装有何物？

寇　珠　乃是污秽之物。

陈　琳　在何处将妆盒交在你手？

寇　珠　东宫产房之外。

陈　琳　婴孩从何而来？

寇　珠　我不知究竟。

陈　琳　除了东宫临产分娩，并无哪院降生婴孩！

寇　珠　是啊。

陈　琳　（倒吸一口冷气）这件事已然一清二楚！这这这，就是李娘娘降生的婴儿！他就是当今的太子！

寇　珠　（目瞪口呆）他是太子？

陈　琳　（怒气迸发）可是太子身遭磨难，险些命丧御河之中！

（唱）西宫夺后施伎俩，

害苦了东宫李娘娘。

这初生的婴孩有什么罪？

他竟被赤身露体妆盒藏，险些命丧御河水中央。

你也是十月怀胎，人生父母养，

怎能够为虎作伥丧了天良！

寇　珠　（接唱）

寇珠未把天良丧，

女儿家岂能有这毒辣心肠？

我情急无奈瞒真相，

怕的是害了西宫刘娘娘。

陈　琳　（接唱）

你只图报主恩要害死无辜小生命，

就不怕天理难容罪昭彰？

寇　珠　（接唱）

陈公公一番开导我的心明亮，

救太子还求公公设良方。

陈　琳　（接唱）

就不怕违懿旨大祸从天降？

寇　珠　（接唱）

只要能救太子刀斧加身也无妨。

陈　琳　（接唱）

只恐你口舌不稳坏大事！

寇　珠　（接唱）

我愿盟誓对上苍！

〔陈琳、寇珠一同对天盟誓。

陈　琳　（思索，一见装鲜桃的妆盒。唱）

一见妆盒地上放，
眼前顿觉亮堂堂。
趁着奉旨把寿上，
妆盒之内婴孩藏。
南清宫位高权也大，
救太子全靠那八贤王。

〔婴啼。

寇　珠　太子啼哭，如何是好？

陈　琳　想是太子腹中饥饿，何不将鲜桃挤出汁水，哺喂太子。

〔陈琳、寇珠四顾，一起重新安排妆盒，作别分手。

〔陈琳悄声蹑步，朝宫外走去。

〔景转换。

第　三　场

〔西宫外。

〔郭槐上。

郭　槐　陈公公！

陈　琳　是郭槐？（回身）哦，郭公公。

郭　槐　您好早哇。

陈　琳　您也不晚哪。

郭　槐　您这么急匆匆的，到哪儿去呀？

陈　琳　奉了万岁旨意，在御园采撷鲜桃，到南清宫去给八贤王上寿。

郭　槐　哦，今天是八贤王四十整寿，这个差使可风光体面哪。这满树的枣儿就红了您一个啦！

陈　琳　哎哟，郭公公，您这话说到哪儿去了。咱们当差的，把皇上、娘娘伺候好了，他们高了兴了，就算上上大吉了。咱们是奴才，就好比戏台上那打旗的，人家看的不是你。有什么风光体面的？

郭　槐　哎,不不不。咱们都是奴才,奴才跟奴才可不一样。您就好比那碧螺春,我就是那茶叶末,都是茶,这味儿不一样。

陈　琳　郭公公真会说笑话。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郭　槐　请吧,您哪。

〔陈琳欲走。

郭　槐　(发现妆盒,疑窦顿生)陈公公请转!

陈　琳　郭公公,您还有什么事?

郭　槐　您这妆盒里装的是寿礼吧?

陈　琳　是呀。

郭　槐　什么寿礼?

陈　琳　御园采撷的桃。

郭　槐　御园?

陈　琳　您没事,我走了。

郭　槐　(伸手一拦)刘娘娘对万岁爷送给八贤爷的寿礼十分关怀,刚才她还说,她要亲自过问。

陈　琳　这……

郭　槐　陈公公,娘娘宫中等候,请吧,您哪。

陈　琳　请。

(唱)怀抱着妆盒心胆战,

　　进宫苑好似进了鬼门关。

〔郭槐示意陈琳稍候。

〔景转换毕:西宫内殿。刘妃端坐绣榻上。

〔郭槐趋前与刘妃耳语,二人暗暗商议。

陈　琳　(唱)怕的是刘娘娘看出破绽!

郭　槐　娘娘有旨,陈琳进见哪!

陈　琳　领旨!

(唱)娘娘千岁驾可安。

〔陈琳放盒于地,跪拜。

刘　妃　平身。

陈　琳　谢娘娘。

刘　妃　陈公公,大清早儿的,就为皇上准备寿礼,你辛苦了。

陈　琳　为皇上、娘娘当差,理当尽心竭力。

刘　妃　在御花园都采了些什么桃哇?

陈　琳　玉浆桃、水蜜桃,还有猕猴蟠桃。

刘　妃　放在哪儿啦?

陈　琳　妆盒之内。

刘　妃　噢,都在这妆盒之内吗?这是皇上的寿礼,你都仔细地挑选过了吗?

陈　琳　回禀娘娘,奴婢为万岁爷当差多年,别无所长,只会细心承值。娘娘,您还信不过奴婢我吗?

刘　妃　咳,你当差我是再放心也没有了。不过今天是给八贤王上寿,稍有疏失,让人家挑眼事小,丢了皇上的体面事大!所以这妆盒里的桃子,我要一一地验看。

陈　琳　(一惊)这!

郭　槐　陈公公,娘娘要验看寿礼,您就别愣着啦。

陈　琳　您要开盒验桃,奴婢理当谨遵懿旨。不过可有一节,妆盒上贴有万岁爷的御封,奴婢不敢擅自开启呀。

刘　妃　哦,这是拿皇上来说事儿呀?是啊,皇上的御封,谁敢揭呀?不过你忘了我是什么人,我要是愣把给它揭下来,谁还敢拦着!

陈　琳　奴婢不敢。

郭　槐　有娘娘做主,您就把它打开吧。

陈　琳　娘娘做主?

郭　槐　娘娘做主。

陈　琳　好,请娘娘启封。

〔陈琳捧上妆盒,刘妃揭开御封。

刘　妃　你把妆盒打开!

陈　琳　遵旨。

(唱)刘娘娘借验桃把底来探，

若开盒岂不要泄露机关。

战兢兢掀盒盖娘娘验看！

〔陈琳掀开盒盖。

〔刘妃、郭槐盯住妆盒。

刘　妃　这是什么桃？

陈　琳　(焦急万状，脱口而出)水蜜桃！

刘　妃　水蜜桃？

郭　槐　陈公公，这明明是玉浆桃，您怎么说是水蜜桃？

陈　琳　我当是娘娘问都有些什么桃呢？

郭　槐　娘娘问的是这一层是什么桃？

陈　琳　这是玉浆桃。

郭　槐　那水蜜桃在第二层啦？

刘　妃　那么我再看第二层。

陈　琳　是！(掀开第二层)

(唱)这才是水蜜桃香沁齿颊蜜样甜。

郭　槐　这桃子看着就让人嘴馋。

刘　妃　挑得还真不错。

郭　槐　对啦。请娘娘您尝尝吧。

〔郭槐欲取桃，刘妃制止。

刘　妃　慢着！这是送给八贤王的寿礼，咱们能尝吗？

陈　琳　(随机应变，借题发挥)哦，娘娘要吃水蜜桃？那好办。今年的桃园，托皇上的龙恩，娘娘的洪福，是风调雨顺，硕果累累，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肥腴饱满的鲜桃。等奴婢拜寿回来，到御花园中给娘娘采上几大妆盒。娘娘吃了，口中甜蜜，心里高兴，过几天养下个太子，也是活泼泼、水灵灵。皇上不定怎么欢喜疼爱呢！

〔陈琳一番讨好，说得刘妃心花怒放，疑意全消。

刘　妃　（高兴地）哈哈哈！陈琳，你可真会说话呀！好了，时候不早了，你快到南清宫给八贤王上寿去吧！

陈　琳　遵旨。

〔陈琳欲上前取妆盒。

郭　槐　慢着！娘娘，您还没看第三层呢。

刘　妃　怎么，还有第三层？

郭　槐　这种妆盒都有第三层。

刘　妃　那么陈琳，我再看这第三层。

陈　琳　（唱）刘娘娘释疑心，这郭槐耍奸险，

第三层好比是勾命的判官。

到如今进退两难危在一旦！

〔寇珠暗上，见状止步。陈琳心急如焚，强作镇定，慢慢腾腾地向妆盒走去。

郭　槐　陈公公，娘娘可是等着呢！

陈　琳　哦，哦，好。

〔陈琳打开妆盒的第一层。

郭　槐　您能不能快点呀！

陈　琳　好，就好。

〔陈琳打开妆盒的第二层。

郭　槐　你倒是快着点儿啊！

〔陈琳孤注一掷，欲打开第三层。

〔寇珠突然冲入宫门。

寇　珠　娘娘，奴婢怀抱妆盒去到金水桥边……

刘　妃　（急忙制止）慢着！陈琳哪，天不早了，你快到南清宫上寿去吧。

陈　琳　遵旨。

〔陈琳捧起妆盒，转身向外走去。

刘　妃　（突然）回来！

〔陈琳惊止。

刘　妃　（和蔼地）待会儿见了八贤爷，别忘了替我问好哇。

陈　琳　遵旨。

刘　妃　去吧。

陈　琳　是。

〔陈琳出门，抚额，撣汗。

陈　琳　（唱）眼看着日影横窗午时近，

谨提防意外之变急速行。

恨不得一步出宫门……

〔陈琳疾步前行，下。

〔幕闭。

第　四　场

〔午前。

〔南清宫，仪门前。

〔幕启：堂皇的影壁上悬灯结彩，旁有石桌石凳，宫内鼓乐齐鸣，太监、宫女川流不息。

〔宁总管上。

宁总管　（念）喜盈门，南清宫里喜盈门，

八贤爷，不惑之年庆寿辰。

悬红灯，挂彩锦，

寿棚搭得高入云。

请帖发了个无其数，

今天准得累个头发晕，头发晕。

〔乐声起。

众　（内喊）寇天官到！

〔寇准上，随从捧寿礼随上。

〔宁总管赶紧上前迎接。

宁总管　哎哟，寇天官，您来了，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寇　准　罢了，罢了。宁总管，辛苦了。

〔随从递给宁总管一锭银子。

宁总管　没什么。哎哟，多谢天官。贤爷正候着您呢，里边请。

〔寇准、随从下。

众　（内喊）老王妃到！

宁总管　老王妃，这是谁呀？噢，准是她！——陶三春陶奶奶。

〔宫女捧寿礼伴陶三春上。

陶三春　老寿星在哪儿啊？哟，这不是小宁子吗？

宁总管　来来来，这儿坐。哟，陶奶奶，什么风儿把您吹来了？

陶三春　贤爷四十整寿，我能不来吗？再说，你们狄娘娘，身怀有孕，我得来问个信儿，快生了吧？

宁总管　御医说了，不是今儿，就是明儿。

陶三春　狄娘娘要是今天生了，那可是双喜临门哪。（对宫女）快给狄娘娘送去，（宫女捧寿礼下）我给老寿星祝寿去。

〔陶三春起身往里走，宁总管紧搀随行。

陶三春　别搀了。

〔陶三春下。

宁总管　这老太太真是一毛不拔呀！

众　（内喊）焦将军、王状元到！

宁总管　哟，天波府来人了。

〔焦廷贵、王延龄带随从上。

〔焦廷贵招呼随从。

焦廷贵　送了进去，送了进去。

宁总管　哟，焦将军，您给贤爷拜寿来了？

焦廷贵　是呀，老太君命我到此，与贤爷拜寿。

宁总管　新科状元，您也来了。

王延龄　特来给贤爷拜寿。

〔王延龄随从打开一幅“寿”字立轴。

宁总管　好，写得好！贤爷见了一定喜欢。

王延龄　（取出一锭银子）宁总管辛苦了。

宁总管　（接银）哟，王状元，您太客气了。

焦廷贵　（上下摸索，发现未带银子，急忙取过宁总管手中的银子）这银子，借我一用。来，看赏！这是借你的，明儿个还你，哈哈哈哈……

〔焦廷贵、王延龄及随从下。

宁总管　喝，这倒好，二仙传道！哎，怎么不见万岁爷的寿礼？兴许他们还没出宫门哪，我先进屋歇会儿。

〔宁总管下。

〔陈琳急上。

陈　琳　（唱）到王府大门不走我从偏门而进，
　　犹恐惊动众公卿。

〔陈琳从偏门进了王府，忽闻宫内传出杯觥交错、猜拳行令之声。

陈　琳　里面正在饮宴，得把八贤爷请出来才好禀告。

〔陈琳抱着妆盒，脚步轻轻地向内宫走去。

〔宁总管倦眼惺忪地上，突见有人诡秘地往内宫走去，便在后面尾随了几步。

宁总管　（高声喝问）这是谁呀？也不通报就这么闯了进来？（一看）哟，这不是陈公公吗！我这儿给您请安了。

陈　琳　罢了，罢了。宁总管，快把贤爷请到这儿来，我有要事禀报。

宁总管　贤爷早就吩咐啦，万岁差人前来上寿，必须大开仪门！鼓乐齐鸣！香案接旨！

陈　琳　（急忙制止）哎，慢着……这些礼仪一概免去。

宁总管　喝！您说得可轻巧！这是八贤爷的吩咐，我要是给免了，贤爷非炒我的鱿鱼不可呀！

陈　琳　（掏出银子）宁总管，辛苦了。（递过银子）

宁总管　不就是礼仪吗？免啦！

陈　琳　免了?

宁总管　我说免了,就免了。

陈　琳　那么你……

宁总管　我这就去禀报,说您来了。

陈　琳　回来,千万别说我来了,不然贤爷又要香案接旨,惊动众大臣蜂拥而至,我就不好讲话啦。

宁总管　那可怎么办呢?

陈　琳　你得把贤爷悄悄地请到这儿来。

宁总管　哎,这就更不好办了!

陈　琳　宁总管足智多谋,摸透了贤爷的心思。你呀,准有办法。

宁总管　我跟您说句大不敬的话:我们贤爷有点惧内。再说这两天,狄娘娘就要临盆。我见了八贤爷,只要说上一句:狄娘娘有请,就是有天大的事情,他都得放下。

陈　琳　就这么办。

宁总管　您稍候,我去通报。

〔宁总管下。

〔盒内婴儿啼哭。

陈　琳　(忙抚妆盒)太子,不要哭,等贤爷来了,再哭不迟!

〔宁总管与赵德芳急上。

陈　琳　陈琳奉旨前来拜寿!

赵德芳　多谢兄皇。

〔妆盒内婴啼。

赵德芳　妆盒之内为何有婴儿的哭声?

陈　琳　千岁,这不是寻常的婴孩!

赵德芳　他是何人?

陈　琳　他就是当今的太子!

〔陈琳身段,诉说前情。

赵德芳　快将太子送入内宫。

〔宁总管抱起妆盒下。

〔赵德芳怒上心头。

赵德芳　好奸妃呀！

（唱）气破心肝牙咬碎！

手指西宫骂奸妃。

不择手段夺后位，

欺君害命乱宫闱。

我本堂堂八千岁，

匡扶社稷舍我有谁？

吩咐内侍把马备，

怒气冲冲闯宫院我要打奸妃！

陈　琳　千岁，暂息雷霆之怒，听我一言告禀。

（唱）千岁爷请息怒稳稳落座，

细听陈琳来劝说。

此一番进宫去万万不可，

要知道刘娘娘与万岁爷乃是恩爱夫妻，耳鬓厮磨，她会在枕旁挑唆。

反诬你千岁爷惑乱朝纲居心叵测，

势必然掀起那轩然大波。

到那时小太子又罹灾祸，

就是你千岁爷也是徒然莫奈何。

收养在南清宫内最稳妥，

经三年历五载再与万岁细诉说。

这本是前贤韬晦之策，

望贤爷三思你就作定夺。

赵德芳　（接唱）

陈琳忠言多直率，

收留太子理应该。

怕的是瞒不过宫廷内外……

〔宁总管上。

宁总管　给贤爷贺喜。狄娘娘平安降生。

赵德芳　是男是女？

宁总管　一位小王爷。

陈　琳　有了！

（唱）抚养幼主好安排。

小王爷与太子同吃一母奶，

恭贺贤爷得了双胞胎！

赵德芳　双胞胎？

陈　琳　双胞胎！

众　啊，哈哈哈哈！

赵德芳　快将二位小王爷抱了上来。

宁总管　是。有请二位小王爷！

〔二宫女抱二小王上。

二宫女　小王爷拜见父王。

赵德芳　平身，平身。

〔寇准、陶三春、王延龄、焦廷贵及太监、宫女上。

众　恭喜贤王！

陶三春　哟，双胞胎，又加一喜。

陈　琳　这叫三喜临门。

众　喜上加喜！

赵德芳　啊，哈哈哈哈……

众　哈哈哈哈……

〔灯暗，幕闭。

第 五 场

〔七年后，金秋，清晨。

〔皇宫内院。

〔西宫外。

旁 白　光阴荏苒，倏忽七年。刘妃生一太子，立为皇后。不料年前太子夭亡，皇帝悲痛万分。后得知八贤王之子赵祯天资睿智，特召进大内，封为守缺太子。这位太子不是别人，就是当年李妃所生的婴孩。

〔幕启：殿外。

众　（内喊）太子驾到！

〔陈琳率太监、宫女上，恭迎。

〔御林军执仪仗上，列队。

〔宁总管护送着乘四人肩舆的赵祯上。

〔宁总管扶赵祯下舆。

众　参见太子。

赵 祯　平身，平身。

众　谢太子。

〔太监、宫女等舞蹈、跳狮欢迎太子。

众　（内）皇后驾到！

〔众人肃立。

〔寇珠上。

寇 珠　奴婢寇珠，参见太子。

赵 祯　你就是寇珠？

寇 珠　往后就由奴婢伺候太子。

赵 祯　那太好了。

太 监　皇后驾到！

〔刘妃在众宫女随侍下，上。

众　皇后千岁，千千岁！

陈　琳　太子，这就是正宫国母，当今皇后，快快上前见礼。

赵　祯　孩儿赵祯，参见母后。

刘　妃　太子免礼。快过来，让我看看。哎，我怎么瞧着太子有点眼熟哇？

陈　琳
寇　珠　这是太子与娘娘的缘分。

刘　妃　你们都这么说？嗯，长得真是眉清目秀，器宇不凡。几岁了？

赵　祯　我呀，七岁了。

刘　妃　七岁了？看见了你，就想起我那个儿子了！

陈　琳　娘娘不必伤心，太子仁孝，往后您福比天高哇！

刘　妃　寇珠，等见驾之后，你陪同太子畅游宫院。（对赵祯）来，我带你进宫，去见你的父皇。

〔刘妃手搀赵祯，在宫女簇拥下进宫，下。

〔在音乐声中陈琳与寇珠动作交流：陈琳手指赵祯形容他在六年后长得健康英俊。寇珠双手合十，感念上天保佑，又忍不住落泪。陈琳提醒她克制。

〔陈琳下。

寇　珠　太子，他就是当年的太子！

（唱）雏燕离巢几度秋，

深宫只怀一念求：

盼他长成双飞翼，

何期今朝喜同游。

皇嗣归来天相佑，

不枉我悠悠七载独自愁。

〔陈琳伴赵祯出宫，上。

陈　琳　寇珠，快带太子游宫去吧。

寇　珠　是。

陈　琳　太子，游宫路上要听寇珠的话呀。

赵　祯　嗯。

〔陈琳下。

赵　祯　寇珠,这皇宫内院比南清宫可是又宽又大呀!

寇　珠　是啊,这么大的皇宫内院,往后都是太子的。

赵　祯　怎么,往后都是我的了?

寇　珠　啊,本来就应当属于您的。

赵　祯　寇珠,这一路上,你要好好给我讲解呀。

寇　珠　太子随我来!(带赵祯行走漫游)

(唱)手挽着太子手宫中行走,

说一说凤阁与龙楼。

金銮殿高九丈九,

皇王爷治国安邦在里头。

昭阳宫住的刘皇后,

翰林院网罗天下老学究。

东华门本是文官走,

西华门武将必经由。

皇宫处处皆锦绣,

尽是人间第一流。

赵　祯　真好玩。

寇　珠　太子,可别跑远啦。

赵　祯　咦?寇珠,皇宫内院怎么会有这么一座破烂房子?我去看看。

寇　珠　(拉住赵祯)太子,这是冷宫禁地,谁也不准擅自入内。

赵　祯　为什么?

寇　珠　这是宫里的规矩。

赵　祯　哦,我明白了,里边一定是住着天底下最坏最坏的坏人。

寇　珠　不,里面住的不是坏人,是……

赵　祯　是谁?

寇　珠　是一位娘娘,一位再好不过的娘娘。

赵　祯　这位娘娘为什么住在这儿呢？

寇　珠　是因为……（欲言又止）

赵　祯　你说呀，说呀！

寇　珠　……我……我，我说不清楚。

赵　祯　你说不清楚？那，那我自个儿问这位娘娘去！（转身欲进冷宫）

寇　珠　（忙拉赵祯）太子，不能去！

赵　祯　（跺脚）哼！你这是怎么啦？说又说不清楚，问又不让我去问，你这不是欺负我吗？我告诉父皇、母后去！

寇　珠　太子，千万不能禀报哇！

赵　祯　那你就带我进去。

寇　珠　太子，不能去呀。

赵　祯　我呀，谁也不说！

〔赵祯甩开寇珠，一溜烟地向冷宫跑去，下。

寇　珠　太子，太子！（欲赶赵祯）

〔秦凤抱食盒上，见状断喝。

秦　凤　什么人擅闯冷宫？

寇　珠　是我……

秦　凤　哦，是寇承御呀。

寇　珠　你是谁？

秦　凤　我是冷宫总管秦凤。寇宫人到此何事？

寇　珠　我带太子游宫，一时错走道路，误入冷宫禁地。

秦　凤　太子？太子在哪儿？

寇　珠　太子已然闯进冷宫！

秦　凤　（大惊）哎哟，可了不得了！赶快劝他老人家起驾吧！

寇　珠　快走！（急进冷宫，下）

秦　凤　寇宫人，寇宫人！（急忙追赶，绊了一跤，食盒打翻在地，急忙收拾，一瘸一拐地追下）

〔景转换。

〔在哀怨伤感的音乐声中出现冷宫:幽暗昏沉,凄凉败落。

〔李妃端坐榻上。她手中拿着当年在东宫临产前为婴儿准备的小衣。

李　妃　(唱)七年一掬悲酸泪,

含冤苟存度艰危。

分明是婴啼一声动心肺,

却为何诬我生妖打入冷宫闱。

欲诉无门难以辨真伪,

梦魂中紧抱娇儿几多回!

〔赵祯上,骤入暗室。

赵　祯　(轻声地)有人吗,有人吗?娘娘!

李　妃　(惊觉)这是在唤我么?

赵　祯　是叫您呢。

〔李妃急忙拉住赵祯,细看。

李　妃　(自语地)我是在梦中?

赵　祯　娘娘,不是做梦,我是来看您的。(发现李妃手中的小衣)娘娘,您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让我瞧瞧,(拿过)哦,是小孩儿穿的衣服。我小时候也穿过。(又还给李妃。闻到药味)怎么有股药味?娘娘您病了,那我来替您端药。

〔赵祯过去倒药,不慎烫了手指,李妃忙为赵祯吹手解痛。

寇　珠　(边喊边上)太子,太子!

李　妃　(惊觉)太子!

〔寇珠一眼望见李妃。

寇　珠　李娘娘!

秦　凤　(内喊)太子驾到!太子驾到!(边喊边上,把食盒放于桌上)冷宫总管秦凤参见太子千岁,千千岁!

赵　祯　平身。

秦　凤　谢太子。李娘娘,还不快拜见太子!

〔李妃欲拜，寇珠忙搀。

赵　祯　(对秦凤)你咋呼什么？娘娘是长辈，不用拜了。你来干吗？

秦　凤　我给娘娘送膳来了。

赵　祯　快请娘娘用膳。

秦　凤　是。

〔秦凤打开食盒。

秦　凤　请娘娘用膳。

〔赵祯过去一看。

赵　祯　(惊讶)啊！就是两个馍，还这么脏！

秦　凤　是刚才掉在地上。

赵　祯　好哇！弄脏的东西还给娘娘吃？快换去。

秦　凤　是。

赵　祯　要换好吃的东西。

秦　凤　启禀太子，冷宫只有这样的膳食。

赵　祯　那不行！

寇　珠　秦公公，你不会到御膳房去取吗？

秦　凤　这御膳房！

赵　祯　哎哟，我肚子也饿了，你快去，快去呀！

秦　凤　我去，我去。

〔赵祯推秦凤，秦凤无可奈何地下。

赵　祯　哈哈哈哈！真有意思。娘娘，待等会儿您一定多吃点儿。

〔赵祯东张西望，打量四周。

〔李妃、寇珠对望。

寇　珠　奴婢寇珠，参见李娘娘。(见礼)

李　妃　你是……

寇　珠　您不认识了？

李　妃　(思索)哦，你就是寇宫人。

寇　珠　是呀。娘娘，七年不见了！您……

李　妃　（唱）七年来满腹疑云难解破，

冷宫内又对何人去诉说？

万不想天遣宫人来助我，

还望你指点迷津莫推托。

寇　珠　（接唱）

娘娘冷宫受折磨，

寇珠心中似刀割。

宫廷内风风雨雨多险恶，

满腹话强压心底泪如梭。

李　妃　（接唱）

当年临产在凤阁，

往事历历记心窝。

婴啼一声耳边过，

却为何平地起风波？

寇　珠　（接唱）

风波陡起有因果，

我未曾目睹难诉说。

李　妃　（接唱）

我不信太医脉案有差错，

更不信耸人听闻怪异说。

寇　珠　（接唱）

娘娘心明如秋月，

何须旁人来点拨。

李　妃　（接唱）

我生的可是皇家后？

寇　珠　（接唱）

望娘娘自揣自问自斟酌。

李　妃　（接唱）

如此说我一身清白本无过？

寇　珠　（接唱）

自有苍天辨清浊。

〔李妃闻言怔住，思索。

赵　祯　（不耐烦地）唉！你们说了半天，什么“错”呀，“浊”呀！我一句也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呀？

寇　珠　我跟娘娘说的都是大人的话，难怪太子不懂。

赵　祯　哦，大人的事我就不懂？

寇　珠　您还小哇。

赵　祯　小小小！娘娘，我都七岁了！

李　妃　你七岁了？就是癸未年生的？

赵　祯　对对对，我娘跟我说，正是癸未年七月初六降生。

李　妃　七月初六？我也是那日在东宫临盆！

赵　祯　太巧了！您生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哇？您把他叫出来，跟我一块儿玩。

寇　珠　太子！（对太子摇手示意）

李　妃　我的儿子么……（悲痛万分）

赵　祯　娘娘，我惹您生气了吧？我来跟您说件有趣的事，我娘生的不是我一个，生的是双胞胎。我弟弟跟我娘甭提多像啦，可我跟我娘可一点也不像！他们长的是长乎脸，我长的是圆乎脸。（发现）娘娘，您也是圆乎脸，我跟您倒是挺像的。寇珠，你看呢？

寇　珠　像！简直一模一样！

赵　祯　娘娘，我跟您一模一样啊！

李　妃　（唱）观太子他与我异常相像，

更令人思想起亲生的儿郎。

我那娇儿他在哪里？我那娇儿……（接唱）

你……快把那真情来讲！

赵　祯　寇珠，你说呀！

寇　珠　我……（摇手难言，突然跪地）

李　妃　（大恸，接唱）

天苍苍地茫茫娇儿你今在何方？

悠悠七载，朝思暮想，魂牵梦绕，泪湿衣裳！（接唱）

思娇儿流干眼中泪，

思娇儿两鬓添秋霜。

思娇儿凄风苦雨心愁碎，

思娇儿残月孤灯待天光。

盼娇儿有朝来探望，

盼娇儿亲亲热热依偎在身旁叫一声亲娘。

不料想苦苦期盼成空想，

心已碎，徒悲伤，冤难伸，倍凄凉，痛断了肝肠！我的儿啊！

（一阵晕眩）

寇　珠　娘娘，快喝药吧！（递过药碗）

李　妃　（接唱）

万念俱灰生存无望，

又何必再尝苦药汤！

〔李妃失手，药碗落地。

寇　珠　娘娘！

赵　祯　娘娘，您别难过了，不要悲伤，您就把我当成您的儿子吧！

李　妃　太子！

〔李妃与赵祯依偎相抱。

寇　珠　（见状深为感动）……（唱）

他母子相依傍亲昵万状，

忍不住喜又悲五内感伤。

喜的是太子偎伏娘身上，

悲的是李娘娘面对亲子想儿郎。

可怜她万念俱灰生存无望，

再不把真情讲，岂不是冷眼观望，袖手一旁，铁石心肠！

〔寇珠欲言又止，思索。

寇　珠　太子，您这儿来。

赵　祯　干吗？

寇　珠　冷宫不能久留，临别之前，您给娘娘行个大礼吧？

赵　祯　好，我给娘娘行个磕头大礼？

寇　珠　对，就像对您母后一样。

赵　祯　娘娘在上，小王大礼叩拜！

〔赵祯恭恭敬敬地向李妃磕头。李妃惶恐不安。

寇　珠　娘娘啊！

（唱）有千言和万语难以明讲，

这一拜报春晖慰你愁肠。

〔李妃若有醒悟，激动地扶起赵祯，抚摸其面颊。

赵　祯　娘娘，回宫之后，我一定启奏父皇，把您救出冷宫。

寇　珠　娘娘，多多珍重。

〔三人依依不舍地分手。寇珠、赵祯下。

〔李妃怅然瞩望。

〔秦凤捧食盒上。

秦　凤　（念）七年多平静，

无人进冷宫。

太子突然到，

是件大事情。

身在宫廷内，

当差莫稀松。

防止出差错，

禀告郭公公。

〔秦凤直奔内宫。

秦　凤　冷宫总管秦凤求见郭公公。

太　监　（内）什么事啊？

秦　凤　冷宫总管有要事禀告。

太　监　候着，有请郭公公。

〔灯暗。

第　六　场

〔紧接前场。

〔西宫。

〔刘妃高踞座榻，郭槐在下奏报。

刘　妃　什么！寇珠竟然带着太子去了冷宫？

郭　槐　是呀，娘娘。

刘　妃　（大怒）这怎么可以！冷宫那地方阴暗污秽，别把孩子吓着！

郭　槐　说的是啊。

众　（内）太子回宫！

刘　妃　快叫他进来。

郭　槐　太子进见哪！

〔赵祯上。

赵　祯　母后在上，儿臣参拜。

刘　妃　过来，这儿坐下来。刚才游宫有点累了吧？

赵　祯　皇宫真好玩，儿臣一点儿也不累。

刘　妃　都去过哪儿啊？

赵　祯　三宫六院，儿臣都玩遍了。

刘　妃　听说你去了冷宫？

赵　祯　这——

刘　妃　怎么没告诉我呀？

赵　祯　冷宫乃是禁地，儿臣不敢禀知母后。

刘　妃　其实呢，你是太子，百无禁忌。我只是担心冷宫那地方，又黑又

脏，怕把你吓着。往后可别去了。

赵　祯　是。母后，冷宫是我自己要去的，您可别怪寇珠哇！

刘　妃　寇珠我也不会责怪她的。

赵　祯　母后您真好。刚才寇珠还担心您怪罪，让我别告诉您。

刘　妃　哦？寇珠不让你告诉我？到了冷宫，都看见了什么？

赵　祯　见到了李娘娘。

刘　妃　你们说了些什么？

赵　祯　没说什么。哎，母后，您看我长得像谁？

〔刘妃端详，摇头。

赵　祯　我长得像李娘娘！怎么，您不信？

刘　妃　（一惊）……

赵　祯　寇珠也说，像像像，简直一模一样！

刘　妃　（一震）……

赵　祯　可李娘娘身体有病，望求母后……

刘　妃　（打断）好了，好了，你也累了，下去歇着吧。

赵　祯　是。

〔赵祯下。刘妃思索。

郭　槐　娘娘，寇珠素来忠心耿耿，今儿怎么背主行事？她平日出言谨慎，今儿怎么会一反常态？

刘　妃　她说太子跟李娘娘长得一模一样。

郭　槐　可太子跟他那个孪生兄弟一点儿都不像啊。

刘　妃　怪不得我一见这孩子就觉得眼熟，难道说现在的太子，会是当年的婴孩！

郭　槐　很有可能，我老琢磨着，当年寇珠根本就没有把那个妆盒扔进御河！

刘　妃　可寇珠从未离开内廷，她怎能把婴孩送出宫外？

郭　槐　她不会里外串通，瞒天过海？

刘　妃　里外串通，你是说……

郭　槐　陈琳！您想啊，当年寇珠怀抱妆盒来到御花园，恰好那陈琳也打从御花园而来。当年咱们验看寿礼的时候，那第三层……咱们可没验哪！那陈琳借着给八贤爷上寿，就把婴孩偷偷地送出了宫门！

刘　妃　真是人心难测呀！

郭　槐　这桩桩件件咱们不能不往这儿想。

刘　妃　（极度惊恐）倘若果真如此，机密泄露，万岁震怒，那可就要——（唱）大祸临头！

郭　槐　娘娘，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刘　妃　你说怎么办？

〔郭槐与刘妃耳语。

刘　妃　就这么办！

（唱）怒火盈胸气难收。

这才是人心难猜透，

恩义相待反成仇。

莫怪我今朝施毒手，

不除隐患誓不休！

传寇珠！

郭　槐　（向内）娘娘有旨，寇珠进见。

〔寇珠上。

寇　珠　奴婢寇珠，参见娘娘。

刘　妃　寇珠，娘娘待你如何？

寇　珠　恩重如山。

刘　妃　你既知恩重如山，为何背主行事？

寇　珠　娘娘，奴婢侍奉娘娘已有十载，只知尽心竭力，不敢背主行事呀！

刘　妃　你为何带着太子去了冷宫？回宫之后，为何不向我禀报？在冷宫之内，你都说了些什么？

寇　珠　娘娘，今天游宫，太子出于好奇，就去了寒宫冷院。奴婢未敢多

言，又怕娘娘怪罪，故而不敢禀报。

刘　妃　你还敢顶嘴！告诉我，这些年你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

寇　珠　奴婢什么也没干！

刘　妃　你还敢抵赖？大胆！

（唱）表面恭谨面堆笑，

暗地心藏一把刀。

背主行事多多少，

一百皮鞭逼供招。

郭槐，给我打。

郭　槐　是。

〔郭槐将寇珠推下丹墀。

郭　槐　寇珠。你要是再不说，我可就要用刑啦。

寇　珠　奴婢没有可招的了。

刘　妃　来呀，给我打！

〔二太监上，鞭打寇珠，寇珠晕倒。

二太监　寇珠晕刑。

〔二太监拖寇珠下。

刘　妃　看来该让那个陈琳出场了。

郭　槐　对，这叫以毒攻毒。

刘　妃　宣陈琳！

郭　槐　娘娘有旨，陈琳进宫。

陈　琳　（内）领旨。（上）

（唱）景阳宫里秋光好，

金风送爽御香飘。

小太子册封储君福星照，

万岁爷龙心大悦兴致高。

刘娘娘不明真情只当是娇儿怀中抱

我陈琳乐在心中笑上眉梢。

这才是皆大欢喜朝野同称道，
也不枉抱妆盒费尽辛劳。
奴婢陈琳见驾，娘娘千岁。

刘　妃　平身。

陈　琳　千千岁。娘娘，奴婢正在永安宫侍奉皇上，娘娘突然宣召，不知有何吩咐？

刘　妃　有件事非得你办不可。

陈　琳　奴婢愿效犬马之劳。

刘　妃　那好。有一个奴才竟敢背主欺天，你说该怎么处置？

陈　琳　哪个奴才如此大胆？

刘　妃　这个奴才你熟识得很。

陈　琳　他是谁啊？

刘　妃　你自个儿去看哪。

〔二太监拖寇珠上。二太监下。

〔陈琳看见寇珠，一惊。

陈　琳　寇珠！

刘　妃　怎么，你没想到吧？

陈　琳　奴婢确实没有想到哇。寇珠素来忠心耿耿，您对她也是十分的宠爱。不知今天为何对她用此重刑？

刘　妃　哼，她表面恭谨，两面三刀，竟敢背着我做了她不该做的事情。

寇　珠　陈公公，今天游宫，太子执意要进冷宫看看，这才带着他见了李娘娘。可我一没说什么，二没做什么呀。

郭　槐　寇珠，这会儿谁让你说话了？刚才问了你半天，你是滴水不漏，这会儿陈公公一来，你的话可就多了？陈公公，您的面子不小啊！

刘　妃　看来把你找来，是找对人了。

陈　琳　娘娘您太抬举我陈琳了，不就是这件事么？奴婢去问问。
（走近寇珠）寇珠，太子要进冷宫，你当然拦挡不住。可你回宫

以后，应当向娘娘禀报才是。

寇　珠　奴婢已经知罪了！

陈　琳　好，娘娘，寇珠触犯宫规，一是怕娘娘责怪，二怕得罪太子，所以不敢向您禀报。如今她已然知罪，您哪，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就消消气吧。寇珠，下次不可，下次不可呀！

刘　妃　嚯！照你这么一说，事情就这么了啦？

陈　琳　大人不计小人过，您胸襟广阔能容人嘛。

刘　妃　哼，我就是太宽容了，所以才有人胆敢背主欺天！

郭　槐　陈公公，常言道：有其一，必有其二。

刘　妃　今天我定要叫她说出，这些年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背主欺天之事。你是三宫都总管，所以才让你陈公公前来审问。

陈　琳　娘娘既然吩咐，奴婢遵命就是。寇珠哇，娘娘的话你都听见了，你还不给我快说。

寇　珠　奴婢实在没有其他过犯。

陈　琳　娘娘……您看……

刘　妃　这么一说，你确实问不出什么了？

陈　琳　是啊，再问也没有用。

刘　妃　照你这么个问法，她能招吗？

陈　琳　娘娘，您要奴婢怎样问法？

郭　槐　陈公公，您大概忘了宫规了吧？

刘　妃　陈琳！哀家赐你御棍一根，给我狠狠地拷打寇珠。打一棍问一声，问一声打一棍。定要叫她招出实情！

郭　槐　陈公公，你接旨吧！（扔棍给陈琳）

陈　琳　（唱）惊碎心肝接懿诏！

刘　妃　陈琳，你就给我狠狠地打！

陈　琳　（接唱）

　　命我拷寇逼供招。

　　我若是不忍重刑拷，

岂不中了计笼牢。

我若是遵旨重刑拷，

怎忍看小寇珠伤痕累累再受煎熬。

罢罢罢，我重举御棍轻轻落！

〔陈琳轻打寇珠。

郭　槐　陈公公，您这是在演戏吧？

刘　妃　陈琳，你手执御棍重起轻落，难道我是让你来哄孩子吗？

陈　琳　不是呀，娘娘，现在我若重重拷打寇珠，等明儿娘娘心也软了，气也消了，怪我把寇珠打重了，奴婢可是吃罪不起！

刘　妃　告诉你，谁叫我难受一时，我叫他难受一世！你给我狠狠地打！

陈　琳　遵旨！（接唱）

陈琳心中似火烧。

此时为把太子保，

忍叫寇珠受煎熬。

无情的御棍打下了！

〔陈琳连打寇珠，寇珠抬头望去。

郭　槐　寇珠，陈公公往死里打你，你还不招吗？

寇　珠　呀！（接唱）

见公公举御棍面苦心焦。

那郭槐在一旁高声喝叫，

刘娘娘稳坐中央细观瞧。

看起来这是一条阴毒计，

欲使这同忧相煎逼供招。

我也要故作危言行计巧！

我招！陈琳，背主行事不单是我一人，还有你！（指陈琳）

刘　妃　郭槐，把陈琳给我绑了！

郭　槐　是。

寇　珠　慢着！背主行事，还有人在！

刘　妃　寇珠，你给我讲！

寇　珠　（指郭槐）有你！（指陈琳）有你！（指刘妃）还有你！

陈　琳　娘娘啊！（接唱）

你看她受刑不过乱承招！

娘娘，寇珠打不得了。

刘　妃　怎么打不得了？

陈　琳　怕她再冒犯娘娘。

刘　妃　你倒想得周到！

陈　琳　奴婢确是为娘娘着想。

刘　妃　难道就轻饶于她？

陈　琳　往后还可训教。

刘　妃　（厉声地）哼，哼！只怕没什么往后啦！

（唱）小贱婢若逞强牙关紧咬，

你与我打死丹墀决不轻饶！

陈　琳　（唱）刘娘娘出严命凶兆已料，

寇　珠　（唱）看起来今日里一命难逃。

（念）寇珠进宫十载，深知皇家礼规。

宫中为奴为婢，从来主命难违。

主子要奴去死，岂能逃脱淫威。

恰似路边小草，任凭雪打霜摧。

（唱）纤纤小草，

弱似鸿毛。

遭逢雷暴，

玉殒香消。

魂其不死，

随风而飘。

洒落山野，

再成新苗。

待来日，离离青翠含露笑，

看世间，清浊分明天日昭昭。

〔寇珠触柱，死去。

〔陈琳抚尸，悲愤不已。

〔灯光渐收。刘妃、郭槐隐去。

陈　琳　（唱）顷刻间玉山倒碧血浇，

芳魂永逝兰魄消。

我哭一声红颜早夭，叹一声女中英豪，寇珠哇！

抛撇下双亲多病妹幼小，

凄凉岁月怎生熬？

〔幕闭。

第　七　场

〔夜间。

〔冷宫。

〔冷月残灯，秋风瑟瑟。

〔幕启，李妃眺望。

〔秦凤急上。

秦　凤　娘娘，陈公公求见。

李　妃　是那陈琳？想是太子讲情，万岁赦免于我？快宣陈琳进见。

秦　凤　是，有请陈公公。

〔陈琳急上。

陈　琳　娘娘！（对秦凤）宫外伺候，不准擅入。

秦　凤　是。（下）

陈　琳　娘娘，奴婢有要事禀报。

李　妃　快些讲来。

陈　琳　娘娘啊！那日寇珠带太子进了冷宫，刘皇后十分震怒，她严刑拷

打寇珠，寇宫人不幸命丧！刘皇后又参奏一本，诬告娘娘诅咒圣君。万岁大怒，发下白绫一道，赐娘娘自缢而死。少时郭槐就要前来传旨，奴婢特来禀报！

李　妃　那刘皇后她为何要将我置于死地呢？

陈　琳　嗨！娘娘遭难，冤比海深，恕臣七载，未诉真情，若提起此事——

（唱）我的心中不忿，

七年前娘娘你降生男婴。

刘娘娘谋后位毒计来定，

将狸猫换太子她就诳称娘娘产生妖精。

她又命寇宫人溺死幼主杀生害命，

小寇珠实不忍，无计行，在那金水桥头难坏这年少女儿心。

奴婢我在御园问明究竟，

我二人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将太子送出宫门。

八贤爷抚养太子七年整，

感天地，泣鬼神，这新立的储君，他本是娘娘亲生。

子归宗娘娘却又遭不幸，

我陈琳呼天不应，欲救不能，锥心泣血，我悲愤难平。

娘娘啊！

李　妃　天哪！（闻言惊呆）

（唱）那奸妃这般狠毒世间少，

负屈含冤我恨难消。

难道说真假善恶永颠倒，

难道说一任奸妃惑当朝。

难道说母子再难相见了，

你忍看我坐以待毙在劫难逃！

陈　琳　逃？有了！我这里有腰牌一面，保定娘娘混出宫去，再作计议。

李　妃　就依公公。

〔秦风突然冲上。

秦　凤　慢着，你们不能走！

陈　琳　秦凤，你！

〔秦凤突然跪地。

秦　凤　陈公公，奴才罪不容诛。刚才闻听娘娘冤情，才知宫中竟有这等狠毒之人！我秦凤虽是病残之身，若有用我之处，也要相助一臂之力！

陈　琳　难得你深明大义。

秦　凤　可如今陈公公要保定娘娘混出宫去，树大招风，恐怕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陈　琳　这——也罢！事到如今，只有委屈娘娘扮作太监模样，手执腰牌，独自混出宫去。

李　妃　只要出得宫门，千难万难我也要活在世上。

〔陈琳掏腰牌，秦凤脱衣交给李妃。

陈　琳　秦凤，娘娘走后，你放火焚宫，瞒人耳目。娘娘啊，宫中之事不用挂心，太子自有奴婢殷谨侍奉。此番离宫，必经险恶，您要多多保重啊！

李　妃　二卿请上，受哀家一拜。

〔李妃拜，陈琳、秦凤跪地。

〔李妃毅然出宫。

陈　琳　（嘱咐秦凤）多加小心！（下）

秦　凤　待我放火焚宫。

〔秦凤放火。

秦　凤　我也得快走！不行，倘若宫人检点火场，不见娘娘尸骸，岂不坏了大事？我不如投火一死，以赎前愆！

〔秦凤自投火海。

〔火势大作，冷宫墙倒屋倾，终成一片火海。

旁　白　　烈焰腾天火势熊，

　　　　　紫禁朱楼梦正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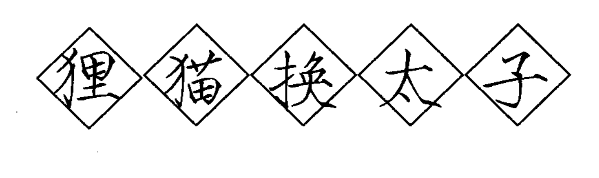
李妃含恨脱险去，

何日昭雪再回宫？

〔幕渐闭。

——头本剧终

新编京剧连台本戏



（二本）

黎中城　刘梦德
程惟湘　董绍瑜

1996年



剧 中 人 物

陈　琳　男，太子宫总管。
李　妃　女，玉宸宫皇妃。
赵　恒　男，北宋真宗皇帝。
赵德芳　男，八贤王。
刘　后　女，皇后。
郭　槐　男，昭阳宫总管。
赵　祯　男，守缺太子。
范仲华　男，流浪孤儿，李妃义子。
大臭子　男，流浪孩童。
小豆豆　男，流浪孩童。
二妞子　女，流浪孩童。
郭　安　男，昭阳宫太监。
牙　将　男，禁军。
班　头　男，差役。

第　一　场

〔北宋，天禧末年。

旁　白　发生在北宋宫廷的狸猫换太子奇案，未能因为太子回归皇宫而告结束。冷宫那场大火，也没能使刘后相信对手真的消失。她与郭槐，再施毒谋，企图利用皇帝的昏聩，满足独揽权柄的野心。而身为一国之君的赵恒，此刻却沉迷于炼丹烧符，全然不知身边发生了怵目惊心的悲剧……

〔紧接第一本末场：火焚冷宫的当晚，拂晓之前。

〔玉清昭应宫，金丹阁外，大殿。

〔幕外：二仙师站立两厢，高声启奏。

仙师甲　启奏万岁，这炉金丹，已炼满九九八十一天。少时便可开炉收丹！

仙师乙　伏请陛下，率领众家仙师道长，步罡踏斗，参拜天地，再诵金经，迎受仙丹哪！

赵　恒　（内声）众家仙师道长！

众　（内应）万岁！

赵　恒　（内）随朕参拜天地！

众　（内）领旨

〔幕启：灯火通明，香烟缭绕。殿堂红烛炫目，恰如满天繁星。两厢悬挂巨幅符录。透过隔扇，可见高高矗立于金丹阁内的炼丹炉。身着鹤氅法衣的两班男官道士和女官道士，侍立殿堂。

〔赵恒顶礼膜拜，虔诚祈祷。

赵　恒　（唱吹腔）

　　宫观内祈苍穹神灵感念，
　　八卦炉炼金丹抱一含元。
　　诵经文苦修心功德圆满，
　　愿今日丹成就驾鹤飞天。

〔霎时间道乐大作，诵经声回响殿宇。众男官道士手捧乐器，女官道士挥舞云帚，排列成阵，随赵恒穿梭环绕于殿堂，行礼舞拜于炉前，齐声高诵经文不止。

众　（唱诵）

天地和合，造化成形；
阴阳相照，四象生精。
真火三昧，直符通灵；
步罡踏斗，遁身玄门。
九九归一，丹成宝鼎；
万劫不灭，乘鹤翔云……

〔远远传来一片杂乱呼喊声：“着火啦……救火啊……”

〔众诵经依旧，礼拜不止。二仙师惊惶出队观望。

仙师甲　（低声）那是什么声响？

仙师乙　（低声）好像有人在叫！

仙师甲　我留这儿伺候。

仙师乙　我去外面瞧瞧。

仙师甲　可别把圣驾惊扰！

仙师乙　知道。（转身欲下）

〔小太监急上，与仙师乙撞个满怀。

仙师乙　什么人擅闯丹房？

小太监　是奴才有事奏报！

仙师乙　什么事大呼小叫？

小太监　哎哟，仙师大老爷，宫里着了火啦！

仙师乙　啊？（紧张地）是哪宫着火？

小太监　乃是冷宫着火！

仙师乙　冷……嘿，我还当金銮宝殿呢。（斥责地）冷宫着火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会儿皇上正在炼丹，马上就要开炉。要是吵吵嚷嚷，惊扰圣驾，冲了丹炉，坏了金丹，是你担待还是我担待？

小太监　这……奴才可不敢担待。

仙师乙　还不快退下?

小太监　是……

仙师乙　退下!

小太监　是!（退下）

仙师乙　（嘟哝地）我当什么大事,真是大惊小怪……

〔“仙师……”小太监又叫唤着急急奔上。仙师乙闻声回身,又与小太监撞个满怀。

仙师乙　你怎么又来啦?

小太监　皇后娘娘驾到!

仙师乙　皇后来了?哎呀,皇上早有吩咐,炼丹之时,谁也不见呐!

小太监　（为难地）可是皇后求见,谁敢不奏哇?

仙师乙　开炉收丹时刻已到,万一坏了金丹……你我都别想保住脑袋!

小太监　（害怕地）那……那怎么办?

仙师乙　皇上的脾气,谁敢招惹?还是禀报皇后,稍待片刻。

小太监　喳。（转身退下）

仙师甲　（高喊）时辰已到,开炉收丹!

众　　喃!

〔法号频吹,鼙鼓沉沉。

〔赵恒率众伏地叩拜。

〔金丹阁门缓缓开启。丹炉烧得通红,冒起阵阵青烟。

众　　（齐诵）苍天有灵神明眷佑……

〔突然,轰地一声巨响,炉盖冲天,丹炉爆炸,浓烟滚滚。

〔众同声惊叫,骇然跌倒在地。

仙师乙　不好!丹炉毁啦!

赵　恒　（惊惶万状）金丹……朕的金丹!

〔赵恒挣扎爬起,在仙师乙搀扶下,急步前往察看丹炉。

赵　恒　（连连跺脚）啊呀!（唱）

浓烟滚滚丹炉毁，

不死金丹俱成灰。

九九玄功亏一篑……

(转脸逼视众道士，狂怒地)这是何人所为？你们哪个斗胆冲了丹炉？哪个斗胆坏我金丹？

〔仙师甲、乙浑身打战，匍伏在地连连磕头。

〔刘后暗上。

甲、乙　臣等不敢，臣等不敢……定是妖孽作祟呀……

赵　恒　妖孽作祟？(接唱)

皇宫内何来那妖孽逞威？

刘　后　万岁！这皇宫之内，确有妖孽暗中作祟！

赵　恒　啊？梓童，深宫内院，哪里来的妖孽？

刘　后　皇上难道忘了，那罪妃李氏，就在宫里！

赵　恒　昨晚朕已降旨，将她白绫赐死。

刘　后　可圣旨尚未下传，冷宫突然烧起一场大火。李氏罪妃就此踪影不见！

赵　恒　嗄……(一想，惊问)你等可曾查验火场？

刘　后　已然命人查验火场。

赵　恒　可曾寻到罪妃尸骸？

刘　后　倒是找着了一具尸骸。可惜骨骼粗大，分明是个男身。

赵　恒　如此说来她已然趁乱逃出宫廷？

刘　后　夜半更深，四门紧闭。仔细查问，无人出门。臣妾以为，她尚未出得宫廷。

赵　恒　她、她、她现在何处？

刘　后　就隐藏在深宫内院，暗中作祟。

赵　恒　就该四处搜寻！

刘　后　不奏明圣君，臣妾岂敢擅自行事。

赵　恒　(切齿地)李氏罪妃毁我丹炉，坏我金丹，岂能容得？速派御林

军宫内宫外，四处缉拿，一旦拿获，格杀勿论！

刘　后　遵旨！

〔切光。

第　二　场

〔二道幕外：紧张急促的音乐。郭安率众小太监、郭槐率众御林军分从两边举灯笼搜索过场。

〔幕启：太子宫外，庭院深深。假山耸立，灌木丛丛。

〔浓重的夜色里，一个纤弱的身影悄悄潜来。太子宫窗户透出的烛光，使人依稀辨认出是逃亡中的李妃。她慌不择道，匆匆闯来太子宫躲避。突然，发现宫内灯光摇曳，她急忙转身闪入假山石后。

〔陈琳掌灯自宫里走出，遥望远处，心神不安。

陈　琳　（唱）

　　遥望寒宫烟火尽，

　　四面声喧神暗惊。

　　愿娘娘苦海脱身离险境……

（发觉假山后动静）啊？

　　假山石后有隐情！

（向假山走去）谁在那里？

〔忽然，一阵喧哗，传来郭安喊声："御林军！将太子宫团团围住！"

陈　琳　（一怔）嗄！（不得不回身迎向来人）

〔郭槐、郭安率众御林军急上。

郭　安　给我搜！

御林军　啊！（扑向太子宫）

陈　琳　（怒喝）大胆！（挡住众人）太子宫重地，谁敢放肆乱闯？

〔众御林军悚然后退。

郭　槐　(奸笑着走来)嘀嘀嘀……陈公公,咱俩真是有缘,又在这儿碰上啦。

陈　琳　是郭公公啊？兴师动众,气势汹汹的,干什么来了?

郭　槐　陈公公想必不会不知道,冷宫突然起火,罪妃李氏趁乱潜逃。万岁大怒,严令搜查。咱家这才率领御林军,一宫一宫地搜,一殿一殿地查,就连皇上念经的乾元殿、皇后居住的昭阳宫也不例外。这会儿轮到太子宫了,陈公公,您不见得会有意抗旨吧?

陈　琳　这……哈哈哈……郭公公真是聪明一世胡涂一时啊！那李妃既然逃出冷宫,必定天涯海角远走高飞。怎么可能来到这皇城深处防范森严的太子宫呢?

郭　槐　怎么着？李妃不会到这儿来?

陈　琳　她干吗来这儿送死?

郭　槐　照您这么说,不必再搜了?

陈　琳　搜不搜的,由您定夺。可万一惊吓了太子……(语气强硬地)什么人能够承当?

郭　槐　多谢陈公公提醒。可惜,圣命难违,(同样强硬)今儿个咱家是不得不搜!

陈　琳　当真要搜?

郭　槐　当真要搜!

陈　琳　一定要搜?

郭　安　(狐假虎威地)一定要搜!

陈　琳　那……(挥手引导众人走向宫门)你们就搜,搜,搜!

郭　安　(大声喊叫)走!

郭　槐　(压着嗓门喝道)站住！放轻脚步,不许喧哗,随我低声进宫,仔细搜寻!

御林军　(也压低声音)……是。

郭　槐　(皮笑肉不笑地)陈公公,咱们回头见!

陈　琳　请吧！

〔郭槐转身率郭安、众御林军进宫。

〔陈琳待众人进得宫去，忙回身向假山石后察看，大惊失色。

〔李妃从石后踉跄而出，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李　妃　（虚弱地）陈……琳……

陈　琳　（压着嗓门）噤声！

〔太子宫窗户闪烁杂乱人影。陈琳忙将李妃搀至灌木丛中躲藏。

〔郭槐、郭安及众御林军出宫。

陈　琳　（强作镇静，笑对众人）搜到了？

郭　槐　（悻悻地）哼！皇后早有吩咐：纵然逃往海角天涯，也要调兵遣将，画影图形，抓她回宫！

陈　琳　苍天有眼，保佑娘娘如愿。

郭　槐　告辞！

陈　琳　不送。

郭　安　等等，还有地方没有查到！

郭　槐　啊？什么地方没有查到？

郭　安　这小院之中……（环顾四周，忽指假山）假山石后！

〔众人视线尽向假山射去。

陈　琳　（挺身，怒喝）郭安！你有完没完？

郭　槐　（疑窦顿生，一步步逼向陈琳）陈公公干吗这么生气？

陈　琳　（指郭安）我看他是不惊醒太子不罢休哇！

郭　槐　（阴笑）嘿嘿……惊醒太子，总比放走钦犯强。（猛回头对郭安）搜！

〔郭安与二御林军扑向假山石，环绕搜索，无所获，尴尬复命。

郭　槐　（对郭安）呸！走！

〔郭槐、郭安率众御林军悻悻离去。

〔陈琳望着众人背影，断定确已远离，遂擦拭额前冷汗，转身至灌木丛，将李妃扶出。

陈　琳　娘娘，您怎么还在宫里呀？

李　妃　天色未明，四门紧闭，守门禁军，戒备森严，我纵有腰牌，也不敢贸然出宫。不想一路躲藏，竟来到这太子宫院！

陈　琳　娘娘，若不趁这黑灯瞎火混出宫门，天色一亮就再难出走啦！

李　妃　这……

〔“乱锤”，陈琳拱手劝李妃快走，李妃犹豫害怕欲去又止。

李　妃　天哪，天！这欲进无路，欲退无门，我、我……不如碰死在假山石旁，也免得落入贼手，再受煎熬！

陈　琳　啊呀娘娘啊！您蒙受沉冤，未得昭雪，就此一死，岂不正合奸人之意？

李　妃　这……

陈　琳　再说此处乃是太子宫院，碰死石旁，岂不要连累太子？

李　妃　哦……只是，我怎样才能出得宫门？

陈　琳　按奴婢想法，下三所旁小门，乃偏僻冷静之所。待我陈琳护送娘娘，从那儿混出皇城！

李　妃　只怕连累了公公……

陈　琳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许多了，快走！

李　妃　好……（转身欲行，忽见太子宫内烛光，又戛然止步，伤心动容）我……我还要再见皇儿一面！

陈　琳　（为难地）太子正在酣睡，若是将他惊醒，叫嚷起来，只怕坏了大事啊！

李　妃　（泪如泉涌）我母子今番一别，不知何日才得相逢……你你你……你就容我隔窗一望吧！

陈　琳　（深深感动，重重点头）……如此，娘娘小心。

〔音乐，震颤心灵，幽怨动情。

〔李妃缓缓转向太子宫，而后快步冲到窗前，凝神觑望。

幕后女声　（唱）

　　烛光摇曳透窗棂，

映照人面摧人心。

李　妃　（接唱）

心儿破碎难自禁……

陈　琳　（接唱）

最是动人慈母情！

幕后女声　（接唱）

隔窗如隔两重境，

惊魂梦魂难相亲。

李　妃　（接唱）

亲娘望儿儿未醒，

陈　琳　（接唱）

醒来娘亲已远行。

李　妃　（接唱）

看姣儿秀靥镌面安然寝，

听姣儿微微细鼾声声匀；

望姣儿胸臆难耐阵阵痛，

对姣儿悲泪滚滚洒满襟。

陈　琳　（接唱）

身处危境当警醒，

时光一刻贵似金。

李　妃　（接唱）

忍不住进宫去将儿抱定……

〔李妃欲冲进宫门。陈琳急忙拦阻。如此再三。

陈　琳　娘娘啊！（接唱）

万不可由爱生祸大错铸成！

李　妃　（猛醒）哦！（接唱）

我只知一刻千金望儿影，

险忘却宫闱处处伏刀兵。

若要想雪沉冤阴霾扫尽，
岂能够沉溺于片刻柔情？
当火速脱虎口远离宫禁，
留得那青山在方能重见光明。

陈　琳　天色不早，娘娘快随我来！

李　妃　有劳公公！

〔收光。

第　三　场

〔翌日。

〔二幕外：四宫女端膳上，迎刘后。

刘　后　（唱）

一夜辗转难安枕，
百事乖违不顺心。
李宸妃纵火出逃无踪影，
更堪忧太子宫里隐祸根。
欲除无计空有恨……

众宫女　请娘娘用膳。

〔刘后拂袖，挥退宫女。

〔郭槐匆匆上。

郭　槐　娘娘，奴婢已按您的吩咐，让有司衙门调动京城内外禁军、捕快，画影图形，缉拿罪妃。

刘　后　缉拿罪妃，故然要紧。可你有没有想过，卧榻之旁还有冤家未除？

郭　槐　陈琳？

刘　后　（摇头）一个陈琳有什么大不了的。

郭　槐　哦，您说的是，跟李妃长得一模一样的太子？

刘　后　那才是哀家的心腹大患！

〔郭安急上。

郭　安　娘娘，闯了祸啦！

郭　槐　谁闯祸了？

郭　安　太子！太子在皇上的寝宫闯了祸啦！

郭　槐　怎么回事？

郭　安　打从丹炉炸毁之后，皇上一直闭门不出，在玉清宫内念经画符，祈求神明庇护。谁想刚才太子进宫请安，一时失手，将皇上亲笔御书的镇邪灵符撕成了两半！

郭　槐　啊？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个！

郭　安　皇上雷霆震怒，一巴掌将太子打倒在地。这会儿正闹得不可开交呢！

刘　后　（喜形于色）好哇！（接唱）

　　天赐良机除祸根。

郭　槐　（领悟地）哦，皇后的意思是……

刘　后　启驾玉清宫！

郭　槐　喳！

〔刘后圆场。郭槐、郭安暗下。

〔二幕启：玉清宫，皇帝寝殿。

〔一张巨幅符录悬挂在壁间，被撕去了一角。

〔赵恒手持一角碎符，怒视跪地哭泣的赵祯，连连顿足。

赵　恒　（唱）撕坏了灵符你闯大祸！

赵　祯　呜……什么宝贝呀？再画几张不就成了吗……

赵　恒　呸！（接唱）

　　辱没了神明还敢辩驳？

　　似这样桀骜不驯你灾劫难躲……

赵　祯　（哭泣）呜……

刘　后　（向前叩拜）万岁。

赵　恒　梓童，你管教的好太子！（接唱）

　　　　立皇嗣竟成患何以解脱？

刘　后　皇儿，出了什么事了？怎么把父皇气成这样？

赵　祯　（委屈诉说）母后，今儿一大早，我进宫给父皇请安。只见父皇端坐龙椅，闭目合掌，谁也不理。北边墙上挂着一张稀奇古怪的大纸，上面字不像字，画不像画的，连墨都没干。皇儿觉得好玩儿，想伸手取下来看看。不想父皇一声咳嗽，把我吓了一跳，胡乱一抓，就把它扯破了。呜……

赵　恒　哼！

刘　后　（故作惊惶）啊呀！皇儿啊皇儿，皇宫内院什么不能撕，什么不能扯，你怎么偏偏把这镇妖辟邪的灵符给毁了呢？

赵　祯　我不知道。

刘　后　（火上浇油地）嗨，你父皇为了苦炼金丹，焚香沐浴，朝夕诵经，虔心画成这张灵符。扯了它，可比扯碎你父皇的心还要厉害三分呐！

赵　祯　（叫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嘛……

赵　恒　你还敢顶嘴？你……（举拳欲打）

赵　祯　（吓得抱头哭叫）哇……

刘　后　万岁雷霆暂息。依臣妾看来，这事还有蹊跷。

赵　恒　什么蹊跷？

刘　后　请万岁容我查问。

赵　恒　快快问来！

刘　后　（向赵祯）皇儿，你进宫时日不多，又深居太子宫院，本不该闯这样的大祸。莫不是有人暗中唆使，教你这样胡乱行事？

赵　祯　（摇头）没……没有哇。

刘　后　那，是不是看了什么污秽邪祟之物，乱了心神？

赵　祯　（连连摇头）……也没有。

刘　后　那么，（诱问）你可曾无意之中，去过不该去的地方？比如……

寒宫冷院？

赵　祯　冷宫？

刘　后　你去过？

赵　祯　（点头）……去过。

刘　后　那么说，你见到过关押在那儿的……

赵　祯　李娘娘？

刘　后　对，那个十恶不赦的囚犯！

赵　祯　不，她可是一位再好不过的娘娘！

刘　后　（回望赵恒，冷冷一笑）清楚了！（对赵祯，严厉地）分明是皇儿你误入冷宫，被那李氏罪妃妖气所惑，以致迷失本性，走火入魔，才闯下这弥天大祸呀！

赵　恒　（连连点头）唔……

赵　祯　（急叫）不是的！不是的……

赵　恒　你还敢争辩？

赵　祯　（跺脚）明明不是的嘛！你们瞎说！

赵　恒　（暴怒）奴才！（一巴掌将赵祯打倒）似你这样，乖张顽劣，怎能承继大统？怎能当得我的太子？

赵　祯　（坐在地上大哭）哇……你们欺负我，还打我……我……我不干了，我不当你的太子啦……（爬起身一溜烟跑出宫去）

赵　恒　嗨！（气得胸口抽痛）哦哟……

刘　后　（搀扶）万岁保重。

赵　恒　太子如此顽劣，日后怎样为君？

刘　后　万岁所言甚是。这大宋江山，乃是太祖太宗皇帝创下的基业。唯有传诸睿智英才，方能千秋不败。如今太子已被妖孽所惑，乱了本性，若有一日登上龙位，只怕大宋江山难卜安危呀！

赵　恒　呀！（唱）

梓童她一番话语甚可贵，

悔不该轻率立嗣在宫闱。

到如今进退两难芒刺在背……

刘　后　万岁，古人云：当断不断……

赵　恒　反受其乱！嘶！（倒吸一口冷气，喝叫）笔砚伺候！（接唱）

速草诏废太子立改前非！

〔刘后为之溶墨铺纸。赵恒愤然挥笔草诏。书毕，交予刘后，刘后欣然藏于袖内。

小太监　（急上）启奏万岁，都总管陈琳有大事求见！

刘　后　陈琳受命侍奉太子，太子出了事，难道不该问他个不教之罪？

赵　恒　宣！

小太监　万岁有旨，陈琳进宫！

陈　琳　（内应）领旨！（内唱）

深宫陡掀百丈涛！（上唱）

陈琳心中起狂潮。

太子犯颜君着恼，

寝宫毁符把祸招。

急忙忙进宫去哀告……

〔陈琳进宫正与刘后打个照面，蓦然一惊，急速转念。

陈　琳　（接唱）

强作笑颜求恕饶。

（叩拜）陈琳见驾，吾皇万岁！娘娘千岁！

赵　恒　平身！

陈　琳　谢万岁、娘娘。

赵　恒　陈琳！不在东宫尽职，到此何事？

陈　琳　奴婢正在东宫尽职，忽闻万岁为太子之事，龙心不悦，故而匆匆赶来，向皇上问候请安。

刘　后　（冷笑）你来得真快呀。

陈　琳　奴婢虽然被派往东宫伺候太子，可心里无时不惦记着万岁呀！万岁，太子年幼，不懂事理。您哪，就息息怒，平平气，保重龙体。

过了这一时半会儿，他还是您膝下聪明孝顺的好皇儿、好太子啊！

赵　恒　（打断）哼！什么皇儿，什么太子，孤已修下诏书，将他废黜了！

陈　琳　（一个趔趄，大惊失色）啊?!

刘　后　陈琳。

陈　琳　（呆若木鸡）……

刘　后　陈琳！你这是怎么啦?

陈　琳　哦……哦哦……闻听万岁要废太子，如雷轰顶，汗都吓出来了。

刘　后　这有什么？废了太子，另立他人嘛！

陈　琳　恕奴婢多虑了。不过……

刘　后　不过什么?

陈　琳　奴婢不敢妄言。

赵　恒　但讲何妨?

陈　琳　东宫废立，乃皇家大事。身为内监，妄议此事就有杀身之罪。

赵　恒　哼，孤今日偏要你讲上一讲！

陈　琳　奴婢不敢……

赵　恒　孤恕你无罪。

陈　琳　哦。谢万岁！当初万岁、娘娘遴选太子，可谓百里挑一，费尽心机。今儿个万岁在气头上要废太子，另立储君，只怕难、难、难！

刘　后　有什么难的?

陈　琳　赵宋王子虽多，哪一个能比当今太子更合万岁、娘娘之意?

刘　后　东南王之子赵祺、西北王之子赵禄、淮阳王之子赵禧，哪个不能立为储君?

赵　恒　（勉强地）着哇！

陈　琳　（故意地）哦，对，对，对呀！娘娘之言，使奴婢茅塞顿开。方才所说那三位王子，确非等闲之辈，个个算得出类拔萃呀！娘娘可真是慧眼独具！

刘　后　哦？你也这么看?

陈　琳　万岁、娘娘啊！（唱）

提起了三位王子谁人不知晓？

一个个声名赫赫难比低与高。

第一位名唤赵祺生就堂皇仪表，

体丰腴性奔放碧眼虬髯胜天骄。

第二位王子他名赵禄勇猛似虎豹，

统貔貅一呼百应血战沙场胆气豪。

第三位赵禧王子他能说又会道，

工心计擅权谋博学多才笔如刀。

若从中遴选一位承嗣登大宝，

全不用万岁费心，娘娘操劳，您就甘居旁位，休闲养老，他自有德能穿上衮龙袍。

求圣上细掂量个中奥妙，

哪一位成得了万岁、娘娘贴心惬怀的帝王根苗？

赵　恒　这个……

刘　后　偌大皇族，除了他们，就真的没人能做储君？

陈　琳　（狡黠地）有，有哇！

刘　后　谁？

陈　琳　（接唱）

东宫既然缺了位，

按祖制：皇上无嗣弟继承。

扳着指儿来细论，

八贤王就是那接位的人！

〔赵恒、刘后闻言大惊。

刘　后　（变脸变色地）怎么？你说可由八贤王接位？

陈　琳　祖制所定，可以由他接位。

赵　恒　（气恼不已地）难道孤就将先皇传下的江山，白白地送与他人？

陈　琳　既要废黜太子，也只好如此这般。

赵　恒　哼！（恼怒拂袖）

刘　后　呀！（接唱）

　　原以为釜底抽薪得手顺，
　　不料想抱薪救火祸更深。
　　废旧嗣立新储还须谨慎，
　　倒不如改弦更张紧攥小赵祯！

万岁，太子入继大统，关系大宋江山万代基业，确应慎之又慎。臣妾思之再三，与其匆忙更换，冒抱薪救火之险，不如稳住阵脚重新调教，以不变应万变。

赵　恒　嗯，皇后此言正合孤意。只是太子顽劣，必须严加管束。

刘　后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紧要的是谁来管束？

陈　琳　奴婢一定尽心尽职，殚精竭虑，辅佐太子早日成为知礼规、识大体、恭谨贤良的好储君！

刘　后　（冷笑）哼哼……你不说这话，倒也忘了。经你这么一提醒，我倒要查一查：太子居住宫苑，一向循规蹈矩。怎么忽然之间变得乖戾顽劣，桀骜不驯？是谁的教唆？是谁的纵容？是谁的指使？

赵　恒　陈琳！你身在东宫，侍奉太子，如今太子变成这般模样，你该当何罪？

刘　后　少不得也要问个失职之过！

〔陈琳急忙下跪。

赵　恒　（恨恨地）方才还说些什么：东宫乏嗣，可由八贤王接位……进此谗言，孤岂能容你？着即革去三十六处都总管之职，留守东宫闭门思过，无有宣召，休来见孤！

陈　琳　……

刘　后　万岁若能恩准臣妾，将太子带回昭阳宫，先请仙师道长，为之祛邪除祟，再由臣妾亲自调教，保管他日后能顶天立地承继大统。

赵　恒　就依皇后。

刘　后　谢万岁！（向外）万岁有旨，将太子送往昭阳宫啊！

〔二幕急下。郭槐示意众小太监抬肩舆，载赵祯离去。

赵　祯　（哭喊）陈琳……不要离开我……

〔陈琳欲扑上前，被刘后挡住，无奈垂首。

〔赵祯被抬下。郭槐伴刘后下。

〔闷雷阵阵。

陈　琳　（痛楚地）李娘娘，陈琳未能伺候好太子，有愧于您……但求苍天，保佑您平安无事啊！

〔收光。

第　四　场

〔雷声阵阵，电光闪闪。

〔山野荒道，山风呼啸。

李　妃　（内唱）

天昏昏野茫茫魂惊魄散……

〔蓬头散发，衣衫破碎的李妃，踉跄奔走于泥泞荒道。忽闻人声，急忙躲避，慌乱之中，滑跌倒地。

〔背景中，众禁军、捕快搜索过场。

〔李妃避过搜索，挣扎爬起。

李　妃　（接唱）

逃出了皇宫院，后有追兵，前有崇山，鞋弓袜小，步履艰难，真个是苦海无边！

狂风阵阵扑人面，

雷电轰鸣心胆寒。

远望前程处处险……

为娇儿也只得苦撑苦熬活在人间！

〔传来人声："站住！别跑……"李妃惊惶逃避。

〔范仲华抱包袱奔上，拦住李妃去路。二人"推磨"。李妃吓得

瑟瑟发抖。

范仲华　（递过包袱）你掉了包袱！

李　妃　哦……（欲接又止）

范仲华　拿去呀！

李　妃　（怀疑地望着范仲华，就是不敢接）……

〔又传来粗野的喊声："那边儿是谁？不许乱跑！"

〔李妃欲逃，终因过度疲劳和极度惊吓，晕倒。

范仲华　哎哎哎……（慌忙扶住李妃）

〔大雨倾盆而降。情急中，范仲华背起李妃逃下。

〔二幕下。

〔牙将、班头跑上。

牙　将　嗯？刚才还见俩人影，怎么一眨眼又不见了？

班　头　（眺望）那边好像是座庙！

牙　将　庙？八成躲庙里了。咱也去避避雨。

班　头　走！

〔牙将、班头下。

〔二幕启：荒废的天王庙，殿堂。

〔破败的殿堂已经少有神圣的光辉，到处是浮尘蛛网。迎面可见两尊天王的塑像，舞台一角是一座弥勒佛像。殿外下着瓢泼大雨。

〔殿中央烧着一堆柴禾。红光映着几张稚嫩而肮脏的小脸。那是大臭子、二妞子和小豆豆，他们正在忙着烧叫花鸡。

众　（唱）穷孩子，没人疼，

穷人只有穷帮穷。

在白天，去讨要，

晚上回来住破庙，住破庙。

大臭子　（念）你们穷，我可阔，

偷了个肥鸡火上做。

二妞子　(念)大肥鸡,流了油,

小豆豆　(念)馋得我口水上咽喉。

大臭子　(对二妞子,念)

你吃脯,我吃腿,

小豆豆人小吃头尾。

二妞子　(念)仲华哥还没回庙,

要分鸡也得等他到。

大臭子　(念)这只鸡,我抓的,

我想咋的就咋的。

小豆豆　(念)大臭子,别胡说,

小心仲华哥哥回来捅那个马蜂窝!

〔小豆豆、二妞子取竹竿,跳上供桌,作出欲捅梁上隐隐挂着的马蜂窝状。

大臭子　(抱头喊叫)我不说了,不说了……

众　(拍手大笑)哈哈哈……

〔庙外传来范仲华的喊声:"大臭子……快来帮忙啊!"

小豆豆　仲华哥回来啦!

〔范仲华吃力地背着昏昏沉沉的李妃,踉踉跄跄地从门外进来。

二妞子　她是谁?

范仲华　我看见公差抓她,就把她背回来了。

〔众孩子七手八脚地将李妃搀到火旁。

〔李妃醒来,见状大惊,急闪身一旁。

李　妃　(惧怕地)你……你们是……是做什么的?

大臭子　咦?我们没问你,你倒问起我们来了。哈哈哈……

众　(被大臭子油腔滑调的样子逗乐)哈哈哈……

〔李妃惊惧地闪躲到神案后。

李　妃　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

范仲华　我们呐?我们是"皇帝不知道,神仙管不着,丢了没人找,死了有

人笑”。这下你明白了?

大臭子　她明白了!

众　她明白了……(笑着向李妃走去)

李　妃　(仍然害怕地退避,频频摇头)……

大臭子　真笨!告诉你,我乃(学花脸韵白)绿林好汉、江洋大盗!哇呀呀……

李　妃　强盗?啊呀……(浑身颤抖)

范仲华　(推开大臭子)你别吓唬她!(对李妃)我们不是什么强盗,我们是一伙没爹没娘没人心疼的小要饭花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公差干吗抓你?

李　妃　……

大臭子　嗨!问你呢!

李　妃　……我、我是被奸人所害。

大臭子　哦?你是掏了人的钱袋?

范仲华　打什么岔?她是遭了人的陷害。

大臭子　倒底怎么回事?

范仲华　对,说我们听听。

李　妃　(欲言又止)你们让我走,让我走……

小豆豆　(正向外张望,回头急叫)仲华哥,外面有人来了!

二妞子　(忙朝外看)好像是两个公差!

〔举座皆惊。

大臭子　(犯急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犯了什么案子?他们干吗来这儿抓你……你倒是说话呀!

范仲华　(直拽大臭子衣袖)别吓着她好不好?

李　妃　冤枉,我好冤枉啊!(激动过度,一阵晕眩,昏倒在地)

二妞子　她又晕过去了!

范仲华　快掐人中!

〔众孩七手八脚地搀扶、救护李妃。

大臭子　（手足无措，朝门口走去向外观望）啊！那两个家伙进了大门啦！

二妞子　怎么办？

范仲华　咱先把她藏起来再说！

小豆豆　藏哪儿？

范仲华　大佛后面有个窟窿！

〔众孩扛头抬脚，将李妃藏到弥勒塑像后的地洞里。而后一起蜷缩到火堆旁，假意瞌睡。

〔牙将、班头闯进殿堂，立在门口，目光如鹰隼般地扫视殿堂。忽然，牙将闻到了什么气味，视线移至火堆上的叫化鸡。

牙　将　喝！鸡！（伸手欲抓鸡）

小豆豆　（尖叫）啊！

众　孩　（一同蹦起）怎么了？怎么了？

小豆豆　我做了个梦，梦见了鬼！（指牙将、班头）

班　头　（大喊）什么鬼？（神气活现地）我们是京都的禁军和官府的衙役，奉皇上旨意来抓人的！（顺手从大臭子怀里夺过鸡）

范仲华　可你抓的是只鸡。

班　头　这叫意外收获，上缴充公。（将鸡抛给牙将，二人分吃）

众　孩　哼！

班　头　（取出图形画像）都过来瞧瞧。我们要抓的，就是这个人。看到她进庙了没有？

牙　将　说！

范仲华　我们白天要饭，晚上才来庙里睡觉，没看见有这么个人进庙。

牙　将　真没见过？

大臭子　对，没见过！

众　孩　没见到过，没见到过……

二妞子　她是干什么的？

牙　将　她是朝廷要犯。

范仲华　哦，她也是要饭的。

班　头　咳！她犯了大宋律条！

大臭子　哦，她吃了大饼油条。

牙　将　伙计，咱们这是到了哪儿啦？怎么言语不通啊？

班　头　军爷，什么言语不通，这是跟咱们“捣浆糊”哇！

牙　将　这群臭要饭的！

〔牙将过去要打人，范仲华忙过来。

范仲华　哎，等等！我看这张画图挺眼熟。

众　孩　（一惊）啊？

班　头　怎么着，你见过这个钦犯？

范仲华　（顺口胡诌）是呀，是呀，天还没有擦黑儿的时候，她在东北旯旮……哦哦，西南角……那个小树林里。

牙　将　真的看见了？

众　孩　（悟过来，忙呼应）对，对，我们都看见了，都看见了……

牙　将　快给我们带路，抓到钦犯有赏！

范仲华　好，我给你们带路！（从火堆抓起一根烧着的柴棍）

众　孩　（拉着牙将，往外走）走，走……

〔牙将随众孩往门外走去。

班　头　（大喝一声）慢着！（夺过柴棍，四处查看，不意脚下一绊）这是什么？

〔范仲华像饿鹰扑食一般，扑过来，一手抢过包袱。

范仲华　（紧紧抱住包袱）这包袱是我的！

〔班头上前夺过包袱。

班　头　（细看）这种料子的包袱，能是你的吗？

牙　将　打开看看。

班　头　（打开包袱，检看）……嘶！这儿有一面腰牌！

牙　将　（拿过腰牌一看）啊？这腰牌是宫里用的，这是钦犯的东西！

班　头　嗄！你说包袱是你的，这东西哪儿来的？

范仲华　(灵机一动)哈哈哈哈！是我趁那个女的睡着了，从她身上……

牙　将　怎么着？

范仲华　偷来的！(装作难为情)嘿嘿……

班　头　哼！什么东北旯旮西南角！我看你们神色不对。八成钦犯就躲在这庙里！(夺过火把，在庙内查看)

〔眼看班头朝弥勒像后搜去。范仲华急得抓耳挠腮。

小豆豆　(尖叫)啊！

牙　将　(回身跑过来)怎么回事？

小豆豆　(假装被火烫痛了手)烫……烫……

牙　将　(一把抓住小豆豆)你这臭小子，敢作弄老子？我打你这小子！

〔牙将欲打小豆豆，范仲华一个箭步冲过去，一头撞倒牙将。牙将、班头一齐毒打范仲华。范仲华被打得头破血流。众孩要想帮助，却敌不过凶悍的对手。

牙　将　(猛力扭住范仲华双臂)往死里打！

〔班头高高举起一条破板凳，狠砸范仲华头顶。范仲华倒地。

大臭子　(忍无可忍)我跟你们拼啦！(飞奔过去，拦腰抱住班头)

范仲华　(满面是血，支起身子，手指房梁，喊叫)大臭子，捅马蜂窝！

大臭子　好！

〔大臭子从殿角找到长竹竿，往房梁上的马蜂窝乱捅乱戳。随着一阵嗡嗡声，马蜂一齐涌出。众孩或藏身隐蔽处，或以衣物蒙头。惟牙将、班头不明究竟，呆立殿中。大群马蜂向二人乱叮乱蜇，二人疼得不可开交。

牙　将　(惨叫)马蜂！快跑——

〔班头、牙将抱头鼠窜。马蜂群嗡嗡地追下。

〔一阵孩童的笑声，大臭子、二妞子、小豆豆笑着从隐蔽处爬出。

二妞子　哎？仲华哥呢？

小豆豆　(寻找)仲华哥哥……

大臭子　(发现)在这儿呢！

〔范仲华蜷缩在神案边，无力地躺着。众孩急忙围过去。

众　孩　仲华哥……（一起大声哭喊）

〔李妃跌跌撞撞从弥勒像后走出。她眼看身受重伤的范仲华，耳听孩子们的哭声，又感动又心痛。她走向范仲华，将他紧紧抱住。

范仲华　（喘息着，对李妃）……马蜂把公差蜇走了。你……你赶快逃命去吧！

李　妃　（连连摇头）你、你……为我受了这样的毒打，叫我如何答报哇？

范仲华　（虚弱而又逞强地）没……没事……我挨打挨惯了。反正没爹没娘没人心疼……你别把我们当强盗就行了。（疼痛）哦唷……

小豆豆　（哭哀哀地）仲华哥哥……

二妞子　仲华哥……

李　妃　可怜的孩子啊！（唱）

小孩童伤痕累累疼痛难耐，
遭毒打无怨无悔纯真情怀。
绝境中相援手恩深如海……

（见范仲华伤痛难耐，忙扯衣袖，为之裹伤，心中愧疚）

错解了好心的人儿我不应该！

范仲华　你还是快点儿走吧！一会儿那两个公差回来了，你就跑不掉了。

李　妃　这……你伤势沉重，我怎能弃你而去？

范仲华　他们要抓的是你，不是我。你就别管我了，走吧！

众　孩　走吧！走吧！走吧……

李　妃　（感动不已，点头欲去，忽又止步）只是叫我走往哪里去呀？

大臭子　你不会回家吗？

李　妃　回家?!（惨然摇首，喃喃悲语）我有家，只是有家不能归。我有子，偏是有子不能认。茫茫大地，无处可去，无路可走哇！

（唱）叹人生处处是愁山苦海，

清白身遭大辱难解难排。

囹圄中受煎熬难偿孽债，

更难忍失子之痛痛彻心怀！我日日思夜夜想天天盼的小娇儿啊！

〔极度的悲伤，引发李妃难以抑制的恸哭。

范仲华 （被凄绝的哭声深深打动）你没有家可去，我也没有家能回。你丢了亲生儿子，我也死了生身爹娘。你这一哭……我……我心里也不好受哇！（也伤心哭泣起来）呜呜……

众　孩 （围了上去）你们不要哭，不要哭……呜呜……（也跟着哭了起来）

范仲华 嗨！（突然一跺脚，转向李妃）我说，要是……要是你真没地方去，那就跟我们在一起！唔，别看我是个要饭的，要饭的也懂得讲义气。你要真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从今往后我范仲华有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有一块布，就冻不着你！有一席地，雨就淋不着你！（恳切地）你……留下吧！

众　孩 留下吧！

〔摧人心肺的音乐。

〔幕后唱：

蓦地里心旌摆，情难耐，

恰好似久旱忽逢甘雨来。

朦胧间如觉娇儿在，

恍惚中脱口叫亲孩。

李　妃 （感动之极，紧紧抓住范仲华的双肩，脱口喊叫）儿啊……

范仲华 （也忘情地叫唤）妈妈……

〔骤然间，两人都愣住了，相互惊讶地对望着，不知所措。

二妞子 （诧异地）哎？他叫她妈妈！

小豆豆 （奇怪地）她叫他儿子！

大臭子 一个妈妈……

二妞子　一个儿子……

大臭子　一个儿子……

小豆豆　一个妈妈……

众　孩　一个妈妈，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一个妈妈……

大臭子　（对范仲华叫嚷）仲华哥，快磕头叫妈妈呀！

范仲华　（向李妃仆然跪倒，激动大叫）娘！

李　妃　（泪如泉涌，高声叫唤）儿啊！

〔母子二人紧紧拥抱。众孩纷纷拭泪。

李　妃　（唱）小儿郎在膝前躬身叩拜，

一声娘叫得我回肠九转解也解不开！

癸未年生子至今有数载，

未闻过亲儿一声叫娘来。

只道是世途险恶人心坏，

只道是亲情人伦永沉埋。

怎知这荒村破庙也有关爱，

贴心话句句字字润胸怀。

今日里痛感人间真情在，

认义子相依为命热泪满腮！

众　孩　（跳跃欢呼）仲华哥有妈妈喽！仲华哥有妈妈喽！

（唱儿歌）

范仲华，有妈妈，

可怜的人儿也有家。

你疼我，我疼你，

胜过多少亲生的儿子亲生的妈！

〔喜得范仲华连连翻腾蹦跳。众孩欢跳不已。李妃脸上绽开笑容，泪水簌簌而下……

范仲华　妈呀！这儿不能久留，咱们一块儿走！

李　妃　走哇……

〔众出庙，“亮相”。

〔切光。

第五场

二幕外：昭阳宫门外。

〔郭安急上。

郭　安　（向内）有请都堂。

〔郭槐上。

郭　槐　什么事，大呼小叫的？

郭　安　城外禁军急报……

郭　槐　抓到了？

郭　安　人没抓到，搜到一面腰牌。（递腰牌）

郭　槐　（急看，狞笑）陈琳哪陈琳，这回看你还能往哪儿跑！

〔众急分下。

〔二幕启：太子宫，庭院深处。

〔凌晨时分，太子宫窗帘低垂。幽怨凄楚的音乐声中，现出剪影：陈琳正在灯下伏案疾书。少顷，搁笔起立，走出屋门。他满脸病容，精神颓倦，蹒跚独步。

陈　琳　（唱）山雨欲来风满楼，
病困幽院不胜愁。
遭贬谪临深履薄天不佑，
难规避杀身大祸降临头。
七年来伤心事不堪回首，
哭寇珠痛秦凤骨埋荒丘。
真皇娘凄惶惶天涯奔走，
恶奸妃反怡然高踞龙楼。
贤良臣怒不敢言心寒透，

圣天子沉迷丹鼎不识忧。
似这样江山社稷怎长久？怎长久？
我虽然身贱位卑也难忍看这大宋基业付东流！
危境中修密折以书代口，
一桩桩隐秘事笔底尽收。
纵然是此身难逃奸贼手，
也要叫真相大白是非明，沉冤洗雪夙愿酬，浩浩正气天地长留！

〔赵祯蹑手蹑脚悄悄溜进小院。

赵　祯　（低声地）陈琳，陈琳……

陈　琳　谁？（转身惊视）太子？（忙上前，紧紧握住赵祯小手，亲切而又着急地）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赵　祯　听说你病了。我趁着内侍不注意，偷偷跑出来看你。（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陈琳）瞧，昨晚御膳房送来的糕点，我给你留了两块。你拿着！（将包塞到陈琳手中）

陈　琳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潸然落泪）太子……

赵　祯　哎？你怎么哭了？你不喜欢？

陈　琳　（忙摇头）我喜欢……不过，您不该来呀！

赵　祯　哦，你是不喜欢我来呀？

陈　琳　不，不是。陈琳能见到太子，是最喜欢不过了。我是怕别人……

赵　祯　只要你喜欢就行。我可不管别人怎么想！陈琳，你病好些了吗？

陈　琳　好些了，好些了。太子这一向可好？

赵　祯　我可一点儿也不好！母后整天把我关在屋子里，什么事情都得讲规矩，连吃饭睡觉都不许我随便动，她还老板着那张长脸，难受极了！陈琳，赶明儿你去跟父皇说说，让我回到这儿住好不好？

陈　琳　（心疼地搂住赵祯）太子，皇后用心良苦，您千万不可违拗她呀。其实，只要太子心明如镜，住在哪儿不都一样？

赵　祯　不。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你去说说嘛，说说嘛……

陈　琳　（有苦难言，只得哄着）唔……只要我有机会见到皇上，只要皇上还愿意听我陈琳的话……

赵　祯　（高兴）父皇一定会听的。咱们就这么说定啦！

〔门外喊声："郭都堂到！"

陈　琳　（吃惊）郭槐来了？

赵　祯　哎哟，八成是母后让他来找我的！我躲屋里去！

陈　琳　（点头）嗯，千万别出来呀！

〔陈琳急送赵祯进屋。

〔郭槐与手持包袱的郭安上，见无人在，欲进屋去。

〔陈琳自屋内出迎，挡住屋门。

陈　琳　原来是郭公公！

郭　槐　哟，陈公公！您起得真早哇。

陈　琳　陈琳奉旨看守太子宫，不敢稍有懈怠。郭公公怎么也起得这么早哇？

郭　槐　嗨，我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呀。今儿个皇上派，明儿个娘娘差，忙得连放个屁的工夫都没有啦。（揶揄地）哪像你整天消消停停、舒舒坦坦的，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

陈　琳　话可别这么说。郭公公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现今满树的枣儿，就红了您一个啦！

郭　槐　这么说，您这碧螺春降成了茶叶末了。您咂摸咂摸这味儿不好受吧，啊？

陈　琳　（冷冷一笑）人生一盘棋，输赢不由己。

郭　槐　呃？哈哈哈……时至今日，我不得不劝您几句。咱们是奴才，都是伺候主子的。谁当皇后，还不都一样？您干吗老跟刘娘娘别别扭扭的呢？

陈　琳　哎哟，郭都堂这话可说重了。我陈琳有几条命，敢跟皇后过不去？郭公公言重了。

郭　槐　那刘娘娘说什么，您都肯照办？

陈　琳　皇后差遣，敢不从命？

郭　槐　好！今儿个皇后专门差我来，就是要叫陈公公帮着辨认一件东西。

陈　琳　哦？哪一件东西？

〔郭槐示意郭安打开包袱，从中拿起一面腰牌。

郭　槐　就是这面腰牌！认识吗？

陈　琳　（一惊）它……它从何处而来？

郭　槐　从宫外搜来！

陈　琳　何人手中搜到？

郭　槐　罪妃李氏手中搜到！

陈　琳　抓到了？

郭　安　抓到了，还用得着来问你？

陈　琳　（微微颔首）……（接过腰牌，假意辨认，摇头）这腰牌，不认得。

郭　槐　不认得？

陈　琳　没见过。

郭　槐　没见过？（冷笑）哼哼哼……好一个没见过。后宫三十六处大小管事，谁认不出它是你陈琳的腰牌？娘娘要你说出实情，李氏罪妃是怎么逃走的？谁放的火？谁带的路？谁帮的忙？她藏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说出实情，就饶你这条小命。

陈　琳　你要我说？

郭　安　快说！

陈　琳　你要我讲？

郭　安　快讲！

陈　琳　哼，要说，要讲……也不能在这儿。

郭　槐　要上哪儿？

陈　琳　我要上金銮宝殿面见君王！（转身坐下）

郭　槐　（挥掌打去陈琳帽子）只怕你来不及了！

（唱）斗胆敢把李妃放，
背主欺君犯法章。
刘皇后胸襟多宽广，
你视同仇寇太癫狂。
岂容你恶人先告状，
我看你难见君王你见阎王！
（大喝）来人！
〔众御林军冲上。
郭 槐 （接唱）
即刻将他来捆绑！
御林军 （齐应）啊！
〔御林军欲绑陈琳。赵祯自屋内冲出。
赵 祯 大胆！
陈 琳 （惊）太子？
赵 祯 （接唱）
胡作非为太猖狂！
呔！太子在此，谁敢撒野？
郭 槐 太子爷在这儿？咱家见礼了。
赵 祯 郭槐，你来干什么？
郭 槐 陈琳身犯大罪，皇上降旨午门斩首！
赵 祯 我不信。你胡说！
郭 槐 （出示圣旨）陈琳听旨！
陈 琳 （跪）万岁。
郭 槐 （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太子宫内监陈琳，背主欺天，私放罪妃，着即拿问，午门斩首！来呀，给我绑了！
赵 祯 啊？
御林军 （齐吼）走！
〔御林军冲向陈琳，将其按倒在地。

赵　祯　不许胡来！我找父皇去！

郭　槐　太子，您少管闲事！

赵　祯　不行！我要去找父皇，评理去！

郭　槐　万岁的脾气，太子不是不知道。惹恼了他，就是皇后娘娘也难替您说话！

赵　祯　……我偏去！（说罢甩开郭槐，向门外跑去）

陈　琳　（急呼）太子！

〔赵祯止步，顿了一下，又要往外奔。陈琳挣脱御林军，箭步上前跪下。

陈　琳　您千万不能去呀！

赵　祯　我不能看你去死！

陈　琳　太子，圣旨已下，纵然求情，也无济于事。要是连累了太子，陈琳怎对得起天下？

赵　祯　陈琳！（扑过去抱住陈琳）可我不能让你去死！不能让你去死啊……（放声大哭）

陈　琳　（深受感动，泪如泉涌）……太子啊！（唱）

太子爷哭哀哀泪如雨降，
陈琳我五内焚肝肠痛伤。
从今后再难见你那天真烂漫娇憨模样，
再不能朝夕相伴，问暖嘘寒，侍饭奉浆。
望太子在深宫事事恭谨，切勿莽撞，
你要将皇后千岁……当、当、当作你的亲娘！
我今一死莫放在心上，
你善自多珍重，好生度时光，勤修治国策，你要博学圣贤章，
待到这体儿健，志儿强，心儿壮，名儿香，我的太子爷呀……
君临天下整朝纲，来日方长！

郭　槐　陈琳！休要絮絮叨叨，明年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陈　琳　郭槐，你！

郭　槐　来呀！给我拉出去！

御林军　啊！

〔御林军扑向陈琳，将其五花大绑，拖下。

赵　祯　（哭喊）陈琳，陈琳……

〔灯暗。

第　六　场

〔玉清照应宫，金丹阁，前殿。

赵德芳　（内唱）

怒气冲冲闯丹阁，

〔幕启：金书匾额，玉篆灵符。供烛成排，香烟袅袅。平台上御座高矗。透过镌龙镂凤的雕花隔扇，隐约可见到深邃的内殿里巨大的炼丹炉和红红的炉火。

〔内声："千岁留步……"

〔八贤王急步匆匆闯进丹阁。后面小太监追上。前面两个小太监跪阻。

小太监　（追至前面，跪地拦阻）请千岁留步哇！

赵德芳　（接唱）

恳求兄皇辨清浊。

赦免陈琳急如火……

小太监　（拜求）千岁，皇上正在炼丹，我等不敢惊扰哇！

赵德芳　怎么，万岁还在炼丹？

小太监　正在阁内炼丹。

赵德芳　尔等不敢惊扰？

小太监　就算长八个脑袋也不敢哪！

二太监　（连连叩拜）我们不敢……

赵德芳　闪开一旁，待我撞钟！

小太监　（三拦）千岁不可！千岁不可！千岁不可……

赵德芳　（三闯）闪开了！（接唱）

哪管他天塌地陷起风波！（踢倒小太监，撞钟）

〔内赵恒喝："哪个大胆，在外撞钟？"

小太监　启、启、启奏万岁，八、八、八贤爷有要事求见哪！

〔内赵恒："有何要事，改日再奏！"

赵德芳　为臣有炼丹妙方献上！

〔内赵恒："宣赵德芳进殿！"

小太监　万岁有旨，赵德芳进殿哪！

〔雕花隔扇开启。赵恒自内殿走出，登上御座，心烦意躁。

赵　恒　（念）

欲静偏觉尘心躁，

金丹未成五内焦。

赵德芳　微臣赵德芳叩见兄皇。

赵　恒　炼丹妙方，现在何处？

赵德芳　八字口诀，铭记心中。

赵　恒　快快讲来！

赵德芳　"宽仁大度，慈悲为怀"！

赵　恒　唉！这算什么炼丹妙方？

赵德芳　万岁呀！这烧丹炼药，务须心平气静；倘若性浮意躁，自烦自扰，怎生奉得真经？

赵　恒　寡人何曾自烦自扰？

赵德芳　好端端的，却要杀功臣，斩贤良，岂非自烦自扰？

赵　恒　啊？寡人杀的是哪家功臣？哪个贤良？

赵德芳　就是那三宫都总管陈琳！

赵　恒　陈琳？哼，他背主欺天，私放钦犯，图谋不轨，罪在不赦。按律按法，该杀该斩！

赵德芳　哎呀万岁呀！那陈琳侍君王、辅太子，事事殷勤，忠心不二，分明

是宫苑内难得的贤良，朝廷中大大的忠臣。如今，说他放走钦犯，一不审问，二不查实，就要推出午门斩首，实实难服人心！乞请万岁颁下诏书一道，午门之外赦回陈琳！

赵　恒　哼哼哼……孤倒明白了。你闯丹阁，献妙方是假，为陈琳求情是真。这样搅扰炼丹，蒙骗圣听，难道不怕犯那欺君之罪？

赵德芳　万岁！（唱）

　　非是我甘犯欺君罪，
　　误杀贤良实堪悲。
　　求兄皇收回成命无怨悔，
　　宽仁慈悲，你就这一回。

〔八贤王跪下。

赵　恒　（大惊，嗔怪地）赵德芳，你敢是醉了？

赵德芳　为臣不曾醉。

赵　恒　你病了？

赵德芳　也不曾病。

赵　恒　不病不醉，因何为了一个小小的奴才，这样大惊小怪，你成何体统？

〔赵恒一把将八贤王拉起。

赵德芳　兄皇，陈琳他虽然是个小小的奴才，却为皇家立过天大的功劳，胜过那些高官贵胄千倍万倍！

赵　恒　何以见得？

赵德芳　他……

赵　恒　怎么样？

赵德芳　他……

赵　恒　怎么样？

赵德芳　他救过当今太子！

赵　恒　呜呼呼呀……（奚落地）怪不得，怪不得，原来他救过你的儿子！

赵德芳　难道太子就不是万岁之子？

赵　恒　他名为寡人之子，实乃你的亲生。故而么，陈琳就是犯下欺君之罪，孤也斩他不得，你道是与不是？孤是定斩不赦！

赵德芳　这……万岁是要逼迫为臣说出实情？

赵　恒　什么实情，快快讲来！

赵德芳　哎呀万岁呀！当今太子，并非为臣亲生之子……

赵　恒　（抢白）嘿嘿！他不是你亲生之子，难道是孤亲生之子不成？

赵德芳　着！着！着！当今太子正是万岁亲生之子！

赵　恒　（大笑）哈哈哈……信口开河，你出言荒唐！

赵德芳　句句是真，并无虚谎！

赵　恒　何人为凭？

赵德芳　陈琳为凭！

赵　恒　何人作证？

赵德芳　陈琳作证！此事关系社稷安危，求万岁赦回陈琳，问个明白！

赵　恒　讲了半日，还是为了赦回陈琳？

赵德芳　若非如此，怎样查明当今太子的来历？

赵　恒　陈琳背主欺天，焉得不死？

赵德芳　陈琳一死，死无对证！

赵　恒　好，好，孤要杀陈琳，也要叫你口服心服！来呀！

众　（内应）有！

赵　恒　将陈琳赦回，孤要亲自审问！

众　（内应）是！

赵　恒　御林军！

众　（内应）有！

赵　恒　宫门伺候！

众　（内应）啊！

〔御林军两边过场，如临大敌，气氛紧张。

陈　琳　（内唱）

鳌鱼破网出险境……

〔陈琳身穿大红罪衣,油面甩发,疾步急上。抬脚欲进,眼望阁门一片杀气,不觉胆寒止步。

陈　琳　(接唱)

金丹阁外列禁军,

杀气腾腾刀光影,

难测难料君王心。

咬紧牙关宫门进……

〔八贤王走到宫门前,与陈琳照面。

陈　琳　哦,贤爷。

赵德芳　陈琳!今日万岁亲审,关系社稷江山。你要将那以往之事,一桩一件,如实奏明。是生是死,你你你就在此一举!

陈　琳　(会意)陈琳明白!(接唱)

七年块垒一旦倾!

(进宫,跪拜)谢万岁不斩之恩。

赵　恒　(怒喝)陈琳!你可知罪?

陈　琳　为臣知罪。

赵　恒　罪犯哪条?

陈　琳　罔上欺君。

赵　恒　你是怎样的罔上欺君?

陈　琳　有事不报,有恶不举,至使奸佞得逞,贤良受害。

赵　恒　你何事不报?何恶不举?谁是奸佞?哪个受害?你与孤从实地招来!

陈　琳　臣遵旨!(接唱)

冤沉海底七年整,

说来草木也伤心。

李娘娘生下了活泼泼的婴孩小小生命,

他……他就是帝胄皇裔,大宋的储君!

赵　恒　住口!罪妃李氏产下妖魔,怎说生下大宋储君?分明胡言乱语,

信口雌黄，御林军，还不与孤掌嘴！

赵德芳　且慢！万岁，若用此刑，叫陈琳怎样再奏？怎样再讲？

赵　恒　怎么？他还有下情面奏，还要胡言乱语？

陈　琳　万岁！是非不清，曲直不明，奴婢不敢不奏！不敢不讲！

赵　恒　哦？你不敢不奏？

陈　琳　不敢不奏。

赵　恒　不敢不讲？

陈　琳　不敢不讲。

赵　恒　难道你就不怕打？

陈　琳　（横下一条心）打死也要讲！

赵　恒　好哇！陈琳，你若讲得不差，孤便饶你一命；若有半点差错，休怪王法无情！

陈　琳　容奏！（接唱）

癸未年七月初六降下龙种，

竟有人换作狸猫蒙蔽圣听。

赵　恒　初生婴儿，被人换成狸猫，可是你亲眼得见？

陈　琳　虽非陈琳亲眼得见，却是寇宫人亲口所言。

赵　恒　这狸猫……

陈　琳　已送万岁过目。

赵　恒　（一怔）嗯……那婴儿呢？

陈　琳　婴儿么……

赵　恒　唔！

陈　琳　（接唱）

才降生遭毒手身处险境，

贼奸人欲将他水底溺沉。

小寇珠与陈琳心生哀悯，

冒凶险暗将婴孩送出了宫门。

赵　恒　哦！（微微颤抖）既知他是龙种，就该奏明孤王。擅将婴儿送出

宫廷，你、你、你该当何罪？

赵德芳　万岁，宫廷之中，既然有人能瞒天过海，用狸猫换了太子，若是不将太子送出宫门，只怕性命休矣！

赵　恒　哼，宫廷之外，榛莽之地，叫这婴儿何处隐藏？何处安身？

陈　琳　万岁呀！（接唱）

小太子南清宫里暂安顿，

八贤爷七载收养茹苦含辛。

赵德芳　（接唱）

到如今长成了亭亭玉立一贤俊，

天眷佑他归宗承嗣重返龙廷。

赵　恒　（接唱）

生龙儿立储君是皇家根本，

谁胆敢违天命恣意妄行？

将狸猫换太子害人害命，

那罪魁和元凶他是何人？

陈　琳　（接唱）

提起了主使人他名和姓，

陈琳我心胆战忐忑不宁。

求圣君先恕臣出言不敬，

臣方敢吐实言我把那罪魁元凶一一道来奏明真情。

赵　恒　（接唱）

对君王理应当万事告禀，

说什么宽恕你不敬罪名。

若再敢言语支吾吞吞吐吐迟疑不定，

先问个罔上的罪名处以严刑！

赵德芳　（接唱）

万岁爷既要你实言告禀，

你就该和盘托出奏明圣听。

怕什么以下犯上出言不敬，
御阶前站的是有道明君。

陈　琳　万岁！（接唱）

三宫内六院中执掌权柄，
才能够翻手为雨覆手为云。
将狸猫换太子害人害命，
刘皇后就是那主使之人！

赵　恒　啊?!（怔住）

〔静场。

赵　恒　（全身震颤）……（回身一把抓住陈琳手臂）陈琳！你你你……你一番话语，分明有诈！

陈　琳　怎见得有诈？

赵　恒　为保婴儿，一时不奏，尚能宽宥。这悠悠七载，隐瞒不报，其罪难饶！倘若真有这样大事，你等怎敢不言不语不禀不报，岂非有诈？

陈　琳　万岁……

赵　恒　（不容分辩）寡人明察秋毫，怎会轻信你的谎言。你还不快快认错伏罪，寡人既往不咎。倘若知错不改……孤就要打你一个隐瞒真情七年不报的欺君大罪！

陈　琳　这……万岁呀！奴婢一片忠心，天日可表，所言之事，件件是真！

赵德芳　兄皇明鉴！

赵　恒　陈琳，你还不改口？

陈　琳　就是将奴婢千刀万剐，我也无可更改！

赵　恒　这……（唱）

一番话实叫人难以置信，
狸猫案出宫廷骇人听闻。
我欲信他的言实实不敢信，
待不信我心中偏偏多疑心。

叫人来……

御林军　有！

赵　恒　烧红了(接唱)

九转铜鼎，

施严刑查明它是假是真！

〔阶上铜鼎被烧得通红。

赵　恒　陈琳呐，陈琳！今日之言，空口无凭，寡人怎能深信于你？你来来来！这有烧红铜鼎一座。你若敢用双手将它抱定，孤便信你所言是真。

陈　琳　哦……

赵德芳　兄皇！人非铁石，岂能以骨肉之躯，受此炮烙之刑？

赵　恒　社稷安危，岂同儿戏！若非如此，叫孤怎信？

赵德芳　这……

陈　琳　(浑身颤抖，激动难捺)天哪，天！陈琳一生忠诚不渝。犯颜直谏，为的是大宋江山，伸张正气。不想未得君王信赖，反要以炮烙之刑一试真伪……也罢！今日别无选择，只有遵从圣命了！(唱)

面对铜鼎冲天笑！

哈哈哈哈……

忠直反将横祸招。

君王不纳诤言告，

酷刑滥施不依饶。

我若据实相禀报，

皮焦骨烂命难逃。

我若改口把身保，

天理人情两丢抛。

罢罢罢！

拼将一死心迹表，

扑铜鼎成仁取义在今朝!

〔陈琳紧咬牙关向铜鼎扑去。冒起一股青烟……

赵　恒　(急喊)搭了下去!

〔御林军急拉开陈琳。

〔赵恒挥手令御林军退下。

〔陈琳疼痛难忍,跪地不起,几乎昏厥。

赵德芳　(痛心地)陈公公……

赵　恒　(唱)瞬息之中真伪鉴,

陈琳忠义胜前贤。

黑白良莠孤不见,

愧对社稷愧对天!

(痛心疾首,旋又雷霆震怒)反了哇!反了!(激动过度,胸口一阵绞痛,忙用手紧捂)哦……

赵德芳　(忙向前搀扶)兄皇保重。

陈　琳　万岁……

赵　恒　(动情地)陈琳,孤王错怪你了!(转对八贤王)皇弟听旨!

赵德芳　万岁!

赵　恒　传孤旨意:宣满朝文武、皇亲贵胄、皇后太子,速进金丹阁议事,听候宣诏!孤今日要当着众卿,赦李妃!斩妖后!认太子!平冤案!匡正天下,重整朝纲!

赵德芳　兄皇圣明!

陈　琳　万岁圣明!

〔赵恒浑身战栗,步上台阶,怒目坐于御座之上。

赵德芳　万岁有旨:皇后太子、皇亲贵胄、满朝文武即刻进金丹阁议事!

〔众内应:"领旨!"

〔文臣武官、贵胄皇亲、赵祯、刘后急上,心态各异,齐向赵恒参拜。

众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赵恒端坐龙椅，双眼圆睁，木然不应。

〔众疑惑，再行叩拜大礼。

众　　臣等见驾，吾皇万岁！

〔赵恒依然不动。

〔众惊愕抬头望赵恒。

刘　后　（走到赵恒身边，伸手去扶）万岁……

〔赵恒僵直的脑袋颓然垂下。

太　监　（惊叫）万岁驾崩啦！

刘　后　（扑到赵恒身上）万岁！

众　　（跪哭）万岁……

〔音乐，摧心捣肠。

赵德芳　（惊呼）天呐！（颓然瘫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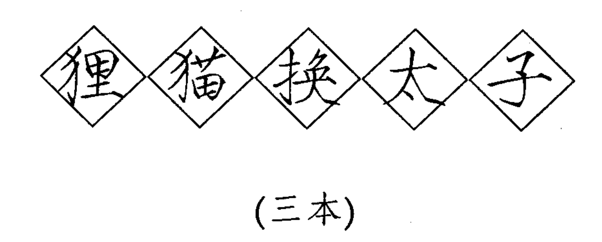
陈　琳　（张口结舌，木然而立）……

旁　白　真宗帝猝然病逝，平冤案功败垂成。善与恶哪日得报？真共伪何时能分？

〔幕闭。

——二本剧终

新编京剧连台本戏



狸猫换太子

（三本）

黎中城　刘梦德
程惟湘　董绍瑜

1998年



剧中人物

包　拯　男，龙图阁大学士，开封府尹。

李　妃　女，玉宸宫皇妃，后尊为太后。

陈　琳　男，太监。

刘太后　女，皇太后。

郭　槐　男，三宫都总管。

寇　玉　女，寇珠胞妹。

赵德芳　男，八贤王。

赵　祯　男，北宋仁宗皇帝。

范仲华　男，李妃义子。

包　兴　男，开封府衙总管。

宁总管　男，南清宫总管。

郭　安　男，太监。

王　朝　男，开封府校尉。

马　汉　男，开封府校尉。

张　龙　男，开封府校尉。

赵　虎　男，开封府校尉。

序　　幕

〔北宋，明道元年，元宵之夜。

〔汴京，皇城，宣德楼上。

旁　白　北宋真宗时，西宫刘妃设狸猫换太子之计，陷害李妃，夺得后位。太监陈琳、宫女寇珠出于正义，保住太子，自己却惨遭横祸。八贤王支持陈琳奏明真相，岂料真宗暴病猝死，冤案终未昭雪。太子赵祯幼年继位，朝政概由刘后独揽，直至十一年后，少帝年满十八，方始得以临朝亲政。是日正值元宵，宣德楼前大放花灯，举国共庆。谁料，十几年前这桩震撼朝野的宫闱旧案，陡然又掀起了惊涛骇浪……

〔幕启：鼓乐动地，画角喧天。宣德楼上，火树银花，旌旗林立。俯瞰御街，流光溢彩，灯海灿烂。雉堞前，御林军手执金瓜数步一岗。众朝臣伫立城楼恭迎圣驾。

〔众太监列队引冕旒衮服的赵祯上。众朝臣山呼叩拜。

众朝臣　臣等恭迎圣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赵　祯　（谦和地）众卿平身，平身。

〔内喊："太后驾到！"

赵　祯　（忙向众臣）快快随孤接驾！

〔宫女们簇拥珠光宝气服饰华贵的刘太后上。郭槐随上。

赵　祯　儿臣参见母后。（趋前欲跪）

刘太后　（以手阻止）皇儿临朝亲政，就是一国天子万邦之主了，岂能轻易跪拜？

赵　祯　虽然临朝亲政，孩儿总是孩儿，母后终是母后。

刘太后　怎么讲？

赵　祯　孩儿总是孩儿，母后终是母后！

刘太后　（得意之极）哈哈哈……

众朝臣　（拜迎）伏请太后、万岁登楼赏灯！

〔赵祯搀扶刘太后下，众朝臣、太监、宫女随下。

〔守卫城楼的御林军转身，向御街观望。

〔长空焰火飞升，千变万化，色彩缤纷。御街灯海涌动，火龙盘旋。鼓乐声、欢歌声、爆竹声交汇成片，热闹非凡。

女　声　（幕后唱）

十里御街铺锦绣，
焰花满目宣德楼。
楼台千声颂太后，
楼下万姓拜冕旒。
花如潮，灯如昼，
偏有伊人向隅愁……

〔流光飞旋，火彩狂转，达到极至，骤然暗灭。

〔天幕上的御街远景，仿佛猛地变焦，推成近景。

〔一缕冷光，映出暗角处一个衣衫褴褛，鬓发苍然，双目失明，手拄竹杖的李妃。她容颜憔悴，神色凄惨，满面哀怨，泪垂双颊。

女　声　（接唱）

向隅愁，
愁绝肝肠难自抑，
化作悲号天际留！

李　妃　（凄厉呼喊）赵祯！儿啊！儿啊！

〔呼声回旋天际，久久不息。

〔舞台切光。

〔一片杂乱的背景声："抓住她……抓住她……"

第　一　场

〔翌日。

〔开封府大堂。

〔内呼:“升堂”众衙役虎威阵阵。

〔舞台复明:上悬“清正廉明”匾;中设海天捧日屏;旁立“肃静”“回避”牌。屏风前,置公案,肃穆庄严。

〔众衙役、众校尉、王朝、马汉、包兴急上,排列两厢。

〔包拯上。

包　拯　(接唱)

昨夜晚宣德楼骤掀波浪

瞎眼妇一声唤惊震汴梁。

归政日竟出此奇情怪状,

揆案由度常理甚是荒唐。

且吩咐将人犯带到大堂上,

众　啊!

〔包拯归座。

〔张龙、赵虎分从两边急上。

张、赵　(同禀)启大人!

张　龙　仁寿宫郭都堂奉太后之旨,

赵　虎　南清宫宁总管奉八贤王之命,

张、赵　(同)前来求见!

包　拯　(诧异)包某与内廷素无来往,此时正要审案,岂能会客?

张　龙　郭都堂言道:奉命过府,正为瞎婆一案。

赵　虎　巧嘞!宁总管也说:奉命过府,是为瞎婆而来。

包　拯　呀!(接唱)

为审案两宫到更添迷惘。

众人暂且退下,打开仪门,有请!

张、赵　(同)是!(向外)打开仪门,有请呐!

〔起鼓乐。郭槐、宁总管各怀心事分从两边上。二人意外照面,皆感惊愕。

〔众校尉、众衙役、张龙、赵虎退下。

郭　槐　哟，宁总管？

宁总管　哟，郭都堂？

郭、宁　（同）您也来了？（尴尬地）可不是吗……

包　拯　二位公公。

郭、宁　（见礼）包大人！您好哇？

包　拯　（拱手）请。

〔三人分宾主落座。包兴、王朝、马汉侍立一边。

包　拯　二位公公同来此处，定有要事相告？

郭　槐　呃，这……我二人同来，纯属巧合！此有薄礼一份，请大人笑纳。

宁总管　我这也有薄礼一份，请大人笑纳。

〔包兴接过礼单，呈与包拯。

包　拯　（看礼单）呜呼呀，赠礼如此丰厚，包拯无功，怎能收受？

郭　槐　嗨，您若收受，自然有功啊！

包　拯　但不知功在哪里？

郭、宁　（略一迟疑）这……

郭　槐　（抢先）包大人，它是这么回事：昨晚宣德楼前，一个瞎婆斗胆胡言，亵渎圣君。太后大怒，言道皇上亲政不过一日，就有人胆敢犯上。如不严加惩处，何以维护皇家尊严？故而命咱家前来，将那人犯带回后宫，她老人家要亲自问话！

包　拯　宁公公，你呢？

宁总管　嗨，谁都知道咱八贤爷本是当今皇上的亲生老爸。昨晚御街之上，瞅不愣冒出个瞎婆，把皇上叫成她的儿子。咱贤爷乃是久病之身，受得了这份刺激吗？为此，命我前来，把瞎婆带回南清宫。贤爷要亲自审问！

郭　槐　八贤爷虽是皇上的亲爹，可他这么些年来，久病缠身，闭门谢客，不问政事。这会儿有必要亲自提审肇事人犯吗？

宁总管　都堂之言有理。可是，恕我斗胆，皇太后虽贵为国母，毕竟已然政归皇帝。区区一个瞎眼疯婆，何必劳动她老人家烦心操劳呢？

郭、宁　（同转向包拯）事关重大，请包大人权衡轻重，将人犯交与咱家！交与咱家……

包　拯　一名人犯，两宫来提，叫包拯交与何人为好？（一转念）二位公公，抬头观看！（手指匾额）这大堂之上，悬挂着钦赐御匾，上书“清正廉明”四字。吾皇信赖包拯，命我执掌刑名。包某自当尽心竭力，秉公执法。如今人犯在押，未经审问，岂能擅自做主，送往他处？烦劳二位公公回禀太后、贤王，恕包拯不能从命！包兴！

包　兴　在。

包　拯　礼单退还。奉茶送客！

包　兴　是，送客！

宁总管　（对郭槐）郭公公，包大人就这么个脾性，咱俩走吧。

郭　槐　（转向包拯，冷笑地）哼哼哼……包大人铁面无私，佩服佩服。可咱家走之前还想提您个醒儿。尽管如今归政皇帝，可太后终究还是太后！

宁总管　郭都堂，请吧。

〔宁总管、郭槐分下。

包　拯　啊？（唱）

一名人犯两宫要，

各不相让气焰高。

此一案非同等闲有蹊跷，

它令那深宫内院皇亲贵胄意动心摇。

瞎眼婆决非是寻常妇道，

断此案我万不可大意分毫。

〔堂鼓响。内喊：“冤枉”，一阵嘈杂之声。

〔范仲华闯上。马汉紧紧追上。王朝向前拦截。

〔范仲华避开追堵，钻进大堂，撩起衣服后摆，匍伏在地。

〔王朝等反因这一奇怪的举动而怔住。

范仲华　(高声地)请大人打屁股!

包　兴　嘿!闯进堂来,二话不说,求人打他屁股,真是希罕事!

范仲华　这位爷,衙门里不是都有这规矩吗?擅自击鼓告状,要打四十大板。一样要打,何必磨蹭?求大人快快打完,也好安心听我告状啊!

王　朝　起来!

范仲华　是,起来。(站起)

马　汉　跪下!

范仲华　是,跪下。(又跪下)

包　拯　这一汉子告的什么状?

范仲华　告的是替母伸冤大状。

包　拯　你母现在何处?

范仲华　押在府衙之内。

包　拯　莫非就是瞎婆?

范仲华　那个就是我妈!

包　拯　她乃朝廷罪犯。你为她击鼓喊冤,可知刑法无情?

范仲华　大人有所不知。我妈昨晚在御街看灯,一时精神恍惚,瞎喊了一声没根没由的胡话,被抓到开封府衙。我想搭救我妈,可又没别的办法。只好击动堂鼓喊冤叫屈。这么一来,少不得挨上四十大板落得个屁股疼。可要是不救我妈,让她老人家坐班房受苦罪我又实在心里疼。是让屁股疼还是让心里疼?想来想去想得我脑袋疼。最后一咬牙,咬得我舌头疼;一跺脚,跺得我脚跟疼。我情愿喊冤挨打屁股疼,也不能眼看我妈受罪心里疼。哎哟我的青天老大人呀!

包　拯　听你之言,倒是一个孝子。免去四十大板,起来讲话。

范仲华　(高兴地一骨碌爬起来)谢大人!这就是当孝子的好处哇?嘿嘿……

包　拯　你叫何名字?

范仲华　小人范仲华。

包　拯　多大年纪？

范仲华　回禀大人，我没准岁数。

包　拯　人生天地之间，怎么不知年岁？

范仲华　小人从小没爹没娘，没人告诉过我活了几岁。

包　拯　方才言道，瞎婆乃是你母。怎说无爹无娘？

范仲华　哎哟，我忘了说了，那瞎眼婆婆不是我亲妈，她是比我亲妈还亲的干妈！呃……不过，我那干妈呀，她是整个儿的老年痴呆！大人，您行行好，放了她吧！

包　拯　若是疯癫，自当放回。少时审问，便知真假。王朝！

王　朝　在！

包　拯　将瞎婆带上堂来。

王　朝　将瞎婆带上堂来！

〔内喊："带瞎婆！"

〔一衙役牵竹杖引李妃，缓缓而上。

范仲华　（上前接过竹杖）妈呀！

李　妃　仲华？你怎么也来了？

范仲华　哎哟，打从您犯了病闯了祸，我就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好不容易打听到您的下落，就跑来救您来啦！

李　妃　（摇头）我儿岂能救得了为娘？

范仲华　救得了，救得了！（压低声音）可您一定得按照我说的做。

李　妃　哦哦……怎样做才好？

范仲华　（机密地）头一样，要记住：您患了老年痴呆。昨晚上宣德楼前走火入魔，喊错了儿子。其实您要叫的不是皇帝，是我。

李　妃　昨晚为娘叫的，确是"赵祯儿啊"……

范仲华　哎哟，轻点儿，我的老祖宗！进了官府衙门，说话不能太老实，也不能太不老实。您瞧哎，大堂上摆着的拶子板子水火棍儿、镣铐皮鞭老虎凳儿，哪样不是给那些太老实和太不老实的人准备的？

您可千万小心呐！

李　妃　（惊惧）哎呀！

范仲华　（急扶）哎哟……我妈又犯病啦！

包　兴　大人，瞎婆犯病，不能跪拜。

包　拯　免去跪拜，设一矮座。

包　兴　是。（招呼衙役设矮凳）瞎婆婆，我家大人可怜你有病，给你设一矮座。你好好坐下，小心答话吧！

李　妃　谢大人。（坐下）

包　拯　那一妇人，什么姓氏，家住哪里？

李　妃　贫妇姓李，久居汴梁荒郊之外。

包　拯　家中还有何人？

李　妃　只有一个养子。

范仲华　（插嘴）就是我。

包　兴　（斥）不许多口！

范仲华　（点头）哎。

包　拯　因何双目失明？

李　妃　泪水哭坏双眼。

包　拯　元宵佳节，到宣德楼前做甚？

李　妃　前去观灯。

包　拯　既然双目失明，何言观灯？

李　妃　幼主亲政，大放花灯。贫妇心中喜悦，赶到宣德楼前，听一听万众欢呼之声，感受一番举国同庆之乐，一了心头夙愿。

包　拯　趁兴而来，情有可原。（语气一转）却为何出言不逊，亵渎圣君？

李　妃　这个……

范仲华　（一旁着急）哎哟，关键时刻她没词儿了！

李　妃　回禀大人，贫妇素有疯癫之病，激奋之时，便按捺不住，胡言乱语……

包　拯　当真如此？

李　妃　贫妇不敢隐瞒。

范仲华　（忍不住插话）小人可以作证！

包　拯　（脸色一沉）哼，尔等言错语差！

李　妃　怎见得？

包　拯　你坐在一旁，听我道来。（条条驳斥）方才言道，你有疯癫之病；答话之中，却言语清晰，举止稳重，此乃一错。你自称贫妇，久居荒野；偏能知晓朝廷大事，此乃二错。你泪水哭坏双眼，定有满腹苦情；怎会有那闲情逸趣，远道进京，观赏花灯？此乃三错。似你这样言不由衷，就虚避实，遮遮掩掩，以假乱真。你把我开封府看成什么地方？你将俺包拯当作甚等样人？

李　妃　（惊愕地）怎么？堂上坐的，乃是包拯包大人？

范仲华　妈呀，可不是那个清如水明如镜的包青天嘛！

李　妃　（转忧为喜）好哇！（唱）

那包拯耿直无私声名显，
侃侃言铮铮语理正词严。
天有情神有义将我怜念，
平冤案辨清浊当在今天。
忙向前吐实情以诚来见……
又怕他力不从心难斗巨奸。

包　拯　瞎婆！（接唱）

我看你眉宇中愁云片片，
分明有千重怨恨郁结心间。
若能够说缘由坦直来见，
俺包拯定与你排解忧烦。

李　妃　大人。（接唱）

且屏退衙中人细听申辩……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及衙役退下。包兴示意范仲华退下。

包　拯　（接唱）屏退了众差役你放胆直言。

李　妃　(突然)包卿!

包　拯　(猛然一怔)啊!

李　妃　(放声)冤枉啊!

包　拯　(克制地)有何冤枉,慢慢诉来!

李　妃　(唱)提起了伤心事珠泪如麻,

长天阔沧海深怎比我冤深无底恨无涯!

想当年在深宫陪王伴驾,

封宸妃宠椒房恩赏有加。

谁料想遭横祸霜欺雪打,

逃出了皇宫院亡命天涯。

今日里鬼使神差重回都下,

困绝境难自拔魂断京华。

包　拯　身为宸妃,有何凭证?

李　妃　(取出金珠)先皇所赐金珠为证。

包　拯　(接珠细看)"玉宸宫李",哦!(唱)

黄金珠镌御书清晰不假,

果真是李宸妃来到府衙。

她分明白绫赐死罪孽大,

她也曾画影图形受缉拿。

十余年旧案未销又犯王法,

按律规送内廷二罪并罚。

李　妃　(惊讶)怎么?你你……你要将我送回宫廷,交与那刘氏奸妃?

包　拯　(惊讶)啊?你怎敢辱骂当今太后?

李　妃　(仇恨迸发)她,为夺后位,暗设毒计,诬我产下妖孽!她,谎报圣君,道我谋反,降旨白绫赐死!她,背主欺天,用剥皮狸猫,换走了我亲身养下的太子!我怎能不恨?怎能不怨?岂能不骂?(唱)休道我出言不逊有虚诈,

十八年的血海深冤出在皇家。

你可知当今的万岁爷是我亲身养下,亲身养下……

包　拯　(大惊失色)哦(接唱)

听此言冷汗涔涔似觉地颤天塌!

一时间难分辨是真是假,

你可有知情的人证到公衙?

李　妃　(接唱)

内廷中老陈琳救过太子驾,

八贤爷密藏婴儿无人觉察。

若能够到公堂对簿答话,

那铁板的干证就是他!

包　拯　(接唱)

八贤王擎天玉柱权高势大,

为什么十八年隐忍不发?

此一案迷离扑朔难判真假,

稍不慎一步行错步步差。

老人家在衙中暂且住下,

包兴。

包　兴　在。

包　拯　延请良医,与老人家调治双眼。

包　兴　遵命。

包　拯　(接唱)

到明日参拜贤王我再把陈琳访查。

〔李妃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

〔幕闭。

第　二　场

〔二幕外:仁寿宫。

二太监　有请郭都堂。

郭　槐　（上）来了没有？

二太监　陈琳带到。

郭　槐　好。叫他换衣更帽，宫门候旨。

二太监　喳。

郭　安　（上）都堂大人，太医院的药……

郭　槐　（阻止，示意）……

〔郭安下。郭槐转身。

〔幕启：暖阁。凤翔宫幔，金烁殿柱；锦铺绣榻，香溢兽炉。

刘　后　（愠怒）反了！那个包拯，连哀家的懿旨，都不放在眼里吗？

郭　槐　这事也难怪包黑子，要怪怪那个八贤王，他不甘寂寞，横插一手！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吧。

刘　后　怪不得，这两天我连做恶梦，梦见李妃和八贤王一块儿找我算账。

郭　槐　太后，我这两天也是魂不守舍，心里老不踏实。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刚才内监密报，八贤王还派人去下三所寻找陈琳，这可是十一年来头一回呀！

刘　后　他找到了？

郭　槐　哪能啊！奴婢已抢先把陈琳带到仁寿宫，等待太后发落。

刘　后　那就吩咐郭安，马上到南清宫，宣八贤王即刻前来议事。我让他们在这儿见面！

郭　槐　让他们见面？

刘　后　（微微点头，笑而不答）……

郭　槐　（会意）太后圣明！

刘　后　郭槐，太医院为哀家配制的汤药，煎好没有？

郭　槐　已然煎好。（从襟内摸出小纸包）还有这包剧毒的药粉……

刘　后　好！传唤陈琳！

郭　槐　（向内）太后有旨，陈琳进宫！

小太监　（内）陈琳进见哪！

陈　琳　（内应）领旨！

〔刘后倚榻假寐。郭槐掂掂手中纸包，暗下。

〔陈琳步履沉缓地上。他双鬓斑白，容颜憔悴，十一年苦役的折磨与心灵的摧残，使他格外苍老。

陈　琳　（唱）遭贬谪破瓦寒舍十一年，

服刑役苦熬岁月不见边。

思幼主少小情深咫尺难相见，

李娘娘生死不明安危莫测何日能雪冤？

忧白了满头鬓发愁花了眼，

痛碎了一腔肝肠我夜夜难眠。

被传唤来到这仁寿宫苑，

吉与凶难预料……我要小心慎言。

〔郭槐暗上，将一小盏放于药碗旁。

陈　琳　（跪拜）奴婢陈琳见驾，太后千岁千千岁！

刘　后　平身。

陈　琳　谢太后。（起立）

刘　后　陈琳。

陈　琳　太后。

刘　后　咱们有多少日子没见啦？

陈　琳　回太后的话，奴婢只知尽心服役，不计时日，故而算不清有多少日子。

刘　后　哦？这么多年在下三所做苦工，你就没有一点儿抱怨之心？

陈　琳　蒙太后恩赦，陈琳才留下一条性命。奴婢感恩不尽，岂敢抱怨半分！

刘　后　这倒真是难得呀。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忠心本分。

郭　槐　（不阴不阳地）只怕他忠的不是太后娘娘吧。

刘　后　哦？那是谁呀？

郭　槐　是那个身犯死罪的李娘娘！

刘　后　是吗？（对陈琳）这么说，你是打算为她尽忠到底喽？

陈　琳　（忙跪）启奏太后：李妃十余年前失踪不见，怕是早已死于非命，哪里还谈得上对她忠与不忠啊！

刘　后　（阴笑）哼哼……起来，起来说话。我问你，要是如今那个李娘娘……还活在人世呢？

陈　琳　这是没有的事，太后别跟奴婢说笑话了。

刘　后　（脸色一变）这不是笑话！那李妃不单活在人世，而且在皇上亲政之日，出现在宣德楼前，高声喊叫皇上为儿子，如今被包拯拿获，正关在开封府内！

陈　琳　（喜出望外，露出破绽）……

刘　后　你总算盼到这一天了吧？

陈　琳　（忙掩饰）太后……奴婢十一年来，如行尸走肉，早已什么都不牵，什么都不挂了。

郭　槐　可这回，你又该活过来啦？你的忠心，总算有地方施展啦！

刘　后　是啊。十一年了，不容易呀！你也该有个结果啦。

陈　琳　太后啊，娘娘！奴婢打从幼年进得大内，就知宫廷之中，万般当以主子之命行事。李氏罪妃即便活在人世，也是朝廷钦犯、皇家死囚。如今天下，乃皇上所有；六宫之内，乃太后掌管。奴婢当为皇上尽忠，为太后效死，岂敢妄存半点非分之想？祈请娘娘容情见谅啊！（再次跪下）

刘　后　（凝视陈琳，半晌，脸上又现出阴冷的笑容）起来，起来说话。哀家相信你忠心不二。

陈　琳　谢娘娘。（谨慎站起，垂首而立）

刘　后　元宵晚上，哀家受了惊吓，又着了风寒。太医开了一剂汤药，说是保我药到病除。郭槐，替哀家尝药的奴才，找来了没有？

郭　槐　尝药的奴才，已然找来。

刘　后　是谁呀？

郭　槐　他就是……(突然地)陈琳!

陈　琳　(一震)这!

刘　后　(笑)嗬嗬嗬……我刚说过,陈琳的忠心,我信得过。那就把药给他!

郭　槐　是!(从桌上端过药碗与小盏,递于陈琳)陈公公,替太后尝药吧!

陈　琳　哦!(唱)

药中有诈显易见,

分明是杀人灭口送我陈琳赴黄泉。

我情急无奈强争辩……(转对郭槐)

一事不明请教台前。

郭　槐　哦?陈公公要请教我?

陈　琳　郭都堂。我想,忠臣义仆替主尝药,乃古往今来之美谈。是忠臣,不怕殉国之危;是义仆,不避殒命之险。太后对郭都堂,是封赏有加,宠信无比。如今太后凤体欠安,您理该效仿前贤,亲口尝药,方不愧堂堂七尺之躯,拳拳忠义之心呐!

郭　槐　(凝视陈琳)照你这么说,这药该我来尝喽?

陈　琳　这样一个尽忠的良机,陈琳不敢与都堂争夺。

郭　槐　我要是不想尝试?

陈　琳　您岂能断然拒绝?

郭　槐　若是拒绝又怎么样?

陈　琳　您总不会让太后难堪!

郭　槐　哼哼哼……好!(从陈琳手中接过碗盏,将碗中汤药分到小盏之中)为太后凤体康复,郭槐万死不辞!

刘　后　(暗惊)你……

陈　琳　请!

〔郭槐缓缓举盏,一饮而尽。然后,将药碗呈至刘后前。

郭　槐　药中无毒,太后明鉴。

陈　琳　（暗惊）嗄……

郭　槐　请娘娘放心服用。

〔刘后会意，接碗，服下汤药。陈琳紧张观察。

刘　后　嗯，这药服下去，倒还舒坦。

陈　琳　（疾速转念，趁机拜辞）如此请娘娘好生将养，奴婢告退。（转身欲下）

郭　槐　等一等！这药，还有第二服，该让你尝试！

陈　琳　（意料不到）啊？！

刘　后　端上来！

〔郭安端药碗、小盏上，递于陈琳。

郭　槐　陈公公，这回你还有什么托词？

〔郭安端起药碗，分药于小盏，而后把药碗放到桌上，将小盏递于陈琳。

〔陈琳无奈接盏，犹豫。

郭　槐　（逼迫）请！

郭　安　（逼迫）请！

二　人　（同逼）请！

陈　琳　唉！（唱）

只想抽身避劫难，
谁料恶魔更凶残。
眼看此刻难脱险……（左观右望，无计可施）

郭　槐　（逼迫）请！

郭　安　（逼迫）请！

二　人　（同逼）请！

陈　琳　（接唱）

暗自默祷对苍天。
录隐情我修下密折一卷，
托付那心腹人藏匿森严。

有一朝扫阴霾乾坤扭转，

我陈琳依仗它再吐真言。

临死前禁不住高声骂喊！

奸妃！狗奸贼！（接唱）

到九泉我也要雪恨伸冤！

〔陈琳将药盏掷向凤榻。郭安扑向陈琳，将他制住。

刘　后　（咬牙切齿地）好哇！你这个下贱的奴才，总算说出实话啦！我今天让你死也死个明白。那李妃要想平冤，不能没有你这个知情的活口。我今儿个就把你给杀了，无干无证，其奈我何？到头来，什么都改不了，什么都变不了。我，依然还是稳坐龙楼的当今太后！

陈　琳　哼哼，恐怕世间，忠义之人尚未死绝，正直之士还没杀尽！

刘　后　你是说八贤王是不是？他要是有能耐有胆量翻这个案，干嘛十一年来闭门不出？

陈　琳　这……

刘　后　沉默不语？

陈　琳　嗄……

刘　后　连看都不敢派人看你一眼？

陈　琳　啊呀……（语塞，浑身哆嗦）

郭　槐　哼！先皇晏驾之后，这军国大权都稳稳地捏在太后手里。八贤王位再高，权再大，他又能怎么样？还不得乖乖地听任太后的摆布！

陈　琳　八贤王？哼哼哼……

刘　后　哈哈哈哈……

郭　槐　哈哈哈哈……

〔笑声回绕殿宇，震耳欲聋。

刘　后　（怒喝）住口！你这下贱的奴才！

陈　琳　（声泪俱下）我虽是奴才，在宫中低人三分。可比起你们来，我

知廉耻，明是非，通人性，有人味！别以为你们位高权重，可以为所欲为。等着吧！皇天后土不会宽恕你们的罪过，不会饶恕你们的恶行！

（唱曲牌）

转眼间哗剌剌，

天倾斜地崩塌！

刘　后　（夹白）给我灌药！

郭槐等　（如狼似虎）啊！

〔郭槐取药碗。郭安扑向陈琳，强拉硬扯。陈琳挣扎反抗。

陈　琳　（身段造型，边唱曲牌）

啊呀呀

悲悲悲，悲忠良屈杀，

忧忧忧，忧公理践踏；

恨恨恨，恨恶人张狂，

痛痛痛，痛无辜遭伐。

盼苍天降下千钧铡，

灭尽那世间厉鬼与凶煞，

令尘寰白璧无瑕！

〔郭槐、郭安强将汤药灌入陈琳口中。

〔内声："八贤王驾到哇！"

刘　后　陈琳，哀家请八贤王为你送行来了。

〔八贤王赵德芳上，见陈琳毒性发作，双目怒睁，挺然屹立良久，仰面倒地死去。

赵德芳　（唱）一代忠良死得惨……

刘　后　（平静地）陈琳为了替哀家尝药，不幸身亡。郭槐，选取上好棺木，厚葬陈琳。

郭　槐　孩子们，搭下去。

太　监　喳！

〔四小太监抬陈琳下。郭槐随下。

刘　后　贤爷……贤爷！

赵德芳　（回身，愤怒地）太后你……

刘　后　您受惊了。本来嘛，人间万事难违天意。当年李妃怀胎，生的却是妖孽，这不是天意吗？哀家身为偏妃，却登上太后宝座，这不也是天意吗？陈琳在先皇面前诬告哀家，蒙蔽圣听，眼看得逞，可先皇病发猝死，这难道不也是天意吗？听说你到下三所去寻找陈琳，哀家让你们在这儿见面，可如今陈琳已不能开口说话了，这难道不都是天意吗？

赵德芳　这……

刘　后　（有恃无恐地）十一年来，承蒙贤爷抬爱相让，哀家垂帘听政，稳掌军国大权。如今虽然皇上亲政，可他对哀家是言听计从亲如母子。纵然有人挑拨离间，也断然不会一反常态逆我而行。再说……哀家手中还有一道先皇遗诏！贤爷十一年前就已见过，想必还不至于忘记吧？

赵德芳　这……

刘　后　这道诏书，乃先皇晏驾之前，亲自交付于我，让我掌握在手，一旦需要便可动用。我再读给您听听？（读诏）"太子顽劣，桀骜不驯，当予废黜！

赵德芳　啊！

刘　后　贤爷呀！江山社稷总以安稳宁静最为重要。倘若真的动用这道遗诏，大宋朝廷就难免乱成一团，孰轻孰重，贤爷再思啊再想！

赵德芳　啊呀！（唱）

　　这千古奇冤案怎翻？

〔收光。

第 三 场

〔开封府,后衙,过道。

〔包兴上。

包　兴　(念)找陈琳,访陈琳,

没想到寻访至今无音信。

缺人证,案难审,

包大人亲自去会八贤君。

八贤君闭门谢客称有病,

不理不睬就是不肯见大人。

大人没了辙,

包兴也掉了魂,

就好像十五个水桶七上八下,七下八上,八上七下,八下七上,手足无措坐立不安宁,不安宁!

〔范仲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走来。二人撞个满怀。

范仲华　哎哟……包二叔!

包　兴　是你呀!干嘛鬼鬼祟祟的?

范仲华　上签押房找包大人。

包　兴　包大人正在为你们的案子绞尽脑汁儿。有什么事,别打扰他,跟我说。

范仲华　(连连摇头)这么大的事,怎么跟你说呢?

包　兴　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跟我说?不就是你干妈喝什么茶水,吃什么早点,穿什么褂子,抽什么烟卷儿……

范仲华　(连连摇头)都不是,都不是!我干妈不抽烟。

包　兴　哦,那一定是为她老人家医治瞎眼的事了!

范仲华　也不是。我干妈的双眼,经包大人请来的御医调治了半个月,已然看得见斗大的字儿,认得出鼻子跟前的人儿。高兴还来不及,用得着烦心吗?我那事儿啊……跟你说不清楚。(欲下)

包　兴　(拦阻)哎哎哎！我是开封府的大管家。就是再机密的事，也得通过我禀报大人。这是“法定程序”！

范仲华　非得先告诉你？好，我告诉你……

王　朝　(内)走！

〔王朝、马汉急上。

王　朝　大人何在？

包　兴　什么事？

〔王朝与包兴耳语。

包　兴　(大惊)啊?！快去禀报！

〔王朝、马汉匆匆下。包兴急欲随下，被范仲华拉住。

范仲华　我的事儿呢？

包　兴　出了大事啦！少添乱吧你。(甩开范仲华，急下)

范仲华　哎哎……等等……(追下)

〔暗转。

包　拯　(内)好恼！

〔灯明：签押房内。窗明几净，陈设简朴。

〔包拯坐在书案后，听罢王朝、马汉禀报，怒不可遏。

包　拯　(唱)大宋朝果出了惊世巨案！
　　深宫内逞淫威势焰熏天。
　　杀陈琳灭活口图穷匕见，
　　滔天罪恰正好一目了然。
　　李娘娘受诬害人当共鉴，
　　我理该主正义，查案情，秉公而断，细审详辨，要为她昭雪沉冤。
　　循律法惩元凶刻不容缓……

王　朝　大人，陈琳已死，无人作证！

马　汉　干证俱毁，疑案怎断？

王、马　若审此案，凶多吉少！

包　拯　唉！（接唱）

　　无干证难断案我步履维艰。

〔王朝、马汉面面相觑，焦急不已。

包　拯　（冷静下来）你等暂且退下，容我思之。

王、马　是。（轻轻退下）

〔包拯踱步思索。

〔包兴暗上，见状忙止步。范仲华追上。

范仲华　包二叔……

包　兴　（急止）嘘！（低声地）没看见包大人正忙着吗？

范仲华　（低声争辩）可我有要紧事……

包　兴　嗨，比起大人的公事，你还能有什么要紧事？躲一边儿去吧！

包　拯　包兴。

包　兴　有。

包　拯　你二人说些什么？

包　兴　（暗拽范仲华）没……没什么。

包　拯　不妨，由他讲来。

包　兴　是。（暗嘱范仲华）废话少说。

范仲华　哎。（向包拯）大人，这几天哪，我在衙门外认识了一个姑娘。

包　兴　姑娘？

范仲华　那姑娘一连几天在衙门外边转悠，见了我主动搭话闲唠家常。对我干妈更是特别关怀，问短问长。听说老人家治好了眼睛，她就死乞白赖要我带她进府，见见我那位白发老娘。

〔包拯微微一怔。

包　拯　嗯？开封府并非寻常所在，岂能轻易进出，随便来往？

范仲华　（不好意思地）嘿嘿……是我一时逞强，说出入府衙，如同穿街走巷逛庙的一样。进府的事全包在我的身上。

包　拯　你可知晓，那一女子，为何要进府见你老娘？

范仲华　（一下愣住）这……她说有好心献上。

包　拯　包兴,你呢?

包　兴　我? 我哪儿知道她的心思啊?

包　拯　难道你看不出这内中有诈?

包　兴　(在包拯锐利的目光逼视下,转动脑子)呃……我想想……我想想……(忽然明白)嗄! 果然有诈!

包　拯　诈在何处?

包　兴　大人,您想啊,眼下这桩案子,非同寻常。作案人逼死过寇珠,毒死过陈琳,杀人害命,易如反掌。这会儿突然冒出个来历不明的姑娘,要想混进府衙,拜见娘娘……只怕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不能不作提防!

包　拯　这就是了!(唱)

　　休道是干证俱毁线索断,

　　奇女子欲闯府衙非偶然。

　　我岂能轻放过这端倪一线,

　　巧部署查根底追本穷源!

包　兴　我去把她抓来?

包　拯　(制止)休要惊吓于她。将计就计,带她进府,面见娘娘。(手势示意)

〔包兴、范仲华领悟颔首,分头下。

〔包拯环视四周,转身进入内室。

〔张龙、赵虎率四衙役上,埋伏下。

〔签押房内宁静安谧,却暗蕴着无声的危机。弹拨乐。

〔包兴搀李妃,范仲华引寇玉,分从两边上。寇玉,芳龄二十四五,冷艳清丽,淡妆素衣,一袭青色风帽斗篷裹住娇躯,半掩粉面,平添三分神秘色彩。李妃早已更换了衣装,复明后的双眼虽然视力仍显模糊,却已显得容光不同以往。

〔李妃坐到屋内椅子上等候。寇玉走进房来。

〔两位不同地位与年龄的女子,各怀警惕之心,默默打量着对方。

范仲华　（向李妃）娘，要见您老人家的，就是这位姑娘。

〔范仲华、包兴退下。

寇　玉　（深深施礼）老人家在上，小女子拜见。

李　妃　你我素不相识，因何前来相见？

寇　玉　虽然素不相识，可老人家元宵夜晚御街之上，一声呼唤，动地惊天，足令天下无父无母之辈心碎，无儿无女之人悲酸呐！

李　妃　怎么？你晓得我就是元宵灯会惊驾之人？

寇　玉　（点头）倘若没有猜错，老人家还是一位贵人！

李　妃　老身我罪在不赦，何以为贵？

寇　玉　岂不知罪在一时，贵在一世！

李　妃　（暗暗惊讶）她出语不凡，来此必有所为！

寇　玉　小女子前来，是受他人之托。

李　妃　何人之托？

寇　玉　这……（环顾四周）

李　妃　此处无人，但讲何妨？

寇　玉　老人家！（唱）

小女子受重托冒昧来访，
为他人干办那要事一桩。
托付者名和姓不便实讲，
望宽宥莫怪我隐匿行藏。

李　妃　（接唱）

既然是受重托刻意寻访，
理应该直言告一诉衷肠。
似这样吞吞吐吐云遮雾障，
莫非是暗怀巧机欲试锋芒？

寇　玉　（接唱）

老人家休疑虑把心宽放，
我这里一片冰心胸中藏。

为报恩甘冒凶险把府衙闯，
恩公的嘱托我时时铭心房。

李　妃　（接唱）
你道那恩公他是哪一个？

寇　玉　这……

李　妃　你说，你讲！

寇　玉　老人家，休要逼问，且看我是何人？（卸下风帽，露出容颜）

李　妃　（定睛察看寇玉容貌，似觉相识，拭目细辨，不由大惊）啊！你……你你你是寇珠！（接唱）
难道是屈死的孤魂转回乡？

寇　玉　好哇！（接唱）
能辨明我与寇珠肖然一样，
恰证实她就是李氏娘娘。

李　妃　（接唱）
到底受何人之托将我访？

寇　玉　（接唱）
是陈琳他嘱我寻找皇娘！

李　妃　陈琳？你……你到底是何人？

寇　玉　（再难隐忍，爆发地）娘娘！
（唱）
我本是寇珠姐姐的小胞妹，
颜相仿貌酷似长幼相伴在深闺。
入宫门她离乡别井十余岁，
传噩耗方信香魂永难归。
爹和娘含恨终天双双去，
抛下了小寇玉孤苦伶仃凄凄惨惨独守在寒扉。
陈公公生怜悯他与我结义父女来称谓，
又将我接进京来寄养在姑表家中长相随。

遭劫难被幽禁他不畏不馁，
感恩德我常涉险送酒送饭入宫闱。
他暗中书密折藏匿锦盒内，
交付我深埋宅院待机而为。
几天前闻凶讯我痛彻肝肺，
替恩公偿遗愿舍我有谁？
今日里冒死献盒把英灵告慰，
望娘娘度艰危，包大人扬虎威，洗沉冤惩奸贼，无愧那王法森森众目睽睽。

〔寇玉自风衣内取出密折，高举头顶，双膝跪地。

〔包拯自内室暗上。

李　妃　（接过密折，双手颤抖地展开，凝目辨读）“为举告刘妃郭槐谋夺后位残害无辜祸乱宫廷事……陈琳泣血上奏！泣血上奏！”

〔李妃泪水纵横，转身将密折交予包拯。

〔包拯展阅，激动万分。

包　拯　（唱）

密折一卷干证俱备，
果真是皇王圣母返宫闱。
十八年受尽人间冤孽罪，
今日里雪耻翻案辨是非。
叫人来将国太好生搀扶正位……

〔张龙、赵虎出，搀李妃高坐正位。

包　拯　（接唱）

行大礼参凤驾一扫愁眉。

〔包拯大礼参拜。

李　妃　（热泪潸潸）包卿平身！

包　拯　谢国太！

〔内呼：“太后懿旨下”

众　（惊诧）啊？

〔包兴急上。

包　兴　启禀大人：仁寿宫郭都堂前来传旨！

寇　玉　（恨恨地）郭槐！

李　妃　那厮前来，必有歹意！

包　兴　可不是吗？他在门外，口口声声说是奉旨前来查问大人如何结案的。看来他们杀了陈琳不算，还要跟大人您较劲呐！

包　拯　哼哼，他来得好！（唱）

包拯岂是茬弱辈？

怎容奸贼乱胡为？

施展奇谋并绝慧，

管教那郭槐贼有来无回！

（高呼）开门动乐，香案接旨！

包　兴　（高呼）香案接旨啊！

〔李妃、寇玉担心地望着包拯。包拯向二人微微点头。

〔乐起。灯光渐收。

第　四　场

郭　槐　（内）太后诏曰："元宵灯会，瞎婆犯案。交由开封府审判，至今半月，未见回复。特下懿旨，着令包拯立时结案，奏报宫廷。如有违抗，严惩不贷！"

包　拯　（内）花厅摆宴，与公公同饮！

郭　槐　（内）叨扰！哈哈哈哈……

〔灯亮。二幕外：开封府衙。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分从两边迎面急上。

〔四人相互耳语，频频颔首，而后分向两边招手。

〔众衙役各持拘魂牌、索命牌等砌末，分从两边快步而上。

〔王朝等分别向衙役密授机宜，衙役们连连点头。

〔众倏然而下。

〔幕启：开封府后厅。厅内灯火熠熠。厅外夜色浓重。透过窗棂与侧门，可见遮星蔽月的乌云和异形怪状的树影。

〔包兴搀扶半醺状态的郭槐上。

包　兴　郭公公，您走好。

郭　槐　（打着饱嗝）呃，好酒……（念）

　　包黑子接懿旨乱了手脚，

　　颜恭谨语温和盛筵相邀。

　　料定他难结案计穷谋少，

　　也只得顺水推舟俯首求饶。

〔包兴扶郭槐坐下。

包　兴　郭公公，您再喝两杯……您老歇会儿，小的去去就来。（转身要走）

郭　槐　回来！（气恼地）本都堂是来宣读懿旨、查验断案的，怎么把我撂在这冷板凳儿上，呃，不管啦？

包　兴　哪能啊？方才包大人盛宴款待，这会儿请您后堂歇息。怎么怠慢您了呢？

郭　槐　包拯到哪儿去了？

包　兴　他……（欲说又止）

郭　槐　他在哪儿？

包　兴　（谨慎地张望四周）……

郭　槐　怎么了？

包　兴　嘘！（故弄玄虚）别让他们听见。要听见了，全去找包大人喊冤，大人怎么应付得过来？

郭　槐　喊冤？他们找包大人喊冤？他们是谁呀？

包　兴　谁？这小的就不好说了。（低声地）他们，都是些个孤魂怨鬼！

郭　槐　（一惊）啊？……不许胡说！

包　兴　瞧。

〔窗外，四衙役手持灵符、香炷、宝剑的影子过场。

〔郭槐奇怪地窥视，不明究竟。

郭　槐　开封府里，怎么神神道道的？

包　兴　（作惊讶状）怎么？您老不知道？

郭　槐　知道什么？

包　兴　我的都堂大老爷呀！（半念半唱）

包大人，重任当，

夜管阴来日管阳。

白日里管的是大宋天下八十三州黎民百姓诉讼状；

到夜晚还得管幽冥地界孤魂怨鬼新老悬案一桩桩。

郭　槐　（不信地）会有这样的事？

包　兴　有，有哇！（接念）

每天到晚间，

冤鬼挤满堂，

无奈何只得派遣三班衙役手持灵符挥香舞剑驱赶那鬼儿郎和那些鬼娘行。

〔忽然，四面隐隐传来呻吟哭泣之声。

郭　槐　（色厉内荏）什么声音？

包　兴　（恐惧状）这就是鬼哭神嚎！

郭　槐　（不禁心寒）这厅堂里应该多点些灯火才是啊！呃？

包　兴　到时候了。包大人开堂审案，我得去伺候着。（退下）

郭　槐　别走，别走……（欲阻已迟）

〔阵阵阴风从厅外卷来，霎时灯火闪烁，先后熄灭。只剩下一盏孤零零的油灯在阴风中摇曳。孤魂怨鬼啾啾哭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

〔郭槐不禁浑身寒栗，毛骨悚然，张皇四顾，见桌上酒壶，欲抓，酒壶突然变成一个骷髅，郭槐大惊失色。

〔忽然，两面墙壁现出桩盒与陈琳，传出阵阵猫叫声和陈琳的笑声。

郭　槐　（骇极）来人呐！

〔一声女子凄厉的喊叫，将郭槐镇住："郭槐！你还我命来呀！"

〔墙角喷出薄薄的烟雾。烟雾中，寇玉飘然而上。她一身宫装，头披黑纱，俨然十多年前寇珠模样。

郭　槐　（猛然与寇玉照面，惊吓不已）你是什么人？

寇　玉　（峻厉地）奸贼，你不认识我了吗？

郭　槐　（战战兢兢，细细辨认，大惊大骇）啊！寇珠?!

寇　玉　（无限愤懑）郭槐！我寇珠被你所害，死得好冤，死得好惨。如今我已告到阴曹地府，包大人定会秉公而断，叫你上刀山，下油鼎，五雷轰打，永世不得超生啊！（唱）

万丈怒火平地起，

切齿横眉向仇敌。

寇珠此生恨难洗，

屈死孤魂带血啼。

而今阴曹告下你，

对簿公堂当在即。

纵然你猖狂人间无所忌，

到地府也难逃斧剁刀劈！

〔寇玉长袖挥舞，拘拿郭槐。郭槐大骇，夺路奔逃。寇玉紧追不舍。郭槐狼狈不堪。二人圆场，蹉步，跌扑，翻滚……

〔二鬼役打扮的衙役从空翻下，用铁链锁住郭槐。

郭　槐　（惨号）啊！

〔暗转。

〔内阴沉的喊声："升堂！"

〔沉重的鼓声三响。

众　（低沉的堂威）哦哦哦！

〔灯光闪烁。眼前呈现一派阴曹地府的奇异景象。

〔判官、无常、鬼役堂前侍候。各种刑具陈列大堂。

〔包拯身穿白色蟒袍，头披黑纱，手持诉状，端然兀坐，无比威严。

〔郭槐缓缓苏醒，撑起身子，惊顾四周。

郭　槐　（望堂上匾额）"幽冥地府"……啊?!（浑身瘫软）包包包大人……

包　拯　郭槐！有一冤鬼在阴曹地府把你告下了！

郭　槐　（磕头如捣蒜）包大人，饶命……饶命啊……

包　拯　判官！

判　官　在！

包　拯　查验生死簿，看那郭槐阳寿可尽?

判　官　（翻看手中簿册）启禀大人，郭槐阳寿七十三岁。只因犯下弥天大罪，折了阳寿二十年！

包　拯　郭槐听了！（念二三锣）

　　善恶昭昭鬼神鉴，

　　冤冤相报理当然。

　　若想再活二十年，

　　招供认罪大堂前。

众　鬼　（直逼郭槐）快招！快招！快快招来呀！

郭　槐　（惊恐万状）二十年呐……我要活！（唱）

　　杀人害命狸猫案，

　　桩桩件件无虚言。

　　刘后与我同谋算，

　　偷天换日十八年。

〔判官笔录口供，令郭槐画押毕，呈递包拯。

包　拯　郭槐！你抬头观看！

〔刹那间，灯光大亮。包拯揭去头上黑纱。判官摘掉面具，竟是包兴。

〔鬼役一起摘下面具,脱去伪装,露出开封府众校尉、衙役的庐山真面。

郭　槐　(目瞪口呆,转向寇玉)你是……?

寇　玉　寇珠的胞妹,寇玉!

包　拯　郭槐,供状在此,你还有何言答对?

郭　槐　(忽地蹿起,如绝望的困兽,疯狂喊叫)包黑子!你逼供啊?你不要得意太早。太后终究是太后。依照大宋律条,朝臣不得过问皇家之事。你不过小小一个开封府尹,有什么权力审理宫廷大案?有什么力量扳动当今太后半根毫毛?

包　拯　嗄……

郭　槐　你违反祖制,逾越皇规,蓄意谋反,大逆不道,我问你那项上的黑头还要是不要?

包　兴　把他押下去!

郭　槐　(叫嚷不停,凶相毕露)你违犯皇规!大逆不道……

〔衙役抓郭槐下。

〔李妃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后厅。

李　妃　包卿!

包　拯　(回首)娘娘?

李　妃　郭槐所言是真?

包　拯　……

李　妃　你你你……无权审理此案?

包　拯　……

李　妃　纵然干证俱备,供状齐全,也扳不倒那刘氏奸妃?

包　拯　这……

包　兴　回娘娘的话,就是再大的官儿,也没权审问当今太后哇!

李　妃　(颤抖地)如此说来,一十八载冤屈难伸?

寇　玉　陈公公和寇珠姐姐大仇难报?

范仲华　难道这大宋朝,就没有天理公道了?

包　拯　唉！

包　兴　唉！

众校尉　唉！

范仲华　（含泪激忿地）老娘啊！要是这样，咱们还傻呆在这儿干嘛？不如回到破瓦寒窑。那破瓦再旧，寒窑再冷，也比皇宫内院多几分人情温暖。我范仲华再穷再苦，就是沿街乞讨，四乡要饭，也能侍候您一辈子，给您养老送终啊！

李　妃　（浑身颤栗地）我儿休要再提回去二字，就是一死，也要讨还那天理公道哇！

包　拯　呀！（唱）

句句话声声泣动人心肺，
开封府怎容忍颠倒是非。
虽然是无权柄将太后问罪，
也不能袖双手屈从淫威。
面对这滔天祸我有进无退……

〔众企盼的目光一齐射向包拯。包拯捋髯凝神思索。

〔赵虎上。

赵　虎　启禀大人，南清宫宁总管前来下书。

包　拯　（一怔）哦？有请。

赵　虎　（对外）有请！

〔宁总管快步上。

宁总管　包大人。

包　拯　宁总管。

宁总管　贤王有柬帖呈上。

包　拯　（接过柬贴）待我看来。“文正公台鉴：万岁定于二月初一驾临南清宫省亲，望卿整饬治安，不得放纵游民惊扰圣驾。”（思索）这不得放纵游民惊扰圣驾……？

宁总管　贤爷还让我带来一个口信。

包　拯　什么口信？

宁总管　倘若真有急事，可在午前奏闻。

包　拯　（心中一动）午前奏闻？

宁总管　对，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在下告辞了。（拱手，下）

包　拯　（忽有所悟，回身向李妃）娘娘！万岁明日午前驾临南清宫，娘娘正好前去鸣冤告状！

李　妃　状告何人？

包　拯　状告俺包拯。

〔众惊愕不解。

包　拯　（接唱）

告御状惊帝驾再掀风雷！

〔切光。

第　五　场

〔幕后，一声石破天惊的呼喊："冤枉啊"

〔灯明：南清宫，侧殿。

〔宁总管匆匆走上。鬖发灰髯的八贤王自内殿出。

宁总管　启禀贤爷，有一民妇在宫门外喊冤，说是来告御状！

赵德芳　可曾问过那妇人的姓氏？

宁总管　问了，她说姓李！

赵德芳　（暗喜）果然是她。她状告何人？

宁总管　状告开封府尹包拯！

赵德芳　（诧异）包拯？（一转念，连连点头）唔，好个聪明的娘娘，好个机灵的包拯。待我奏明万岁。

宁总管　那民妇呢？

赵德芳　将她带进宫来，不可难为于她。

宁总管　是。

〔赵德芳、宁总管分下。

〔内喊:"告状民妇进殿呐!"

〔内侍引李妃上。

李　妃　(唱)百感交集进宫苑,

旧地一别十八年。

昔日里备受恩宠帝王眷,

今成了孤苦寒微一布衫。

入宫门暗抬双眼细观看,

〔幕启:南清宫,前殿。

〔穿团龙便服的赵祯坐于殿中。赵德芳陪坐一侧。大太监侍立一边。

李　妃　(接唱)

却只见御案旁随意坐定温煦和蔼亭亭玉立一少年!

赵德芳　(接唱)

赵德芳凝双眸细察细辨,

分明是李宸妃站立阶前。

她那里雪染双鬓愁容满面,

十八年的苦楚镌刻在眉宇间。

李　妃　(接唱)

告状人参圣驾跪拜当殿……

赵德芳　(拦阻)且慢!万岁,臣看那告状妇人年迈体衰,行动艰难,不如免去常礼,以表吾皇恻隐之心。

赵　祯　皇父所言甚是。(对李妃)民妇,(接唱)

免跪拜立殿堂放胆直言。

李　妃　谢万岁。(接唱)

祯儿他敦厚仁爱秉性良善,

也亏得八贤王一旁周旋。

欣喜中忍不住把娇儿呼唤……(欲唤又止)

赵德芳　（见状急阻）民妇！今日进宫，所为何事，你……不要忘怀了。

（唱）怕只怕操之过急反将祸来添。

李　妃　（被提醒）哦，哦哦。（接唱）

十八载血海深冤我要鸣告驾前。

赵　祯　既有冤枉，就该去往开封府投告？

李　妃　也曾前去投告。怎奈包拯言道：案情忒重，难以审理，将我赶出了府衙！

赵　祯　（气恼）哦，那包拯竟说案情忒重，难以审理，将你赶出府衙？

李　妃　正是。

赵　祯　你有何不白之冤，当殿诉来！

赵德芳　民妇，你要小心答话。

李　妃　容奏。（念）

负屈含冤十八秋，

深宫御苑血泪流。

难分难辨真共假，

苦海何日能出头？

赵　祯　怎么？听你之言，此案关系深宫御苑？

李　妃　（颌首）正与深宫御苑息息相关。

赵德芳　万岁，何不让她坐下，细细讲来？

赵　祯　好，赐坐。

李　妃　谢万岁。

〔大太监端圆凳。李妃坐下。如泣如诉音乐不断。

李　妃　十一年前，万岁初进大内，也曾随宫人寇珠漫游宫廷，无意之中，闯入了寒宫冷院。万岁，此事可是有的？

赵　祯　（点头）幼年之事，倒还记忆犹新。有的，有的。只是你，又怎会晓得此事啊？

李　妃　那时节，民妇我也在宫内……

赵　祯　怎么，你也在宫内么？

李　妃　正是。

赵　祯　怪不得有些面善。

李　妃　万岁可还记得，冷宫之内，囚禁着先皇的一个嫔妃。

赵　祯　嗯，一个犯了王法宫规的娘娘。

李　妃　一个受尽磨难冤屈的娘娘。

赵　祯　（回忆）一个……与我长得十分相似的娘娘。

李　妃　（长叹）唉！她一腔悲愤，满腹忧愁……

赵　祯　回肠百转，泪下如豆……

李　妃　有吐不完的苦水……

赵　祯　诉不尽的冤仇……

李　妃　她姓……

赵　祯　李。

李　妃　（痛楚地）她、她、她……就是我！

赵　祯　（惊讶）啊！

赵德芳　（欲插话）万岁……

赵　祯　（以手制止，两眼盯住李妃细辨，而后连连摇首）不是你，不是你！

李　妃　（诧异）怎么不是我？

赵德芳　倘若是你，便是朝廷钦犯。

李　妃　啊？

赵　祯　冷宫死囚。

李　妃　这……

赵　祯　岂敢在逃亡十一年后，甘冒凶险，重返宫闱，自招杀身之祸？

李　妃　……万岁道我身为钦犯，不敢自招杀身之祸么？

赵　祯　唔。

李　妃　若能洗雪沉冤，就是千刀万剐，宸妃何惧？

赵　祯　如此说来，你当真是宸妃？

李　妃　当真是宸妃。

赵　祯　果然是宸妃？

李　妃　果然是宸妃。

赵　祯　来！

大太监　有！

赵　祯　与孤撤座！

大太监　遵旨！

〔大太监撤去圆凳，李妃、赵德芳俱惊。

赵德芳　啊呀，万岁！这一民妇流离失所，受屈多年，不免患下疯癫之疾，还望开恩见谅。来，将她带出宫去！

李　妃　且慢！贤爷不必出此话语。我一不曾疯，二不曾癫，今日冒死回转宫廷，实为胸中还有一片抛不下、忘不掉、割不断、丢不开、刻骨铭心、苦苦缠绕的思子之情！

赵　祯　思子之情？

李　妃　当年冷宫之中，也曾讲过：我为先皇生下一个皇儿。

赵　祯　一个与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皇子。这又待如何？

李　妃　（声泪俱下）你哪里晓得……你哪里晓得，那皇儿出生之日，就被奸贼用狸猫换走！

赵　祯　（震惊）啊？

李　妃　可怜我那苦命的娇儿，方到人间就离却娘怀，失去亲情母爱，怎不叫人伤怀痛心呐……（恸哭，唱）

　　我未尽慈母责终身抱愧，

　　怎能忍将错就错泪空垂，遗恨绵绵肝肠摧？我的亲儿啊！

赵德芳　（接唱）

　　这凄情这惨状令人心碎，

　　冤孽事竟出自大宋宫闱。

　　望万岁断清奇案严惩奸宄！

赵　祯　（接唱）

　　这桩事关连着后宫安危。

朕不能偏听偏信轻断错和对，

必须要详勘细察辨明是与非。

此案时日已久，取证不易，是非难辨。待朕与皇父仔细商议，再作计较。来，将李娘娘搀至后面歇息。

李　妃　谢万岁。（接唱）

平冤案还仗贤爷擎天力，

拨云雾扫风雪大地春回。

〔二宫女上，搀李妃下。

〔内喊："太后懿旨下！"

〔大太监引郭安、内侍捧裘衣上。

郭　安　启奏万岁，太后口谕：春寒料峭，风雪未霁。皇上外巡，极应珍摄龙体。特赐狐裘一袭，以御风寒。望省亲一毕，着即回宫啊！

赵　祯　（唱）奉懿旨感恩德深情永记。

〔郭安、内侍为赵祯披狐裘，随大太监下。

赵德芳　（从旁观察，不胜担忧）唉！（唱）

平冤案须解破这道难题！

赵　祯　啊皇父，孩儿披上太后所赐狐裘，果然通体和暖。

赵德芳　万岁通体和暖，可知晓那李氏娘娘透体苦寒？

赵　祯　依皇父之见，此案当如何审理？

赵德芳　这个……（一转念，又生一计）有道是民不告官不究，既然李氏娘娘已到开封府投告，那包拯袖手不问，就有玩忽职守之过。

赵　祯　（点头，气恼地）嗯，如此悬案，包拯不审不问，朕岂能与他甘休！

宁总管　（上报）启奏万岁，开封府尹包拯宫门候旨。

赵　祯　快快宣他进宫！

赵德芳　快快宣他进宫！

宁总管　包拯进见呐！

包　拯　（内）领旨！

〔包拯上。

包　拯　（唱）审权宦获供词初握胜券，

呈御状惊帝驾再布机关。

劝贤爷重抖擞共破奇案，

求圣恩降特旨赐我全权。

臣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万岁。

赵　祯　包拯，你可知罪？

包　拯　臣罪犯哪条？

赵　祯　身为开封府尹，有案不审，有冤不平，岂不是犯了渎职之罪？

包　拯　为臣不知哪案未审？何冤未平？

赵　祯　就是李氏娘娘所生皇儿被狸猫偷换一案！

包　拯　哦，那狸猫一案么？

赵　祯　怎么样？

包　拯　此案关系后宫，为臣无权审问。

赵德芳　（故意）唉，如此大事，纵然无权审问，也应据实奏明。

赵　祯　着哇！隐瞒不奏，便是欺君！

包　拯　臣在宫门候旨，正为奏明此事。只是么，（横扫赵德芳一眼）据臣所知，宫廷之中，早已有人知晓内情。

赵德芳　呃这……

〔八贤王一惊。

赵　祯　宫中之人何故知情不报呢？

包　拯　皆因此事与他颇有瓜葛。

赵　祯　哦？但不知那知情之人，他是哪个？

包　拯　这……（单刀直入）就是贤爷。

赵　祯　（一怔）啊？

赵德芳　包卿此话，从何而起？从何而起？

赵　祯　是啊，此话从何而起？

包　拯　（取出密折，高高举起）就从这密折而起！

赵　祯　这是哪个臣子修下的奏本？

包　拯　就是那三宫都总管陈琳！

赵德芳　哦！

赵　祯　陈琳？朕初进大内，曾蒙他善待。听内侍言讲，他已亡故数载。

包　拯　此乃宫中讹传。陈公公实遭人陷害，贬至下三所苦役多年。

赵　祯　如今他身在何处？

包　拯　三日之前被传进后宫尝药，不想竟被活活毒死！

赵　祯　哦！陈琳他他他……被毒死后宫？这、这又是何人所为？朕要查个明白！

包　拯　陈琳之死，明为尝药，实乃奸贼蓄意而为。所幸他在世之时，早有准备。写下密折，托付他人，若遇良机，便转奏圣君。

赵　祯　他、他、他在密折之中写些什么？

包　拯　一写狸猫一案的前因后果！

赵　祯　嗯。

包　拯　二写受害皇子的踪迹下落！

赵　祯　哦！

包　拯　三写杀人害命的元凶祸首！

赵　祯　那诬陷娘娘，偷换皇子，残害无辜的元凶祸首，他是何人？

包　拯　就是当初邀取先皇宠爱，而今窃踞太后名分的刘氏奸妃！

赵　祯　（大惊）你……你大胆胡言！

包　拯　臣据实而讲。

赵　祯　你中伤国母！

包　拯　臣不敢欺君！

〔赵祯倒吸一口冷气，回眼惊望八贤王。

赵德芳　（走向包拯）听大人之言，此案已然水落石出？

包　拯　纵然未曾水落石出，也可算得初见端倪。

赵德芳　好！既然如此，我便再来问你，狸猫案中那被害的皇子，他他他又是哪个？

包　拯　这……

赵　祯　包拯！

包　拯　臣。

赵　祯　你与孤说。

包　拯　嗄。

赵　祯　你与孤讲！

包　拯　臣不敢启奏。

赵　祯　为何不敢？

包　拯　怕犯欺君大罪。

赵　祯　孤恕你无罪。

包　拯　他就是……

赵　祯　唔！

包　拯　居龙楼……

赵　祯　哦？

包　拯　登大宝……

赵　祯　啊？

包　拯　君临天下执掌江山的……

赵　祯　这这这……

包　拯　万岁！

赵　祯　（惊呆）……

包　拯　密折在此，请龙目御览。

〔包拯将密折呈递赵祯。赵祯接过密折，浑身颤抖，急展细看。

赵　祯　啊呀！（唱）

密折好似无情箭，

字字穿透我心间。

荣辱恩怨瞬息变，

亲仇善恶俱倒颠。

此中真伪怎剖辨？

〔赵祯极度矛盾，左右为难。包拯、赵德芳拱手向前，赵祯频频摇

头，猛然拂袖。

赵　祯　唉！（接唱）

　　怕的是错听虚妄言。

　　若为此祸及宗庙生大乱，

　　孤怎对赵氏基业皇王祖先？

〔赵德芳、包拯愣住。静场。

包　拯　（转向赵祯，凝重地）依万岁之意，此案怎样处置方好？

赵　祯　（背手踱步思忖）依孤之见，不论此案如何了断，李氏娘娘受苦多年，情实可怜，就命卿家与她另置府邸，颐养天年。

包　拯　（逼问他）那太后呢？

赵　祯　太后么？（顿了一顿）唉，太后终究是太后，只好从长计议。

赵德芳　怎么，你道太后终究是太后，只好从长计议？

赵　祯　（点头）如之奈何。

赵德芳　（被激怒）我……明白了！我倒明白了！

包　拯　贤爷明白何来？

赵德芳　（忿忿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今，万岁方登大宝，天下已然平靖。只要社稷安稳，后宫宁静，赵氏基业，千秋不败。我等何仇不能忘？何事不能让？又何苦为那陈年旧账，乱了皇室宗庙、大宋朝廷！万岁，你道是与不是？

赵　祯　这个……

包　拯　（勃然）千岁此言差矣！（唱）

　　天下兴亡千秋鉴，

　　以正治国万民安。

　　姑息养奸生大患，

　　合污同流百姓寒。

　　你若想息事宁人免祸乱，

　　莫忘了屈杀的无辜血斑斑。

　　君不见：

寇珠捐躯无悔怨，

秦凤舍身心坦然，

陈公公临危不忘藏密卷，

一个个贤良臣、忠直士、侠义汉、烈性女，他与那赵氏宗庙、皇家子嗣什么相干？

为什么义无反顾来殉难？

都只为情理、公道、正义、王法大于天！

郭槐的招供你细察辨，

再莫迟延快快吐真言。

〔包拯取出供状，递于赵德芳。

〔赵德芳接供状展阅，不禁喜形于色，转将供状呈递赵祯。

〔赵祯细看，惊震万分。

赵德芳　好哇！（接唱）

振聋发聩忠言谏，

字字珠玑扣心弦。

皂白分清曲直辨，

疑云尽扫见青天。

万岁！

赵　祯　爹爹！

赵德芳　（接唱）

李娘娘本是万岁身生母啊！

赵　祯　哦！

赵德芳　（接唱）

陈琳他密折中句句实言！

〔静场。

赵　祯　（迸发地）皇娘！皇娘！（接唱）

速将皇娘搀进殿！

〔赵祯脱下狐裘，猛掷于地。

〔底幕升起:殿外层层梅花,迎春怒放。

〔换上太后华贵裙服的李妃站立台中,八名宫女侍立两边。

李　妃　(接唱)

喜今朝亲情骨血庆团圆!

赵　祯　(抽泣地)母后……

李　妃　(哽咽地)皇儿……

赵　祯　(大声地)母亲!

李　妃　(悲喜交加)儿啊!

〔赵祯扑到李妃怀中。二人紧紧拥抱。

〔感人肺腑、动人心魄的音乐。其情其景,宛如十一年前寒宫冷院中,小太子叩拜李妃的景象。李妃浑身颤栗,泪如泉涌。赵祯缓缓抬起头来,亲切地望着亲娘。李妃缓缓伸出颤抖的双手,轻抚赵祯的面颊。

〔八贤王拭擦着感动的泪水。

〔众人一起下跪。

赵　祯　(忽有所想,起立)内侍何在?

大太监　万岁。

赵　祯　晓谕天下:孤皇既已亲政,万事由朕钦定。京都八十万禁军归八贤王调遣。谁敢乱我朝纲,着即派兵讨平!

大太监　领旨。(欲下)

赵　祯　回来。(递供状)再往仁寿宫中传旨:刘氏罪妃,细读供状,善自裁夺!

大太监　遵旨。(下)

包　拯　(畅怀大笑)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回音四响,绕梁震宇)

(唱)人言包拯从不笑,

笑一笑黄河清来泰山摇。

瞬息中良莠真伪见分晓,

岂容得逆贼张狂乱我朝?

三道铜铡定把那奸佞扫，

看世间清浊分明天日昭昭！

〔雕梁画柱骤然升起，眼前已是满目绚烂瑰丽的梅花。

〔花丛中出现陈琳、寇珠、秦凤三人身影。

旁　白　十八年沉冤，终于昭雪。郭槐命丧虎头铡下，刘妃后宫白绫自缢。公理、正义终于回归，盖世功勋当属成仁取义的勇士、舍身殉道的英烈！

〔全体演员分列两边。舞台正中，走出陈琳、寇珠、秦凤的扮演者，他们同众人一起谢幕……

——全剧终

神话京剧

罗怀臻

1999年



剧中人物

三公主　天帝之女，华山之神。

刘彦昌　三公主人间的丈夫。

二郎神　天帝之子，三公主之兄。

沉　香　三公主与刘彦昌的儿子。

天　帝　西天大帝。

老　母　西岳老母。

哮天犬　二郎神之卫犬。

梅山七圣、众天神、众天兵等。

序幕　西天封神

〔西天境界，灵霄殿前。

〔天帝置酒高会，仙女裙袂飘飞，一片死气沉沉。

众仙女　（载歌载舞）

　　西天缥缈兮，

　　仙乐飘飘；

　　神仙永生兮，

　　自在逍遥……

天　帝　（不耐烦地）好了，好了，不要跳了！

（唱）说永生，道逍遥，

　　无非是酒足饭饱看妖娆；

　　一万年看罢也无聊！

　　人间总道天上好，

　　须知天上最寂寥。

下去，都下去吧！（长叹一声）唉！

〔天帝昏昏欲睡，众神呵欠连天，仙女们下。

〔蓦地，宝莲灯神奇飞来，天帝等仰视着，莫不惊讶。

天神甲　那一神灯，煞是好看，忽明忽暗，凌空飞旋！

天神乙　此乃是三公主修炼的宝莲灯！

天　帝　三公主，我的小女儿，是她修炼的宝莲灯……

〔三公主捧灯神采奕奕上。

三公主　（唱）美轮美奂宝莲灯，

　　光华四射照眼明。

　　能解心语通灵性，

　　能教梦幻变成真……

拜见天帝、众神！

天　帝　啊，我的小女儿，听说你这一盏宝灯十分神奇，能否让父皇与众

神见识见识?

三公主　天帝、众神请看!

〔宝莲灯悠然腾空,渐飞渐远,蓦地,云幕上出现了人间华山的美妙景幻。

天　帝　啊,那一云中景幻,分明是人间华山!

三公主　正是华山。

天　帝　怎么,你莫非也向往那华山……

三公主　正是!

天神甲　啊,天帝,想那西岳华山乃是人间最美的山水,三公主乃是天上最美的神仙,若是将三公主封为华山神女,那真是美上加美,美不胜收了!

众天神　是啊,是啊,美不胜收啊!

天　帝　这个……想那人间华山,确实令人神往!也罢,我便封你为华山神女,让你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也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愿!

三公主　(欣喜地)多谢天帝!

天　帝　哈哈……

三公主　(唱)辞别天帝华山往,

　　天女去向人间行!

〔三公主雀跃下,华山景幻亦随之消失。天帝伫立着,忽有所触。

天　帝　嗳呀且住!想那西岳华山,本是人间凡境,我岂能一时疏忽,放走三公主,哎呀呀,我真是太糊涂了!速召二郎听旨!

天神乙　召天帝之子二郎神君听旨!

〔二郎神内应:"来也!——"威风凛凛上。

二郎神　二郎奉召,拜见天帝!

天　帝　二郎听旨,只因你仙妹三公主钟情人间华山,我已将她封为华山神女,命你速带哮天犬与梅山七圣去往华山,赶尽游人,断绝山路,不得让三公主与凡间男女稍有接触,快去!

二郎神　领旨!哮天犬、梅山七圣听令!

〔哮天犬、梅山七圣应声齐上。

二郎神　华山去者！

〔众将应声，随二郎神去往华山。

〔天庭渐隐……

第一幕　华山之春

〔茫茫云天，风驰电掣，二郎神率众神将渐行渐近……

二郎神　（唱）急切切离了仙境，
　　驾长风破雾穿云。
　　看下界红尘滚滚，
　　莲花峰游人纷纷。
　　教人担心，
　　教人担心！

〔西岳老母上。

老　母　恭迎二郎神君！

二郎神　你是何人？

老　母　在下乃华山土地，西岳老母。

二郎神　老母，速去莲花峰，准备迎候三公主！

老　母　遵命。

二郎神　还不快去？

老　母　这就去，这就去……（退下）

二郎神　众神将听令！与我抛打惊雷！倾泻暴雨！扫荡游人断路径！

〔山崩地裂，电闪雷鸣，二郎神率众神将作法下。

〔雷雨肆虐中的华山莲花峰。

〔刘彦昌内唱："游华山遭雷电举步维艰——"踉跄而上……

刘彦昌　（接唱）一霎时虎啸猿啼鬼神怨，
　　风雨中挣扎盘旋！（舞蹈）

甚缘由忽然阴晴变，

把游人纷纷撵下山。

好端端兴致化凶险，

兀自儿上下两难间。

刘彦昌偏不遂天愿，

拼性命向那险峰攀！（下）

〔稍顷，雷雨消歇，晴空万里，华山显出盎然春意。莲花峰上，三公主神像已亭亭玉立。

〔三公主内唱："宝莲灯驱散了漫天乌云——"，宝莲灯前引，三公主在众仙女簇拥中翩翩而上。

三公主　（唱）霎时间满目里雷雨消歇，景色清明，

好一派盎然春情！

多少回遥望这奇峰秀景，

怎比得身亲临悦目赏心。

莲花峰正是我梦中幻境……

〔老母迎上。

老　母　小神见过三公主！

三公主　你是……

老　母　我乃本方土地神，西岳老母，特来恭迎上仙！

三公主　西岳老母……

（接唱）幻境中怎不见游人纷纷。

老　母　已被二郎神君撵下山去了！

三公主　（接唱）又不见下山的条条路径；

老　母　俱被天雷劈断！

三公主　（接唱）唯见这高绝处云淡风清！（情绪低落下来）

二郎神兄现在哪里？

老　母　神君已先自回去，他命小神敦促三公主速回天宫！

三公主　我知道了，你且去吧。

老　母　遵命。

〔老母慢吞吞地下，三公主目送着她，若有所失。

三公主　（唱）匆匆一游华山境，

临去惆怅竟莫名。

回首顾盼空山静——

〔传来刘彦昌的爽朗笑声……三公主蓦然止步。

三公主　（接唱）空山响彻笑语声！

〔众仙女下，刘彦昌上。三公主避至神像背后。

刘彦昌　哈哈……

（唱）千难万险到山顶，

岩洞之内巧藏身。

雨过天晴空山静，

风光不负有心人。

好一派华山美景……

〔三公主探头窥望。

刘彦昌　（敏感回身，发现神像）哦，原来是座神女像……（上下打量，啧啧称赞）想这世间美女，倒也见过许多，什么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无非骄娇二气，脱不净的是个俗字！你看她，含而不露，美而不艳，真正的诗性仙品……只可惜一双美目，未曾点睛，就仿佛在那明净心头罩上了一片乌云；让人虽可敬，却不可亲了……（灵机一动）嗳，我不妨取出笔墨，为她点化，或许真能走下神坛，开口讲话哩！

（唱）不羡功名不羡官，

游历天下访名山。

莲花峰前点神像，

要教仙女把情传。

〔刘彦昌果然取出笔墨为神像点睛，神像顿时显出鲜活。刘彦昌与三公主见之，皆吃惊。

〔幕内伴唱：

“霎时间神像鲜活透灵性，

好一似怦然叩动我的心。”

三公主　（唱）怪不得魂牵梦萦华山境；

刘彦昌　（唱）这神女仿佛是我梦中人。

三公主　（唱）但见他性儒雅，格清俊，

潇潇洒洒真性情。

刘彦昌　（唱）但见她品高洁，貌娴静，

妩媚之中蕴深情。

三公主　（唱）如梦又如幻，

刘彦昌　（唱）疑假亦疑真，

三公主
刘彦昌　（齐唱）

怎不教人心潮荡漾爱恋生！

〔幕内伴唱：

“欲退还进被吸引——”

刘彦昌　（对着神像，真诚表白）啊，神女，人道神仙不可亲近，我却看你万分可亲，你若真能开口说话，我定将你迎娶回家，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三公主　（终于大胆一拜）君子有礼！

刘彦昌　（猛一回身，猝不及防）啊，你是——

三公主　（彬彬有礼地）君子！

（接唱）我乃是天——

刘彦昌　天什么？

三公主　（唱）天雨围困一游人！

刘彦昌　奇怪呀，这位小姐与神像为何如此相像？

三圣母　君子有所不知，这神像正是仿照小女雕塑而成。

刘彦昌　那小姐乃是……

三公主　我乃……刻石造像的匠人之女。

刘彦昌　（看看神像，再看看她）不，不，不，我看小姐衣饰华美，貌似天仙，实在不像出自寻常人家。

三公主　君子不必猜疑，只因我随家人出游，雨中失散，眼下独自一人，孤立无援，正欲求助君子送我下山，君子想必不会推却吧？

刘彦昌　这个……嗳，明明是凡间玉女，我却偏当她神仙，难道神仙会与我这个俗人讲话吗？真是荒唐！啊，小姐，你我虽是初识，却如旧交，小姐放心，在下刘彦昌送你下山也就是了！但不知小姐怎样称呼？

三公主　君子就叫我莲花吧……

刘彦昌　哦，莲花小姐，日将西沉，华山一派美景，你我这就边走边看，一同下山吧。

三公主　君子请。

刘彦昌　小姐请。

〔二人并肩行走，默默传情。

三公主　（念）华山美景看不尽，

刘彦昌　（念）画中玉女更迷人。

三公主　（念）寂寞莲峰遇君子，

刘彦昌　（念）陌路结成同路行。

三公主　君子你看，下山之路俱已断了。

刘彦昌　不妨事，待我修好再走。

三公主　百丈山崖，岂是顷刻之功？

刘彦昌　是啊，是啊，难道你我今夜就要困在山上。

三公主　偌大莲花峰，只剩君子与我，这便如何是好？

刘彦昌　是啊、是啊……（看着她，忽然开怀大笑）哈哈……

三公主　君子笑什么？

刘彦昌　我笑今日一场大雨，真是下得好哇！

三公主　怎见得？

刘彦昌　（敛住笑，深深一揖）莲花！

（唱）莫愁华山道路断，

绝处相逢正有缘。

莲花峰前风光无限——

看落晖，迎星汉，

赏明月，听风眠，

待到东方红日现，

又见朝霞映满天！

〔红霞万里，一片绚烂。三公主与刘彦昌牵手奔向高处。

三公主　啊，美在华山！

刘彦昌　不，美在莲花……

〔二人深深陶醉，天地为之眩晕……

第二幕　华山之夏

〔字幕：一年后。

〔华山莲花峰，夏日情景。神女像前吊着一只婴儿摇篮。

〔哮天犬潜上，窥探动静。

哮天犬　奉了神君命，来到华山境。我叫老猪、叫老牛，快快与我来抓人！

〔猪圣、牛圣慢吞吞上。

猪　圣　咳，这个差事真不美，

牛　圣　这份活计太没劲。

猪　圣　想我老猪，也曾在高老庄里出过事情，

牛　圣　想我老牛，没少为牛郎织女伤透脑筋。

猪　圣　如今倒好，在什么问题上犯错误，就在什么问题上爬起来，这办法也真叫损！

牛　圣　眼下也是，越是不愿意做的事情，越是要派你去做，真是的，非叫你里外不是人！

哮天犬　嗳嗳嗳，你们牢骚发完了吗？该干公务了！

牛　圣　这也配叫公务？不就是三公主跟凡人恋爱生了孩子，就非得来抓她？

哮天犬　这可是神君的命令！快去！

〔吊篮中的婴儿忽然发出笑声，猪牛二圣好奇争睹。

哮天犬　瞧，是个大胖小子！

猪　圣　倒有点像咱们神君。

牛　圣　这叫外甥多像舅！

哮天犬　（不以为然地）像什么，他有三只眼吗？

牛　圣　来，叫声牛伯伯！

猪　圣　叫声猪伯伯！

牛　圣　让我抱了走！

猪　圣　让我抱了走！

哮天犬　呔，你们想拐卖婴儿啊？拿过来！（端详着，不由得不喜欢）嘿嘿……这小动物倒是挺招人疼的！来，叫声狗大爷！

猪　圣　看，三公主他们来了！

〔哮天犬、猪牛二圣急忙放下婴儿，隐蔽下。

〔三公主、刘彦昌恩恩爱爱地上。

刘彦昌　（唱）结缡白云下，

三公主　（唱）洞居在山崖。

刘彦昌　（唱）生下沉香儿，

三公主　（唱）人间幸福家。

刘彦昌　娘子你看，娇儿又笑了。

三公主　笑得真像你！

刘彦昌　也像你！

〔二人逗笑。

刘彦昌　娘子，我去汲些山泉。

三公主　刘郎，山路小心。

〔刘彦昌提水桶下。

三公主　（抱起婴儿，亲吻不已）哦，沉香，我儿！

（唱）怀抱娇儿亲不够，

将儿贴在娘心头。

儿啊儿，一家三口多甜蜜，

无纷无扰也无忧。

但愿天长和地久，

共度冬夏与春秋。（忽见狂风大作，乌云压顶）

啊，忽听一声狂风吼——（欲下，哮天犬拦住去路）

〔“急急风”，二郎神率神将神兵上，三公主欲避不及。

三公主　（接唱）难道说华山之恋到此休？

啊，二郎神兄驾到，小妹有礼……（见其忿然不理）啊，神兄，这个婴儿名唤沉香，他，可是神兄的亲外甥呀，神兄你看……

二郎神　呀呀呸！

（念“扑灯蛾”）

一见婴儿怒气生，

气得我眼前冒金星，

仙妹做事太任性，

嫁了凡人你当母亲！

三公主　神兄何必大动肝火？

二郎神　我且问你，为何滞留华山，不回天宫？

三公主　小妹乃天帝钦封的华山神女。

二郎神　天帝将你封神，并未许你下嫁，难道你不知天界神规？

三公主　既为一方神仙，理应入乡随俗，男婚女嫁，人间常理。

二郎神　事到如今，还敢强辩。来呀，将她押回天界！

三公主　且慢，神兄是要把我一家生生拆散？

二郎神　此乃天帝旨意！

三公主　这……待我去见天帝！

二郎神　天帝有言在先，不许你再上神殿！

三公主　既然如此，就请兄长网开一面，容我与丈夫娇儿话别几句，从今以后，我与他们是再也不能见面的了……（掩泣）

二郎神　（既怜又恨地）你呀！（一挥手，率神将下）

〔婴儿啼哭，刘彦昌浑然未觉地上。

刘彦昌　（见她背身抽泣）娘子因何哭泣？（寻望四周，并无异样）娘子，这是为什么？

三公主　（尽量缓和地）夫君，为妻就要走了。

刘彦昌　走？娘子莫非要往天上飞？

三公主　正是要回天上……

刘彦昌　奇怪，娘子从不爱说笑话！

三公主　夫君，为妻原本就是天——

刘彦昌　又来了，天，天，天，天什么呀？

三公主　天帝之女！

刘彦昌　（一怔，旋即大笑）哈哈……娘子是天帝之女，那我便是天帝女婿！好，好哇，我刘彦昌与天帝女儿做了夫妻……（看看神像，再看看她）难道娘子真是这位华山神女……

三公主　那正是为妻的塑像！

刘彦昌　（猛一颤栗，断然否定）不！我的娘子是莲花！

三公主　莲花也是为妻！

刘彦昌　啊，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三公主　夫君，你听我说！

刘彦昌　不，我不要听，不要听！

三公主　夫君！

（唱）叫声夫君莫怨愤，

为妻对你说真情。

我本天女思凡境，

请封下界莲花神。

多亏夫君点神像，
唤醒一颗女儿心。
怎忍心割舍你夫妻情分，
怎忍心抛下这骨肉亲生，
怎忍心离开这华山胜境，
怎忍心回到那寂寞天庭？
实无奈，无奈天力难违抗，
二郎神兄已驾临。
倘若神兄被激怒，
只怕祸及无辜人。
夫君啊，求夫君把娇儿领带好，
莫忘华山一段情。
我就在那云层上，
迢迢万里望亲人。

〔二郎神率众上。

二郎神　来呀，将三公主押回天宫！

刘彦昌　且慢！（迎向二郎神，书生气地）想来足下便是二郎神君？

二郎神　（鄙夷地）你就是那个刘彦昌？

刘彦昌　不敢，在下正是刘彦昌。

二郎神　大胆刘彦昌，竟敢引诱天女，私配仙凡，还生下孽子，你知罪吗？

刘彦昌　（哈哈一笑）男婚女嫁，人之常情，何罪之有？

二郎神　你是凡，她是仙，岂可乱了天规？

刘彦昌　我有情，她有爱，为何不能成亲？

二郎神　好个刘彦昌，你竟敢亵渎天理，冒犯神明！

刘彦昌　难道神明就不讲情义？

二郎神　神明讲的只有威严！

刘彦昌　神明讲威严，那么人呢？难道人就不讲尊严了吗？

二郎神　这……

猪　圣　论凶狠他是天上第一，可比口才……

牛　圣　还比人家差点！

二郎神　（索性）与我打！

刘彦昌　娘子不要管我，快去保护沉香！

〔刘彦昌一头向二郎神撞去，扑空重重跌昏。三公主正欲抢夺婴儿，亦被神兵扭获。

二郎神　带走！

三公主　夫君！沉香……

〔神兵押三公主下。

哮天犬　神君，刘彦昌好像死了。

二郎神　（不以为然地）哼！

哮天犬　这婴儿……

二郎神　（一抬手）扔下山去！

哮天犬　是。（抱着走了几步，又踅回来）神君，我看这婴儿倒是怪可怜的！

二郎神　扔！

〔西岳老母迎上。

老　母　且慢！

二郎神　你来作甚？

老　母　神君呐！

（唱）闻听婴啼动恻隐，
忍见幼儿失双亲。
恳求神君施怜爱，
收养无辜小外甥。

二郎神　此乃本家私事，岂容旁人置喙。

老　母　普救众生共理，焉能视之罔闻？

二郎神　堂堂神君，收养婴儿，成何体统？

老　母　既然神君不愿收养，请将婴儿赐予小神。

牛　圣　这个老太婆,倒想白捡便宜。

哮天犬　神君,依我看不如将这位老母带回去,让她帮助咱们抚养婴儿,神君譬如多养了一只小猫小狗嘛。

猪　圣　是呀,自家骨肉,总不能让别人抱走!

牛　圣　神君你看,这孩子除了少一只眼睛,别的都像你,说不定长大了,又是一位二郎神君!

二郎神　(再看婴儿,渐渐动摇)也罢,抱上婴儿,带老母上路!

老　母　小神愿随神君而去。

二郎神　(突然)且慢!这个婴儿乃是仙凡合一,上不归天,下不属地,我若将他养大成人,便是犯了天禁。你且记下,无论何时何地,不得对他言讲身世,如若不然……

老　母　神君放心!

二郎神　走!

〔二郎神率众下。老母回首向刘彦昌一挥拂尘——

老　母　刘彦昌醒来!(下)

〔雷声轰响,暴雨倾盆,刘彦昌蓦然激醒。

刘彦昌　(翻身而起)啊,娘子,沉香……(复又栽倒)

〔雷雨渐收,繁星点点,音乐悠远缠绵。

〔宝莲灯盘旋在天地之间……

〔天宫一隅,三公主愁眉远望。

〔神像旁,刘彦昌一脸悲戚。

〔幕内伴唱:

“心疼痛泪朦胧遥看苍穹,
莲花峰与天宫息息相通。
望星空夜色浓心事沉重,
何日里一家人再得重逢?”

三公主　(唱)凄凉冷落在九重,
我心飞向莲花峰——

刘彦昌　（接唱）

　　莲花峰前抚神像，

　　莲花永在我心中——

三公主　（接唱）我心中柔情万种——

刘彦昌　（接唱）我心中遗爱无穷——

三公主　（接唱）我心中无怨无悔——

刘彦昌　（接唱）我心中长沐春风——

〔天庭。天帝忧心忡忡。

天　帝　（接唱）也怪我一时冲动，

　　惹出这是非重重。

　　明知道情根难断，

　　又岂能包庇纵容。

〔又一表演区，西岳老母怀抱婴儿上。

老　母　（哼唱）

　　天苍苍，地茫茫，

　　我家有个小儿郎。

　　天也大，地也大，

　　天地之间是我家……

三公主　（接唱）

　　想娇儿，心哀痛，

　　泪水潸潸挂腮容。

刘彦昌　（接唱）

　　想娇儿，泪眼朦，

　　忧心忡忡望夜空。

老　母　（接唱）

　　沉香沉香快长大，

　　回到双亲怀抱中。

天　帝　（接唱）

仙凡相恋难宽宥，

一旦怂恿患无穷。

三公主　（接唱）望夫君，细心照看儿冷暖——

刘彦昌　（接唱）望娘子，嘱儿勿忘莲花峰——

老　母　（接唱）望上苍，可怜亲人相思痛——

天　帝　（接唱）我只得，狠狠心肠莫宽容！

〔幕内合唱：

“天苍苍，地茫茫，

我家有个小儿郎。

天也大，地也大，

天地之间是我家……”

第三幕　华山之秋

〔字幕：十年过后……

〔莲花峰前，一池鲜荷，远山一片秋韵。

〔沉香玩耍上，哮天犬寻上。

哮天犬　沉香！沉香！糟了，这孩子怎么玩到华山上来了！沉香——

〔沉香忽然从神像后闪出，哈哈大笑。

哮天犬　沉香，你怎么一眨眼跑到这儿来了！

沉　香　这儿有什么不好，我就喜欢这儿！

哮天犬　这可是华山！

沉　香　华山怎么了？

哮天犬　若被神君知道，非打你不可！

沉　香　哈哈，你说错了，神君从来不打我。

哮天犬　走吧，沉香。

沉　香　我就不走！

哮天犬　你走不走！（挠沉香痒痒）

沉　香　哈哈哈，我痒，痒！

哮天犬　沉香听话，咱们走吧，神君还要教你练武呢。

沉　香　（忽然歪着头）哮天犬叔叔，你看这神像多美！你看她那一双眼睛，好像一直都看着我，我向左，她也向左；我向右，她也向右，躲都躲不开！嗳，你知道她是谁吗？

哮天犬　（不敢正视神像）不知道。

沉　香　你骗我，我看出来，你知道，知道嘛！（央求他）

哮天犬　（莫名叹口气）唉，她是华山娘娘！

沉　香　华山娘娘……（仰望着）娘娘，娘娘，你为何老看着沉香，看得我心里好慌啊！

哮天犬　（发现有人来）沉香，有人来了，快走！

〔哮天犬不由分说地拉起沉香急下。

〔刘彦昌上。

刘彦昌　奇怪，明明看见人影，怎么忽然不见了……（揉眼）兴许是我看错了……（走至神像前）娘子，今日乃是人间的中秋佳节，家家户户，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可惜你我一家又不能团圆；我只能坐在神像面前与你和沉香孩儿说几句心里话儿，不知你们能否听见……

（唱）刘彦昌对神像自思自叹，

感慨我一家人不得团圆。

举头望那月儿万里遥远，

却怎能隔断我两界情缘。

你看这神像前莲花开遍，

就好似我娘子人虽去情在华山。

人言道花开不败有灵性，

四季常鲜是花仙。

但愿花仙来造访，

与我天上把信传。

越思越想恍如梦，

半痴半迷半入眠。（说着话，渐渐睡着）

〔夜幕徐降，月上中天，莲花峰一片圣洁。

〔蓦地，花仙子成群结队，翩跹而至；三公主列在中间，长绸善舞，寻寻觅觅。

众花仙　（且唱且舞）

皎皎月色照花影，

翩翩仙子送花神。

花神就是三公主，

莲花峰上探亲人。

三公主　（且舞且唱）

千百次梦回华山相思切，

今夜里众仙助我出宫阙。

静悄悄独自来到华山界，

提防行踪被察觉。

因此上扮作月下花仙子，

十年相思也只能匆匆来去这一瞥！

三公主　神像之前，冷冷凄凄，那沉睡中人，正是我的夫君。夫君！刘郎……

刘彦昌　（倏然坐起）谁在唤我？啊，难道真是天上的花仙下凡来了……慢来慢来，我不是在做梦吧？

三公主　夫君……

刘彦昌　（又一惊）娘子！莫非真是娘子……

三公主　夫君！为妻与你相会来了……

刘彦昌　娘子！

〔二人惊喜相拥，久久陶醉。

刘彦昌　（唱）夫妻们重相见泪水潸然，

三公主　啊，刘郎，沉香儿可好啊？

刘彦昌　沉香？他不是随你去了么？

三公主　他不是留在你的身边么？

刘彦昌　他去了天上！

三公主　他留在华山！

刘彦昌　天上！

三公主　华山！

刘彦昌　（如梦方醒地）哎呀娘子呀，那日，我昏倒在地，待我醒来之后，沉香儿他已不见踪影！

三公主　沉香……（晕厥）

刘彦昌　娘子醒来，娘子醒来！啊呀妻呀……

三公主　（泣不成声地）夫君……

（唱）谁料想月儿圆时人不圆，

刘彦昌、三公主　（齐声）沉香，你在哪里？

〔二郎神内唱："天庭震怒又把旨降——"，二郎神率梅山七圣及神将上。

二郎神　（怒指三公主）你！

（接唱）一再下凡为哪桩？

三公主　（唱）思念亲人心难放，

探望夫君与儿郎。

二郎神　（唱）你那儿郎今何在，

只怕来去是空忙。

三公主　（唱）听他言来费思量，

莫非我儿被他藏？

二郎神　（唱）婴儿正是我抚养，

来人与我唤沉香！

〔沉香应声，英气勃勃上。

沉　香　（念）听得一声唤，

来到神君前！

神君召唤何事？

二郎神　沉香，你去看来！

沉　香　是。（发现三公主）嗳，这位娘娘，我好像见过？噢，我想起来了，你就是这莲花峰上的华山娘娘！（走近她，异常亲切地）

三公主　你是沉香？

沉　香　对呀，我就是沉香，娘娘也知道我的名字？

刘彦昌　（突然）儿啊，我乃是你的父亲刘彦昌啊！

沉　香　（吓一跳）刘彦昌，我的父亲？（觉得好笑）哈哈……这位先生怕是认错人了吧，我可没有什么父亲母亲的，神君说过，我沉香乃是天地之子！

二郎神　讲得好！

三公主　儿啊，他确是你的生身父亲，我也确是你的生身母亲啊！

沉　香　（愣了愣，显得不悦）你也这么说！

二郎神　沉香！你看那一对男女，男的是个凡人，女的乃是天仙，只因他们私自般配，违背了天规，如今，天帝降下旨意，要将那天女压在华山之下。我命你前去执法，你从命吗？

沉　香　神君之命，焉能不从！（雄赳赳走向三公主和刘彦昌）呔！神君说了，你们违背天理，犯了天条，神君命我将你们拆散！

刘彦昌　儿啊！难道你真的要拆散自己的生身父母吗！

沉　香　还敢胡说八道，赶快散开！

三公主、刘彦昌　（齐声）儿啊，你不可如此！

二郎神　沉香，还不动手！

沉　香　是！

〔沉香强行将三公主和刘彦昌拆开。

牛　圣　乖乖，果然说中了，是个小二郎神！

沉　香　（一抖威风）走！

〔暗光。

第四幕　华山之冬

〔猪圣与牛圣巡山上。

猪　圣　（念）一夜华山风雪漫，

牛　圣　（念）二郎下令来巡山。

猪　圣　（念）冻得我两耳直发颤，

牛　圣　（念）冻得我鼻子透心寒。

猪　圣　我说牛兄，你看这天气怪不怪，昨天还是中秋节，今儿个好像快过年了！

牛　圣　怪什么，不怪！就因为天帝颁旨惩罚亲闺女，神君事情又做得太绝，这才引起了天界公愤！大家伙刮点风，下场雪，是给这对父子一点颜色看看！

猪　圣　说得对，这叫失道寡助，不得“神”心！

〔哮天犬急上。

哮天犬　嗳呀猪兄牛兄，大事不好了！只因三公主执意与凡人恋爱，二郎神君百般规劝，三公主是至死不悔。如今，二郎神君就要封死华山地牢，恐怕三公主永不能重见天日了！

猪　圣　嗳呀，这可怎么办呐？

牛　圣　咱们得想法子帮帮三公主一家！

猪　圣　怎么帮呢？

哮天犬　嗳嘿，有了！依我看，只有沉香能够救出三公主。

牛　圣　对，这小子武艺不在神君之下，可是他不认亲娘又怎么救呢？

哮天犬　沉香不是最听西岳老母的话吗？咱们不妨请出老母，劝醒沉香！

猪　圣
牛　圣　对，好主意！

〔哮天犬、猪牛二圣齐下。沉香内声：“啊嘿——”练武艺上。

沉　香　（念）身轻疾如燕，

飞步越山涧。

练就天地功，

要做大神仙！

〔二郎神上，与沉香比试武艺。

二郎神　沉香，你的武艺愈发长进了！

沉　香　多蒙神君指点！

二郎神　好，严守华山，不得怠慢！

沉　香　神君放心！

〔二郎神下。沉香跃上石坡，威武站定。

〔风声怒吼，大雪飞扬。

老　母　（内唱）闻急报吓得我魂飞魄销——

〔西岳老母急上。

老　母　（接唱）

叹二郎镇手足情义全抛！

顾不得多忌讳我心头气恼，

到山前劝沉香一路行来泪滔滔。

这一家情与怨谁人知晓，

是与非根与底桩桩件件老老小小无时无刻不挂在我心梢！

且把悲伤压心底——（拭泪）

劝沉香把亲娘救出山牢。

沉香，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你独自站在那里，冷是不冷？

沉　香　不冷。

老　母　这件寒衣，你披上吧。

沉　香　我不冷！

老　母　嗳，这可是婆婆亲手为你缝制的！

沉　香　那我就披上！

老　母　（为他披着衣裳）沉香，婆婆待你可好？

沉　香　婆婆待我好，婆婆还给我做棉衣呢！

老　母　那神君呢？

沉　香　神君也好,神君教我武功,婆婆养我成人,神君可敬,婆婆可亲,其实沉香心里最亲婆婆。

老　母　如此说来,婆婆的话儿你是要听的!

沉　香　要听,婆婆,您要说什么?

老　母　沉香,神君他乃是你的亲舅舅呀。

沉　香　亲舅舅,舅舅是什么?

老　母　就是你母亲的兄长。

沉　香　母亲,我没有母亲呀?

老　母　人皆父母所养,为何独你无爹无娘?

沉　香　照您这么一说,连神君也有爹娘啦?你倒是说说,神君的父亲是谁,母亲又是谁?

老　母　他乃天帝之子。

沉　香　不错,那他的娘呢?

老　母　这个……

沉　香　您说,您说呀?哈哈……您说不出了吧?告诉您,好婆婆,我是没有爹娘的,我乃是神仙,神仙您懂吗?神仙就是跟凡人不一样,凡人讲情、讲爱,神仙只讲威严!

老　母　此话从何听来?

沉　香　神君就是这么教我的。

老　母　可神君对你不是也有情,有爱吗?(循循善诱地)沉香!

(唱)天地间哪能没有情和爱,

你就是天上人间共培栽。

十年前你亲娘思凡来到华山地界,

与你父生下了你这取名沉香的小婴孩。

谁料想好姻缘不能长在,

那天帝命二郎把恩爱夫妻两拆开。

从此后一家人生生破败,

娘在天上爹在人间你被那二郎舅舅隐瞒出身收养下来。

沉香啊，华山下压的乃是生你养你爱你想你，

受尽苦难的生身母，

你懵懂无知混沌不开不认亲娘是非不白，

好不教人痛心怀！痛在心怀！

沉　香　婆婆，你这些话都是在说我吗？

老　母　婆婆与你相依十载，何曾有过半句谎言。

沉　香　（震惊）这难道是真的吗……

〔哮天犬与猪牛二圣上。

哮天犬　沉香，老母之言句句是真！

猪、牛　（同）对，我们可以作证！

哮天犬　不信，你看。（指远处高挂的宝莲灯）

沉　香　是神君的宝莲灯。

哮天犬　不，它是华山娘娘的，是娘娘用心血修炼了它。因为它，娘娘才来到华山；因为它，才有了你；因为它，娘娘才吃尽了苦哇！你看，宝莲灯正召唤你呢！

沉　香　（登高，摘灯）宝莲灯啊宝莲灯，你能让我见到母亲吗……（如此重复三次，一次更比一次动情）

〔终于，宝莲灯神奇升空，悠悠旋转，沉香惊讶地仰望着……

〔幕内伴唱：

"美轮美奂宝莲灯，

光华四射照眼明。

能解心语通灵性，

能教梦幻变成真……"

〔华山绝壁上，渐渐显出三公主牢狱受难身影。

沉　香　（试探地）母亲，母亲，母亲……

〔沉香连声轻唤，三公主慢慢转过身体……

三公主　（看着他，万般柔情地）沉香……我儿……

沉　香　（爆发地）亲娘——（跪下去，泪人似的）娘啊……

（唱）生来不识亲娘面，

怎知娘亲在面前。

娘呀娘，一声唤儿儿惊醒，

娘心牵动儿心间。

三公主　（唱）听儿唤娘娘无怨，

娘的苦涩化甘甜。

今日儿把娘亲唤，

春风吹进娘心田。

沉　香　（唱）儿愿与娘长厮守，

紧紧依偎娘身边。

三公主　（唱）你不见娘被压在华山下，

儿与娘亲怎团圆？

沉　香　（唱）儿愿救母出牢狱，

利斧劈开太华山。

三公主　（唱）儿不怕神君一旦翻了脸，

连累我儿怎心安？

沉　香　（唱）他有情，沉香叫声亲舅舅，

他无义，孩儿与他斗凶蛮！

三公主　（唱）儿不怕惊动天庭山河变？

粉身碎骨一时间？

沉　香　（唱）儿愿学那孙大圣，

一路反上九重天。

只要沉香能救母，

纵死千遭也无怨！

〔三公主隐去。

沉　香　通灵通幻宝莲灯，赐我神斧救母亲！

〔一道电光，飞出神斧，沉香稳稳握定。

沉　香　母亲，孩儿救你来了——（耍斧，劈山）

〔一声震天巨响，山开，三公主从烟雾中走出。

〔哮天犬、猪圣、牛圣引刘彦昌上。

沉　香　母亲！

三公主　沉香！

刘彦昌　娘子！

三公主　夫君！

沉　香　爹爹！

刘彦昌　儿啊！

〔一家团聚，悲喜交集。

〔二郎神率兵突上。

二郎神　沉香，你好大胆！竟敢斧劈华山！

沉　香　舅舅在上，甥儿我是劈山救母！

二郎神　好你个沉香，我煞费苦心，栽培于你，想不到你竟野性不改！

沉　香　舅舅拆散甥儿一家，也忒无情了吧？

二郎神　哮天犬，与我将他拿下！

哮天犬　（矛盾地）神君，事到如今，你就含糊着点吧，好歹都是一家人啊！

二郎神　猪牛二圣，与我一并拿下！

猪　圣
牛　圣　对不起，我们不听你的了！

二郎神　啊！梅山诸圣，与我调兵遣将，捉拿沉香！

〔二郎神召唤天兵天将……猪牛二圣吆喝猪勇牛卒……两军对阵，一番厮杀，直打得滑稽诙谐，妙趣横生……

〔沉香愈战愈勇……

天　帝　（幕内）住手！

〔天门骤开，华光四射，仪仗导引下天帝乘龙辇徐徐而降……

〔全体肃然下跪。

天　帝　打呀，怎么不打了？我就知道，事情不弄到这个地步，不好收场！

那一顽童，就是斧劈华山的沉香吧？

沉　香　是又怎么样？

天　帝　你过来，让我看看！

〔三公主对沉香耳语，沉香不情愿地走近天帝。

沉　香　外公！

天　帝　你高声些，我听不清！

沉　香　（大声）外公！外公！外公！

天　帝　嗳，嗳，嗳，嗬嗬哈哈……唉，我本当重罚他们，可如今又下不了手了。也罢，刘彦昌你过来。

刘彦昌　拜见天帝！

天　帝　我且问你，是要成仙，还是要做人？

刘彦昌　成仙怎样？做人又怎样？

天　帝　成仙可享受永生，但不可有夫妻名分；做人嘛，一家则不能团圆。

刘彦昌　如此说来，我纵使做了神仙，也不能与妻儿团聚？

天　帝　此乃天界神规！

刘彦昌　既然如此，刘彦昌宁可留在人间。

天　帝　那你可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刘彦昌　虽然不能见面，可他们永远是我的妻儿。多谢天帝一番美意，刘彦昌告辞了！（欲下）

沉　香　爹爹慢走！

天　帝　沉香，让他去，外公带你一同上天！

沉　香　不，沉香自幼不曾享受父母之爱，今后也不能有爹无娘，有娘无爹。娘，娘，我们一块儿走吧！

天　帝　沉香，你母乃是神仙，岂可下凡做人！

三公主　不，女儿正要恳求天帝，下凡做人。

天　帝　怎么，难道你要脱离仙界，放弃永生，去过那百年一回的平凡人生？

三公主　女儿正是要做一个平凡之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天帝呀！

（唱）人世间子子孙孙无穷尽，
都只为平凡之中有真情。
天界永恒如止水，
人间百年代代新。
父母生儿女，
儿女有子孙，
只要爱不灭，
延绵难断根。
天帝呀，世间情爱多美好，
女儿铁心去做人！

天　帝　这个……（矛盾）

老　母　（突跪）小神恳求天帝，成全三公主一家！

天　帝　（意外地）你也来说情？

老　母　是，小神本不该干预天帝家事，可事到如今，又怎能不动心肠？小神只求天帝念在这西岳华山的份上，让三公主一家人美满团聚吧！

二郎神　啊，天帝，万万不可！

天　帝　二郎，你且站过一旁。（对老母）老人家，容我三思。
（唱）老人家苦苦哀求泪水淌，
不由我回忆往事动肝肠。
我也曾西岳华山常来往，
留恋那小家儿女情意长。
无奈天规难更改，
也只好携儿带女回天堂。
事到如今怎收场……
为什么这情爱二字仙凡两界都难防。
罢，罢，罢！
打破天规把女儿放，

再不要弄出这天上人间怨声长！

女儿，你就做人去吧！

三公主　多谢天帝！

天　帝　不！叫我爹爹……

三公主　（泣声）爹爹……

〔西岳老母见状，转身欲下。

天　帝　（敏感地）啊，老人家，你为何就走？难道你不想——

老　母　（暗暗摆手，制止天帝）小神有幸，亲眼看见天帝成全了三公主一家，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告辞……

天　帝　啊，女儿，沉香，快去送别老母！

三公主　老母！

沉　香　婆婆！

天　帝　二郎，你也去送一送吧。

二郎神　（不解地）我——

天　帝　（加重语气）去送！

二郎神　是，二郎送别老人家！

〔老母回身，深情打量二郎，下。

〔宝莲灯忽然又神奇飞来，天帝一家依依话别……

〔幕内伴唱：

“美轮美奂宝莲灯，

光华四射照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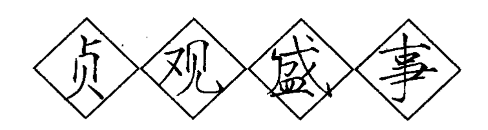
能解心语通灵性，

能教梦幻变成真。”

〔伴唱声中，天帝与二郎神升天，刘彦昌相拥着三公主和沉香走下华山……

〔剧终。

新编历史京剧



戴英禄　梁　波

2003年8月



剧中人物

魏　征　字玄成，谏议大夫，贞观名臣。

李世民　唐朝皇帝，即唐太宗。

长孙皇后　李世民之皇后。

长孙无忌　长孙皇后之兄，钦封赵国公。

郑仁基　字尚竹，隋朝通事舍人。

月　娟　郑仁基之女。

裴夫人　魏征夫人。

房玄龄　尚书左仆射（左丞相）。

唐公公　太监。

苌　娀　老宫女。

卖炭哥　苌娥恋人。

裁判官　宫中弄臣，击鞠赛裁判者。

老　仆　魏府男仆。

丑丫头　魏府侍女。

御马监　御马饲养官。

歌舞伎

西域女子

吐蕃、突厥、回纥、蒙古、柔然、日本等国使臣

大臣、太监、宫女、侍卫、马夫、舞伎、仆佣、百姓

第 一 场

〔贞观年间，阳春三月。

〔锣鼓喧阗，笙簧并作。

〔画幕外，八宫女、四太监引唐公公上。

唐公公 （朗声诵念）

圣主临朝，河清海晏；

万国使臣，来朝长安。

三月街市，灯彩高悬；

御苑开禁，百姓尽欢。

马球场上，挥鞭对战，

大唐雄风，传扬万年！

〔雄浑庄严、热烈昂扬的乐曲中，画幕急速开启。

〔长安。宫廷马球场。

〔由众官员组成的击鞠队，分着红、绿两色服装，从两边分上，挥舞鞠杖，驰马热身。

〔长孙皇后与吐蕃、突厥、回纥、蒙古、柔然等国使臣在门楼上观阵，谈笑风生。

唐公公 裁判官率红、绿两队登场啊！

〔裁判官矮步出场。

裁判官 皇上、国舅，准备登场！

〔长孙无忌得意洋洋纵马上，向绿队队员示意。

〔礼炮轰鸣，响若雷霆。

李世民 （内）御马监，"飒露紫"伺候！

〔幕后喊声传递："'飒露紫'伺候——'飒露紫'伺候——'飒露紫'伺候——"

李世民 （内唱）

物华锦绣映春光——

〔马夫前导，李世民纵马上。

李世民　（唱）跨金鞍，挽丝缰，催神骏，越锦障，迎宾礼炮云中响，破阵鼓乐震三江。

击鞠场精神抖擞挥藤杖，

依法度进退有制巧攻防。

攻如箭——

羽箭疾飞穿云幛；

防如弓——

雕弓蓄势若铜墙。

众志合一力难挡，

长孙无忌　酒来！

李世民　（唱）龙腾虎跃呈嘉祥。

〔音乐声中，宫女们捧酒跪呈；李世民、长孙无忌举杯揖天、长饮（古代“击鞠”开始前的仪式）。

裁判官　皇上、国舅，击鞠场上我可是要秉公执法的，您二位谁要是输了，可别给我穿小鞋呀！

长孙无忌　这击鞠场不论君臣，我们要是赢了，陛下可别怪罪呀。

李世民　你若是赢了孤王，孤便赐你一匹心爱的好马。

长孙无忌　哪一匹？

李世民　“飒露紫”。

长孙无忌　就是陛下现在乘骑的这一匹？大伙都听见了，到时候可别不算数呀。

李世民　你若输与孤王呢？

长孙无忌　我们要是输了，奉献陛下一件希世珍宝。

李世民　希世珍宝？

长孙无忌　也是一个活物啊。

〔众笑。

裁判官　皇上、国舅咱们就各就本位！

〔鼓乐声中,李世民精神焕发,驭马娴熟;挥杖击鞠,潇洒自如。众队员驱驰奔突,身手矫健。

〔观战者呐喊助威。

〔各国使臣目不转睛地看着李世民。

〔长孙皇后、房玄龄、唐公公提心悬气,密切注视李世民,惟恐有些闪失。

〔红队越战越勇,绿队渐趋落后。长孙无忌故意犯规,露出破绽。

裁判官　国舅犯规,黄牌警告!

〔李世民一杖定输赢——红队获胜。

裁判官　进喽——国舅输给皇上喽!

〔众欢呼。

〔长孙皇后及众使臣步下门楼。

长孙无忌　陛下神威不减当年,老臣甘拜下风。

李世民　国舅若不犯规,今日赢家未必就是朕哪。

众使臣　(纷纷围上,拱手致贺)大唐皇帝果真不同凡人,真乃万民之福,天下之幸啊!

李世民　有道是"一掌独拍,虽疾无声"。朕能取胜,并非一人之功,全靠众卿协力同心。

房玄龄　古人云:"能用众力,方可无敌于天下。"

长孙无忌　房大人,您这张嘴可是越来越灵巧了。

〔"飒露紫"嘶鸣声……

李世民　朕不曾忘记,(抚摸着"飒露紫")你也是我大唐的一大功臣哪!御马监!

御马监　臣在。

李世民　朕心爱的六匹战马,如今只剩下这"飒露紫"了,好生看护,若有差池,拿你是问!

御马监　遵命。

〔御马监小心翼翼地牵马下。

使臣甲　（望着离去的“飒露紫”感叹不已）哎呀呀，这等好马就是在我们西域也不可多得！

使臣乙　能够跟随大唐皇帝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就更加难得了！

众使臣　是啊，难得，难得！

李世民　诸位若真喜爱，朕便每人赠送一匹。

众使臣　什么，每人赠送一匹？（下意识地看看“飒露紫”离去方向）

李世民　（向唐公公）请皇后娘娘代朕赠马。

唐公公　请皇后娘娘赐马！

〔数名侍卫捧神态各异的三彩陶马，引长孙皇后款款而上。

长孙皇后　（唱）

国运昌盛福无限，

万民同乐庆长安。

三彩陶马世罕见，

颁赠嘉宾礼上贤。

〔侍卫举陶马跪于台前。长孙皇后将“飒露紫”以外的五匹陶马分赠予各国使臣。众使臣接马惊诧。

长孙皇后　这三彩骏马乃是仿陛下那六匹心爱的战骥烧制。

众使臣　这是烧出来的？

〔众围观，惊讶。

李世民　（唱）见彩马犹见“六骏”面，

往事历历映眼帘。

六骏马随孤王出生入死历尽艰辛把基业创建，

结下了千古不解缘。

将彩马分送诸君作存念，

教“六骏”风采四海扬传。

“青骓马”、“白蹄乌”天驷横行解危难，

“什伐赤”、“特勒骠”朱汗骋足越潼关。

“拳毛䯄”独闯险境扫奸叛，

“飒露紫”足轻电影傲苍天。

这彩马神态逼真色鲜艳，

“飒露紫”赐魏征——褒奖他代朕出巡把重任肩。

〔五匹陶马分赠各国使臣，唯留一匹“飒露紫”。

长孙无忌　什么，陛下要将“飒露紫”赐予魏征？

李世民　你若赢了孤王，“飒露紫”自然归你，可惜你输与孤王了哇。

长孙无忌　陛下，您也太看重那魏征了。

李世民　魏爱卿每每犯颜直谏，这就是朕看重他的缘故。

房玄龄　你方才言道，若是输了，便敬献陛下一件希世珍宝。国舅想必说话算数吧？

长孙无忌　算数，算数。

李世民　（打趣地）是怎样的一件活物，快快呈上来！

长孙无忌　陛下请看！

〔音乐声中，一名西域少女端坐在高大的骆驼上从台前缓缓走过，异域的丰姿、俏美的容貌使在场的人们敛声屏气、目不交睫……

长孙无忌　陛下，这是微臣特地从西域为陛下采回来的，您瞧……

李世民　（情不自禁地）妙啊！妙啊！

长孙无忌　陛下喜欢，微臣就将她送入后宫吧！

李世民　呃，后宫之事全凭皇后作主，皇后作主。

使臣甲　（对使臣乙）贵国美女充作大唐皇家赌注，实在是风光体面哪！

使臣乙　（尴尬、恼怒，但又不便发作）……

李世民　诸位使臣随朕看看长安街景如何？

众使臣　好，好！

〔长孙无忌、房玄龄等随李世民陪众使臣下。

唐公公　启禀娘娘，新采集来的宫女，已然送到。

长孙皇后　将宫女和西域女子一同送进后宫，侍奉陛下。

唐公公　是。

〔长孙皇后、宫女下。

〔唐公公指挥一大群新宫女鱼贯过场下。

〔光转暗。

〔苌娥神情漠然上。

苌　娥　(指新宫女)又来了一个,又来了一个!(疯笑)啊哈哈哈……

(对着台口一侧卖炭哥与牛车壁画,唱山歌)

妹在崖上唱山歌,

哥在崖下赶牛车。

阳婆婆爬到山墚墚上,

卖炭哥　(画外音,接唱)

哥哥我接你来哟……

〔遥远的一声牛叫:"哞——",苌娥凝神远望……

〔收光。

第　二　场

〔次日清晨。

〔魏征宅邸。

〔瓦舍竹篱,简朴清雅。小院中几株梨树倚墙而立,枝头梨花如烟如雾,一尘未染。

〔老仆埋头修理箩筐,丑丫头挥帚清扫庭院。

〔裴夫人正在归置桌案上的书籍文稿。

裴夫人　丑丫头,你家老爷到哪里去了?

丑丫头　老爷?(四下张望)呃……不知道。

老　仆　昨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看见老爷在那儿写奏本呢;今儿早上起来,他还在那儿写。怎么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

丑丫头　怕是上朝去了。

裴夫人　奏本还在这里,朝服也未曾穿,怎能上朝去呢?

丑丫头　老爷，老爷！

裴夫人　玄成，玄成！

魏　征　（内）夫人请稍待片刻，魏征我即刻就来！

丑丫头　老爷在那儿！又在那儿鼓捣他的酒呢！

魏　征　（吟唱）翠涛清醇谷米香……

〔魏征捧酒壶、持陶碗，边唱边上。

裴夫人　看你这样儿，哪像个谏议大夫，倒像个酿酒的老翁啊！

魏　征　我酿的“翠涛”酒，比那些作坊的酒要香上十倍。夫人不信，请来品尝！（递酒碗）

〔裴夫人尝酒。

魏　征　怎么样啊？

裴夫人　香，香！

魏　征　（转对老仆、丑丫头）你们也来尝一尝！

老　仆　我尝尝。（尝酒）真香啊！

丑丫头　我也尝尝。（尝酒，被呛）咳咳……

魏　征　哈哈哈哈……

（唱）翠涛清醇谷米香，

陶碗代杯胜金觞。

柴门陋室烧火炕，

还有个——

还有个结发老妻赛新娘。

〔几片梨花飘洒而下，丑丫头顽皮地把梨花瓣撒在魏征和裴夫人身上……

裴夫人　玄成你来看啊，昨夜一场春雨，将院中的梨花俱都催开了。

魏　征　是呀。（情趣盎然，吟诵）春雨润花……

裴夫人　（接诵）花绽放，

魏　征　（吟诵）暖风昵人……

裴夫人　（接诵）人安详。

魏　征　好，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安详，人安详。

魏　征　（唱）梨花凝春韵，

玉骨素雪妆。

淡云生翠枝，

肃然出东墙。

风雨拂尘尘不染，

含烟笼雾更馨香。

春雨贵，春意盎，

春歌唱农桑，唱农桑。

〔卖炭哥身背炭篓，深情地唱着山歌上。

卖炭哥　（唱）妹在崖上唱山歌……

哦，老爷，您可回来了。

〔丑丫头入内取出小包袱，递与老仆。

老　仆　（取钱，对卖炭哥）这是今年的木炭钱，还有老爷的一包旧衣服，拿着吧。

卖炭哥　（感激地望着裴夫人）夫人，您又给这么多钱，眼下一斗米也不过四五个铜钱，我这点木炭……

裴夫人　拿去吧，你也不易呀！

〔卖炭哥接过钱物，向魏征、裴夫人深深鞠躬，朝院内另一边走下。

魏　征　唉，等了这许多年，头发都等白了。

裴夫人　他那苌娥还活在人间么？

魏　征　尚在皇宫后院。自从新皇登基之后，苌娥与那些前朝宫女，都被收入今日的后宫了。

裴夫人　如此说来，他二人的婚事，今生今世怕是无望了。

魏　征　未必无望，夫人你来看。（将奏本递于裴夫人）

裴夫人　（阅奏本）怎么，你又要奏请新皇释放宫女？

老　仆　老爷，郑先生来了。

魏　征　哦，快快有请！

老　仆　有请郑先生！

郑仁基　（内唱）

　　三月徒有春光好。

〔郑仁基步履匆匆上。

魏　征　（热情相迎）“翠涛”酿成，挚友临门。来来来，尚竹兄，请饮“翠涛”。

郑仁基　嘿嘿！

（唱）名虽存味已变枉称“翠涛”。

魏　征　何出此言？

郑仁基　（唱）今日里登魏府我特来求教，

魏　征　郑大人，有何事不明，只管讲来，我这谏议大夫么，一定不吝赐教。

郑仁基　请问，何谓“政通人和，德比尧舜”？

魏　征　百谷丰稔，内外平靖，君明臣贤，国泰民安。

郑仁基　哈哈哈哈……

（唱）恐世人直把唐朝作隋朝。

魏　征　尚竹兄，此话从何说起？

郑仁基　长安城内街谈巷议，难道你未曾听见？

魏　征　他们都讲些什么？

郑仁基　你那个圣明的皇上，后宫佳丽逾万，却又在采选民间淑女，充实他的三宫六院，实属扰民之举，这岂不与隋炀帝相差无几么？

魏　征　……

郑仁基　更有甚者，昨日马球场上，长孙无忌将一西域女子作为赌注，输与你那个大唐天子了！

魏　征　哦，当着各国使节？

郑仁基　当着各国使臣，纳入后宫去了。

魏　征　哦？

郑仁基　我这在野草民，本不该管你们大唐的事情，只是他们上行下效，害得我也不得安生了。

魏　征　这又是从何说起？

郑仁基　你自己看来！（将一封请柬掷与魏征）

魏　征　（阅柬）嘿嘿，我多次在皇上面前举荐尚竹兄，长孙无忌屡加阻拦，明日他的孙儿满月，怎么会下帖请你与令嫒月娟过府饮宴呢？

裴夫人　郑大人，且莫着急，慢慢道来。

郑仁基　嫂夫人！

（唱）开御苑小女偕婿去游玩，

长孙无忌见色起意顿垂涎。

借喜宴欲逼我屈从就范，

他自恃皇亲国戚位高权重一手能遮天。

蒙仁兄多抬爱屡次举荐，

怎奈是我与当朝了无缘。

看破世事一走为上选，

从此后携女远游，卖扇度日，清净悠闲，自在安然。

魏　征　尚竹兄，稍安勿躁。依我看来，明日国舅府的喜宴，你是非去不可。

郑仁基　非去不可？

魏　征　非但你要去，还须带着月娟一同前往。

郑仁基　难道说要我父女屈从他不成？

魏　征　非也。国舅孙儿满月，请帖满天飞，满朝文武皆送礼，皇上、娘娘定要同去。

郑仁基　这与我有什么相干？

魏　征　哈哈，干系大得很哪！明日在酒宴之上，我要请大唐皇帝解救月娟姑娘。

郑仁基　解救月娟？

魏　征　还要请皇上放回西域女子。

郑仁基　还要皇上放回西域女子？

魏　征　我还要请皇上释放后宫宫女。

郑仁基　啊呀，魏老道哇！当年也是为了此事，你上疏杨广，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如今你又要惹是生非，只怕再也无有第二个郑仁基来救你了！

魏　征　当今皇上，虚怀若谷，广开言路，决非昔日杨广！

郑仁基　好，倘若当今皇帝果真纳你谏言，我郑仁基情愿为大唐赴汤蹈火！

魏　征　一言既出——

郑仁基　驷马难追。

魏　征　如此说来，我这道奏本，越发地应该呈递了！

（唱）这奏本是魏征一百三十谏，

荐贤才放宫女荷任如山。

裴夫人　玄成！

（唱）你忘了此生中屡遭风险，

免祸灾求平安你再莫多言。

魏　征　夫人！（唱）

我自幼孤苦寒微出身贫贱，

栖道观投瓦岗备受颠连。

数十年饱经沧桑历经风险，

看够了成败兴衰沉浮变迁。

好难得遇明主抱负得伸展，

实可贵九五之尊从善如流海纳百川。

到如今千里长堤蚁穴初现，

尤需将盛世隐患呈奏君前。

眼见得官场流弊乱法典，

我怎能木然缄口壁上观。

更何况盛誉之下少检点，
怕只怕奢靡成风酿祸端。
劝皇家率先作典范，
陶冶世风警百官。

郑仁基　好哇！
(唱)老魏征官高爵显依然是当年肝胆！

裴夫人　(唱)忆起了当年事令人心寒。
他也曾为放宫女上书诤谏，
隋炀帝定下死罪，还要把九族株连。
多亏有郑大人搭救脱险，
若不然我一家人哪有今天？
万不可重蹈覆辙再诤谏……

〔突然，传来卖炭哥的歌声：
"阳婆婆爬到山墚墚上，
哥哥我接你来哟……"

魏　征　(唱)想一想卖炭哥于心怎安？
〔裴夫人默然无语。
〔卖炭哥身背空炭篓返上。

卖炭哥　老爷，夫人，开春了，没人买炭，我该回去了，等到了重阳节，我再来长安卖炭。

魏　征　卖炭小哥，你不妨在长安多留三五日，或许能将你的苌娥带回家去。

郑仁基　玄成兄，(指卖炭哥)他是……

魏　征　他就是苌娥的相恋之人。

郑仁基　莫非是二十三年前的那个苌娥？

魏　征　正是。

郑仁基　她还在呀？

魏　征　尚在皇宫后院，已然疯癫痴呆了。

卖炭哥　（痛心疾首）苌娥！

〔卖炭哥踉跄下。

郑仁基　玄成兄，这道本章你要早早呈递才是呀！

魏　征　那个自然。尚竹兄，我有一事相求，借你的扇儿一用。

郑仁基　扇儿何用？

魏　征　喜帖相邀休辞让，借扇儿引出好文章。

〔收光。

第　三　场

〔翌日。

〔幕后喊声："吏部杨大人到！户部盛大人到！工部童大人到！刑部高大人到！"

〔画幕外，四大臣各捧贺礼过场下。

〔内喊声："贺客到——鼓乐伺候！"

〔画幕启。

〔长孙无忌豪华宅第。

〔张灯结彩，鼓乐喧天，男佣女仆，穿梭往来。

〔长孙无忌满面春风端坐庭前。四大臣陪坐左右。

长孙无忌　列位大人，请随意呀！

〔乐声中，众歌舞伎迤逦排开，翩然起舞。

歌舞伎　（唱）千歌百舞沐春风，

飘然回雪轻。

跳珠撼玉声铿锵，

挥袂彩云生。

长孙无忌　（唱）

彩云生——

舞姿婆娑多喜庆，

有谁知我是脸上欢笑心中疼？

战功卓著却无重用，

只因我是当今国舅，皇后要内举避亲留芳名。

歌舞伎　（唱）颜如玉，舞成影，

繁音急节别有情。

长孙无忌　（唱）

别有情——

情有所依恋芳容，

广筑庭院把家业兴。

到明日迎娶月娟遂心愿，

老有所获慰晚情。

大臣甲　国舅爷喜得贵孙，国舅府满堂春色，可不可将小王爷请出来，我等拜见拜见？

众大臣　是啊，拜见拜见。

长孙无忌　好好好，抱上来，抱上来！

〔女仆抱婴儿上，众大臣围观。

大臣甲　哎呀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眉宇清秀，两耳垂肩，贵人相，贵人相！

大臣乙　是啊，日后定能出将入相，成就大业！

长孙无忌　嗨，尚在襁褓之中，焉能看出那么远的事来？你们不过是在讨我的欢心罢了。不过，孙儿着实惹人喜爱，你们这样一说，听起来倒也赏心悦耳啊。哈哈哈……

〔幕后声："皇上驾到——"

长孙无忌　皇上来了。（指歌舞伎、女仆）你等退下。诸位大人随我迎驾。

〔歌舞伎、女仆下。

〔众人随长孙无忌迎驾。

〔侍卫、太监、唐公公引李世民、房玄龄上，裁判官手捧锦袱覆盖

的三彩陶骆驼随上。

长孙无忌　臣长孙无忌恭迎陛下！

众大臣　臣等叩见陛下！

李世民　平身。

众　谢陛下！

李世民　（环视厅堂）这国舅府真个是气派不凡！

长孙无忌　陛下，这大厅是微臣刚刚修建的。您瞧，这砖——是咸阳送来的秦砖，这瓦——是洛阳送来的汉瓦，这柱子——是从南疆买来的紫檀……

李世民　哦，买来的？

长孙无忌　买来的。

李世民　（唱）这官邸雕梁画栋多堂皇，
这家设富丽精巧非寻常。
更有那奇珍盈室供玩赏，
国舅府真个是金碧辉煌。
（转对房玄龄）房爱卿！
大臣中还有哪家似这样？

房玄龄　陛下！
（唱）长安城上上下下广建豪宅，
你攀我比相效仿，
要与国舅斗富争强！

裁判官　国舅爷您可带了个好头啊！
〔众笑。

长孙无忌　皇后娘娘她……

李世民　皇后玉体不适，今日就不来贺喜了。

长孙无忌　（心头一震，面露尴尬之色）哦？哦哦……

李世民　（对裁判官）快将娘娘赏赐之物交与国舅。

裁判官　是。（将三彩陶骆驼捧到长孙无忌面前）国舅爷，这骆驼上坐的

可不是西域美女啊！

长孙无忌　好，好，多谢娘娘厚爱。（示意仆佣接过三彩陶骆驼）

〔幕后声：“魏大人到——”

长孙无忌　（旁白）魏老道，这个乡巴佬，他怎么不请自来啊？

李世民　国舅，你也请了玄成了么？

长孙无忌　呃……我请的客人太多，我也弄不清楚了……

李世民　（示意房玄龄）玄成此来必有缘故。

〔幕后声：“有请魏大人！”

〔魏征上。

魏　征　恭喜国舅，贺喜国舅！哦，陛下在此，叩见陛下。

李世民　爱卿代朕出巡多有辛劳，回得京来还须好生调养。

魏　征　谢陛下隆恩。微臣奉旨出巡，已修下奏本，禀报陛下。

李世民　朝堂再奏。

魏　征　谨遵圣命。

长孙无忌　魏大人从不屈驾光临，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魏　征　长孙公喜得长孙，长安城家喻户晓，满朝文武礼单频飞，这请帖偏偏过我魏征家门而不入啊！

长孙无忌　我以为魏大人还在千里之外为国辛劳呢！

魏　征　哈哈哈……

房玄龄　魏大人，你也是前来贺喜的吧？

魏　征　那个自然。

大臣甲　魏大人带来什么贺礼，让下官也开开眼界？

魏　征　惭愧呀惭愧，魏征囊中羞涩，无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带来纸扇一把。

房玄龄　（凑近魏征）魏大人，国舅本来就对你心存疑忌，你怎么只带把纸扇，岂不是……

魏　征　（故意高声地）房大人，这把纸扇非同寻常，这上面实有王羲之遗风啊！

李世民　羲之遗风？快快呈上来，待朕观看！

魏　征　哦，陛下御览。（呈扇）

李世民　（展开纸扇，顿觉眼前一亮）哎呀呀，这笔法飘若浮云，走似蛟龙，好字，好字呀！但不知作书者他是何人？

魏　征　就是微臣多次向陛下举荐的前朝旧臣——郑仁基。

李世民　哦，郑仁基。

魏　征　他可是一位旷世之才呀！

长孙无忌　原来他还是一位精通书法的高手啊！

魏　征　我欲将他举荐与陛下，国舅大人你看如何？

长孙无忌　我早有此意呀！

李世民　他现在何处？

长孙无忌　我已然下帖请他前来了。

〔内喊声："郑先生到——"

长孙无忌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唐公公　有请郑先生！

〔郑仁基落落大方上。

郑仁基　（唱）步款款迈入了豪华门第，

国公府来了我前朝旧臣不卑不亢一布衣。

站立在阶前冷眼相觑，

见华堂之上玉鼎金爵举世希。

这一个春风满面定是国舅长孙无忌，

可笑他贪欲过甚，自诩豪富，贻患社稷，反遭世人讥。

那一位高踞席首分明是新朝天子，

只见他相貌堂堂、气宇不凡，赫赫有威仪。

魏玄成跻身新朝秉性未改有心志，

我待要相机而行，成全他走活这盘棋。

〔郑仁基神情自若地立于一旁。

魏　征　尚竹兄，见了当今皇上，你因何不跪呀？

郑仁基　在下分不出哪位是新朝皇上，哪位是当今国舅，不知向谁下跪。

魏　征　原来如此。国舅大人，郑先生他不认识当今皇上倒还情有可原，他怎么会不认识你呢？你二人既然互不相识，你又为何下帖请他过府饮宴呢？

李世民　魏爱卿，国舅想必是慕名相邀。

长孙无忌　对对，是慕名相邀，慕名相邀啊！

李世民　（兴味盎然地展开纸扇）郑先生，这扇儿之上，可是先生的墨宝？

郑仁基　涂鸦而已。

李世民　先生笔法潇洒飘逸，绝妙入神，但不知师从何人？

郑仁基　小民师从前朝旧臣虞世南。

李世民　虞世南？真是名师出高徒啊！朕记得他有一首诗好像是这样写的：（吟诵）"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

郑仁基　（接诵）"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李世民　妙，妙。他虽做过前朝高官，但为人忠直，可谓一代名士。不知令师现在何处？

郑仁基　现在长安城外一绳床瓦舍栖身。

李世民　烦劳先生传个口信，就说朕要登门求教。

郑仁基　（一怔）怎么，陛下要亲自登门求教？

李世民　还要请他出山，共建大业。

郑仁基　还要请他出山？

魏　征　皇上，君无戏言。

李世民　魏爱卿，今日你是不虚此行了吧？

魏　征　陛下圣明。尚竹兄，怎么样啊？

郑仁基　（唱）难怪他不耻辱骂做贰臣，
　　　　　　却原来皇上是一个开明君。

李世民　（唱）郑先生尽请随意莫拘谨，

郑仁基　（唱）我还有些许小事烦当今。

李世民　有话请讲。

郑仁基　陛下，我女儿月娟今日一同应邀前来赴宴，是她遇着了不大不小的麻烦事儿，只有陛下才能与她做主呀。

李世民　哦，宣她进见。

唐公公　是。（向内）月娟小姐见驾！

月　娟　（内唱）

进豪宅见圣驾，方寸骤乱，我怎生应对？

〔月娟上。李世民惊见其美貌。

李世民　哎呀呀，真个是天姿国色，郑先生，你好福气啊！

郑仁基　儿啊，快快拜见陛下！

月　娟　（跪）小女子郑月娟叩见陛下。

李世民　月娟小姐，有话起来讲。

月　娟　（唱）愿圣君助弱女明断是非。

贤德主开御苑把民心抚慰，

百姓家欢天喜地畅游一回。

我与那陆公子携手踏春心欲醉，

却不料游兴未尽乐极生悲。

李世民　啊？御苑踏春，怎会乐极生悲呢？

月　娟　（唱）玉楼前偶遇着老翁一位，

他对我纠缠不休，步步紧追，全不顾人流如潮众目睽睽。

李世民　哦，老翁？他是哪个啊？

月　娟　（唱）他本是权倾朝野一显贵，

威逼我填房续弦入锦帏。

我早已丝萝有托得嘉配，

我岂能趋炎附势把心违。

李世民　（点头赞许）言之有理。（转对郑仁基）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

月　娟　（唱）今日里天赐良机有幸赴盛会，

圣天子定能够解难扶危。

李世民　喏,朕与你做主就是。只是你讲了半日,还未说出权倾朝野的老翁他是哪一个啊?

月　娟　(唱)他……

魏　征　是啊,他是哪一个啊?

月　娟　(唱)他……

李世民　他到底是哪一个啊?

〔郑仁基示意月娟大胆地说。

月　娟　(唱)圣君哪……当今的皇王娘是他胞妹!

〔李世民大出意外,踱步不语。

〔静场。

众大臣　啊郑小姐,想是你弄错了吧?

魏　征　是啊,国舅大人焉能如此行事?

长孙无忌　哼,我夫人亡故多年,别说再娶一房妻室,就是纳他个三妻四妾又有何妨?

月　娟　圣君哪!

(唱)难道说华堂之上乱了是非?

李世民　哎呀呀,国舅爷德高望重声名显,他岂能强娶小月娟?

魏　征　是呀。

李世民　待日后郑陆两家结姻眷,朕要请国舅爷代天赐福贺良缘。

郑仁基　皇上圣明!

月　娟　多谢陛下,(调皮地)多谢国舅大人!

〔众笑。长孙无忌尴尬。

李世民　(唱)魏玄成借得扇儿巧布阵,

魏　征　(唱)仗天威借得风儿散乌云。

李世民　(唱)我大唐喜得贤才堪庆幸,

长孙无忌　(唱)

好一个狡黠诡诈的魏老道,

他存心把我坑。

李世民　众位爱卿！

众大臣　臣——

李世民　（唱）鱼水相交君与臣，

同朝共事贵同心。

风云际会是缘分，

大唐兴盛仰众卿。

众大臣　谢陛下教诲。

李世民　回宫！

众　送陛下！

〔李世民、房玄龄、唐公公、裁判官及太监、侍卫下。

裁判官　我说国舅爷，今儿您又输给皇上了！

长孙无忌　（忿然）哼！

〔众臣惊愕。魏征、郑仁基相视而笑。

〔画幕落。

第　四　场

〔画幕启。

〔翌晨。

〔皇宫大殿。

〔钟鼓齐鸣，仪仗鹄立，金瓜钺斧，龙凤宫扇。

〔明丽辉煌的乐声中，侍卫、太监、宫女鱼贯而出。

唐公公　我说你们都给我听着，魏大人出巡有功又举荐贤才，皇上高兴极了，要在今儿个早朝，当着众位大臣的面把这匹"飒露紫"彩马赏赐给魏大人，这可是件大喜事，你们都给我好生伺候着！

众太监　是——

〔李世民喜色盈面，龙行虎步上，唐公公怀抱三彩陶马"飒露紫"紧随其右。

李世民　（唱）紫殿开宸阙朗霞光千丈，
登九重览众山君临万邦。
驱六骏灭隋炀气吞霄壤，
居五位定乾坤始建大唐。
应天时遂民意恩威并降，
沐春晖奏箫韶国祚日强。
回眸看兴衰成败古今状，
几曾见浩瀚神州这般辉煌？
励精图治呈嘉祥，
心仪尧舜步康庄。
四海咸宁疆域广，
府库充盈帝运昌。
君贤明臣忠直基业共创，
庆长安开盛世福祉绵长！

〔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及众大臣抱笏上殿，列队见驾。

众大臣　臣等叩见陛下！

李世民　众卿平身。

众大臣　谢陛下。

李世民　众位爱卿！

众大臣　臣！

李世民　想我大唐有今日之兴盛，靠的是长孙爱卿、房爱卿和众位大臣的竭力辅佐；近年来又得益于魏爱卿忠言诤谏。他所奏谏的百余条，于朕洞察下情裨益甚多。若非赤诚，焉能如此？今日朕要当着群臣，将这彩马“飒露紫”赐于魏征，以示奖掖。

魏　征　谢陛下隆恩。此番微臣奉旨出巡，所到各州黎庶安定，百业正兴；却也见官宦奢靡，颓风渐盛。为除弊端，臣已修下奏本。恳请陛下恩准之后再行奖赐。

李世民　爱卿起来讲。

魏　征　谢陛下。近日长安盛传，陛下在击鞠场上，赢了一名西域美女，不知是真是假？

长孙无忌　真又怎样，假又如何？

魏　征　若是假的，下官便要严办那些谣言惑众之人。

长孙无忌　要是真的呢？

魏　征　若是真的么……此举可有损我大唐皇家圣誉。

长孙无忌　东拉西扯，无稽之谈！

魏　征　不。孟子曰："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国舅用美女做赌注，岂非将陛下陷于帝德失范之地么？

李世民　爱卿言重了。

魏　征　陛下，此言差矣！为君者当知，"一日纵欲，数世之患"，更不可用人作赌注啊！

李世民　赌注之说，纯属戏言。那名西域女子乃是国舅敬送与孤王的。

魏　征　敬送陛下的？

李世民　正是。

魏　征　提起敬送，微臣倒想起一首山歌来了。

李世民　什么山歌？

魏　征　"妹在崖上唱山歌，哥在崖下赶牛车。阳婆婆爬到（哼唱）山墚墚上……"

李世民　（接唱）"哥哥接你来哟。"哈哈哈…… 爱卿，金殿之上怎么唱起山歌来了？

魏　征　陛下可知晓，唱这首山歌的是什么人？

李世民　朕在后宫时常听到这首悦耳的歌谣，但不知何人所唱？

魏　征　乃是一个名叫苌娥的隋朝宫女。

李世民　爱卿怎样知晓？

魏　征　那苌娥原是陕北米脂人氏，入宫前已有相恋之人。后来被人敬送与隋炀帝。（动情地）她久居深宫，思念成疾，竟然疯癫痴呆了。

李世民　哦。（转对唐公公）传朕旨意，好生看护那个疯癫的苌娥。

唐公公　遵旨。

魏　征　陛下，似苌娥这样的宫女，我大唐后宫还大有人在！如今还在逐年增多。

李世民　爱卿，你究竟要呈奏什么？

魏　征　此番微臣奉旨出巡，盛世景象，所见虽多。然亦有不法官宦，背着朝廷胡作非为，致使百姓，街谈巷议，已露民怨！

李世民　（一怔）街谈巷议——

魏　征　官场腐败，官宦奢靡。苛取于民，中饱私己。

李世民　有何民怨——

魏　征　营建私宅，废耕圈地。填房纳妾，强拘民女！

李世民　身为钦差，奉旨出巡，怎不依法处置？

魏　征　王公贵胄，位高势重，微臣我力所不及。

李世民　既是代朕出巡，就有朕的旨意。

魏　征　微臣曾多次登门劝阻，他们竟口吐觖词！

李世民　他们讲些什么？

魏　征　他们说……金殿之上不便直奏。

李世民　只管讲来！

魏　征　他们说，当今皇上不也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么？

李世民　这……

〔众震惊。

魏　征　魏征是据实禀奏。

李世民　不必争论，房爱卿代朕拟旨，命吏部、刑部对那些贪官污吏不法官宦严加查处！

房玄龄　臣遵旨。

魏　征　不法官宦理当查处，为此臣有一谏。

李世民　今日朝会已毕，明日早朝再奏。退朝！

魏　征　恳请陛下恕臣直言，贞观之初，陛下恐人不言，多方引导，使臣下

大胆进谏；三年之后，有人进谏，陛下也还能悦而从之；近一二年来，陛下已不悦人谏，虽勉强听受，而意终不平，面有难色。此中缘由，还望陛下三思。

李世民　（勉强接过奏本，未阅）好好好，当面奏来！

魏　征　陛下曾道，“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故臣正世风须从皇室做起，谨请陛下将西域女子送归故国，以利协和万邦；将思乡成疾的隋朝宫女送还她的亲人，以遂民愿；释放后宫多余的彩女，叫她们回归田园，勤务农桑，安居乐业，以沐天恩。

〔众惊讶。

房玄龄　（有意解围）玄成，你，你糊涂了吧？

长孙无忌　不，他清醒得很！陛下，魏征当着群臣羞辱皇家尊严，居心叵测，罪不容诛！

魏　征　哈哈哈……

李世民　你为何发笑？

魏　征　当初为了此事，魏征上疏杨广，险些满门抄斩。如今么……

李世民　如今怎样？

魏　征　要杀要奖谨从陛下，不过要让我魏征把话讲完。

房玄龄　臣启陛下，魏征自追随陛下以来，忠心不二，天地可鉴！

魏　征　（耿直地）君臣社稷原为一体，倘若君王不立，社稷不保，做臣子的纵被后人奉为神明，又有何用啊？

李世民　魏征，你有何用意？你与朕说，你与朕讲！

魏　征　陛下，你可讲过“怨之所积，乱之本也”？

李世民　讲过。

魏　征　你可讲过“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李世民　有何言语，你一并讲来！

魏　征　陛下，容禀！

（唱）隋亡哀歌尚可闻，

　　前车鉴，当为训，

奢侈靡费是祸根。

纵欲滋乱撼国本，

杨广千古成罪人。

大业八年，杨广一次出游，便有万余宫女随从取乐，一时间上行下效、腐叶飘零，反声四起、国败君亡。如今，我大唐虽说国运昌盛，但奢靡之弊已露端倪，若不及早铲除，诚恐蔓延成风，危及我大唐基石。

（唱）安不思危必生乱，

存不虑亡国难兴。

李世民　（唱）存亡休轻论，

危言乱视听！

魏　征　（唱）失民心者失天下，

杨广教训深。

李世民　（震怒）魏征，你敢将朕与那杨广相提并论吗？

魏　征　陛下呀！

（唱）大唐国运虽昌盛，

蚁穴之患休看轻。

载舟覆舟宜深慎，

莫负百姓拥戴心！

李世民　（内心充满矛盾地望着魏征）……

〔御马监高呼："报——"急上。

御马监　启禀陛下，大……大事不好！

李世民　何事惊慌？

御马监　"飒露紫"它……

李世民　怎么样？

御马监　它……它无病暴死！

李世民　（盛怒，揪住御马监）"飒露紫"随朕出生入死，你、你、你……

〔李世民怒不可遏，从侍卫腰间拔出宝剑，高高举起。

魏　征　陛下，万不可重马轻人！

〔李世民掷剑于地，从唐公公手中夺过陶马“飒露紫”，重重摔在地上。

〔众惊呆。

〔陶马破碎的回响声……

〔收光。

第　五　场

〔静场。

〔光渐起。

〔画幕外，唐公公、四太监及诸多宫女木然侍立。

〔左侧牛车壁画与右侧宫女壁画渐显。

〔音乐拨弄心弦。

唐公公　……你们都看见了，……也都听见了……

众宫人　……

唐公公　……皇上发火了，……从来没发这么大的火……

众宫人　……

唐公公　魏大人这都是为了什么呀？

众宫人　……

〔一宫女暗泣，又止。

唐公公　要是觉得魏大人说得对，就跟我到皇后娘娘那儿，给魏大人讨个活命吧。

〔唐公公下。宫女们依次下。

〔音乐延续，力度逐渐加强。

〔幕启。

〔后宫。

〔长孙皇后默然站立，唐公公率宫女、太监俯首跪地——今日朝

堂上发生之事，显然已经禀报过了。众人神情呆愣，寂然无声。

〔长孙皇后示意，唐公公及众宫人站起。

长孙皇后　（沉思）……

（唱）魏大夫一谏风雷起，

顿使我心底波澜难平息。

处盛世也并非无忧无虑……

思良谋护贤臣永固宏基。

唐公公　启娘娘，皇上来了！

长孙皇后　（一想）尔等在此接驾。

唐公公　接驾！

〔长孙皇后与二宫女下。唐公公趋前迎驾。

〔李世民沉思上，众宫人依次下跪请安。

众宫人　奴婢参见陛下，奴婢参见陛下……

〔众宫人的迎驾声不绝于耳，一片混响。

李世民　（烦躁地）好了！

〔众宫人一阵慌乱，垂手侍立。

唐公公　请皇上息怒。

李世民　（环视众宫人）这后宫之内竟有这许多的宫女？

唐公公　这后宫少说也有万把人。

李世民　哦，有万余之众？

唐公公　像奴才这样的有一两千人，剩下的便都是嫔妃、宫女了。

李世民　怎会有如此之多？

唐公公　启禀皇上，这内中有前朝留下来的，也有这些年到各地采集来的，还有达官贵人们献进宫来的。谁也没留意这档子事儿，日子一长，人可就越来越多了。

〔李世民看了唐公公一眼。

唐公公　恕奴才多嘴，后宫这么多人，又要吃又要穿的，一年得多少开销哇。有的人在宫里待了一辈子，都待傻了。再说，皇上您也顾不

了那么多呀！

李世民　这后宫之事，娘娘她……

〔唐公公欲言。

李世民　娘娘怎么还不来接驾？

唐公公　皇上，娘娘来了！

〔二宫女引长孙皇后盛装款步上，李世民见状惊诧。

李世民　娘娘为何如此盛装？

长孙皇后　大唐皇后长孙氏叩见陛下！（大礼参拜）

李世民　既非册封又非朝会，为何如此盛装？

长孙皇后　陛下呀！

（唱）今日里虽未逢典礼吉庆，

着盛装参王驾恳切陈情。

皇兄他行事不端令人惊震，

臣妾我约束不严有负圣恩。

多亏了魏爱卿良药对症，

才免得一错再错，毁损了皇家圣名。

得魏征实乃我大唐之幸，

似这等社稷贤才千载难寻。

臣妾我思及此喜之不尽，

特地盛装贺明君。

我朝有此良臣在，

扶大唐，秉忠心，献长策，除弊端，正官风，安黎民，

何虑神州不升平！

〔李世民默然未语，欲挥退众人。

〔幕后传来苌娥的歌声：

"妹在崖上唱山歌，

哥在崖下赶牛车……"

〔苌娥似疯非疯，唱着山歌上。

唐公公　（喝止）苌娥，你这个疯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还不快回去！

长孙皇后　且慢。（和善地）她就是苌娥？

唐公公　快见过皇后娘娘。

苌　娥　娘娘？（凑上前仔细端详）皇后娘娘，嘿嘿嘿……

唐公公　放肆！（欲责苌娥）

李世民　（抬手制止）不要惊吓于她。（和颜悦色地）苌娥！

（唱）你休要害怕莫心惊，

孤有话相问你仔细听。

今岁年纪有多少？

〔苌娥呆滞地摇头。

李世民　（唱）再问你被选入宫有几春？

〔苌娥反映依旧。

李世民　（唱）前朝皇帝你可曾识面？

〔苌娥茫然。

李世民　（唱）当今天子你应能记得清。

〔苌娥益茫然。

李世民　（唱）可还有骨肉至亲在乡井？

苌　娥　（忽然眼中闪烁光芒，指牛车壁画）他……他在等我！

李世民　（唱）等你者盼你者他又是何人？

苌　娥　（唱）阳婆婆爬到山墚墚上，

哥哥接我来……

〔苌娥唱着山歌下。

李世民　（望着离去的苌娥，怜悯之心由衷而生）唉！

（唱）这歌谣往日听来多婉转，

今朝入耳凄楚哀怨备伤情。

长孙皇后　（唱）

豆蔻年华入宫禁，

青春空逝白发生。

寂寞后宫孤衾冷，

痴言疯语含酸辛。

倘若能似归燕展翅飞天外，

教春风吹开那万里愁云。

〔李世民摆手，长孙皇后、唐公公及宫女、太监依次退下。

〔更鼓声声，新月升起。

李世民　（徘徊沉思，心绪难平；举头望月，胸涌层波）玄成啊，玄成，今日朝堂之上，朕一时盛怒，当着群臣伤害你了。

（唱）月儿如钩，遥挂长天，

清辉流泻，下照无眠。

我将我心寄明月，

心随清辉到卿前。

〔舞台后区光渐亮，现出魏宅与魏征。

魏　征　（唱）你我莫逆近十载，

李世民　（唱）争过多少回，

魏　征　（唱）红过多少脸，

李、魏　（重唱）

却总是雨霁云消现晴天。

李世民　（唱）今日里……

魏　征　（唱）今日里……

李、魏　（重唱）

今日里却怎又——

李世民　（唱）率性任情，

魏　征　（唱）急不择言，

李世民　（唱）闻言即怒，

魏　征　（唱）冒犯君颜，

李、魏　（重唱）

朝野震慑惊百官，难堪实难堪。

李世民　（唱）心绪烦，情思乱，

魏　征　（唱）情思乱，心绪烦，

李、魏　（重唱）

此心片刻也难安……

〔李世民及后宫景隐去。

魏　征　（唱）心潮如浪急翻卷，

难按肺腑万千言。

难道说兴衰更替，周而复始千古难更变？

难道说果真是善始容易克终难？

忆当年朱雀宫中彻夜论殷鉴，

君与臣手相执我们坦诚吐真言。

他言道：

“为君者节欲尊贤莫轻慢，

为臣者坦言诤谏才能够社稷安。”

抚今追昔生百感……

初衷岂因时日迁？

夤夜进宫再进谏，

剖肝沥胆，竭诚相见，固本浚源，方能够同心合力共铸盛世太平年！

李世民　（内喊）玄成！

魏　征　哪个唤我玄成？

李世民　（喊声近）玄成！

〔唐公公执灯笼引李世民悄然上。唐公公欲唤魏征，被李世民制止。

李世民　（向室内）玄成！

魏　征　（闻声回头，发现李世民，一时不敢相信）……

〔二人遥相对视，魏征移步向前，确认对方。静默片刻，魏征欲施礼，李世民急趋前扶住。

魏　征　（自责地）玄成这张狰狞的面容，惹恼陛下了……

李世民　（动情地）谁说卿狰狞，朕看卿妩媚……

〔李世民、魏征相视而笑，笑声酣畅，两心相印。

丑丫头　（内）哎呀——

〔丑丫头满脸白粉，边喊边跑上。

魏　征　怎么样了？

丑丫头　（语无伦次）老爷、老爷，房顶上白墙皮掉下来，打了我一个大巴掌！

魏　征　伤着无有？

丑丫头　没有。

〔裴夫人、老仆闻声上。

魏　征　快快叩见陛下！

〔裴夫人等见驾。

李世民　玄成，你一向就在此居住么？

魏　征　梨园魏宅，还有“翠涛”，惬意得很哪！

李世民　（感慨万分）玄成啊，孤的爱卿！想不到我大唐名臣的府邸，竟是这样顶不遮漏，梁无修饰，居无正厅，院无高墙。（对唐公公）传朕旨意，速命工部派人修缮，所需资费概由国库支付。

魏　征　（急阻）陛下，此举差矣！

李世民　（不解）嗯，朕又差在哪里？

魏　征　焉能动用大唐国库钱财修缮玄成个人私宅呀？

李世民　这……

魏　征　古人云：“为官之法，一清廉，二谨慎，三勤苦。为臣身为谏议大夫，又是陛下钟爱之臣，怎可不以身作则呀？

李世民　魏爱卿言之有理，只是这宅院……

魏　征　微臣还有一谏。

李世民　啊，怎么你还有一谏？

魏　征　（郑重地）微臣奉命将《隋书》编撰完篇，伏请陛下御览。

〔老仆与丑丫头将一箱《隋书》抬上。

李世民　（阅书稿，激动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魏玄成，人镜也！谏议大夫魏征听旨！

魏　征　臣在。（跪）

李世民　将《隋书》印发朝中大臣人手一卷，以为借镜。诏示文武百官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励精图治，共兴大业。朕率先从后宫做起，释放三千宫女，着令谏议大夫魏征拟诏。

魏　征　（庄重地）臣遵旨！

〔辉煌的乐声起。

〔二人同至桌案前，李世民亲自磨墨，魏征奋笔拟诏，造型。

〔画幕徐徐落下。

〔画幕前，唐公公手捧诏书。

唐公公　陛下有旨，静听宣诏！（宣诏）“奉天承运大唐皇帝诏曰：自我大唐贞观立元以来，四海宁靖，百业振兴，国势强盛，万民康馨。为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察我皇苑后庭，宫娥众多，列阵成云，一则靡费库银，再则徒耗青春。于今，朕与皇后共颁诏令，开释三千宫女，一并永离皇城，礼送归家省亲，任其择偶成婚。以此陶冶世风，慰藉天下人心。钦此。”

〔乐声大作。

〔画幕启。

〔西域少女被礼送出宫。

〔宫门大开。

〔众多宫女一拥而出，喜泪盈面。

〔众百姓向前迎亲。

〔人群中，苌娥与卖炭哥相见，激动不已。

〔苌娥坐上卖炭哥吆赶的牛车。

〔李世民、魏征、长孙皇后及众臣亦为此情景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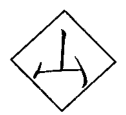
〔郑仁基向魏征拱揖，表示钦佩，并欣然接过李世民所赐冠带袍服。
〔牛车满载着幸福和欢悦从台前走过。老牛："哞——"
〔幕闭。

——剧　终



现代京剧







映山红

黎中城　王涌石　程惟湘

2001年



剧中人物

梁玉梅　女,24岁,红花乡农民,共产党员。

钱家辉　男,45岁,武阳镇学校校长,党区委书记。

陈兰英　女,18岁,黑牛洼农民,共产党员。

潘惠珍　女,25岁,梨花坳农民,共产党员。

韩桂花　女,44岁,钱家辉妻。

大老王　男,30岁,游击队交通员。

曹　峻　男,39岁,白军保安团政治处主任。

姜排长　男,29岁,白军保安团特务排长。

七　公　男,70岁,红花乡农民。

松伢子　男,16岁,红花乡农民。

“六十多年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赣南。当时，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出发长征；白军如狼似虎，疯狂反扑；游击队隐伏深山，备极艰苦。然而，陷于水深火热的苏区人民却自始至终怀念着党，他们甘冒生命危险为游击战士送盐送粮。在离瑞金城不远的红花乡，发生过这样一个悲壮而惨烈的故事……”

第一场　死 里 逃 生

〔赣南山区，红花乡，村外山脚下。

〔幕徐启。星稀月暗，树影幢幢。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通向远方崇山峻岭。

〔一个黑影悄然跑上。四顾无人，卢全勇拈亮马灯，向远方发出三明三灭的信号。

〔远处山上也闪现三下灯光。

〔卢全勇向身后招手。

〔周铁、赵霞、陈雨发、徐纯贵背盐挑粮上。

〔几名游击战士在王班长带领下急步赶来。

〔双方紧紧握手，交接盐粮。

〔突然，十数支手电筒光柱从四面射来。曹峻和姜排长率众白军一拥而上，将这里团团围住。

众白军　（厉声嚎叫）不许动！

卢全勇　（疾呼）快走！

众白军　（齐呼）杀——（举枪冲来）

〔游击战士和卢全勇等党员奋身反抗。

〔一场短暂而激烈的搏杀。王班长和游击战士寡不敌众，壮烈牺牲。卢全勇、周铁、赵霞等五名党员负伤被捕。

曹　峻　（狞笑着踱向绳捆索绑的共产党员，鹰隼般的眼睛逐一辨察着）没有想到吧？你们今晚的行动计划，曹某人了如指掌！（举起一

张纸片，得意地）看！这就是你们红花乡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核对）你是卢全勇，你是陈雨发，你是周铁、赵霞、徐纯贵……还有梁玉梅！把她给我带过来！

众白军　带梁玉梅！

〔在白军的逼迫下，梁玉梅怀抱襁褓婴孩上，卢全勇等尽力以身掩护，将梁玉梅围裹在当中。

曹　峻　（指游击战士们的尸体）这，就是和国军顽固对抗，偷运盐粮进山的下场！说！游击队的营地在哪里？陈毅藏在什么地方？

〔一片沉默，无人响应。

曹　峻　说！

姜排长　说！

众白军　说！

六党员　（凛然齐声）白日做梦！

曹　峻　（歇斯底里地）把他们就地枪决，暴尸村头！

姜排长　举枪，预备！

〔七党员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机枪骤响，声如霹雳。卢全勇抢上一步，以自己的身躯迎挡机枪子弹……六位党员相继倒下。

〔白军撤退。

〔昏暗夜空，乱云飞渡，山风悲啸，滚雷声声。

梁玉梅　（唱二簧导板）

　　红花乡遭劫难地陷天坠……

〔光微亮：梁玉梅从尸堆中挣扎爬起。她肩负枪伤，血染衣衫，惊魂未定，浑身抖颤，目睹惨景，心痛难已。

梁玉梅　同志们……老支书！（接唱回龙）

　　眼睁睁家园毁，亲人们血肉飞，

　　我虎口余生肝肠摧！

　　白匪军狠毒凶残似鬼魅，

同志们卧荒丘魂去不归。

〔突然响起阵阵婴啼。

〔梁玉梅大惊，急回身寻找，终于在尸堆中抱起婴儿。

梁玉梅　（接唱摇板）

绝境中母女双双何处去？

〔梁玉梅紧抱婴儿欲向东走，又惊惶折返，欲向西行，复转身退回。目光落到烈士们的遗体上，不由一惊。

〔画外，曹峻的声音似在空中回旋："看！这就是红花乡全体共产党员的名单！名单！名单！名单……"

梁玉梅　（接唱）

猛想起一句话魄散魂飞！

若不是队伍中有人反水，

同志们又岂能身陷敌围？

须火速去至那武阳镇内，

寻亲人报凶信急如燃眉！

〔梁玉梅向烈士遗体告别，抱着婴儿急速离去。

〔姜排长带领白军出现在高坡上。

姜排长　不好！共党的尸体少了一具！快追！

〔切光。

第二场　虎口余生

〔武阳镇，钱家辉家，客堂。大门通街巷，小门连内室，另有一侧通屋后院子。墙挂鲤鱼跃龙门图，两旁对联："半途莫中止，一旦能贯通"。桌、椅、书柜。

〔钱家辉正伏案书写。韩桂花蓬头乱发、神情沮丧地从内屋走出，眼角挂着泪花，愣怔怔地望着钱家辉背影。

〔钱家辉有所觉，忙把摊在桌上的字纸和蓝色小本藏入书柜。

韩桂花　(视线转向墙上对联,念)“半途莫中止”……(苦笑)哼哼……半途莫中止?谁能做到呢?……我韩桂花能做到吗?你钱家辉能做到吗?哼哼……

钱家辉　(嗔怪地)桂花,你又胡思乱想了。(指下联)这不还有下半句吗?“一旦能贯通。”贯通了,就可以……

韩桂花　就可以昧着良心,把朋友、同志都推上断头台了吗?

钱家辉　你……(克制地)同志?什么同志?不过就是一个林子里的鸟嘛,大难临头,还不东西南北各自飞了?你想想,这瑞金六个区,六个区委书记有五个跟着主力红军走了,单把我留下来坚持斗争……哼,既然人家顾不了咱们,咱们总得为自己作个打算呐!桂花!(唱四平调)

人活世间当自醒,

察风辨雨稳步行。

适者生存逆者殒,

误入歧途陷榛荆。

而今是风云变幻逢厄运,

钱家辉处境艰难履薄冰。

贤妻你理当助我东山起,

万不能蒙昧固执坏了我的大事情。

〔韩桂花掩面啜泣。

钱家辉　得了,吃了安神药,好好地睡上一觉,就没事儿了。

韩桂花　我不睡!睡着了,会做恶梦的!

钱家辉　你!(恼怒地欲发作)……

〔响起敲门声。

钱家辉　(向韩桂花示意)嘘!

〔韩桂花惊恐地止住哭泣,望着大门。

钱家辉　(低声发问)谁?

梁玉梅　(门外应声)钱校长在家吗?

钱家辉　（谨慎地）你是谁？

梁玉梅　我是您的学生。

〔钱家辉诧异地愣了一愣，示意韩桂花进屋。看韩桂花走进内室，他才转身打开大门。

〔梁玉梅抱着妞妞闪进屋来。

钱家辉　（失色）梁玉梅？！

梁玉梅　（悲从中来）钱校长！（放声大哭）

钱家辉　（镇定下来）你……你还活着。

梁玉梅　是老支书用身子挡住敌人的枪弹，我才死里逃生。

钱家辉　没死……没死好，好哇！啊呀，肩上还在流血！是受了枪伤？（暗暗琢磨）得赶紧上药止血呀……你这儿呆着，我去给你买药……（欲出门）

韩桂花　（上，抢先）不！

梁玉梅　师母？

韩桂花　玉梅，我送你去找大夫！（拉着梁玉梅就往外走）

钱家辉　（喝止）桂花！……你病了，哪儿也不许去！

韩桂花　我没病……

钱家辉　你有病！再说，玉梅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能满街乱跑吗？

韩桂花　（语塞，却又不甘心）可是、可是……

〔婴儿咿咿唔唔地发出声音。

钱家辉　（忙转话题）瞧，把孩子吵醒了。玉梅受了枪伤，又连夜奔走，不能再累着了。来，快把孩子抱进里屋休息？

韩桂花　（仍站着不动，眼望梁玉梅，似有话说）……

钱家辉　哎呀，我和玉梅还有事儿要谈呢！

梁玉梅　（将妞妞交给韩桂花）师母，给您添麻烦了。

钱家辉　快去！快去！

〔韩桂花无奈，抱妞妞下。

梁玉梅　钱校长，我们乡的党员全都牺牲了，他们死得好惨呐！

（唱二黄散板）

山乡惨遭无妄灾，

风雨摧折栋梁材。

遍地杜鹃成血海，

含悲蕴恨向天开。

老支书临刑挺身掩护我，

梁玉梅死里逃生到此来。

党支部定是叛徒来出卖……

钱家辉　（暗惊）叛徒?！他是谁?

梁玉梅　校长！（忿恨地接唱）

若知晓，早将他千刀万剐万剐千刀喂狼豺！

钱家辉　哦……（转题）玉梅同志，你死里逃生，真不容易呀。往后，有什么打算吗?

梁玉梅　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只想着要活下去。

钱家辉　（点头）对！求生是人的本能。可如今革命遭到重大挫折，苏维埃政权已不存在。地方党组织垮的垮、散的散……

梁玉梅　山里不是还有陈毅司令员领导的游击队吗?

钱家辉　（探询地）哦?你知道他们在哪儿?

梁玉梅　（摇头）不知道。

钱家辉　看来，你我这些幸存者，就只有先躲藏起来，再图进退了。

梁玉梅　可是敌人发现我没死，一定会到处搜捕。

钱家辉　放心！你可以安心在这里，躲上一段日子。

梁玉梅　我怕连累您和师母。

钱家辉　我区委书记的身份还没暴露。他们不会查到这儿来。

梁玉梅　校长，给您添麻烦了。

钱家辉　（神秘一笑）谁让我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入党介绍人呢?好了，当务之急，是要赶紧治疗枪伤。我这就去给你买药。

梁玉梅　（感激地）谢谢，校长。

钱家辉　你可千万别走哇！

梁玉梅　（听话地）哎。

〔钱家辉往厨房看了一眼，走出门去，反手掩上大门。

〔梁玉梅刚缓过一口气，坐下喝水。韩桂花匆匆上。

韩桂花　（神情紧张地）玉梅！快……快离开这里！

梁玉梅　（不解）什么？

韩桂花　快离开这里！跑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梁玉梅　为什么？

韩桂花　别问我为什么，你走吧！快走！

梁玉梅　我……我不明白。

韩桂花　等你明白就来不及了。

梁玉梅　可我总得知道，什么原因要让我离开？

韩桂花　我……（痛苦摇头）我说不出口……你别再问了！

梁玉梅　（误会）哦，我明白了。师母，您别害怕，我决不连累你们！一会儿钱校长回来了，请告诉他，我先到别处去躲躲，过几天再跟他联系。

韩桂花　不！你别再跟他联系！也别再让他看到你！

梁玉梅　（惊讶地看着韩桂花）您这是什么意思？

韩桂花　（有口难言，只是哭泣摇头）……

梁玉梅　师母！您究竟怎么啦？您心里有话不能对我说？

韩桂花　……

梁玉梅　师母，您是看着我长大的，又有什么话不能告诉呢？师母！看在党的份上，看在牺牲的乡亲们的份上，看在走投无路的玉梅和孩子的份上，我……我求你了！

韩桂花　（实在忍耐不住，声泪俱下）玉梅！（唱）

　　我瞎了眼，你也错看了人，

　　钱家辉他……他背叛了革命，投靠了白匪军！

梁玉梅　（无法相信）不！

韩桂花　（接唱）

半月前白匪开进武阳镇，

我夫妻突遭逮捕押到省城。

敌司令亲自坐堂严刑拷问，

钱家辉他屈膝变节就降了敌人。

他把那党内机密全供认，

脚踩着同志的尸骨苟且偷生。

他天良丧尽罪孽重，

我蒙耻含垢难做人。

这一张委任状就是他倒戈反水的铁板干证！

〔韩桂花从书柜中取出蓝色小本和字纸，递于梁玉梅。

梁玉梅　（急看）“国军少校特派员委任状”……“剿灭共党游击队计划书”……啊?!

韩桂花　（接唱二黄散板）

你……你快离虎口去逃生！

梁玉梅　（接唱反二黄散板）

晴天霹雳当头震，

恩师竟然是仇人，是仇人！

实难当这步步荆棘处处陷阱……

韩桂花　（催促）快走吧，玉梅！他一回来你就跑不了了！

梁玉梅　师母。（接唱）

感谢你至诚相助救命恩！

〔梁玉梅向韩桂花深情道谢。韩桂花速进内屋，抱出妞妞。梁玉梅拉开门接过妞妞，急急向门外走去。

〔门口站立着钱家辉，他脸色阴沉跨进客堂。

〔梁玉梅、韩桂花俱都愣住。

钱家辉　（冷冷地）你都知道了？

梁玉梅　你要把我怎么样？

钱家辉　我要救你的命。

梁玉梅　救我?

钱家辉　带你去保安团自首!

〔钱家辉上前抓梁玉梅。

梁玉梅　叛徒!

韩桂花　(以身挡住钱家辉)玉梅,快跑!

〔钱家辉踢翻韩桂花,推倒梁玉梅,将妞妞抓在手中。

钱家辉　(威胁)你要跑,我就把她交给保安团!

〔妞妞大哭。

梁玉梅　(痛心疾呼)妞妞……妞妞……

〔韩桂花从地上爬起,操起身旁顶门杠,猛击钱家辉后脑。钱家辉一时昏厥。韩桂花也软瘫在地。

梁玉梅　(扑过去,紧抱妞妞)妞妞!

韩桂花　(使劲叫喊)还不快跑!

〔钱家辉醒来,挣扎站起,掏出手枪,欲追。

〔梁玉梅从窗户逃了出去。

〔韩桂花扑过去死死抱住钱家辉持枪的手。两人拉扯扭打……一声枪响。韩桂花饮弹身亡。

钱家辉　嗄?!桂花……(颓丧地瘫坐在地)

〔曹峻、姜排长闻声急上。

曹　峻　怎么回事?

〔钱家辉喘着粗气,缓缓站起。

曹　峻　她怎么啦?

钱家辉　(恨恨地)她……她咎由自取。

曹　峻　梁玉梅呢?

钱家辉　那个打不死的女共党她跑了。往山里跑了!要是让她找到游击队,把真相抖露了出去,那以我为钓饵,消灭游击队的计划,就彻底完蛋啦!

曹　峻　（急喊）姜排长！

姜排长　有！

曹　峻　火速传令，全体出动！封锁所有进山通道，派遣马队紧急搜捕，一定要把梁玉梅给我抓回来！

姜排长　是！马队出发！

〔白军紧急集合……

第三场　绝处逢生

〔音乐：焦灼、紧张、纷乱。

〔山中。峰峦层叠，岚烟飞渡。云在飘，树在移，山在走，岭在动……仿佛一切都在奔流，一切都在踊动。

画外女声　（合唱）逃——

〔梁玉梅背妞妞奔逃上。

梁玉梅　（唱）逃出鬼门关，

逃离虎狼巢，

逃过死神手，

逃避那追魂索命的杀人刀！

画外女声　（合唱）逃——

〔梁玉梅在盘旋山路中疾走，在茂密丛林内穿行，在湍急涧流里淌过，在陡峭斜坡上攀缘……艰难费力，拼命逃亡。

〔马蹄渐近，声似滚雷。姜排长率白军马队一路追来，扬起滚滚尘烟。他们挥鞭、纵马、腾跃、狂奔，时而一字排开，时而驻足搜寻，时而分兵包抄……横冲直撞，气势汹汹。一时失去目标，白军四顾搜寻，不远处传来婴儿啼哭声，白军循声追去。

〔天色渐暗。重重叠叠的山峦，屏障般的黑影，游移流动着。

〔梁玉梅与白军马队往返追逃，穿插交错，险象环生。

画外女声　（合唱）逃——

梁玉梅　（唱）逃上摩天道，

逃越盘龙坳，

逃奔栖霞岭，

逃向那云遮雾罩的九重霄！

画外女声　（合唱）逃——

〔大雨滂沱。梁玉梅逃到悬崖边，戛然止步。她恐惧地俯瞰脚下深邃的山谷。马蹄声越来越近。

姜排长　（内声）在那儿呢！快追！

〔梁玉梅进退两难，终于不得不冒险跳崖。

〔姜排长率队追来，俯视深谷。

白军甲　摔死没有？

姜排长　下去瞧瞧。

〔白军甲战战兢兢地拉着白军乙的手往下爬，猛地一滑，吊在半空，吓得他哇哇乱叫。白军乙忙把他拉回来。

白军乙　这悬崖绝壁，神仙也下不去呀！

白军甲　是啊，还下着这么大的雨……

姜排长无奈，拔枪向下连射，未见反应。

姜排长　把守所有隘口通道，天亮以后继续搜索。就算她今晚没摔死，也不让她活到明天！

〔姜排长率马队下。

〔天更暗，雨渐止。淡淡的星光下，一丛灌木中钻出陈兰英和潘惠珍。二人暗中探视。陈兰英挽袖卷裤，欲往悬崖。

潘惠珍　（忙阻）危险！

陈兰英　不管她们了？

潘惠珍　（指另一边）从那边绕下去。

陈兰英　（点头）好，快！

潘惠珍　轻点儿，别让白狗子发现！

〔陈兰英、潘惠珍急急朝另一边摸去。

〔暗转。

〔光渐明：石洞幽深，石笋晶莹，叠岩垒块，高低参差。洞口一方夜空，镶缀疏星点点。洞内草叶作铺，此处显然已被人当作暂时栖身之所。

〔妞妞躺在草叶铺设的"石床"上，一动不动。

〔陈兰英、潘惠珍使尽浑身力气，将昏迷未醒的梁玉梅背进洞来，放在妞妞边上。

陈兰英　我的妈呀！亏得我啃了几块野红薯，不然哪来的力气，把她从沟底扛到这儿！

潘惠珍　她浑身湿透了。

陈兰英　我点个火，让她烤烤。

潘惠珍　小心，别让白狗子发现。

陈兰英　哎。（小心地在几块石笋后点着篝火）

潘惠珍　（替睡着的婴孩盖衣）你说奇怪不奇怪？从那么高的山坡上滑下来，大人摔晕了，孩子倒没事儿。

陈兰英　可不是吗？要是写成戏文，演给人看，人还不一定相信呢。世上的事，就这么巧！

潘惠珍　哟，她醒了！

梁玉梅　（苏醒过来，惊诧地扫视四周，目光落到妞妞身上）妞妞！（焦急地支撑起来，扑到妞妞身旁，抱住她）妞妞……你怎么啦？

陈兰英　莫着急，她没事儿……

梁玉梅　（惊望二人）你们是谁？这是在哪儿？

潘惠珍　（柔和地）别害怕，我们不是坏人。刚才看见你们俩掉下山谷，就悄悄把你们背到山洞里来了。

〔远处传来一阵犬吠和几声枪响。

〔梁玉梅大惊失色，抱紧孩子，起立欲逃。

〔陈兰英、潘惠珍警觉地向洞外张望。

梁玉梅　我还有事，不能呆在这儿……

潘惠珍　山里山外路口道岔布满岗哨，出去危险！

陈兰英　是啊，我们也都有事，没法子，只好在这儿憋着。

梁玉梅　（无奈）……

〔婴孩啼哭起来，陈兰英、潘惠珍慌忙过去哄她。

梁玉梅　还是我来吧。（轻轻摇晃）妞妞，妞妞，我的小宝贝。不要害怕，在妈妈怀里睡吧，睡吧。（轻拍肩背，哄其入眠）（唱山歌）

我送那个哥哥到桥头，
桥头下面有条小木舟，
舟上装满了红米酒，
米酒送给亲人润润喉……

〔潘惠珍、陈兰英感动地望着、听着，情不自禁地走到了梁玉梅的身边跟着唱起来。

三　人　（同唱山歌）

我送那个哥哥到村口，
跟随亲人去把红军投，
红军出发呀去打仗，
哥哥一去哪日才回头？

〔妞妞睡熟。山洞里显得格外温馨、和谐，对红军亲人的思念把三个女共产党员拢到一块儿，而母爱的天性更将三个善良妇女的心拴在一起了。

梁玉梅　（沉默片时，暗暗观察着二人，而后柔和地）二位妹子，你们救了我母女俩的命，我这辈子不会忘记。告诉我是哪个乡哪个村的，日后也好上家里道谢呀。

陈、潘　上家里？

潘惠珍　（触动心事，泪水夺眶）我已经……没有家了。

梁玉梅　怎么？

潘惠珍　（唱西皮原板）

未曾开口珠泪滚，

惨象历历眼前生。
家住山后梨花坳，
我名三字潘惠珍。
红军离去天骤变，
白匪军残忍杀害我一家人。
老爷爷挺身骂敌遭毒手，
架上了柴堆就被熊熊烈火吞。
啊呀爷爷呀！
惠珍侥幸脱险境，
逃入深山寻亲人。
迷雾阻断“娘家”路，
前途渺渺愁倍增。

陈兰英　大姐！（唱西皮快流水）

陈兰英今年整十八，
家住东乡黑牛洼。
阳春三月刚出嫁，
丈夫他跟随红军走天涯。
白匪军清乡倒算似恶煞，
挨门搜捕要把共产党员抓。
兰英生来不知怕，
我一把柴刀手中拿，劈死他一个砍伤他俩，
只身进山寻“娘家”。
谁料想困死在石壁石洞石顶下，
空有这一腔恨、两膀力没处使来没处发！

潘惠珍　大姐，看你被白匪赶得走投无路，一定也有满腹冤仇吧。

陈兰英　是啊，你也说给我们听听啊。

梁玉梅　（唱西皮二六）

梁玉梅山村女子二十四，

祖居在那红花乡南卢家祠。
三口人甜甜蜜蜜度时日，
勤学习政治文化勤耕织。
红旗下夫妻双双同宣誓，
期盼着美好理想成现实。
谁料想风云突变灾祸至，
我丈夫他受命远征临危时。
好山河顷刻洒满血和泪，
遭叛卖十里山乡遍地尸。
靠战友相掩护方得幸免一死，
投"娘家"报深仇我心如磐石！

陈兰英　（高兴地）这么说，咱们仨是同志？

潘惠珍　（欣喜地）是自己同志。

三　人　（连连点头）是革命同志啊！

陈兰英　哎呀！太好了！

〔远处又传来数声枪响和一阵狗吠。

〔陈兰英向洞外张望，看清近处无人，回身用一些柴枝遮挡篝火。

潘惠珍　唉！可惜，三人生来一样的命，都是失群的孤雁苦零丁！

陈兰英　是啊，什么时候能找到游击队、找到党，这七上八下悬着的心才真踏实得下来呀。

梁玉梅　（见她们犯愁，劝慰地）火候没到，急也没用。

陈兰英　（打了个哈欠）嗬嗬……折腾了一天都累坏啦，你们休息吧，我守夜。

潘惠珍　我来守夜吧。

梁玉梅　不，孩子病着，想睡也睡不着。还是你们先休息，我守着吧。

陈兰英　（边打哈欠边说）那……咱们再……陪你聊会儿……（话音未落，打起鼾来）呼……

〔潘惠珍窃笑。梁玉梅示意其躺下。潘惠珍听话地靠在石笋旁，

不一会儿便自睡着。

〔梁玉梅俯身给篝火添加树枝。妞妞啼哭。梁玉梅忙将她抱在怀里。

梁玉梅　妞妞,你饿了吧?不哭,不哭,妈妈喂你。(背身哺乳,并轻轻哼起山歌)

〔哼着哼着,极度疲惫的梁玉梅也不知不觉打起盹来。

〔音乐:欢快,跳跃,兴奋,热烈。

〔灯光变幻,梦境呈现:洞外夜空,越变越亮,渐渐光灿耀目,显现出艳阳高照、猎猎红旗下革命根据地的绚烂美景。

〔洞外,整整齐齐的红军队伍开进山乡。欢声雷动。

〔梁玉梅激动地跳了起来,抱着妞妞朝洞口奔去。

〔身穿军服、胸戴红花的卢明雄姿英发地从洞外走来,向梁玉梅刷地行了个军礼。梁玉梅不顾一切扑上去,与卢明紧紧拥抱。二人又一起逗弄妞妞。梁玉梅叫醒熟睡的陈兰英,潘惠珍,示意她们去找自己的丈夫。陈、潘分别去寻找,与自己的丈夫相见。三位红军解下胸前红花,戴到三位妇女的胸前。

〔红军、卢明、陈、潘两人的丈夫与梁玉梅、陈兰英、潘惠珍合着音乐的旋律,纵情欢跳……

〔骤然,一切又都恢复到梦幻前的情景:妞妞依旧躺在梁玉梅怀中熟睡,陈兰英、潘惠珍也依旧靠着石笋酣眠。

梁玉梅　(梦中惊醒)卢明,卢明……妞妞!(看清周围情景,方知竟是梦幻,不啻怅然失望)(唱二黄中板)

寒夜迢迢愁思长,
愁思缕缕入梦乡。
梦乡光华耀眼亮,
梦魂相聚慰愁肠。
觉来不见春光在,
只剩得腥风血雨倍凄凉。

画外女声　（伴唱)——倍凄凉。

梁玉梅　（接唱反二黄慢板）

小妞妞安然沉睡娇憨模样，

脸绯红汗湿衣衫身带创伤。

（转二黄原板）

儿本该无忧无虑尽情欢畅，

却随娘备受颠连历尽风霜。

姣儿啊，你莫怨亲娘莫怪亲娘！

画外女声　（伴唱)——莫怪亲娘。

梁玉梅　（接唱二黄原板）

娘愿做忠诚不渝共产党，

宁一死也不改炽热心肠。

儿长大会把娘亲来体谅，

当理解先辈们出生入死、前仆后继所为哪桩。

画外女声　（伴唱）——为哪桩。

陈兰英　（梦话）别拦我！我要进山！我要进山……

潘惠珍　（呓语）白狗子追来了，快逃，快逃……

梁玉梅　（走近细看，见二人仍酣睡未醒，长叹一口气）唉。

（接唱二黄散板）

她二人心底里焦灼万状，

玉梅我也好似火燎心房。

死难烈士未安葬，

山上的亲人缺盐粮，

白匪布罗网，

叛徒逞凶狂，

群众散沙样，

消沉无主张，

党的组织在何方？今在何方？

〔卢全勇画外音:“玉梅,无论多么艰难,也要咬牙挺过去。别忘了你是党的女儿!”

〔梁玉梅若有所悟。

〔洞外晨曦微露,洞内篝火渐熄。

〔妞妞醒来,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陈兰英、潘惠珍也相继醒来。

潘惠珍　玉梅,玉梅,妞妞醒了。

梁玉梅　(激动地搂着妞妞)妞妞醒了,妈妈心里也亮堂了!

陈兰英　这下好啦!妈妈和阿姨就能带你进山找游击队喽!

潘惠珍　什么时候去找?

陈兰英　……

梁玉梅　眼下进山的道路都被封锁,盲目瞎闯只怕反而坏了大事……

陈兰英　那,就一辈子呆在这山洞里?

潘惠珍　(叹气)唉……

梁玉梅　兰英、惠珍,我一宿没睡,就是在琢磨这事儿。

陈兰英　你想出什么巧办法了?

梁玉梅　常言道:有根就能生枝……

潘惠珍　(接嘴)有枝就能抽叶……

陈兰英　(抢嘴)有叶就能开花……

三　人　(同声)有花就能结果!

梁玉梅　对呀,党组织是被破坏了,可咱们三个党员还在,咱就不能自己成立一个,接茬再干吗?

潘惠珍　你是说自己成立党小组?

陈兰英　好!好主意!

潘惠珍　(略有犹豫地)这合适吗?

梁玉梅　咱入党的时候,都对着党旗宣过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那就是说,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只要咱人活着,就要始终不渝地干下去。

陈兰英　没说的,就这么着了!

潘惠珍　等等，总得有个党小组长啊。

陈兰英　我说，谁党龄最长，谁就是党小组长。表决！

〔三个人都举起了手。

陈兰英　全体通过。嗨，我入党才三个多月，你呢？

潘惠珍　我党龄刚满一年。

梁玉梅　我入党有四年半了。

陈兰英　就是你了！

梁玉梅　好吧！那我就来召集第一次党小组会吧。

〔三人严肃地围坐成一圈。

梁玉梅　我宣布：红花乡、梨花坳、黑牛洼联合党小组正式成立！

（唱连弹）

暗夜中见曙光豁然开朗，

陈兰英　（接唱）绝望时重抖擞再露锋芒。

潘惠珍　（接唱）众乡亲翘首盼望共产党，

梁玉梅　（接唱）党的光辉就在咱们胸内藏。

陈、潘　（接唱）党小组要发动群众力量，

梁玉梅　（接唱）避强敌潜身回返红花乡。

潘惠珍　（接唱）冒风险也要把烈士安葬，

陈兰英　（接唱）摸敌情须派人再进武阳。

梁玉梅　（领唱）一定要——

陈、潘　（二重唱）

一定要——

梁陈潘　（三重唱）

揭穿叛徒无耻伎俩，

梁玉梅　（领唱）让党的旗帜——

梁陈潘　（三重唱）

永远飘扬在山乡！飘扬在山乡！

〔一缕耀眼的曙光射进山洞。三人齐望洞外。一轮红日冉冉升

起，瞬息间远山近岭披上了金色的霞光。

第四场　危机暗生

〔景同第二场，钱家客堂。

钱家辉　（唱西皮原板）

　　我也曾蹈火赴汤投身学运，
　　我也曾满腔热血把真理追寻。
　　我也曾领导全区一呼百应，
　　我也曾烈烈轰轰叱咤风云。
　　不料想乾坤蓦转气数尽，
　　钱家辉背上了叛徒的恶名。
　　我本想另择门庭挽颓运，
　　却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
　　那曹峻三天两日来催命，
　　逼我诱骗游击战士下山林。
　　到如今势成骑虎难退难进……

（猛然击桌）欸！

　　只怨那沧桑变幻太无情！

〔陈兰英挽着个小包袱上，推开房门。

陈兰英　这儿是钱校长家吗？

钱家辉　（一惊，回身）谁？

陈兰英　我是豆腐坊潘老爹的表侄女茶妹子。潘老爹介绍我来这儿做帮工。

钱家辉　哦，不错，有这么回事。

陈兰英　那您就是钱校长？

钱家辉　（点点头）嗯，进来吧。

陈兰英　哎！（兴冲冲进屋，放下小包袱）您家可真不好找哇！我穿过大

街，拐进小道，转了五六个圈，问了七八个人，还敲错别人四扇门，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角落。

钱家辉　至于吗？这么大个姑娘，从没来过武阳镇？

陈兰英　没有啊。我家穷，又住在四十里外梨花坳，三年前我爹就去世，去年冬我娘又得了肺痨，俩弟弟，仨妹妹，全靠我在山旮旯里刨土挖地种草药，哪有工夫闲游瞎逛往镇上跑？

钱家辉　（怀疑地）既然在山上种草药，怎么又来这里做帮工？

陈兰英　咳！还不是今年春上一场闹，白军红军打得鸡飞狗走人喊叫。大火烧红梨花坳，连我那半亩药田也挨了炮。没法子，只好托人再把生路找。这才……

钱家辉　这才到我钱校长家来报到？

陈兰英　是是……

钱家辉　哼，我去过你们梨花坳，那里农运搞得可热闹。虽然没有地主老财和土豪，也照样红旗举得八丈高。年轻人谁不出来蹦一蹦来跳一跳？你……

陈兰英　我娘硬是不许我抛头露面瞎胡闹。她说……

钱家辉　她说什么？

陈兰英　她说：祖宗定下的规矩，有十七八九二十条。谁要敢欺宗悖祖胡乱搅，少不得鞭抽！棍打！沉潭！挨刀！扔进炉灶让火烧！

钱家辉　唔。

陈兰英　校长，我说错了吗？

钱家辉　呃……没错。可是，你小小年纪，又在山上种药，家务活儿，能干得了？

陈兰英　您问这家务活呀？校长！（唱）

　　钱校长不必多烦恼，
　　茶妹子持家有高招。
　　初到这武阳镇把生路来找，
　　更应当尽心尽力吃苦耐劳。

每日里——

黎明即起勤洒扫，

割草砍柴把水挑。

擦桌抹椅洗褂袄，

担谷舂米把炉火烧。

油锅一起噼啪爆，

香味诱人靠辣椒。

时蔬野味少调料，

鱼肉荤腥加香糟。

一日三餐好味道，

保管你人长精神狗长膘。

钱家辉　什么话?

陈兰英　哦,马长膘,马长膘!（唱）

若有疑惑不紧要，

试工三日你亲眼瞧一瞧。

钱家辉　（被逗乐）哈哈……好了,好了,那就先试用三天。

陈兰英　谢谢校长,那我干活去了。

钱家辉　去吧。

〔陈兰英端起盛满脏衣服的木盆下。

钱家辉　（望着陈兰英背影）丫头还挺能干……（突然又生疑心,忙抓过陈兰英的包袱翻看,未发现疑点,吐了一口长气）嗐,草木皆兵!

〔曹峻便装上,跨进门来,站在钱家辉身后。

曹　峻　钱校长。

钱家辉　（突受惊吓,猛然回身）嗄!（看清来人）哦,曹主任又大驾光临了。

曹　峻　军令在身,曹某不敢怠慢呐。（边说边坐）您不是估计,这两天山上会有人下来接线的吗?

钱家辉　估计是估计,来不来可由不了我做决断。

曹　峻　哼，钱校长！（唱西皮摇板）

近日来上峰战报接连不断，

共军主力已突围窜往西南。

游击队活动频繁是心腹大患，

各乡村刁民们闹事连连。

清剿令必须要及时兑现，

你推三阻四，行动迟缓，上司怪罪谁承担？

钱家辉　为了诱骗游击队下山，一举全歼，我是日守夜等，脑汁绞干！哪有曹主任您那个福分，可以稳坐钓台，自在清闲！

曹　峻　我自在清闲？要是迟迟不见战果，哼！我就禀报孙司令，说你配合不力，故意拖延！

钱家辉　我？

曹　峻　对，因为你从骨子里跟你的老上级、老部下旧情犹在，藕断丝连！

钱家辉　（跳起）你这是诬陷！你不是不知道，我把老婆都赔在里边！

曹　峻　（厉声）活该！你以为改换门庭就那么简单？要知道，舍不得血本，就赚不了大钱！

钱家辉　你！

〔街上传来叫卖声："山果果鲜，山果果红……"

钱家辉　（触电也似）嘘！是他！

〔街上继续叫卖："山果果长得像个小灯笼。"

钱家辉　是他……是山上派来的交通员！

曹　峻　你没弄错？

钱家辉　哼，哼哼……我会弄错？你真把旁人都当成白痴啦？这联络暗号还是我定的呢。快！快躲到里屋去！不不，马上从后院溜走……不能让山上的人见到你！

曹　峻　不！（慢条斯理地）我得会会他。

钱家辉　什么？你疯了！

曹　峻　（露出阴险的微笑）我很正常。我现在是你派到保安团内部的

情报员，我将代表你执行这次运送盐粮进山的任务。

钱家辉　（怒极）我要向孙司令控告你！

曹　峻　（得意地）这正是孙司令的命令！

钱家辉　（目瞪口呆）……

〔叫卖声又响："山果果鲜，山果果红，山果果长得像个小灯笼……"

曹　峻　你别让咱们的客人跑了！（进内室）

〔钱家辉无可奈何地定了定神，过去打开大门。

钱家辉　（对外叫唤）卖山果的！

〔大老王背竹篓上，警惕地望望四周，上前对话。

大老王　你要买山果？

钱家辉　不错，要刚刚摘下来的。

大老王　对不起，只有三天前摘的。

钱家辉　那我只买三斤三两。

大老王　零零碎碎，不好称。

钱家辉　那就五斤吧。

〔对罢暗号，钱家辉将大老王让进屋内，关上大门。

大老王　钱书记。（热情握手）

钱家辉　大老王！可把你给盼来了！

大老王　（掏信）这是队长给你的亲笔信。

钱家辉　（接信，细看）唔，好！好哇！近两个月来我一直在等着你们的消息啊。唉，半月前红花乡支部没有向我报告就盲目行动，造成你们一个班牺牲，支部全体党员也英勇就义了。

大老王　出了那件事以后，同志们作了认真分析，暂时中断了跟各乡直接联系。今后一段日子，主要依靠区委支持啦。

钱家辉　这是我应该做的。眼下同志们情况怎么样？

大老王　钱书记。（唱西皮快板）

游击队昼伏夜行在那深山岭，

依靠那千崖万壑供宿营。
全不怕狂风暴雨劈头盖顶，
也不惧长虫出没猛兽横行。
陈司令和我们甘苦与共，
翠岗上红旗下众志成城。
怎奈这人是钢来饭是铁，
受封锁缺盐断粮最忧心。
为完成持久作战党的使命，
筹盐粮解饥困不容稍停。

钱家辉　（接唱）我早已作准备从容待命！

大老王　（欣喜）哦？你们早已准备了？

钱家辉　对，我们区四乡一镇，已经筹集了三十石稻米和十多斤咸盐，就等着同志们来取呀！（接唱）

表一表民拥军鱼水之情。

大老王　这真是太好啦！这下够我们坚持好几个月了。

钱家辉　我们赶快制定个行动计划吧。

大老王　我看，事不宜迟，争取明晚午夜准时行动。

钱家辉　（点头）地点就在虎山脚下山神庙。

大老王　山神庙？就是半月前，白军保安团用来关押咱共产党员的地方？

钱家辉　对。保安团撤回武阳镇以后，那里就只剩下断壁残墙了。

大老王　好，你带群众运送粮食咸盐到山神庙中。

钱家辉　你请队长率领全体战士到庙中接应。

大老王　好！我马上回队报告。如果没有变化，就不再通知你了。

钱家辉　为防止意外，行动时候我派人在山神庙等候。你可以先一个人进庙接头，然后用信号灯通知大队过来运粮。这样可保万无一失。

大老王　你想得太周到了。不过那个和我接头的人……

钱家辉　是我派到保安团内部工作的情报员，他……

〔曹峻从内室出来，笑容可掬地把手伸向大老王。

曹　峻　我叫张得贵。

大老王　（一惊）……

钱家辉　我说的就是他。

大老王　（释疑，与之握手）辛苦你啦。

曹　峻　哪儿的话，都是革命同志嘛！

大老王　（向曹峻、钱家辉）好哇！（唱）

感谢你冒风险庙中接应，

感谢你筹盐粮满怀热情。

回山去向组织详细报禀……

〔大老王与二人握别。

三　人　（同唱）看明夜虎山下马到功成！

〔大老王出门下。

〔钱家辉关上大门。

〔门外闪出陈兰英，欲向大老王方向追去。

钱家辉　（掀开门旁小窗的布帘，叫喊）茶妹子！

陈兰英　（不得不止步，回身）校长？

钱家辉　快给我烧几个好菜，我要款待贵客！

陈兰英　哎……我先去打两斤米酒。（转身欲下）

钱家辉　回来！厨房里有的是酒，你快回去做菜吧！

陈兰英　（迟疑）这……

钱家辉　愣着干嘛？快去！

陈兰英　（无奈）是。（只得回身下）

钱家辉　（回头对曹峻）哈哈……曹主任，这下你心满意足了吧？明晚咱们两个到山神庙……

曹　峻　不！不是我们俩，而是我单独一个。我将率领保安团主力，埋伏在山神庙前百步沟的周围，只要游击队一来，我就……（得意之极）哈哈哈……

钱家辉　哦？这么快就釜底抽薪，把我撇开了？

曹　峻　哪能呢！（连连摇头）您是堂堂保安团少校特派员，我怎么会把您撇开呢？现在有更重要的使命，等着您去完成。钱校长！情报证明，红花乡一带又有赤色分子活动的迹象，孙司令命令你以地下共产党区委书记的身份，去红花乡摸清内情。等我消灭了游击队，回过头再来收拾痞子刁民！

〔一缕淡淡的光，射到舞台一角，映出陈兰英暗暗窥视的身影……

〔切光。

第五场　舍死忘生

〔翌日黄昏，红花乡。

〔音乐：悲凉、肃穆、哀愤。

〔剪影：为烈士送葬的队伍在缓缓行进。

画　外　（唱）一抔土添坟头战友情深，

一炷香寄哀思悼念忠魂；

一碗酒洒天地难消悲愤，

一陌钱奠亲人涕泪纵横……

〔灯亮。竹林深处。浓绿浅翠，密密层层，仿佛与外界隔绝。一座红土垒成的新坟，安葬着六位烈士的遗体。

〔梁玉梅、潘惠珍带领众村民祭奠英灵。仪式刚结束。

梁玉梅　惠珍，你先替我把妞妞带回去，我想在这儿呆一会儿。

潘惠珍　（理解地）好！（抱婴儿下）

〔村民们唏嘘拭泪，陆续散去。

〔梁玉梅抚摸无字石碑，无恨悲凄。

梁玉梅　（轻抚石碑，深情地）老支书，同志们，红花乡党组织又建立了，红花乡群众又起来了，你们该为这高兴吧？你们要能活到现在，

该有多好哇……

〔梁玉梅含泪默默整理坟前的供物和香火。

〔落日余晖映照竹林，将青枝绿叶勾勒上殷红的镶边。

〔七公、松伢子匆匆上。

七　公　玉梅！

梁玉梅　七公？

七　公　喜事！喜事啊！

梁玉梅　什么？

七　公　（激动地）党组织派人来啦！

梁玉梅　党组织？

七　公　对！

梁玉梅　（急切地）快告诉我怎么回事？

松伢子　我来说！

七　公　我来说！

松伢子　我说！

七　公　我……

〔七公欲说，却过于激动，一下子咳嗽呛住。

松伢子　七公还是我来说！刚才我在村口山坡砍柴，听到一阵叫喊，只见俩白狗子在追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我想，这年头被白狗子追的，他准是好人。

梁玉梅　嗯！

松伢子　我噌地上去，一把拉住他就往林子里钻。这么三转两转就把白狗子给甩了。

梁玉梅　好！

松伢子　等他喘过气来，他推推眼镜告诉我说：我是区委领导，专来红花乡寻找失散的革命同志……

梁玉梅　（惊喜万分）真是太好了！人呢？人在哪儿？

七　公　石娃陪着，在竹林外等着呢。

梁玉梅　快！快带我去见他！

松伢子　好嘞！（转身引路）

梁玉梅　（才走几步，猛一转念，戛然停步）等等！

松伢子　嗯？（止步回身）

七　公　（不解）怎么了？

梁玉梅　（思索地）这事有点蹊跷。（转向七公）七公，来人是个中年人？

七　公　四十好几。

梁玉梅　戴着眼镜？

七　公　戴着眼镜。

梁玉梅　穿着长衫？

七　公　穿着长衫。

梁玉梅　脸上留着……

松伢子　小八字胡子。

梁玉梅　他是从……

七　公　武阳镇来的！

梁玉梅　（倒吸一口冷气）是他?!

七　公　怎么？靠不住？我去把他支走。

梁玉梅　不！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既然来了，就没法支走了。

七　公　那怎么办？

梁玉梅　松伢子！

松伢子　嗳！

梁玉梅　快去村里找惠珍姐……（与松伢子耳语）

松伢子　嗳，嗳……我这就去！（疾速奔下）

七　公　玉梅，咱该怎么对付？

梁玉梅　（镇静下来）把他请到这儿来。

七　公　（意外地）请到这儿来？

梁玉梅　我要和他见面。

七　公　（更惊讶）和他见面？为什么？

梁玉梅　我要当着烈士的英灵问个清楚明白。

七　公　你要问什么?

梁玉梅　(激愤地)他,一个有知识有教养有资历有威望的老布尔什维克,究竟为了什么?

七　公　(望着梁玉梅坚定的目光,点头)玉梅,你可要多加小心。(下)

〔晚风乍起,摇曳着整个竹林,发出浪涌般的混响。

梁玉梅　(手扶石碑,低声默祷)苍天作证!烈士的英灵作证!

〔七公、石娃带钱家辉上。梁玉梅背过身子。

七　公　先生,您走好喽!

钱家辉　(唱西皮摇板)

施小技惑乱了鳌鱼视线,

匿本相投香饵垂钓江边。

但等那水中鱼把钩儿吞咽,

钱家辉建奇勋重见日天。

七　公　我说这位先生啊。

钱家辉　哦,老大爷。

七　公　你不是要找……

钱家辉　找我失散的同志。

七　公　那,有什么可以证明你的身份呢?

钱家辉　呃……哦,这张脸可以证明我的身份。

七　公　你的这张脸?

钱家辉　对,只要他是这四乡一镇的组织同志,就没有不认识我这张脸的。你就放心吧。

七　公　好,你看!(指梁玉梅背影)这兴许就是你要找的同志。

钱家辉　哦?想不到是位女中豪杰!(作感叹状)是啊,严酷的斗争造就了多少人才呀!(向七公礼貌地)谢谢了,老大爷。

七　公　你们谈吧。

〔七公警惕地看了看钱家辉,退下。

〔钱家辉打量着梁玉梅的背影，目光移到石碑、坟墩上。

钱家辉　这就是红花乡共产党员的坟地？（赞叹）果然十分隐蔽。

梁玉梅　（依然背对钱家辉）隐蔽，那是出于两个目的。

钱家辉　哦？其一？

梁玉梅　为了不让白狗子搅扰死难烈士的英灵。

钱家辉　嗯。其二呢？

梁玉梅　为了让被害同志不再受叛徒出卖的威胁。

钱家辉　（暗惊）你是……？

梁玉梅　怎么？连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我就是你们两次出卖、两次杀害、再三寻找、再三追捕的女共产党员！

〔梁玉梅从容转过身。

钱家辉　梁玉梅？

〔钱家辉惊惶欲逃，环顾四周，未见有人，强行镇定。

〔风摇竹动，哗然有声。天色渐渐转暗。

钱家辉　你还是活下来了。

梁玉梅　（点头）是的。

钱家辉　你猜到来人是我？

梁玉梅　（点头）是的。

钱家辉　你是故意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梁玉梅　（点头）是的。

钱家辉　这么说，我落到你的手里了？

梁玉梅　（肯定地）是的！

钱家辉　（苦笑）好哇，老师落到学生手里，学生要向老师算账了……

梁玉梅　不，是杀人者落到被害者手里，被害者要审判杀人凶犯！

钱家辉　别这样！玉梅，我毕竟是你老师呀！

梁玉梅　老师？你哪点还像我的老师呀！

（唱西皮流水）

你曾经勤执教播扬真理，

你曾经为师表奋勉朝夕。
党旗下你领我庄严宣誓，
万不料红旗未落你先丧气，面对屠刀把头低。
翻手云覆手雨你全无信义，
恨恨恨，恨不得剖腹剜心看仔细，解开此谜。

钱家辉 （接唱散板）
提起了当年的师生情义，
不由我心黯然神思戚戚。
往日的慷慨语难免幼稚，
何曾想天下事变幻瞬息。
玉梅呀！（转二六）
人生百年谈何易？
谁人不把生命惜？
你本是山村女安分守己，
性贤良家和美稚儿绕膝。
本应该过几年温馨的日子，
又何必侈谈忠诚自讵自欺？
当知晓“适者生存”方为至理，
是良禽须懂得择木而栖。

梁玉梅 呸！（接唱西皮快板）
说什么“适者生存”为至理，
说什么“良禽也懂择木栖”。
分明是贪生又怕死，
还想蒙上遮羞皮。
面对着烈士英灵比一比，
他们是明辨邪恶与正义，千磨万劫头不低。
甘为他人牺牲自己，
纵然是海枯石烂也难移！

你出卖同志保自己，

有何颜再将这往事来提？

钱家辉　（接唱）

月圆终有缺损日，

花红也有凋零期。

梁玉梅　（接唱）

月缺时盼月圆焉能丧气？

花凋落遗芳在绵绵无期。

钱家辉　（接唱）逆境中你何苦死心塌地？

梁玉梅　（接唱）人世间最可贵忠诚不渝！

钱家辉　（接唱）遇险滩急转舵情非得已。

梁玉梅　（接唱）卖灵魂害战友罪大恶极。

钱家辉　哼！（接唱）

只怕你心有余回天无力！

梁玉梅　（接唱）讨血债报深仇就在今夕！

〔极度紧张的钱家辉并未发觉：潘惠珍、七公、松伢子和手持尖竹竿的村民们正悄然从四周向他围过来。

〔音乐：动荡、急促、紧张。

钱家辉　梁玉梅！（扑灯蛾）别忘了苏区已经不存在，天下掌握在谁手里？

梁玉梅　（扑灯蛾）党旗不倒人心齐，红花乡群众岂能放过你！

钱家辉　（扑灯蛾）村口外我早已经有了布置。

梁玉梅　（扑灯蛾）等他们到来，你已是一具腐尸。

钱家辉　（拔枪，扑灯蛾）你两次没死，今天逃不过第三次！看！这可是真枪实弹！

梁玉梅　只不过虚张声势！

钱家辉　（汗沁额角）我要开枪啦！

梁玉梅　你做尽坏事，报应已经来得太迟！

〔松伢子用弹弓击中钱家辉眼睛。钱家辉痛得掩脸大叫。陈兰英箭步上，挥起柴刀，击落钱家辉的手枪。钱家辉大骇，转身逃跑。

〔众村民的尖竹竿同时刺向钱家辉。钱家辉当场毙命。

梁玉梅　兰英，你来得正是时候。

陈兰英　（神色严峻地）玉梅，惠珍，有情况！

（唱西皮散板）

游击队派人来接线，

误听叛徒欺诳言。

相约今夜三更半，

（转流水）

全队下山把盐粮搬。

山神庙定为交接点，

庙前悬灯报平安。

保安团已然作调遣，

百步沟设下伏击圈。

眼看亲人要遭凶险，

玉梅呀，快思良策挽狂澜！

梁玉梅　（接唱散板）

看事态千钧一发不容缓，

子弟兵生死存亡顷刻间。

我必须夜闯山神庙把亲人救援……

陈兰英　什么？你连夜去闯山神庙？

梁玉梅　揭穿他十面埋伏计一条。

潘惠珍　不让他庙前高挂信号灯？

陈兰英　让亲人安全撤离虎狼巢？

梁玉梅　对！我从小在那里土生土长，熟悉每条羊肠小道。我可以攀藤、爬树、翻越峭壁，神鬼不知地摸进山神庙！（断然地）就这么决

定了！

潘、陈　玉梅……

〔传来婴儿哭声，一村妇抱啼哭的妞妞上。

村　妇　玉梅，妞妞哭个不停，八成她饿了！

〔众皆愕然。

〔音乐：激动、忧伤、深情。

〔梁玉梅从村妇手里接过婴儿，背身哺乳。静场。

〔面对这般情景，潘惠珍、陈兰英不禁泪水盈眶。

陈兰英　（爆发地）玉梅！你、你不能扔下妞妞不管呐！

梁玉梅　（喂罢婴儿，缓缓转过身来）兰英，惠珍，我把妞妞托付给你们。等红军回来的时候，把她交给她爸爸。

陈、潘　玉梅！我的好姐姐！（扑上前紧紧搂住梁玉梅，伤心哭泣）

梁玉梅　（轻抚两位战友，异常平静却字字千斤地）我们都是党的女儿，知道活在世上该做些什么。（唱）

　　永难忘此生中曾立誓言。

三　人　（同唱）此生中永难忘曾立誓言。

〔梁玉梅最后吻了一下婴儿，而后将其交给陈兰英，毅然转身快步而去，消失在苍茫夜色里。

〔陈兰英、潘惠珍挥手相送。

〔山风更紧，竹鸣如涛，与婴儿的哭声汇成一片……

〔收光。

第六场　英烈永生

〔当晚，午夜。山中，小道。山风已住，薄云遮月。

〔虎山脚下，山神庙。透过颓败的庙门，可见藤攀葛附的峭壁和对山葱茏的树影。石雕的神像，不知何时被敲掉半截。铁铸的大香炉，颇为显眼地立于庙中。

〔白军紧张地调动着。曹峻身穿便衣，兀立庙前，指挥他们进入伏击阵地。一军官和姜排长侍立一旁。

曹　峻　命令各部：进入伏击阵地之后注意隐蔽，严禁暴露任何蛛丝马迹！

一军官　是。（奔下）

〔队伍调动完毕，曹峻、姜排长退入庙内。

〔少顷。大老王提灯朝这里摸来。他走到庙前，放下马灯，击掌联络。曹峻拍手回应。大老王提灯进庙。

曹　峻　（热情握手）老王，总算盼到你了。

大老王　情况怎么样？钱校长呢？

曹　峻　钱校长带人去运粮食咸盐，马上就能赶到这里。同志们呢？

大老王　正在对面山坡等候信号。

曹　峻　（大喜过望）太好啦！为防止保安团突然袭击，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结束这次行动。你马上向对山发出信号吧。

大老王　好！

〔大老王将马灯捻亮举高，以袖遮掩，发出三明三灭的信号。

〔对山也回应三下信号灯光。而后出现一串缓缓移动的火把。

〔大老王把灯高高地挂到小庙窗口上方。

〔音乐：激越中隐伏着恐惧，昂奋中预示着危险。

梁玉梅　（内唱高拨子）

　　缘青藤下石壁潜身庙后，

〔在场人谁都没有发现，陡削石壁上，朦胧隐约中，梁玉梅的身影缘藤而下。

〔梁玉梅潜上。

梁玉梅　（接唱摇板）

　　舍死忘生过山丘。

　　急如星火闯虎口……

〔火把缓缓移动，移动……

曹　峻　是他们？

大老王　是他们。

曹　峻　过来了？

大老王　过来了。

曹　峻　好，好！大功就要告成了！

〔梁玉梅骤然现身于庙中。曹峻、大老王俱吃一惊。

曹　峻　（喝问）谁？

大老王　（看清来者，转惊为喜）玉梅？

梁玉梅　（面对亲人，又喜又悲）大老王！

曹　峻　（一时不知所措）嗄？！

大老王　钱校长呢？

梁玉梅　钱家辉他——（接唱）

他反水倒戈把敌投。

大老王　（震惊）啊？！他在哪儿？

梁玉梅　（接唱）

莫说报应来得骤，

咎由自取把命丢。

大老王　（难以置信）这不可能！

梁玉梅　你看！（取出蓝色小本，递于大老王）

大老王　（急看）啊！（忽有所悟，惊指曹峻）那他？

梁玉梅　（接唱）

眼前站立敌魁首，

伏兵隐藏百步沟！

大老王　（愣住）你……（回望曹峻）

曹　峻　（冷笑）她说得不错，可惜晚了！

大老王　（一声怒吼）啊——（扑向窗户，欲摘马灯）

〔众白军上，将大老王挡住。

曹　峻　不许开枪！

〔一场搏斗，梁玉梅被白军击昏，用铁铐锁在香炉旁。

〔大老王拔刀反抗，劈倒数名匪徒。姜排长蹿到大老王背后，挺刀刺入其后心。

大老王　（圆睁双目，手指马灯）信号灯……（仆然倒地）

曹　峻　（阴森地走到梁玉梅跟前，凝视片刻冷笑）梁玉梅，你好大的胆！你只身前来，也不想想这是个什么地方。（顺手抓起拴在香炉上的一截铁链）半月前，就在这里，我亲自拷问过上百个农会干部，亲手处决过几十个共产党员！你，一个女流之辈，还能逃得出我的掌心吗？

姜排长　把她砍了算了！

曹　峻　愚蠢！我还要从她嘴里掏出红花乡地下共产党的秘密。

姜排长　是！

曹　峻　（指对山正在移动的火把）你们看！游击队马上就要进入百步沟。我要把她锁在这铁香炉旁，让她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志一个一个倒在我的枪口之下，用眼泪为他们送葬！命令：机枪上膛，准备战斗！

姜排长　是！准备战斗！

〔曹峻、姜排长和二白军士兵疾下。

〔对山火把忽隐忽现，明灭闪动，越来越近……

〔音乐：紧张、危惧、惶恐。

〔梁玉梅缓缓舒醒，环顾四周，大惊失色，她抬头望着高挂窗上的马灯，欲伸手去摘。但是，铁铐紧紧锁住右腕，令她无法够到马灯。她努力向前移动，却毫无结果。她回首向对山眺望，心焦如焚。

梁玉梅　（唱）夜沉沉火光闪烁情势紧，

亲人们穿越山林急速行。

断盐粮殷殷切切盼救应，

哪知晓密密层层、层层密密藏伏兵。

当报警，无奈此身陷绝境；

不报警，顷刻之间大祸临！

〔梁玉梅再次试图挣脱，然而铁铐牢牢地将她锁在香炉边。她左旋右转，前拉后拽，依然无法脱身。

〔对山火把愈加清晰……

梁玉梅　（接唱）

夜沉沉火光明灭渐逼近，

玉梅我心痛难耐魂更惊。

游击队坚持不渝红旗举，

陈司令与百姓心连着心。

怎能让逆贼阴谋来得逞？

怎能让战友蒙难尸骨横？

〔庙外，又一队白军士兵赶来增援，埋伏山神庙附近，架起机枪，严阵以待。

〔对山火把越来越近……

梁玉梅　（接唱）

夜沉沉火光耀眼揪人心，

须疾速扑灭灯火报险情。

信号灯咫尺千里难接近，

欲叫喊远隔山崖听不清……

〔此刻，奄奄一息的大老王苏醒过来，向窗口爬去。

梁玉梅　老王！快、快……快把信号灯摘下来！

〔大老王用尽全力爬到玉梅身边，力不能支，终于死去。

梁玉梅　老王！老王……

〔大老王背上的钢刀，闪烁着刺眼的寒光。梁玉梅拔出钢刀，猛砍铁链，但无法砍断。她的视线不由自主移向自己的手臂，陡生一念。

梁玉梅　（接唱）紧咬牙挥刀断臂使足全身的劲！

〔梁玉梅举起钢刀，大喝一声，使出浑身力量向铁铐紧锁的左腕猛然砍去。血溅手断，梁玉梅终于挣脱了铁铐的束缚。但剧烈的疼痛，令她昏死在地。

〔幕后白军一军官喊："准备射击！"

〔梁玉梅蓦然醒来，挣扎站起，扑到窗前，打碎马灯，唱起山歌，点起熊熊烈火。

梁玉梅　（唱山歌）

我送那个哥哥到村口，
跟随亲人去把红军投。
红军出发呀去打仗……

〔火焰骤然窜起，顿成冲天之势……

〔远山的火把突然消失。幕内姜排长惊叫："游击队撤啦！"

〔众白军拥到庙门外。曹峻举枪向梁玉梅射击。梁玉梅中弹。

画　外　（合唱）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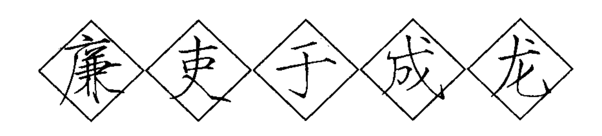
腾烈焰传警报信天地惊！

〔烈焰腾腾，整座庙宇骤然变成一片火海……

〔梁玉梅在烈火中露出胜利的微笑，然后缓缓倒下……

〔剧终。

历史京剧



廉吏于成龙

(根据王永泰小说《清官于成龙》部分章节改编)

梁　波　戴英禄
黎中城　王涌石

2002年



剧 中 人 物

于成龙　男,62 岁,福建按察使,后兼任布政使。

康亲王　男,37 岁,名杰书,钦命驻节福州。

勒　春　男,36 岁,福建藩司(布政使衙门)经历。

邢　氏　女,58 岁,于成龙之妻。

山　牛　男,35 岁,于成龙的随从。

翠　妹　女,22 岁,福州民女。

翠妹娘　女,53 岁,福州民妇,翠妹母亲。

阿　福　男,60 岁,浙江平民。

邓雨轩　男,45 岁,臬司(按察使衙门)刑名师爷。

喀　林　男,30 岁,福州绿营守备。

第 一 章

〔画外音:"三百二十多年前的福建官道上,走来一位衣饰俭朴的花甲老人。沉郁的双目,满含着忧济苍生的夙愿;坚实的步履,显现出蹈险如夷的信念。他就是本剧的主人公——于成龙。"

〔福建城郊,树木苍翠。破旧小庙,可见一角。

于成龙 (内唱)千里跋涉到海角……

〔山牛肩挑竹箱,引于成龙款步走来。

山　牛 老爷,前面就是福州城了。

于成龙 (唱)相距榕城咫尺遥。

平日里案牍劳形闲暇少,

实难得娱目舒心在今朝。

山　牛 都到了秋天了,还这么闷热,这算什么鬼地方?

于成龙 这福州可是个好地方啊! 八闽富庶,稻米三熟,山明水秀,藏龙卧虎……好地方啊!

山　牛 嗨,咱们走南闯北十八年,到过罗城、合州,也去过黄州、武昌,这会儿又来到福州,我看哪个地方都比不上咱山西老家好!

于成龙 怎么着? 又想家了?

山　牛 可不是? 老爷,您就不想回家看看夫人和公子啊?

于成龙 怎么能不想? 昨晚上做梦,还梦见老家门前那棵大榆树呢!

(唱)家乡好,风情天下少,

冬暖夏凉黄土窑。

香喷喷的油麦卷,美滋滋的醋,

水淋淋的绿豆芽,厚醇醇的高粱烧。

只待来日公事了,

归故园尽享天伦乐陶陶。

山　牛 老爷这话,也不知说过多少回了。我看呐,您这是"被窝窝里眨眼睛——自己哄自己"吧。

于成龙　嘿嘿,这就叫官差不自由哇！哟,两脚酸痛,饥肠辘辘。闲话少说,快拿个烧饼让老爷充饥。

山　牛　烧饼？昨天就吃完了。

于成龙　那,武昌带来的萝卜呢？

山　牛　嗨,最后一个萝卜,咱爷俩不是当早点吃了吗？

于成龙　这……(忽然闻到什么,以鼻辨嗅)唔？一股什么味儿？

山　牛　(嗅)好香的味儿！这是……

于、山　(不约而同)红薯汤！(目光一起转向庙门,兴奋地)就在那个小庙里！

〔于成龙示意山牛叩门。山牛上前连连敲门。

〔庙门缓缓开了条缝,探出半个花发老人的身子,两眼充满恐惧和戒备。

阿　福　……你们找谁？

山　牛　(拱手)老方丈！

阿　福　(惊惶)我不是方丈,不是……

山　牛　哦……老住持！

阿　福　不不,我也不是住持……(想退回去,被于成龙止住)

于成龙　老人家别误会,我们是过路人。叩门打扰,只是为了见见这寺庙里的僧人,讨一口水喝。

山　牛　要是有红薯汤绿豆粥什么的,更好！

阿　福　(这才放下心来)哦。不瞒您说,这座小小寺庙,原先有两个和尚。因为交不起军粮,怕被追究通海通匪之罪,便逃出福州,云游四海去了。我是这儿的香火,孤身在此看守庙门。

于成龙　你说什么？僧家也要交纳军粮？

阿　福　原先不用。可打今春开始,前方告急,就连僧家也不能幸免。若有违抗,便以通海通匪问罪。为此,缉拿入狱者成千上万呐！

于成龙　是这样……

〔二乞童跑出庙门。

乞　童　阿福爷爷，阿福爷爷……红薯汤熟啦！快去吧，我们都饿坏啦……

山　牛　这是什么人？

阿　福　唉，都是些外来的流浪孩子。父母入狱，举目无亲。我这后院菜地里，还能零星刨出些个红薯，就每天熬点儿汤，也好救他几条小命啊。

于成龙　善哉，善哉！

乞　童　我们饿坏啦，饿坏啦……

阿　福　轻声点儿！让官家听到了，又麻烦了……二位客人，如不嫌弃，一块儿进去喝口红薯汤吧？

于成龙　多谢老人家。

〔阿福、二乞童引于成龙、山牛进庙。

〔一阵喧哗。清兵马队过场。

〔翠妹怀抱傀儡，搀扶老母，匆匆逃上。

翠　妹　（唱）街口正演傀儡戏，

翠妹娘　（唱）战马冲撞把人踢。

翠　妹　（唱）匆忙逃往僻静地……

翠妹娘　（唱）小庙之中藏身躯。

〔阿福开门惊视。

〔喀林率马队追来。兵弁将三人一齐抓住。

喀　林　野丫头，看你还往哪儿跑！

翠　妹　一不犯法，二不犯禁，干吗抓我母女？

喀　林　哼，你聚众街头，就有蓄意闹事之过！惊吓战马，便有通海通匪之嫌！

阿　福　军爷！她们是耍木偶的艺人，不是通海通匪的罪犯呐！

一兵弁　嘿，这不是和尚庙里的老香火吗？你自个儿欠着军粮不交，还敢帮她们说话？

喀　林　（转向阿福）哼！抗交军粮，窝藏逃犯，二罪并罚，给我押进大牢！

阿　福　冤枉，冤枉……

〔二兵弁押阿福下。

翠　妹　你们还讲不讲理啦?

喀　林　讲理?(举鞭)这就是爷们要讲的理!

〔喀林将皮鞭抛给兵弁。兵弁上前抽打翠妹母女。

〔山牛自门内闪出,托住兵弁的手。

山　牛　不许欺负百姓!

喀　林　一个来历不明的家伙,八成是个奸细。一起拿下!

〔兵弁来拿山牛,山牛抡拳出腿,将兵弁打翻在地。喀林吼叫着直扑山牛,山牛顺势一拽,将喀林掀翻在地。喀林拔刀,直取山牛。

于成龙　(急步出门,厉声怒喝)住手!

喀　林　啊!你算哪棵葱,也敢多管闲事?

〔勒春、邓雨轩及众差役暗上,从旁注视。

于成龙　我不算哪棵葱,可就是要管你的闲事!

喀　林　老梆菜!我教训教训你!(挥刀)

山　牛　大胆!谁敢冒犯臬台大人?

喀　林　什么?还想冒充朝廷命官?

〔众兵弁一起拔刀围住于成龙。

于成龙　山牛,看印!

山　牛　遵命!(取出锃亮的印信,高高举起)

邓雨轩　(上前细看)于成龙……

勒　春　(抢步上前)藩司经历勒春迎候大人多时了!

邓雨轩　臬司衙门刑名师爷邓雨轩听候大人调遣!

众差役　(齐拜)叩见大人!

喀　林　(尴尬地)绿营守备喀林不知大人驾到,多有得罪,在下赔礼啦。(请安)

于成龙　守备大人,你又没伤着老夫,赔的什么礼呀?倒是这位老人家跟前,你该赔个不是啊!

喀　林　什么?我……给她赔不是?一个卖艺的?

于成龙　怎么？卖艺的，就该让你无故鞭打？这是大清的律条吗？

勒　春　（向喀林）于大人言之有理，还不快赔不是？

喀　林　（无奈）唔……（一拱手）老太婆，赔礼了！

翠妹娘　（诚惶诚恐）不敢，不敢……

于成龙　还有，刚才那个香火老人呢？

喀　林　那老儿跟她母女不同，事关抗交军粮，通海通匪的大案。请大人见谅。告辞！

〔喀林率马队扬长而去。

山　牛　呸！一个香火老人，也通海通匪？这不是瞎扯吗？

勒　春　这位小兄弟，不知这里的道道，可别随口乱说呀。（笑对于成龙）于大人，通海一案乃是惊动朝野的大案！前任臬司审定此案有功，深得朝廷赞许，为此官升两级。大人不会不知吧？（唱）

海贼屡屡进犯，
官兵征战连连。
倘若军粮缺断，
情同资助敌顽。
乱世当用重典，
岂容刁民作奸？
大人掌管刑名，
执法理当从严！

于成龙　呀！（唱）

话语惊人怎剖辨？
刁民果真有万千？
刑事纷扰途中见，
此刻更觉疑惑添。
疾速到任不容缓……

山　牛　老爷，这位大娘伤得不轻。

于成龙　快送他们回家。

翠　妹　我们没有家。

于成龙　那就带回衙门延医治疗。

山　牛　还有庙里那些流浪孩子……

于成龙　暂且收留。邓师爷。

邓雨轩　在。

于成龙　臬司衙门历年案卷可都齐全?

邓雨轩　俱都齐全。

于成龙　好,即刻将所有案卷送到签押房,我要仔细查验!

邓雨轩　是!

于成龙　(唱)深勘细察溯本源!

〔邓雨轩引于成龙下。翠妹母女、众乞童等随下。

〔勒春示意差役抬竹箱行李。

山　牛　别动!这可是咱老爷的宝贝,还得我来。

勒　春　宝贝?什么宝贝?谁不知道你家老爷人称"于青菜",他能有什么宝贝?

山　牛　别小瞧人。我家老爷这竹箱里装的,可是千金不换、万金难买的无价之宝。单凭这箱宝贝,十八年的官就算没白做!

〔山牛担起竹箱,快步追赶下。

勒　春　十八年的官没白做?(若有所思)……这个于成龙他还真有绝的!上任伊始,就把一群要饭花子给接到臬司衙门,是又管吃又管住的。上任之后一不拜上司,二不访官绅,三不会宾客,一头扎进案卷堆,把臬司衙门的陈年卷宗翻了个底朝天。好像那儿真能刨出多少黄金白银似的。这不?没过几天,他又出新招,带着手下人等去到南北东西四大监狱察看……

〔时空转换,景转监狱大门。

〔狱卒甲、乙开启牢门的轰响。

狱卒甲　察看?

狱卒乙　这牢里又臭又脏有啥好看?

狱卒甲　咱哥俩在这儿干了三年,还真没见过一个当官的乐意到这旮旯来转转。

狱卒乙　可不是?现如今通海大案闹得是天昏地暗,这南北东西四大牢狱更是人满为患。

狱卒甲　嗨!不纳军粮的要抓,逃避差役的要抓……

狱卒乙　出海捕鱼的要抓,过海通商的要抓……

狱卒甲　案犯的家属要抓……

狱卒乙　知情的邻里要抓……

狱卒甲　咱这福州大牢都快挤塌喽。他一个三品大员,来这儿干嘛?

狱卒乙　八成又有了什么新招,要从这破牢房里再榨几串铜钱?

狱卒甲　对。要不,怎么叫"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呢?

狱卒乙　真是:官场官场,没理可讲!

狱卒甲　有理可讲,就不叫官场啦!

〔传来喊声:"臬台大人到——"

〔邓雨轩、山牛和若干名掌灯笼、佩腰刀的衙役引于成龙上。

于成龙　(唱)遍阅卷宗心震撼。

二狱卒　(跪)叩见臬台大人!

于成龙　此处共有几座牢房?

二狱卒　东西南北四座牢房。请问大人要查看哪座?

于成龙　今儿个我要全数勘察。

二狱卒　喳!

山　牛　前面带路!

二狱卒　大人请!

于成龙　(唱)印证还须亲察勘。

〔众行走,来到东牢房。

〔似有阵阵阴气从牢内渗出,夹杂着阵阵呻吟惨泣之声。

狱卒甲　启禀大人,这是东牢房。内押通海案待审疑犯九百九。

于成龙　哦,疑犯九百九?

(唱)榕城中何来众多待审犯?

打道南牢!

二狱卒　大人请!

〔穿石径,行窄路,于成龙步履沉重。

〔又到一处,怨声累累。

狱卒乙　启禀大人,这是南牢房。内押通海案重犯家属一千八。

于成龙　哦,家属一千八?(唱)

　　眷属也要坐牢监。

二狱卒　请大人再到西牢查看!

于成龙　走!

〔绕回廊,步阶梯,于成龙步履匆匆。

〔再到一处,哀声阵阵。

狱卒甲　启禀大人,这是西牢房。专押通海案牵连案犯两千六百人。

于成龙　嗄!牵连案犯两千六!

(唱)罪牵罪来案连案,

　　重典滥施竟无边!

〔走小道,过坪场,于成龙步履狷急。

〔来到死牢,喊冤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狱卒乙　大人您看,这是北牢房。内押死囚三千整!

二狱卒　半月之后便要开刀问斩!

于成龙　(震动)疑犯九百九,家属一千八,牵连案犯两千六,待斩死囚整三千?!如此理案,古往今来,罕见哪,罕见!(唱)

　　通海巨案多妄诞,

　　连坐之众累万千。

　　是真犯岂容一人得逃窜,

　　是冤案纵然铁定我也要翻!

邓师爷!

邓雨轩　大人。

于成龙　这东牢、南牢——

邓雨轩　所押疑犯和家属。

于成龙　既无干证……着即释放！

邓雨轩　哦！

于成龙　这西牢——

邓雨轩　所押牵连案犯。

于成龙　受人牵累，取保候审！

邓雨轩　是！

山　牛　老爷，还有那北牢——

邓雨轩　那是半月之后便要行刑的三千死囚。

于成龙　人命关天，焉能草率？我看此案必须复议重审！

二狱卒　（旁白）哎哟喂，动真格的了！

邓雨轩　大人，通海一案乃是前任按察使亲自审定，刑部衙门批复核准，还得到驻节东南总揽军政的康亲王首肯。要想重审此案，只有请求康王爷恩准！

于成龙　理当如此！

邓雨轩　可康王爷权倾朝野，说一不二，喜怒无常，性情高傲。求他翻案，无疑是要他认错……

于成龙　是啊，这确实够难的！

〔内喊声："巡抚大人令下——"

于成龙　接令！

〔于成龙等急步转回监狱大门。

〔勒春、喀林急上。

喀　林　（挥舞手中巡抚令箭）福建按察使于成龙听令！

于成龙　在。

喀　林　海贼侵扰，战事吃紧。巡抚大人命你三日之内，集齐十万官军所需粮草，急送前方。若有差池，以贻误军机之罪论处！

于成龙　朝廷的饷银何时能到？

勒　春　七日之后可望运到。

于成龙　饷银一到，即刻购粮，送往前方！

喀　林　等饷银运到再去买粮，前方断了炊，将士们吃什么？

于成龙　依你之见？

喀　林　老规矩呀！命各村各户三日之内按人头交纳口粮，若有违抗，按通海通贼罪名拿问收监！

于成龙　（气忿地）张口通海，闭口通匪，你还嫌这监狱不够热闹？我不信，康王爷能听由你们惊扰百姓！

喀　林　你！

勒　春　二位别动肝火。康王爷确实也不愿惊扰百姓。为筹军粮，他带头捐出王府私银一万。下官邯郸学步，也捐了五千。于大人若能稍作姿态，纵使杯水车薪，也可略解燃眉。呃，要是您觉得手头不便，尽可向属下各府各县摊派……

于成龙　摊派？闹了半天，还不是摊到百姓头上？不行！

喀　林　这也不行，那也不妥，请大人拿出个办法来！

勒　春　是啊，库银不足，军粮短缺，您可怎么向康王爷交待？

于成龙　于某正要前去拜见康亲王！

勒　春　（一愣）……好哇，好极了！那我等就静候佳音啦。告辞！

〔勒春、喀林扬长而去。

邓雨轩　（担忧）大人，您真要把这些难题端到康亲王跟前？

于成龙　不端到他跟前，谁来解题呀？

邓雨轩　康亲王可不好惹呀。

于成龙　倘若没事，谁愿惹他呀？

〔山牛急上。

山　牛　老爷，许多刚出狱的百姓跪在街口，要拜谢大人救命之恩！

〔翠妹、翠妹娘搀阿福上。

阿　福　（跪倒）青天大老爷呀！小人蒙冤入狱，险些丧生。多亏大人相救，真是恩同再造。求大人收留阿福。我愿鞍前马后，尽心效力，

报答您老大恩大德呀！（大哭）

于成龙　这……

翠妹娘　大人，他无家可归，着实可怜，您就答应了吧。

翠　妹　大人答应了吧。（跪）

于成龙　（扶起阿福）好吧，咱们几个就一块儿过吧。（转向山牛，低声地）山牛，咱行囊里还剩多少银子？

山　牛　还剩八两四钱三。

于成龙　去买几斗老米，熬几锅又稠又厚的菜粥，分给大伙儿充饥！

山　牛　哎！（奔下）

邓雨轩　大人……

于成龙　即刻回衙，连夜赶写陈情表，明日拜见康亲王！（唱）

国本岂容撼，

民意大于天。

此举休问夷和险，

义无反顾莫迟延！

〔收光。

第　二　章

〔福州城畔。康亲王驻跸之地。

〔众亲兵背弓执矛，队列齐整，扛抬猎物，引披斗篷穿箭衣的康亲王上。勒春紧随康亲王左右。

康亲王　（唱）膺圣命驻东南雄镇海疆，

统貔貅御匪寇拱卫家邦。

盼的是建奇勋不负厚望，

又谁知民不驯吏无能，外患内忧积弊深重，

举步维艰宏愿难偿。

恨无快刀把乱麻斩，

寝食不安思绪长。

射猎原为解惆怅，

焉能够消灾弭祸驱虎狼。

鸣金罢猎归宝帐，

解困何处觅良方？

〔亲兵置凳于庭中。康亲王、勒春暂坐小憩。

勒　春　王爷真不愧是皇家血脉，身手超凡，气概凌云哪！那些个鹿狍狸獐、虎豹豺狼，一听到王爷的马蹄声，连腿都吓软啦！

康亲王　勒春，这几年，你小子是越来越会说舒心话了。

勒　春　学生追随王爷从京城来到福州七八年了，耳濡目染，再愚钝也该有些许长进呐。不过，我说的也不尽是舒心话。比如，刚才所说的……

康亲王　关于那个新来的按察使于成龙？

勒　春　是啊，那些话就够让您生气的啦。

康亲王　听说此人官声不错，可现在……

勒　春　现在是越来越不懂得官场的规矩啦！看他来到福州之后所作所为，分明是要叫百官皱眉，同僚糟心，王爷您老人家难堪嘛！

康亲王　（不悦）唉，这福建地面的事，够本王烦心的了，还给我派来这么个刺儿头！

二侍女　（上）启禀王爷，酒宴齐备。

勒　春　亲王赐宴呐！

〔二侍女下。戈什哈急上。

戈什哈　王爷，福建按察使于成龙有要事求见！

勒　春　于成龙？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康亲王　哼，咱照吃照喝，先把他晾在这儿。（唱）

品琼浆赏歌舞帐中小憩，

且由他枯立辕门呆若木鸡。

〔康亲王、勒春隐下。

〔于成龙上。帐内传出丝竹管弦及杯觥相碰之声。

于成龙　唉,真是!大官见小官,随口一声唤;小官见大官,要比登天难。

〔帐外捧酒端肴者进进出出;帐内传出粗野放荡的笑声。

于成龙　(念)日影偏西宴未收,

声声劝酒贯珠喉。

华堂豪饮千巡酒,

安知冷狱万人囚!

(高声叫喊)欸!有人没有?走一个出来!(弯腰捡石,欲掷向宝帐)

〔戈什哈急上。

戈什哈　何人在此喧闹?

于成龙　不是早告诉你了吗?福建按察使于成龙求见王爷!

戈什哈　王爷正在饮宴,无暇见你!

于成龙　那好。请告诉你家王爷,我这儿有人命关天的紧急公事要禀报他老人家,他既然忙着吃喝玩儿乐不便打扰,我只好回转衙门,独自行文,派八百里快骑直送北京城,请皇上定夺啦!

戈什哈　呃这……

于成龙　(转身作离去状)我走了,我走了……

〔康亲王、勒春等上。

康亲王　哈哈哈……怎么着?等不及了?

于成龙　按察使于成龙叩见王爷。

康亲王　臬台大人在这儿发的什么牢骚?

于成龙　不敢不敢,下官怕惊扰了王爷休息,更怕耽误王爷的公事。

康亲王　好一张利嘴!怪不得有那么多官员对你称赞有加,又有那么多官员说你性情孤傲。

于成龙　当今为官,有人说你几句好话,也有人说你几句坏话,这都不足为怪。俗话说,天下人都说你好,你未必就好;天下人都说你坏,你也未必就坏。

康亲王　说好不好，说坏不坏，那怎么才是好？又怎样才是坏呢？

于成龙　好人说你好，坏人说你坏，你就称不上坏；坏人说你好，好人说你坏，你就怎么也称不上好。其实，好人也罢，坏人也罢，归根结底还是四个字。

康亲王　哪四个字？

于成龙　天、地、良、心！

康亲王　既知天地良心，想必宠辱不惊。我问你：今儿个明明是为紧要公务而来，却为何稍不遂意便急着要走？

于成龙　不是哦。下官打从城里赶到此地，早已腰酸腿疼，饥肠辘辘。王爷欢聚宾客，又没有我于成龙半席之地。我若一味傻等，饥困难熬且不说它，就怕传扬出去，坏了王爷的名声。

康亲王　难道会有人说我吝啬？

于成龙　当然不会。

康亲王　那还会说我什么？

于成龙　会说王爷目中无人，狂傲无礼！

康亲王　这……（冷笑）这么说来，你是在替我打算喽？

于成龙　王爷明鉴。

康亲王　（不怀善意地）好！今儿个，我就以礼相待，赏你美酒三巡。只要……你能消受得了！

于成龙　郊外饮宴，旷原对酌，实乃人生美事，不过……下官今日确有公事禀报。这酒……

康亲王　本王喜爱的就是边谈公事，边饮美酒！

于成龙　边谈公事，边饮美酒？

康亲王　若不对饮，公事免谈。你胆怯了？

于成龙　（正中下怀，却又故露难色）下官遵命。

康亲王　这不结了吗？上酒！

〔亲兵设座布酒。

康亲王　（唱）倾玉壶斟满了美酒一盅，

酬酢间管叫他沉醉蒙眬。

于成龙　(唱)持金爵议政事醇醪巧送,

　　　　岂知我恰正是善饮的老翁。

康亲王　于大人。(唱)

　　　　既自称“天地良心”铭记肺腑,

　　　　就应当心系朝廷枵腹从公。

　　　　福州城大小官员把银两捐送,

　　　　你为何推诿闪避装蒜哭穷?

于成龙　此事么,成龙有下情回禀。

康亲王　说吧!

于成龙　(唱)解国难理应当倾囊相奉……

　　　　(从袖中取出一小小算盘,飞快运算)王爷请看,下官位居三品,每年俸银不足二百两。平日衣食住行花费扣除,所剩无几。衙中其他官吏,更是微薄,养家活口之外,还能有多少富余?除非……嗬嗬……

康亲王　除非什么?

于成龙　(唱)除非是家财万贯的豪门富翁。

勒　春　未见得捐款者都是祖传的富翁吧?

于成龙　不是祖传富翁,那恐怕就是擅敛财物的官吏喽。

康亲王　嗯?你这样讲话,就不怕得罪众人吗?

于成龙　怕得罪人就不敢说实话,那还谈的什么……(以手指天、地、心)

康亲王　本王捐赠的是王府的银子,不畏人言。勒春,你也不妨说说,所捐银两从何而来?

勒　春　这……(狼狈)下官家底不厚……俸银也不多……为解国难……只得向百姓……筹措……

于成龙　筹措?不等于摊派吗?

勒　春　为国摊派一些也不为过呀!

康亲王　着哇!

于成龙　可百姓都已穷得叮当响了。榨干了血汗，他还怎么活？倘若因此酿成祸乱，岂不更加有负朝廷？

康亲王　呃这……

于成龙　正因如此，下官才不胜焦虑，特地赶来请求王爷体恤下情，准予免去摊派捐银！

康亲王　哦！（恍然）这就是你到这儿来……

于成龙　请教王爷的第一件公事。

康亲王　嘿！巧言舌辩，真有你的！就凭你这副铁嘴钢牙，本王当刮目相看，我先赏你一大杯！（举杯）你把它喝喽！

于成龙　哎哟！这哪是杯呀？简直就是大斗盆儿嘛！

康亲王　大尿盆儿也得把它喝喽！

于成龙　这……

康亲王　喝喽！

于成龙　喝！（接杯，一饮而尽）干！

康亲王　再满上！（唱）

　　倾玉壶又斟满美酒二盅，

　　看不出这老西儿颇具内功。

方才于大人请免摊派捐银之说，似乎也言之成理。可是目下战事吃紧，军粮短缺，而府库空虚无力备粮，前方天天催促，你叫我拿什么去支应？

于成龙　我看呐……这福建省内有粮可支。

康亲王　有粮？哼哼……哼哼哈哈……省内有粮，我怎么不知道？

于成龙　（唱）入闽时一路见粮囤高耸，

　　黄澄澄白花花一望无穷。

康亲王　（向勒春）有这事？

勒　春　那是尚未运走的皇粮！

于成龙　（唱）论军机总有个缓急轻重，

　　以仓储济燃眉情理甚通。

〔勒春欲与争辩，康亲王暗暗阻拦。

康亲王　(唱)我这里静待他蛇游出洞……

(佯装不明)于大人，你说什么，我没听明白呀。

于成龙　我说……(作交换手势)呃……呃……

康亲王　(学做手势)嗯？嗯？……哦！(唱)

莫不是偷梁换柱以实填空？

于成龙　嗯，不是这意思……但也可以这么说。

康亲王　嘟！(唱)

侵皇粮按刑律枭首示众！

你欲陷本王爵终老樊笼？

撤座！

〔于成龙悚然起立。勒春得意地撤去其座位。

勒　春　嗨嗨，于大人，您的脑袋瓜儿是怎么转的？竟会设置出这么个圈儿那么个套儿，让王爷去钻呐？你也太聪明了吧？

于成龙　嘀嘀……嘀嘀哈哈……

康亲王　哼，亏你还笑得出来！

于成龙　王爷，您误会了。按大清律法，皇粮确实不容擅动。然而，王爷您乃爱新觉罗后裔，皇上嫡亲骨肉，身受皇家命，统领皇家军，为了皇家事，借用皇家粮。此举非但不会招惹祸殃，反倒会因通达权变而受褒奖。这一利于征战，二利于民生，三利于朝廷大计，四利于您老人家的赫赫官声……您何患而不作？何乐而不为呀？

康亲王　(暗暗惊喜)你是说……

于成龙　王爷如能即刻拟就奏折，用八百里快骑连夜送往京都，追请皇上恩准，此事料无大碍。王爷您看如何哪？

康亲王　(豁然开朗，转嗔为喜，但又难下台阶，便故作恼怒地)好……好哇，你这老西儿胆子真不小，竟敢随意解释起大清律法来了。

勒　春　于大人，你好大的胆子！

康亲王　凭你这斗大的胆量，本王我……我饶你一回，我再赏你一杯！

于成龙　谢王爷！

康亲王　喝了！

于成龙　嗳！（接杯，一饮而尽）干！

康亲王　再给我满上！（唱）

倾玉壶再斟满美酒三盅，

非叫他酩酊醉莫辨西东。

于成龙　王爷，这两大碗入肚下官便觉微醺了。我要是有那醉言醉语的不到之处，王爷您可得多多的海涵呐。

康亲王　有话就说，别找托词。

于成龙　是。王爷，恕我直言，府库空虚也罢，短缺军粮也罢，下官以为：发生于福建地面，皆非偶然。要想治理，还得从根上着手，当务之急是要重审重判通海一案！

康亲王　于成龙，何以见得通海一案必须重审重判？

于成龙　启禀王爷，下官初到八闽，所见所闻，深感意外，遍阅案卷，更觉惊讶。及至身临其境，细勘深查，方知所押囚犯多半与海贼并无瓜葛，错押错判者不下万千。下官深觉惶恐，为此拟就陈情表一章，特来呈上，祈请王爷细览！

〔康亲王接过于成龙递上的手书急阅。

康亲王　（愈看愈感震惊）……嗄！如此情节，前任臬司与几层官衙竟都没有向本王详报！

于成龙　王爷驻节东南，统领前方战务。民间刑案未向王爷禀报，或许也是情理中事。可如今，已然闹得昏天黑地，再若不报，就有陷王爷于渎职之嫌啦！

康亲王　哦……（低头沉思，忽生一念）唔？你是一省刑名总理，这可是你手上的事啊！

于成龙　可前任定的案，刑部批的文，要想翻案复审，还须王爷您担待担待。

康亲王　哦？本王该怎么个担待法呢？

于成龙　其一，下官已先行审问，将一应毫无理由错抓错押的无辜平民全部

释放了。

康亲王 什么？放了？

于成龙 监狱早已人满为患啦。

康亲王 唔……其二呢？

于成龙 对于身无过犯牵连入狱的案犯亲属，一律交保候审。

康亲王 这这这……这不也是放了吗？

于成龙 何必留在狱中，干耗口粮呢？

康亲王 （连连摆手）好了，好了，我说了，这是你按察司的事，你放人你负责。别来问我！

于成龙 可是，还有其三！狱中关押着三千斩监候的人犯，半月之后便要开刀问斩！

康亲王 难道你还想把这三千死囚全都放了不成？

于成龙 王爷……这些囚犯本不该死啊！这福建本是土地肥沃，稻米三熟，民心纯朴，世风祥和。如今这通海大案，使成千上万无辜平民入狱，十数万户百姓逃散，以至农桑凋敝，田园荒芜。而所谓通海通贼，实在是云里雾里，若有似无，多属臆测，冤屈无数。倘若再不重审重判，势必积重难返，贻害千古！只求王爷签发手谕一道，暂缓行刑，复议重审，下官与全省百姓都将感戴王爷的大恩大德呀！（唱）

　　囹圄中睹惨象谁不伤痛？
　　求亲王拯黎民水火之中。
　　纵不为蒙冤受屈的三千众，
　　也当为大清国恒久昌盛万代尊荣！

〔于成龙泪流满面，仆然跪倒在地。

康亲王 （唱）于成龙老泪纵横似泉涌，
　　言恳切语率直意真情浓。
　　做臣下深明了责任沉重，
　　为王爵，我驻节东南代天巡狩，位列三公，

又岂能漠然置之无动于衷？

欲兴利当翦除弊端种种，

这老儿解开我困惑重重。

于成龙，你这一跪，敢莫是在要挟本王？

勒　春　可不是吗？喝了王爷的酒，还敢要挟王爷？

于成龙　下官哪敢要挟王爷？只是那三大杯酒也不能白喝呀！

康亲王　听你这话，是想和本王比个高低呀？

于成龙　下官不敢，不过……要是王爷喜欢用这种办法了断公务，下官只好斗胆奉陪！

康亲王　好！你来看！这宝帐之内有的是上好的美酒。本王今儿个就和你来个当堂比酒！

于成龙　不知怎么个比法？

康亲王　十杯一轮，没完没了，谁先倒下，便是输了。

于成龙　输了怎说？赢了怎讲？

康亲王　我要是输了，就答应你全部请求，派八百里快骑上京讨来万岁爷的御旨！

于成龙　谢王爷，您就上酒啵！

康亲王　慢！你要输了呢？

于成龙　这……

康亲王　哼哼，我要你头顶酒壶，从这儿爬回去！

于成龙　行！

康亲王　上酒！（唱）

飞觚流觞甘露涌，

〔亲兵置杯斟酒。康亲王、于成龙举杯豪饮。

于成龙　（唱）玉液琼浆香味浓。

〔连连斟酒、豪饮。

康亲王　（唱）百杯入肚……

于成龙　（唱）百杯入肚……

康亲王　(念)我岿然不动……

于成龙　(念)我也岿然不动?

康亲王　(念)不动!

于成龙　(念)不动!

于、康　(同唱)不动啊……

〔康亲王、于成龙均告酩酊,但俱都使劲撑持,站立不倒。对峙良久,康亲王终于先软瘫于椅下。

于成龙　哈哈!(唱)

酒足方显真英雄!

(对康亲王)王……王爷……您……输了,该……说话算……算数!

康亲王　(无奈,点头)你……你这三件事……我全都答应……

于成龙　够朋友!(也软瘫在地上)

康亲王　哈哈!你也……输输输……输啦!

勒　春　不错,双方平局!

康亲王　老头儿喂,给……给……给我头顶酒壶,爬爬……爬回去!

于成龙　康王爷……你要赖皮!

〔收光。

第　三　章

〔臬司衙内过道。

〔翠妹挎菜篮提小缸上。

翠　妹　(唱)冤狱平反人心畅,

东闽重又沐春光。

母女俩再不用漂泊流荡,

患难中有幸得遇可心可意的少年郎。

我清晨买菜过小巷,

捎来这清肠爽口、酸不溜丢的陈年香醋一小缸。

于老爷吃到肚里心明亮,

振作精神也好坐公堂。

〔山牛挎包袱上,与翠妹撞个正着。

翠　妹　(一惊)啊?(手中醋缸掉落到山牛的包袱上)

山　牛　哟,什么玩意儿?

翠　妹　这个呀,是我专为你和老爷从街市买来的,你们山西老乡最喜爱的东西。

山　牛　醋?

翠　妹　喝一口,看香不香?

〔山牛心不在焉。翠妹娘、阿福暗上。

翠　妹　你喝一口呀!

山　牛　(机械地开启缸盖,呷了一口)唔,比咱家老夫人酿的陈年老醋,差远啦!

翠　妹　是吗?(噘嘴)山牛大哥……你就不会说点儿好听的……

山　牛　哦,我……我是说,要是你也会酿醋,准比这缸子破玩意儿强……

翠　妹　你……(啼笑皆非)

山　牛　(自知失言,慌乱地纠正)呃不不,准没这破玩意儿强,不不,准比不上这玩意儿……

阿　福　哈哈哈……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翠　妹　(娇嗔地夺回醋缸)你呀!

山　牛　(双眉紧皱,重重地叹了一大口气)唉……

翠　妹　(奇怪地)山牛哥,你干嘛叹气呀?

翠妹娘　是啊,你有什么心事吧?

山　牛　(欲说又止)……不好说。

翠妹娘　什么事不好说呀?

山　牛　(想说,又摇头)……说不好。

阿　福　没关系,慢慢儿说嘛。

山　牛　(跺脚)唉,不说好!(转身欲下)

翠　妹　山牛哥!你、你是不是生我的气呀?(急得要哭)

山　牛　哎哟,别误会,别误会!嗨,翠妹呀!(唱)

老爷唤我到后屋,

递过几件旧袄襦。

叮嘱我去至长街找当铺,

换它个几百铜钱几升米麦,回来也好下面糊。

翠　妹　(惊讶)换粮食,还得当老爷的衣服?

山　牛　(唱)咱老爷清廉节俭少俸禄,

十八年当官从不把利图。

连日来周济贫穷把人助,

只落得两手空空眼看快要断了厨!

阿　福　(激动不已)什么?!为了收留我们这些人,老爷花尽钱财不说,还要典当自己的御寒衣服……不能!不能啊!

山　牛　我也这么讲,可老爷犯了倔,说要是我不听他的话,就把我赶回山西老家!

翠妹娘　(唱)这样的好人实少见,

我心酸难禁泪涟涟。

颤巍巍摸出这翡翠玉钏……

(从怀中掏出一只翠玉钏子)这是我祖父当年侯门卖艺得来的赏赐,再穷再苦也没舍得卖掉哇!(接唱)

祖传父父传女珍藏多少年。

交付你市井之中去当典,

与老爷解燃眉慰我心田。

山　牛　(连连摇头)这可不行!我不能拿……

翠　妹　(嗔怪地)嗨!这个时候,你该替谁帮谁呀?

山　牛　该替谁帮……啊!对,对!好,(接玉钏)我这就去当铺!

阿　福　造孽哟!

〔收光。

〔光柱下，勒春出现。

勒　春　造孽？谁说不是造孽！通海案一翻，全省几十名官员受斥受罚。前任臬司剥去顶戴不说，连我这个跟通海案并无瓜葛的藩司经历也倒了邪霉。这不？仨月前，康亲王明明把福建布政使的大印许给了我，可一转眼又下令将肥缺赏给了于成龙。还一个劲地表彰那个老西儿廉明清正……哼，其实谁不知道，一个掌管刑名的按察使，单凭通海一案，就能捞多少？我就不信，这天底下真会有不偷油的耗子、不沾腥的猫！

〔光渐明，康亲王穿便服来到街头。身后家将挎刀警卫。

康亲王　（唱）轻车简从暗察访，

民怨渐消呈瑞祥。

船家扬帆穿梭过，

耕夫挥汗忙农桑。

商贾兴隆店门敞，

招帘如帜映霞光。

看起来通海案重审得当，

借皇粮援大军运筹有方。

兼藩司政令畅非同凡响，

于成龙堪称得大清栋梁。

勒　春　王爷对于成龙如此抬爱，不知日后会不会……

康亲王　会什么？

勒　春　失望！

康亲王　此话从何而起？

勒　春　王爷，想我勒春乃八旗后裔，又受王爷多年栽培，有哪些长短高下，王爷一目了然。可那个于老西儿就不一样了。他入闽不足三个月，与王爷相处不过数次。他那忠厚老成的外貌下，藏着些个什么，就有待来日揭开谜底喽。

康亲王　勒春，你这些话，我听着怎么觉得酸味十足哇？

勒　春　王爷您别误会，我受了王爷的恩泽，理该为王爷多想些事情。比如刚才……

康亲王　刚才怎么了？

勒　春　刚才我在当铺门口，看见于成龙的贴身随从鬼鬼祟祟地出来，我让戈什哈进店查询。您看，他来了。

〔戈什哈提着包袱上。

戈什哈　禀王爷，奴才进当铺查询。于成龙的贴身随从典当的，是他几件破旧衣服……（开包出示）

勒　春　（翻）就这些破烂儿？

戈什哈　值点儿钱的，还有一只翠玉钏子。（递钏）

勒　春　（故作惊奇）哎呀呀，都说于成龙廉洁清贫，连家眷都不带到任上，他怎么会有这值钱的首饰？

康亲王　嗨，小小玉钏值几个钱，何足道哉？

勒　春　一只玉钏不足挂齿。可要是整整一箱，那就不是区区之数啦！

康亲王　（不信）那个乡下倔老头儿，会有整整一箱珠宝？你看见了？

勒　春　三月前，下官到城外迎接新任按察使，见他行李之中有一竹箱颇为沉重，我让衙役帮他去抬，就是那个贴身随从慌忙抢过，说箱里装的是他家老爷为官十八年攒下的宝贝，不许他人擅动。如今看来……

康亲王　这……（肝火渐起，但一转念）嗳！一个三品大员，甭说他有一箱财物，就是有个三箱五箱，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呀。

勒　春　本该如此，可是现在又偏偏不是如此！于成龙平日最爱标榜的就是不爱钱财、清贫廉洁。如果他真是那么清贫，倒也自圆其说。可偏偏他又并非那么穷困，这就未免显得装腔作势、矫揉造作，其沽名钓誉、哗众取宠之意，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康亲王　啊?!（唱）

　　我只道夜明珠旷世难找，

却未想假乱真鱼目混淆。

谦谦态铮铮言空有其表……

勒　春　现如今世风不正，人心不古，什么都会有冒牌儿假货呀！

康亲王　勒春！

勒　春　在！

康亲王　命你前往臬司衙门传我口谕……

勒　春　是！

康亲王　前方战事又告吃紧，于成龙摊派捐银八千两！

勒　春　好！如不交纳捐款，他那个藩司印信……

康亲王　给我夺下！

勒　春　是！他衙门里那些个装模样、作摆饰的要饭花子……

康亲王　统统赶走！我叫他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唱）

辨良莠试真假再出奇招。

勒　春　遵命！

〔勒春窃笑。

〔收光。景转臬司衙门。

〔于成龙闷然独坐。

于成龙　（唱）入闽数月百事绕，

万户千家传歌谣。

唱的是刚峰再世恩再造，

却不知宦海处处藏暗礁。

十八年走遍了天涯海角；

十八年历尽那风雨波涛；

十八年离乡背井舍妻别子形影相吊……

十八年尝够了酸甜苦辣，受够了冷讥热嘲，

看够了弱肉强食，听够了争闹喧嚣。

常生退隐归田意，

何苦摧眉又折腰？

怎奈是,怎奈是……生就的秉性也难改了,
丢不下、抛不开、割不断、抹不掉
那天地良心、人情世道、公理信誓缕缕条条!

〔山牛送茶。于成龙落座品茗。

〔内喊:"勒春大人到!"

〔不待传唤,勒春径直闯入。山牛回避下。

于成龙　哦?大人匆匆而来,必有要务。

勒　春　不错,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康王爷手谕在此,请大人过目。

于成龙　(接手谕,展看,惊讶)"前方告急,捐款八千"?

勒　春　若是违命,藩司印信难保!

于成龙　这……这是哪里说起?!

勒　春　于大人。(唱)

八千两区区数不至烦恼,
何必将藩司印信手来抛?
虽说是鸟为食亡人为财死,
倾万金也难买花翎紫袍。

于成龙　哼!(唱)

官印若靠重金保,
于成龙宁愿信手抛!

勒　春　(唱)莫非气话随口冒?

于成龙　(唱)言为心声非假招。

勒　春　(唱)亲王严令敢违拗?

于成龙　(唱)于老西儿顽性难改铁打铜浇!

(取出官印)藩司印信在此,大人接过!

勒　春　恕下官不恭。(接印)承蒙王爷信任,这颗不大不小的印信就归我勒春代掌啦!

于成龙　(强压忿怒)哼!

勒　春　王爷还有一道口谕!

于成龙　请讲。

勒　春　为肃整官衙，请大人务必将闲杂人等清理出衙。

于成龙　这是何意？

勒　春　意思就是说，你得把那些男女老少要饭叫花统统赶出官衙！

于成龙　他们有待安置，可眼下无家可归呀！

勒　春　这我不管。衙门就是衙门，不是贫民窟、收容所、垃圾堆、乞丐窝。王爷之命，不得有误！

〔勒春隐去。

〔于成龙压抑了半晌的怒火，顷刻迸发。

于成龙　浑他爷的球！（将手中烟杆猛掷于地，又把桌旁木椅踢翻）

〔山牛持信急上。

山　牛　老爷！有个山西客商，带来家书一封！

于成龙　（一下没反应过来）谁的家书？

山　牛　是老爷您的家书哇！

于成龙　（怒气仍未消减）先放桌上，回头再看。

山　牛　（焦急地）老爷，您快看看吧！听送信的人说，夫人她病啦！病得还挺重的！

〔于成龙猛悟，忙接信拆阅。起音乐。四周光暗，若梦若幻。

〔画外邢夫人的声音："君在沧海角，妾守黄土窑。离别十八载，相去万里遥。唯盼君康健，平安度昏朝。莫以妾为念，鱼雁慰寂寥。"渐渐现出邢夫人的身影。

邢夫人　（唱）三十三个荞麦九十九个棱，

心窝窝里想着一个人。

〔音乐声中，夫妻重逢，喜极而泣。

邢夫人　（唱）十八年两鬓如银霜雪染，

十八年只身颠簸多忧烦。

儿女们晨占鹊喜盼相见，

为妻我夕卜灯花祷平安。

遥隔千里远，
日夜常挂牵。
身子可康健？
做官难不难？

于成龙 （唱）贤夫人呐,你独自劬劳养儿女，
代夫尽孝奉椿萱。
我艰辛未能共承担,羞愧又疚憾，
于成龙欠你一百年！

邢夫人 （唱）莫自责,莫喟叹，
夫奉公妻持家理所当然。
缘深——

于成龙 （唱）——意浓情无限，
只盼望早日还乡夫妻相守度安闲。

邢夫人 （微笑,摇首）你呀你——（唱）
只怕是身虽安闲心不闲，
离却烦恼又挂牵。
一日不将王事念，
你定然昼难饱餐夜难眠。
成龙啊,成龙！
为妻我儿孙绕膝毋须多记惦，
只要你雁书两行常报平安。
待等你告老还乡那一日，
我定会引儿牵孙迎你到村边。
旧时情景再重现，
窑洞外,小河畔,剪酸枣,浇菜园，
夫唱妇随重操犁锄重归天然。

〔邢夫人渐渐隐去。于成龙心情激动,缓缓转身……
〔景转回臬司衙门。

〔山牛、翠妹、翠妹娘、阿福和二孩童聚集厅堂，气氛凝重。

于成龙　山牛。

山　牛　老爷。

于成龙　前天让你典当了几件衣服，昨天叫你卖掉武昌带来的老马，今早又命你去有司支取我入闽以来的俸银，都办妥了吗？

山　牛　都办妥了，三笔款项总共七十二两三钱五。

于成龙　给我。

山　牛　嗯？您从来不管账。

于成龙　今儿个我要亲手过一过账。

山　牛　希罕！（取出银子放在托盘上，递于于成龙）

于成龙　（数银子）没错。你们都好好听着！

〔淡淡的音乐，含着温馨、柔情和几分哀愁。

于成龙　翠妹，你是个好姑娘，可惜生在贫家，靠卖艺为生，浪迹天涯，至今未聘婆家。老爷于心不忍，望你早订终身。这十两银子，给你置办嫁妆，请收下吧。

翠　妹　（摸不着头脑）这……

于成龙　（不容分说）收下！

山　牛　（帮于成龙劝说）收下吧，收下吧。

翠妹娘　还不谢过老爷？

翠　妹　谢老爷。（跪接）

于成龙　山牛，你跟我从山西出来，走南闯北，十七八载，未得一日空闲，耽误了你成家立业，老爷很是过意不去。这十两银子，去至长街购置一份像样的彩礼，就算你迎娶翠妹的聘礼，你不反对吧？

山　牛　（又惊又喜）啊？！老爷您……这这这……

于成龙　什么这这这的？你们俩一个有情，一个有意，老爷早看得一清二楚啦！（将银子一把塞到山牛手里）给！

阿　福　（对山牛、翠妹）赶快拜谢老爷呀！

山、妹　（欣喜万分，纳头便拜）拜谢老爷！

〔阿福、翠妹娘敞怀大笑。二孩童欢叫。

于成龙　二位老人家，先别乐，我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福、娘　老爷有话，尽管吩咐。

于成龙　（唱）人生一世草一秋，

孑身苦熬何时休？

你无妻，你无夫，你孤单，你清苦，

若往一处凑一凑，

也免得小辈常担忧。

福、娘　（难为情）哎呀，老爷您这是……

于成龙　（唱）二十两安家银定要收受，

愿二老相依相伴度春秋。

福、娘　（跪拜）拜谢老爷大恩大德！

众　孩　（欢呼）噢——

于成龙　孩子们呐！你们来臬司衙门近三个月了。大半都已找到父母长辈，只剩下你们几个从浙江来的孩子，无亲可投。爷爷这有二十两银子，请阿福老爹雇上一条船，将你们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好不好哇？

众孩童　（七嘴八舌）好……不好……好……好……

孩童甲　可是我们不舍得离开爷爷！

众孩童　（齐喊）我们舍不得爷爷……（呜呜哭泣）

于成龙　好孩子啊！爷爷何尝舍得你们？可留此总非长久之计。就是爷爷我，也是要离开这里的呀！

山、妹、福、娘　（疑惑）什么？您要离开？

于成龙　（颔首）我已向康亲王递了辞呈，准备即日告老还乡。

山、妹、福、娘　（惊讶）啊？！为什么？

于成龙　（平静地）不为什么。这里的事做得差不多了，所以就想家了呗！（继续分银）这十两银子我带回老家，给老伴延医续药。至于剩下的二两三钱五……山牛，替我到街上买两筐萝卜一篓咸菜，老爷好

在回家路上自个儿开伙。(扭头快步离去)

山、妹、福、娘 (泪水夺眶而出)老爷——!

〔收光。

第 四 章

〔内喊:"康王爷到——"

〔康亲王、勒春气势汹汹来到臬司衙门。

邓雨轩 (匆匆出迎)刑名师爷邓雨轩叩见王爷。

康亲王 于成龙呢?

邓雨轩 于大人不知王爷驾临,到海边送孩子们上船去了。

康亲王 打发几个小叫花子回乡,还要他亲自出马吗?

勒 春 这位于大人真会收揽人心呐,啊?

康亲王 (恼火地)这个犟头倔脑的于老西儿! 本王原想用收回布政使大印,来逼他交纳捐款,以此揭穿他装蒜哭穷的假面,收一收他那狂傲不羁、自以为是的脾性。没想到,他干脆递交辞呈,连按察使都不干了。这不是要挟本王、蓄意抗上,又是什么?

邓雨轩 回王爷的话,于大人秉性忠厚,断不敢与王爷抵忤。告老还乡,实在是为了回家探望患病的夫人。

康亲王 不对! 探望夫人,可以告假省亲么,用得着递交辞呈吗?

勒 春 我看他是舍不得银子,又下不了台,只好溜乎者也,找碴儿躲开!

康亲王 他当这儿是酒肆茶坊,想去就去想来就来? 哼! 这大清朝廷的官衔,自有本王做主,哪容他随意安排?

邓雨轩 王爷的意思是……?

康亲王 今儿个,非要他当着本王的面,说个明白!

邓雨轩 请王爷厅堂用茶。

康亲王 (一转念)不! 打道后衙。我要亲眼看看这个于老西儿他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睡什么卧榻,住什么宅!

邓雨轩　（犹豫）只怕不便吧？

康亲王　（粗暴地）再敢啰嗦，我摘你的脑袋！

邓雨轩　遵命。

〔景转后衙，于成龙的卧室。

〔面对眼前异常俭朴的陈设，康亲王、勒春怔住了。

康亲王　（愣了半晌）这……这是于成龙的……卧房？

勒　春　（对邓雨轩）你没带错路吧？

邓雨轩　没错没错，这正是于大人的卧室。王爷请坐。

康亲王　（打量四周，颇为震惊）嗄?!（唱）

眼前景况非料想，

空空荡荡一间房。

一桌二椅一张榻，

冠戴一套靴一双。

一条薄絮叠床上，

墙角一口大水缸。（揭盖察看）

缸内无鱼又无肉，

咸菜萝卜，还有那清清的盐水汤。

"两袖清风朝天去，

免得闾阎问短长。"

这就是于成龙全部家当，

实叫人又惊又疑费猜详。

〔勒春前后查看，从床下发现了什么，正想对康亲王说，于成龙匆匆而上。

于成龙　不知王爷驾到，于成龙失礼啦！（跪安）

康亲王　（双手将于成龙搀起，复又含愠推开）于老西儿啊，你好大的胆！竟敢要挟本王，蓄意抗上！

于成龙　这……王爷的话，成龙不明白。

康亲王　哼，人说你性子倔，原来还很会装蒜呐。（脸色一变，从袖中抽出

一页辞呈)这是什么?

于成龙　哦,是下官的告老辞呈。

康亲王　(劈头盖脑,厉声厉色)你,你难道不知,目下战事连连,四海未宁,内乱方治,百废待兴,身为人臣,正当协力报国,岂能因家事而辞王事,为小利而丧大义?似这样,不顾大局抽身而去,何异临阵脱逃背信弃义?你怎么对得起大清朝廷?怎么对得起万千黎民?又怎么对得起皇上的恩典和宠信?

于成龙　(愣了片刻)……有这么严重?

康亲王　敢情!

于成龙　真那么碍眼?

勒　春　(冷笑)哼哼哼……

于成龙　(沉重地)哦……看来,今天是专找于成龙兴师问罪来了!

康亲王　不错!就这个意思!

于成龙　好……好!既然王爷数落成龙那么些罪状……成龙也有万语千言!山牛快来!

山　牛　(上)老爷,什么事?

于成龙　马上给我去打上一坛好酒,再挑两盆儿鲜嫩爽口嘎嘣脆的萝卜,端到这儿来!

山　牛　老爷,您要这干吗?

于成龙　我今儿个要还康王爷一笔人情债!

山　牛　可是……这个……(捻指示意无钱)

于成龙　(未理会)快去!快去!

山　牛　(无奈)是!(迟疑地下)

康亲王　于成龙,你这是在捣什么鬼?

于成龙　下官不敢捣鬼,只不过想起了王爷平素的习惯。

康亲王　(一时摸不着头脑)习惯?什么习惯?

于成龙　王爷平素最爱边谈公事,边饮美酒。若不对饮,公事免谈!今天,王爷既然亲临臬司议谈公务,下官没钱置办佳肴美馔,只好按自己

平日惯例，来个萝卜下酒，与王爷共酌对饮！

康亲王　怎么着？敢情又要跟本王比酒？

于成龙　不敢，只是略表敬忱。

康亲王　（有些色厉内荏）哼，我怕你不成？

〔山牛捧水瓮，翠妹端萝卜上。

翠　妹　萝卜到！

山　牛　水……酒到！

于成龙　怎么结巴了？斟酒！

〔山牛忐忑斟水。

于成龙　（唱）倾瓦瓮斟满了水酒一碗。

康亲王　（唱）须提防于老西儿诡计多端。

于成龙　王爷，请！

康亲王　干了？

于成龙　干了！

康亲王　好，干！

〔于成龙、康亲王端碗一饮而尽，二人"咦"地一声，惊愕对视。

康亲王　（似笑非笑地）嘿嘿，我说于大人，这是老汾酒哇，还是竹叶青啊？

于成龙　这个……（一时语塞，急转身将山牛拉至一旁，低声追问）你打来的是酒吗？

山　牛　家里的钱都支派完了，我拿什么去买酒呀？

于成龙　（指碗）那这是……

山　牛　这是我在后院水井里打的凉水……

于成龙　哎哟，这不是在坑我吗？

山　牛　没法子……

康亲王　（讥讽地）好酒，好酒喔！（唱）

　　这美酒，世少见，

　　太白下凡也垂涎。

勒　春　这么好的酒？于大人，得花不少银子吧？

康亲王　山牛，赶紧斟“酒”，也让勒春大人尝尝！

山　牛　（犹豫）这……（望着于成龙发愣）

于成龙　（没好气地）瞅着我干吗？快斟吧！

山　牛　嗳。（倾瓮斟“酒”）

勒　春　我尝尝……（忙着举碗要喝）

康亲王　别忙。（唱）

品琼浆须从容细呷慢咽，

勒　春　（唱）

难道说酒碗中另有机玄？

我来品尝品尝！（举碗饮“酒”）呸！呸！这是什么东西？

于成龙　此乃臬司衙门后院的……

山　牛　井水！

勒　春　这是什么意思？

于成龙　实不相瞒，每当老夫手头拮据，无钱买酒……

山　牛　小人便以井水代酒，一来给老爷解馋，二来清心明目，也好不误老爷的公干。

康亲王　哦？这也是你平素的习惯？

于成龙　王爷明鉴。

勒　春　（脸色一沉）于大人！你平日所作所为，我自然无权过问。可今天，王爷乃皇室宗亲、当今御弟，称得上半个君主。你竟然以井水相待，难道不怕有失君臣之礼？难道不怕欺君犯上之嫌？

于成龙　（微笑）嘿嘿、哼哼……没错，没错呀！王爷是半个君主，下官以半酒伺候，岂非恰到好处？

勒　春　什么叫半酒伺候？这“半酒”又算个什么玩意儿？

于成龙　勒春大人。（唱）

“酒”字分两半，

“酉”、“水”不相干。

以水代美酒，

"半酒"奉君前。

康亲王　哈哈哈哈！"半酒"之论，妙哉，妙哉！

勒　春　你、你……

于成龙　勒春大人心火甚旺，吃个萝卜败败火。（转向康亲王）王爷，您也尝尝？

康亲王　尝尝就尝尝。（拿起一片萝卜，对勒春）尝尝！

勒　春　（无奈地拿起萝卜）是，尝尝。

〔康亲王、勒春同将萝卜放进嘴，脸呈苦相，勉强下咽。

于成龙　味道如何？

康亲王　唔……别具风味。（转对勒春）你觉得呢？

勒　春　唔……（十分恼火，又不能发作）味道好极了！

于成龙　既然好极了，就请多用一些。

康亲王　（连连摆手）呃，够了，够了。

于成龙　够了就好。哈哈哈……王爷请坐。

〔康亲王归位。

勒　春　（悻悻地）王爷，水也喝了，萝卜也吃了，您老人家问的事儿，他还没回话呢。

康亲王　对。于成龙！（唱）

休要再七弯八绕回避躲闪，

因何故弃职辞官快快直言！

于成龙　王爷呀！（唱）

成龙离乡十八年，

桑梓萦怀心不安。

顷闻老妻重病患，

求亲王放我转回旧家园。

康亲王　这是真话？

于成龙　句句真话。

康亲王　可有虚假？

于成龙　并无虚假。

康亲王　只怕未必!

于成龙　天地良心!

勒　春　(一阵冷笑)哼哼哼……于大人,别在孔子庙前充圣人啦! 好像这宦海之中,就您于成龙最诚实、最正派。除您以外,全都是些口是心非的小人。可遗憾的是,我追随王爷多年,见过无数您这样的官员,还真没碰到过几个不偷油的耗子、不沾腥的猫儿。您呐,别装啦!

山　牛　(忍耐不住)勒春大人,说话要有凭据。

勒　春　凭据? 有哇,有的是!

山　牛　在哪儿?

勒　春　就在你这里!(指山牛)

山　牛　(莫名其妙)我?!

勒　春　(皮笑肉不笑地)山牛,我问你几件事,你能如实回答吗?

山　牛　您代掌藩司大印,全省官吏都归您管。我是个小小差役,您有话,当然可以问我。

勒　春　好。我问你:前儿个傍晚,你是不是到当铺去过?

山　牛　嗯? 唔,去过。

勒　春　你是不是典当了几件破旧衣服?

山　牛　是啊。

勒　春　那是你自个儿的东西,还是受命行事啊?

山　牛　那是我家老爷的衣服,是老爷叫我去典当的。

勒　春　好! 于大人,是您让他去的?

于成龙　是我让他去的,怎么样?

勒　春　除了几件衣服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拿去典当了?

于成龙　没有了。

勒　春　真的没有?

于成龙　我骗你干吗?

勒　春　（冷笑）那可没准儿。看！（亮出玉钏）这支玉钏，不也是您让他典当的吗？

于成龙　啊？没有这个呀。

勒　春　没有？（向山牛）山牛！你也敢说没有吗？

山　牛　是……是我拿去典当的。

于成龙　你？你哪来这样的东西呀？

山　牛　这是……那是……就是……

于、勒　（急了）说！

山　牛　是……是别人送给老爷的。

于成龙　啊?!

勒　春　哈哈！

山　牛　（慌忙解释）可是老爷自个儿并不知道！是我一个人收下，一个人去典当，一个人拿回来的当银呐！

于成龙　（勃然变色）山牛！你……你竟敢私自收受他人财物？你好大的胆子！（怒打山牛耳光）

勒　春　哎哎，于大人，自己丢了面子，可别迁怒于下属呀。

于成龙　（抄起酒坛要砸）你……

翠　妹　老爷！（仆然跪地）您别怪山牛，要怪就怪我和我娘！

于成龙　翠妹？

康亲王　这是怎么回事？

翠　妹　王爷、大人、老爷，请听我说……

山　牛　不，听我说！

翠　妹　听我说！

二　人　（同声）听我说！

于成龙　你说！

勒　春　你说！

康亲王　说！

翠　妹　（唱）千言万语说不尽，

件件桩桩感人心。

山　牛　(唱)老爷平生多节俭，

从不乱花半分银。

翠　妹　(唱)为济穷困救人命，

倾囊相助不惜金。

山　牛　(唱)散尽私蓄赠俸银，

典衣度日自甘贫。

翠　妹　(唱)我娘闻知大不忍，

祖传玉钏报恩情。

山　牛　(唱)换来银钱买粮米，

衙中布施受苦人。

二　人　(同唱)

纵然是有千错，有万错，千错万错是我错，

切莫要冤屈了善良的老人！(心酸哭泣)

于成龙　(泪如泉涌，上前抱住山牛)山牛！我……嗐！

康亲王　(亦颇感动)原来是这样！你们……都快起来！

勒　春　(拍手)真是一场精彩不过的好戏呀！

康亲王　勒春，别太过分了。

勒　春　启王爷:过分不过分，但看假共真。伪装若剥去，是假难成真！于成龙！你们主仆三个，又唱又哭，像真的一样，可是瞒得了一枚玉钏的来历，瞒不了大批财宝的由来！老实告诉你，打从你刚到福州的第一天起，我就发觉你压根儿就不是那号两袖空空的清官廉吏。你随身带来的财物珍宝，就有整整一箱！还想否认？那就打开卧床底下暗藏的这口竹箱，让我当场查验！

山　牛　竹箱？那是我们老爷的……(刚要出口，却被于成龙挡住)

于成龙　(冷静地)那是我为官十八年积存的珍宝。

康亲王　啊？

于成龙　你，凭什么查验？

勒　春　嘿嘿嘿……我受康王爷之命代掌藩司大印,全省官员属我管辖,自然有权查你!

于成龙　我要是不让呢?

勒　春　那我就强行搜查!都给我闪开!

〔话音未落,勒春一个箭步蹿到床前,从床底拉出竹箱,猛掀箱盖。众目共指,只见箱内放着一个个布包。勒春猛力一抖,各色布包掉落在地。各种不同色彩的泥土,呈现在人们眼前。

康亲王　(诧异)泥土?!

勒　春　泥土……(张口结舌,呆若木鸡)

于成龙　(心疼地将一堆堆泥土捧回竹箱,热泪盈眶,深情诉说)是泥土……但不是一般的泥土……虽说它兑不到半分银子,换不来半件衣物,却是我于老西儿一份最宝贵的财富。它来自我为官十八年所到之处,取自百姓脚下、村野小路、广原通途。这是广西罗城的山泥,饱含着土著同胞的心意;这是四川合州的黑土,寄寓着巴蜀父老的情愫;这是湖北黄州的红土,渗透着荆鄂赤子的热血;这是武昌江畔的流沙,记载着世代平民的甘苦……让这些滋养过我的泥土哇,永远伴随着我,为的是永远记住那里的山水,记住那里的百姓,记住那里的友情,记住那里的悲欢,心怀坦然地走完人生之路!(唱)

人生路多坎坷祸福不定,
有苦涩有酸楚也有欢欣。
脚踏着厚实的泥土,心平如镜;
牵念着善良的赤子,怀揣真情。
深知那欲如水不遏则灭顶,
贪如火不厉禁势成燎原祸国殃民,终留骂名苦果自吞。
常言说——
无病休嫌瘦,奉公莫怨贫。
知足无烦恼,布衣乐终身。

非吾之有莫伸手，
非分之财莫进门。
这是我于成龙一生箴训，
不负朝廷，不亏黎民，对得起天地良心！

〔康亲王感动不已。勒春无地自容。二人目光相对，康亲王手指勒春，连连摇头。勒春双手掩面，羞愧转身。

康亲王 （唱）一番话雷霆震响，
一颗心晶莹闪光，
一抹泪深情万丈，
一捧土百世遗芳。
君子品性坦荡荡，
廉吏风操正堂堂。
大清国遇良才福祉天降，
从今后尊为师共振朝纲。

〔康亲王深深施礼。于成龙急忙扶住。

勒　春 （泪下如雨）于大人，勒春有眼无珠，无地自容啊！

于成龙 （真诚大度地）老朽幼时读书，曾得古训，几十年来不敢轻忘……

勒　春 大人赐教，大人赐教！

于成龙 “人人治人，国虽治而必乱；人人治己，国虽乱而必治！”勒春大人，你我同为朝臣，理当以此共勉呐！

康亲王 金玉良言，刻骨铭心呐！

勒　春 （匍匐在地，纳头便拜）于大人——

〔切光。

〔宣旨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于成龙擢升直隶巡抚，赏一品顶戴。准其回乡探亲一月，期满即赴保定上任。钦此。”于成龙声：“万岁，万万岁！”

〔景转：天地寥廓，一片苍莽。山路悠远，空灵渺茫。

〔扛竹箱、挑担子的山牛和翠妹引于成龙缓缓走来。于成龙依然

穿着刚来福建时穿的旧褂袄，吸着旱烟。

〔画外孩子们叫声："于爷爷……"

〔于成龙回身，含笑招手……

〔众人的呼喊回荡于天地间："于大人——"

〔全剧终。

编 后 记

在纪念上海京剧院建院 50 周年之际,《新时期上海京剧院创作剧本选》(上下册)出版了。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上海京剧院在演出大量传统名剧的同时,始终把新剧目创作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建院以来原创、改编、移植、整理的剧目超过一百二十个。纷繁的创作成果,拓印在剧本中,忠实地记录了其所处时代的观念、倾向和艺术追求。

1979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新的历史时期,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艺术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上海京剧院的新剧目创作逐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间,创作人员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冲破某些陈陈相因的理念和模式,于是呈现出剧本创作状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众多的作品不断涌现,连翩登台,勾勒出新时期以来的上海京剧文学发展变化的大致面貌。将这一过程以剧本集的方式反映出来,便是此次选编工作的主要目的。

这里收录的新时期以来上海京剧院二十个新创剧目的文学本,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剧本的筛选,是严格按照预定程序进行的。先由编辑人员根据剧院艺术档案资料的记载提供三十多个候选剧目,请在职的和离退休的剧作者,其他创作人员、创作管理人员及熟悉上海京剧院创作状况的专家对候选剧目进行投票,遴选出二十个作品。为免遗漏之憾,还允许投票人在三十多个候选剧目之外,根据自己的眼光另提候选剧目。然后统计得票多少,排出顺序,予以确认入选。统计显示,投票者意见比较趋同,得票剧本相对集中,二十多年来获得过全国和省市级奖项的剧目均在前二十位之列。最后,编者逐一征询了入选剧本作者的

意见,对已谢世的作者,则征询了其家属的意见,他们均对此次刊载出版,表示同意。

入选剧本,大多未曾刊用发表过。为尊重创作的历史原貌和创作个性,尽量请作者选定稿本,亲自校订。编者除了订正个别文学错讹外,基本上不作改动。各剧本格式体例不尽相同之处,也一仍其旧。

综观上海京剧院建院以来创作演出的剧目,无论新编、改编、整理或移植剧目,无论演出成功与否,无论影响大小,都是剧院曾经付出的努力,都是剧院在发展前进的漫漫长路上留下的足迹。所有这些,于现在和将来都不失为可资品评、研究、推敲的对象,很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编研和结集,以利汲取有益于京剧在当今时代健康发展的营养,使京剧艺术得以全面复兴,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这是编者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产生的强烈愿望。

2005年3月